



L. G. Lockhart 著  
林紓 魏易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拿

破

崙

本

紀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國難後第一版

\*\*\*\*\*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

漢譯世界名著  
拿破崙本紀一冊

(98132.1)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 G. Lockhart

譯述者 魏林 易紆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徐

# 目錄

## 第一章

敘拿破崙之生與其家世 在白蓮嚮學之時及稚年之情性 當其勵學以政治學爲宗旨 隸伍後爲礮隊守備官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時在科西嘉立功

## 第二章

紀拿破崙以礮隊攻土龍 土龍城陷 政府以民黨爲監軍

## 第三章

拿破崙爲駐尼司兵隊之長 羅但士比而勢敗 拿破崙閒居巴黎 法民反正黨及民政黨之爭 拿破崙任內部兵馬大帥 與約瑟芬成婚 任討意大利元帥

## 第四章

目錄



紀拿破崙在意大利統兵 拿破崙之將略 孟德諾德及密而西奴之戰 三戰於孟度  
微 吉拉司古停戰之故 披特孟德之結果 許沙迭尼亞請款

第五章

..... 三二一

紀法軍自迫拉勝坨渡波河 福別倭之戰 洛地奪橋之役拿破崙兵據密蘭 拿破崙  
避嫌請解兵柄尋又專制大軍 巴微亞兵亂 法軍自抱及士渡明息倭河 蒲婁屯  
阿迭其 法軍圍蠻丟阿城 及西西里王盟 羅馬教皇以幣乞和

第六章

..... 四一

紀渥姆薩代蒲婁爲將 法以別將喬丹摩羅領兵入德德人却之 奧人募集新兵跨屈  
魯里司山入龍巴地 魯那士之戰 拿破崙脫險 加司的格龍近邊之戰 渥姆薩退  
軍脫蘭忒又集新軍拒敵 戰羅佛累度 戰迫立摩拉奴 戰拔利奴 戰聖佐治 渥  
姆薩被圍蠻丟阿

第七章

..... 四九

紀科西嘉事 奧大將阿而文西以兵援意大利 三戰於阿古拉 阿而文西敗績 里  
巫利之戰 更戰於法巫里打 蠻丟阿出降 拿破崙入安苛納 教皇聞警憂敗 禿  
龍替奴請盟

### 第八章

紀微臬司守局外例 郤而司公爵用兵 泰格略門士之戰 郤而司兵敗 遼本之和  
復與微臬司宣戰 滅微臬司

六三

### 第九章

紀辟杞格魯事 法政府降事拿破崙 孟德卑路朝事 約瑟芬 堪布福米倭和議  
拿破崙去意大利

六九

### 第十章

紀拿破崙與會拉司塔特 旋歸巴黎 政府禮送拿破崙 拿破崙在巴黎之行爲 政  
府拜拿破崙爲大將征英國 旋以大將軍征埃及 至土龍 起節

七七

第十一章.....八七

紀拿破崙遵海道至埃及 收毛而太島 法軍與維利孫相避因襲取亞力孫德立法

軍遵尼羅河而上 石陵之戰 加羅降 阿蒲格灣之戰

第十一章.....九五

紀拿破崙在埃及之部署 土耳其建議備戰 拿破崙徇蘇彝士地頸 徇愛而阿立士

徇蓋垞 徇迦法 徇阿克 退軍埃及 土耳其敗於阿蒲格而 拿破崙班師歸朝

第十二章.....一〇九

追敘往事 拿破崙歸法國 十一月初九日之革政 拿破崙自署為全權都領綜攝國

政

第十四章.....一二三

紀權立全權之都領 法蘭西革政 洽和曲安司亂黨 立革命後第八年憲法 拿破

崙就都領中稱首

第十五章……………一三三

紀大統領移書英王 英相格蘭微而報書 拿破崙出師逾聖卑納特山峽 取聖巴特

圍幾奴亞 孟德卑路之戰 更戰於馬侖哥 拿破崙旋師巴黎 戰呼亨林鄧 崙

內微而之和議

第十六章……………一五五

紀奈百而司及教皇 俄皇保羅事蹟 北部諸國與法聯盟擯英 科本海根之海戰

甯利孫大勝 俄皇保羅薨 英大將老而夫以兵入埃及 亞里桑德力之戰 平埃及

蒲龍水戰 法及英平

第十七章……………一六一

紀阿敏司之和 拿破崙與教皇立約 法國置羽林新軍 拿破崙兼統山南民主國

議以法國統領永屬波奈巴氏 拿破崙爲黑而微勳大平亭家 紀聖篤敏古事 多山

見俘始末 英國繩法人之短 迫而替亞對簿 英使者抗議於法廷 阿敏司塞盟

法政府囚拘英國旅人

第十八章

一七九

紀戰事之始 法兵據漢奴佛及奈百而司 英師得法人殖民地 拿破崙圖英 羅辟杞格魯加度代而辣乙德事 滕秦公爵死狀 拿破崙正位為法皇帝 兼意大利王 幾奴亞屬法國圖版

第十九章

一九七

列國合從圖法 瑞典俄羅斯奧地利三國聯盟 拿破崙親督兵於日耳曼 抹克以厄而姆歸法 法軍入維也納 脫拉法而加水戰 奧司德立此之役 來司堡定約 約瑟波奈巴王奈百而司 路易波奈巴王荷蘭 萊茵河諸部成為聯邦 紀法蘭西威里貴族

第二十章

二一三

德不見直於普魯士 英相辟德薨於位 雅墨司與老突代而議約中罷 法皇戮書賈

怕姆 普法宣戰 法皇自將 諾姆堡入法 紀那之戰 法皇進軍柏靈 取抹德堡  
普人見辱 法皇虐待白倫瑞克公爵 法兵大掠普魯士

第二十一章……………一二三

法皇宣諭柏靈 戰事復肇 法兵取華埽 波蘭遺民求援於法 俄兵退 樸德司克  
之戰 俄兵罷戰度冬 迫榴司雅老之戰 法兵取但節克 弗利特蘭之戰 俄法停  
戰 英兵至噶拉白立及君士但丁埃及蒲奴司愛立司 鐵而昔德之和

第二十二章……………一三七

英國水師及科本海根 法奧俄普聯盟沮英國之商務 法國內部之舉措 法皇行政

第二十三章……………二四三

法皇規西班牙 風丹白露之和 白奴以兵略葡萄牙 白拉甘坨奔巴西 法兵進趣  
西班牙 西班牙政黨水火 黨人求援於法皇 繆拉以兵據馬特力德 卻而司及福  
迭南遜位 約瑟波奈巴王西班牙

第二十四章.....二五一

西班牙及葡萄牙民亂 二國之民求援於英 塞古河之戰約瑟進馬特力德 塔拉古

薩第一次見圍 丟崩進兵安達路削 貝冷之戰 丟崩兵敗降敵 約瑟自馬特力德

逃歸 白奴兵狀 惠司立即惠靈吞公爵兵至西班牙 羅利沙之戰 微密魯之戰 倍塔議

和

第二十五章.....二六一

法皇在歐福德會俄皇 反蹕巴黎 以兵至微脫利亞 法蘭西與西班牙兵狀 索而

德勝敵 法兵奪取蘇摩西拉 馬特力德復降於法 英將約翰摩阿兵退 考崙那之

戰約翰摩阿陣殞 法皇起蹕西班牙

第二十六章.....二七一

德奧失和 法皇統兵至日耳曼 蘭池黑德及愛克默而兩大戰 取拉鐵司本 法皇

入維也納 意大利匈牙利波蘭日耳曼北部及屈魯而司山部均起與法為難 拉伯之

戰 華格蘭之戰 奧國請釋兵 西葡二國戰事 太拉物拉之戰 倭甘那之戰 英國以兵抵華而糾龍 羅馬城破教皇見獲 司鼓恩白倫之和

第二十七章.....二八三

法皇休約瑟芬 娶馬利亞魯意莎 廢魯意波奈巴 收日耳曼沿海諸要隘及荷蘭入

法國圖版 瑞典民亂 卑納度王瑞典 西班牙葡萄牙戰事 蒲薩古之戰 惠靈威

退兵微特拉司

第二十八章.....二九三

一千八百十一年中事蹟 羅馬王生 富及見辱 法民病拿破崙 俄法交涉 法國

立納貨符信法皇絕俄交 西普二國戰事 馬西納退兵 風替司道諾之戰 惠靈吞

圍勞利古尋復退兵 約瑟辭王位

第二十九章.....三〇一

英人取羅利古及巴達逐司 撒拉邁加之戰 法皇將大出兵豫聯絡其同盟 紀法皇



武備 法皇至遮司登 俄法失和 法皇以術愚波蘭 法皇部署大軍 法皇過尼愛門 法皇駐兵惠而那

第三十章

俄英瑞典土耳其合縱 紀俄國內部之布置 法皇發惠而那 渡敦那河 俄將巴格來匈之調度 司母崙司古戰事 蒲羅地奴之戰 法皇入墨斯科 俄人誓死却敵 俄將羅託夫輕之謀略 俄人焚墨斯科宮室 俄帥苦士索夫梗和議

第三十一章

法皇去墨斯科 文考扶及雅拉司洛佛子之戰 法皇退師佛里亞 復退司母崙司古 法軍連敗於司母崙司古及克拉司諾 師經貝勒西那及冒古尼諸險狀 法皇棄軍行 歸途趣華埽遮司登入巴黎

第三十二章

馬來謀叛 巴黎人之事法皇 法皇振軍經武 普魯士與法宣戰 奧國與法皇開議

三三二七

條約 卑那度以軍至日耳曼 俄兵及西來西亞 法皇以大兵至撒克遜 羅眞保眞  
之戰

第三十三章……………三四五

法皇與奧相梅特涅遇 羣臣進諫法皇 西班牙兵間消息 微利託亞之戰 迫拉格

議寢 奧法宣戰 遮司登之戰 摩羅死 科而姆之戰 樊達姆降 格洛司被命之

戰 華而司塔特之戰 鄧乃維支之戰 法皇自愛而白河退軍 利俾瑟之戰 漢那之

戰紀萊茵河聯軍

第三十四章……………三五七

聯軍定善後於勿蘭克福德 荷蘭叛法 教皇及福迭南第七釋囚 法皇堅不受盟

法皇經武 法廷立法院解散

第三十五章……………三六七

聯軍入法蘭西 白蓮及拉羅濟亞之戰 法皇擊敵於馬恩 南極司及孟德魯之戰

司吉華真堡兵敗 法皇狙攻白魯峇 法皇攻蘇亞松弗利退軍 克老恩及來翁之戰

法皇兵間窘狀 法皇兵及聖迭西亞

第三十六章……………三九九

聯軍近巴黎 馬利亞魯意莎遜白洛哀 馬孟德毛替歐死守孟德馬德尋亦大敗 約

瑟出奔 馬孟德降 聯軍入巴黎 法皇駐蹕風丹白露遜位

第三十七章……………三九三

拿破崙及勿里極司登艦 取道愛而巴 拿破崙經營愛而巴 法國民心不滿新主

法俘歸國 舊軍不見直於新政府 雅各黨與波奈巴黨人聯絡 同謀迎拿破崙於愛

而巴

第三十八章……………三九九

拿破崙在坎司登陸 拿破崙至格崙奴而不 至利翁 至風丹白露 拉卑度野及聶

爾密謀 路易十八奔貢忒 拿破崙歸巴黎

第三十九章……………四〇五

維也納同盟議討拿破崙 拿破崙備戰 但固林公爵降 拉鳳豆之亂 繆拉兵敗歸

法尋見戮 香豆美宣布新立憲法 國民與新憲法忤

第四十章……………四一一

拿破崙以兵趣比利時 兵渡商白而河 敗白魯岌於立內 八臂之戰 英人戰敗退

兵阨險 滑鐵廬之戰 拿破崙歸巴黎

第四十一章……………四一九

拿破崙求援於兩議院弗答 拿破崙第二次辭位 移居馬而美仁宮 拿破崙赴羅杞

福德與船主美德蘭議和 拿破崙登英艦貝勒羅風入英國討陪海口 英政府議定拿

破崙罪狀 拿破崙會英將蓋斯 拿破崙登腦勝白蘭英艦至聖黑里納

第四十二章……………四二七

拿破崙入聖黑里納 居白拉乙司 移居弄胡德 英人不以禮遇拿破崙 紀黑達魯

威之無狀

拿破崙在弄胡德時起居恆狀

拿破崙病死及葬

史之結論

# 拿破崙本紀

## 第一章

敘拿破崙之生與其家世 在白蓮嚮學之時及稚年之情性 當其勵學以政治學  
爲宗旨 隸伍後爲礮隊守備官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時在科西嘉立功

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拿破崙生於科西嘉之愛覺須城。先世當中古時，爲意大利聞家。尋吉白林，吉而甫倡亂於意大利，舉族徙而之科西嘉。既定居，科人奉爲冠族。拿破崙父曰郤而司，治律精審，有聲於時。科西嘉亂，郤而司適娶來鐵雪埃爲妻，容質旣麗，復裕權術。科西嘉亂，首曰保里者，負固不屬法國；倡部人與政府角，郤而司力右部人，其妻亦洩行間助戰。亂定，保里見執，戍邊，郤而

司欲之戍所，親屬泥勿行，於是郤而司稍與法人親睦，而法政府遣鎮科西嘉大將曰馬伯夫侯，侯賓禮郤而司，極左右之。

拿破崙之生，其事至怪，母來鐵雪埃媼時，適赴盛會，歸而腹痛，臥於小榻，蓋以氈氍，氈氍織利亞特古英雄象，拿破崙遂生其上，孕次爲第二兒矣。兄曰約瑟，卽王於西班牙者，嗣有弟三人，曰羅星，曰魯意，曰幾羅姆。尤有三妹，曰意里塞，曰加羅林，曰保林。此八人者，幸長成，尙有五人者，生而殤矣。來鐵雪埃凡十三孕，年甫三十而孀。

及拿破崙帝法國時，獻符瑞，侈禎祥者，爭言拿破崙先世均望胄，門勢冠絕一時，外舅奧皇則謂拿破崙先世爲屈來微素王族。拿破崙笑曰：余寧不能自爲羅道夫，羅道夫者，奧地利始皇帝也，時有明於族望之學者，亦極力貢媚。拿破崙謝曰：勿爾，吾自起家於孟德諾德耳。孟德諾德者，拿破崙開戟地也。

郤而司生時，幕府授之以官，爲府長史，有云，馬伯夫私於來鐵雪埃，故郤而司滋厚，時論頗不謂然。

拿破崙少時，遺事無得而考，但聞其母善教，拿破崙恆謂人，余能集此大勳，均恃吾母教也。而科西嘉故老，亦無有能言其事者。惟其兒時撫弄之物，一小銅礮，最爲心愛。每當散學，恆造其舅氏，舅氏瀕海居，去城幾一英里，有避暑別墅，築於海瀕，拿破崙雖無侶，亦必往游，今其地墟矣，故老猶謂之曰：拿破崙山洞。拿破崙自云：吾少時，每奇倔不下人，然每事必問。有云：拿破崙輕趨喜鬪，且躁烈不可近，特喜獨居深念，又不事修飾，衣履污敝。一日在他氏園林，竊食無花果，主人斥之曰：吾將愬而母，拿破崙大駭，巽詞求免。然拿破崙雖日曳敝衣，而頗悅鄰右一女郎，於是羣兒爭爲村歌以調謔之。曰：拿破崙機解覆其踵，乃復自命爲情種。

拿破崙雖小，而立志甚高，識者知其不凡也。有姻屬老人，居愛覺須城，爲大牧師，垂死時，集其戚屬榻前，語約瑟曰：汝序次爲羣從長，然拿破崙者實長而家者也。若輩當識吾言，於是拿破崙日凌其兄，令屈居己下。

拿破崙嬉戲時，恆自命爲兵，方七歲，馬伯夫飭其父卻而司赴法京，面魯意第十六，復以書與白蓮武備學堂，令入肄業，拿破崙隨侍入巴黎，卽蒞學，匪事不學，未嘗惰窳。後此自言，余別母情懷，隔四



十年，猶耿耿也。初操意大利語，移時遂能法語，凡臘丁文，與詞章之學，粗具大略。至兵間宜用之學問，卓然大異於衆，算學尤精深。一日主者怒其過舉，繩之以法，令衣毛布褐，跪而午殮，拿破崙怒極而嘔，且暈，算學之師過其前，咤曰：是兒惡可繩之，以此，行法者替哉，令釋之。拿破崙性弗習羣兒之戲，然試習野戰，則喜溢眉宇，尤喜以雪和泥，壘爲礮臺，布算出入之路，爲備禦，見者咸異。同學以科西嘉爲新附部落，拿破崙又窮阨，恆外視之。故拿破崙居堂，頗爲人齟齬，然雖傲兀，甚陰沈，與人落落，旣無過從，乃得坐靜室中，密閱地圖形勝。有包里恩者與之友，時對人言，拿破崙處堂時甚矯矯，望之知爲意大利種人，燭物時漏精光，對人侃侃，無高低貴賤，均一致，森竦少和煦，蓋少遭亡國之戚，舉全部授人，故鞅鞅耳。一日方飯，學長論保里多貶詞。拿破崙奮於座，問曰：保里者愛國豪傑，何事見毀，此事吾方歉吾父，旣友保里，保里敗，胡投身於此。吾意宜與保里憂患同耳。

拿破崙受學時，同學日擲榆之，拿破崙憾次骨，及王法蘭西後，語包里恩曰：吾殊不忘前仇，必令法國人無寧日，君親我者，余亦未敢忘君。

法蘭西於大革命之前，拿破崙亦與黨人同仇政府，有辟杞格魯者，爲拿破崙同學，王黨也。有問

辟杞格魯曰：拿破崙能令黨包本乎？辟杞格魯曰：是夫也。少時宗旨已立，雖見罪莫變，罰之亦徒然耳。

當一千七百八十三年，白蓮學堂主者，署拿破崙勵學之程度，以書賜拿破崙，入皇家武備學堂。故事，學生入此者絕難，而拿破崙來時，僅十五歲，拿破崙住堂二年，精崙而已。蓋非此二年中肆力學問，迨畢業後，萬機蠅集，必無餘晷展卷軸也。綜拿破崙所學，以算學爲第一，次史學，所最服膺者，惟魯塔克與塔息德司論著。迫魯塔克書，專敘歷古英雄事業，塔息德司，則好語精深之政治學。尤有倭顯者，詩史也，其爲詩，辭況絕古，亦好敘英雄身世，及晚節悲涼之概，拿破崙讀之，躍躍然日以英雄自命也。晚年猶枕藉此詩。拿破崙居巴黎，人咸重其器學，爭延致之，入阿伯雷那兒會。方拿破崙初入皇家學堂時，上牋於主者，論本堂禮遇學生，恆狃貴家之習，非是；苟貧賤孤飄之子，染其習尙，歸且變其夙操，又於衝鋒陷陣時，甘苦殊異，恐不足生其勇氣，當徹去盛食，日以兵間飲啗處之，如計口分糧者，且令學生自親灑滌之役。牋上，不報。

一千七百八十五年，爲拿破崙十六歲之季，學堂大考，拿破崙第上上，得官守戎，筦兵，壁於伐崙司。此時拿破崙一變其孤峭之性，時出友伐崙司之詞人。拿破崙儀表壯麗，目光如電，脩短合度，豐而

不笨，步武輕趨，惟稍乏溫裕之度，然亦非拿破崙所屑也。

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卻而司病胃癱斃，年四十五歲。迨拿破崙死時，亦病此耳。

拿破崙居伐崙司時，利翁學堂，標一策題，題爲阿伯雷那兒文會所布者。問國家能操何法，使萬民躋於極樂，題意倡民主也。拿破崙匿名進其文，第第一，文中之言，莫得而考。及拿破崙帝法國時，有泰婁蘭德者，進其文稿，將貢媚於拿破崙。拿破崙見而碎之，此際意嚮，蓋不欲以初時文字示人也。

拿破崙之居白蓮也，已定終身之策，及至伐崙司，見所部人分二黨：一爲王黨，一爲民主黨。拿破崙乃右民主。至晚年，恆言吾當日設爲大將者，則遵王；若屈居末弁，奈何不言民主。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始遷爲礮隊長，居巴黎，逮見六月二十日之變，民黨爭趨丟勒柳宮，王及後宮，咸蒙奇辱，出萬死而跳。時拿破崙亦隨民黨入王宮，見魯意第十六居危樓，冠赤幘，情狀哀窘。拿破崙殊不平，面樓語曰：哀哉豎子，奈何縱若輩入此深嚴地耶！若能以礮擊斃數百人，若輩寧能不遁。此語民黨咸聞之，亦不之罪。是年八月初十日慘狀，拿破崙又見之。是日民黨又入王宮，宿衛之士，與黨人合宮人，逃入國會中。時內宮侍衛，多爲瑞士兵，均見戕於黨人。拿破崙亦國會中人也，既哀王逼，復

聞呼號之聲，而目中見狀，則槩鋒刃腹，均血暈紅腥可怖，既而謂人曰：此狀之慘，其傷天害理者之所爲乎。此時拿破崙方困，寄食於人，其最無聊時，思欲廣合同志數輩，賃屋爲逆旅主人。此時正黨人造劫之秋，全國岌岌，孰知天鑄此局，正爲拿破崙肇基王迹。故拿破崙處困未久，卽冠王冠登場矣。

保里既敗之後，屏居英倫。聞法蘭西亂，乃大悅，以爲科西嘉後此亦可自立。潛歸巴黎，國人歡聚迎之，以爲是人，亦自立之人，可引爲助，令歸科西嘉爲帥。已聞黨人浸勝，潛患綱紀紊，民無所率，深不以爲然。國人聞之，噪逐不令與會員之列。遣賽立色的，辣恭伯，密吉而，以兵入科西嘉，奪其符節。保里遂起兵與抗。

此時蓋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也，拿破崙乞假歸科西嘉省母，營小齋，度書其內，晨夕讀書，暇則會其親友，樂甚。一日忽傳警信，法兵厲集，島人大震，保里審拿破崙知兵，延爲參謀，以迫魯塔克傳中人期之。然拿破崙知科西嘉地瘠兵羸，不足自立，必依強鄰爲國，計非法國不可。乃卻保里聘，入賽立色的軍，賽立色的屬之以衛隊，拿破崙遂以軍占葛畢德路之塔，既登，保里以兵圍之，外援不至，殺馬給軍，已而知勢不敵，遂以兵退屯海瀨。此時英國以兵救保里，法兵大敗，拿破崙族爲英人所逼，逃入尼

司，繼逃馬賽而司，艱苦蓋萬狀矣。尋拿破崙復以兵與大軍合，拿破崙此時尊法國爲宗國，外視科西嘉，不關痛癢矣。

## 第二章

紀拿破崙以礮隊攻土龍 土龍城陷 政府以民黨爲監軍

拿破崙第一次入大軍爲將，在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夏。此年春正月二十一日，爲法皇見戕於民黨之一日。逾月，民黨與英人宣戰，弑皇之黨，兇力既肆，又獲暴無人理，既合民黨弑王，復陰連歐羅巴各國叛民黨，法民反動之力，亦因之愈奮。土龍城人，欲以外國兵方，制其部人，土龍之城，築於地中海之旁，蓋法國製造軍火一大武庫，又通商巨埠也。城人陰約英倫意大利西班牙三國水軍入城助守，三國軍帥，均以兵入。於是城中戰守之具咸備，革命政府因之大懼。

此時各國史家，恆稱巴黎爲怖駭之時代，巴黎通衢，均無辜百姓之血，狼藉道上，巴黎黨魁爲羅伯士比而，嗜殺之心，如嗜醇醪，百姓心中一怖一憤，均發狂病。時國中兵力猶巨，知土龍叛，乃發兩大

支軍征之，擊卻土龍守隘之兵，進圍其城。

軍中大將爲嘉都，繪事家也。繼之者爲道伯，醫士也，漫不知兵。軍制有監軍數人，政府所憑爲耳目者，然監軍無責守，但刺取軍事。軍行既有掣肘之人，機宜因之坐失。且監軍好毛舉細故，動息政府輒知之，軍主脅息，不復專斷，而羅伯士比而之弟，亦在軍，衆愈洶懼。

嘉都未受代之前，主將在途，而拿破崙適以兵至，令督率礮軍攻城。或云：拿破崙之領此軍，養立色的隱相之也。實則拿破崙在學堂時，知兵之名，已動全國，因是政府簡而用之，且曾任伐崙司守戎，軍主已隱識其器業。迨至軍，嘉都讖其爲人，笑語之曰：余部署已訖，毋須公，公既來，余必分功與公，公第俟之。

拿破崙相軍中所營礮壘，多罅隙可乘，心弗善也。因與嘉都辨論攻取之方，拿破崙云：甲地置礮善，嘉都云：乙地置礮善，然甲乙兩地，一爲壘，二爲壘，一也。壘一者，曰馬而暴司格德，經營尤劣，不足制敵；拿破崙相度形勝，以爲去城過遠，非取勝之道，乃飭所部聚羣壘之礮，得精礮二百，告軍主曰：能如吾策，容可勝也。

此時代嘉都者已至，曰道伯，卑狎而意，拿破崙誠告之，久乃悟。拿破崙語道伯曰：公意驅英人回國，策之上者也。若縱礮攻城，則出下策，不若移礮面水，擊英國空艦，彼助守之英軍，懼艦覆莫歸，或舍城趨艦。則城備空虛，易制耳。是乎？然君之上策，吾之下策也。因指一小阜，示道伯曰：此阜背海而面城，得以兵據其上，不二日，城下矣。道伯悅，語拿破崙曰：公計畫如此，吾聽公矣。

然此策在一月之前行之，成功易也。今土龍城人知兵者，審此阜關形勢，守備頗固，居人稱之曰小吉白老而泰。吉白老而泰者，地中海一堅實礮臺也。欲得此阜，非更築一礮臺，乘阜之後，相機而取之，亦不克勝。拿破崙既得便宜，窮晝夜之力築臺，夜則露宿待旦，又別築一臺，在馬而暴司格德之後，地多橄欖之樹，綠陰蒙蔽，敵不能見，就中發礮，誘敵悉力備此，小阜之備必虛，用而悉力取阜，下之必矣。部署定而未發，監軍按行至，驀見堅臺，喜功趣勝，令發礮攻城，英軍大出，取其臺。拿破崙疾以軍至，憑高下瞰，全臺已失，然臺外有小溝，老樹夾之，計取是道入，尙可獲勝。令所部啣枚沿溝行，去英壘不數百武，英將倭哈拉見兵來，以爲本部也，立而號令。法軍發彈，中而擒之。英兵失大帥，遂奔，礮臺仍歸於拿破崙，拿破崙以兵守之。是戰死人絕多，拿破崙左股中創，墜馬，爲部曲繆意隆挾歸，於是二人交



誼遂始於此。拿破崙雖被創，仍日至小阜監工。

拿破崙臺工垂竟時，覷得機宜，乘虛取小阜。阜上西班牙戍兵，憑高恃險，驕狎拿破崙部曲，法兵轟怒，不待軍主號令，揚械登阜，拿破崙知士氣可用，因請道伯以兵繼之。道伯聞語，感奮，立上馬爲前導，從者斗中一鎗墜馬，道伯大震，急趣回軍。逾數日，朝議遣人代道伯矣。新帥爲丟古米而，將用良佳，拿破崙得其人爲軍主，運奇據略，英謨得以稍顯。然監軍大率稗販，見拿破崙圍城四閱月，未嘗以一騎臨城，乃注意攻此小阜，意必無功，馳書告樞要，請罷其役。書尙未抵巴黎，前二日土龍城陷矣。監軍大媿，乃云：此書非吾輩所爲，僞造也。

拿破崙經營既久，知機可乘，於十二月十七日薄暮時，力攻小阜，出彈至八千有奇，阜臺始毀。遲明丟古米而以兵登阜，先鋒爲繆意隆，神勇無倫，挾壯士踏虛入，盡殲阜衆，移阜上之礮，面水擊三國空艦。方發礮時，而英艦已揚國旂遁矣。

此時英人計畫絕兇，城危殊不卽遁，議令毀土龍軍械積藏而去。而反對民黨之人，知無生法，力求其援，英人不得已率之同跳。時跳者約一千餘衆，顛頓至海灘上，英軍以舟載之，城中火藥炸烈，城

外礮聲隆隆然，逃民奔哭，萬聲雜動，經久方已。已而英人以巨艦載此逃民渡海去，全城遂墟，丟古米而始整兵入城。

民黨既入城，見反對者悉遁，遂遷怒無辜之人，戮之。初進城，尙寧謐無擾，張諭通衢，令治城築壘之工人，悉赴將軍帳下，時有一百五十人，以爲將軍意美，以役召之，遵諭詣帳。忽悉令赴蒐場，駢踣，以鎗斃之盡。此外無辜見戮者，亦垂千人。或云：駢戮無辜時，拿破崙亦與其議，拿破崙怒曰：我非鴛義傷生者，卽有其事，主將令嚴，我偏稗耳，安敢與抗，此事何與我耶。一日有飄艦抵城下，船人蓋尊王黨也，民黨悉縛置之，將加誅。拿破崙適領一軍過其側，釋曰：黨人罪重，吾明日當於衆中戮之。民黨遂以人與拿破崙，拿破崙乘夜靜，藏以礮車之箱，令逸去。

土龍尅復之後，南服之蠢動者息，此事大有造於新政府也。然此次成功，政府殊不審有拿破崙者，方萬衆奪臯，監軍戰慄鼠匿，迨諸將先登，國旂高揭，監軍始爭出，挺刀咆哮，城破，監軍馳露布，告政府，攘土龍功，匿拿破崙名，不以告，政府因不敘錄拿破崙也。然矯僞之事，久必呈露，政府亦尋知拿破崙有大勳於國，令以一軍傲巡，凡沿地中海礮臺，悉歸部勒。

拿破崙圍土龍時，城礮雨下，拿破崙弗動，居礮臺中，調護諸軍，忽出急令，令兵間能書者入帳聽署。時有年少壯士，臨案命筆，悉如意旨。芳草檄，一彈斗入至案旁落，灰土翻飛，散浸紙上，壯士弗動。拿破崙壯之，停睇不瞬移時，其人卽白奴，後封阿白蘭替公爵者。

## 第三章

拿破崙爲駐尼司兵隊之長 羅伯士比而勢敗 拿破崙閒居巴黎 法民反正黨  
及民政黨之爭 拿破崙任內部兵馬大帥 與約瑟芬成婚 任討意大利元帥

自是以來，拿破崙遷轉絕速，不依階而平進矣。卽巡察地中海礮臺，功亦絕鉅。時政府議征意大利，拿破崙亦在兵間，屯兵於尼司，授官爲營長。

主將亦惟拿破崙之言是用，故沙迭尼亞之人，能驅出高地冬，此蓋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事也。沙及倭尋亦降順，故法人徑得沙迭尼亞全島，於是法兵之趣意大利南境者，無阻矣。此時主將儉狷，又掩沒拿破崙之功，並奪其權，置閒散。由外觀之，拿破崙似軼軼，然綜拿破崙生平論之，此控幸耳。

羅伯士比而事敗時，有云：拿破崙爲其黨人者，且傳拿破崙因是見囚，拿破崙方居意大利兵間，監軍亦疑備之，拿破崙恆游涉幾奴亞海灣，蓋稟政府密諭，勿令示人，監軍疑爲奸欺，下之獄，尋知爲政府所遣，始見釋。使者入獄，見拿破崙坦適若無事，方披閱龍巴地地圖，而監軍疑猜終弗釋。故拿破崙去尼司歸里，而家人貧困殊甚，此卽同馬登摩色氏女締交時也，惟婚約未定。後馬登摩色之妹嫁拿破崙之兄約瑟，而馬登摩色亦歸於卑那度，其人後卽王於瑞典者。拿破崙之弗娶馬登摩色，貧也。嗣長年兵間，無暇圖及燕昵，故婚約終弗成。

是年拿破崙復歸巴黎圖官，爲忌者所構，時長兵部者，爲奧白婁，倡言拿破崙年少不任兵事。拿破崙曰：筦兵者不爭年之老少，在更事多，區畫當耳。奧白婁不習兵事，以爲拿破崙輕蔑之，固斥不用。逾時政府令其赴拉鳳豆署裨將，拿破崙辭曰：吾結髮從戎，卽隸礮隊，去此實非所習。包里恩曰：以拿破崙之才調，乃處之拉鳳豆，宜其辭也。本兵怒，除其名，此時拿破崙落漠蓋萬狀矣。因欲就巴黎圖活，求所以不餒者，謂包里恩曰：余能營構一字，蔽風雨，更能出有車者，足矣。時拿破崙兄約瑟，已娶馬登摩色之女弟爲妻，妻父爲馬塞而司，巨賈也，奩具絕豐，拿破崙恆曰：裕哉，伯氏也！

戊邊死。

拿破崙審執政者，必不見錄，因請往土耳其，意身仕其間，可以說土國爲法聯邦。書上，日冀其允，終不報。乃謂其友曰：此書若得當者，余當以步卒起爲雅露撒冷之王，蓋拿破崙素蓄大志，每有所圖，恆不出凡下。

已而廷旨令拿破崙赴荷蘭領礮隊，拿破崙從久困中，得此良喜。方告行，而朝命復別有所署。

時巴黎百姓，頗不以民黨政府爲然，卽民黨中魁傑之士，亂中多兵死，而國會中人，亦見劫於羅伯士比而趨走若厮隸。迨羅伯士比而伏誅，民以爲政府討罪，過於濡忍，政府左右不知所可，稍稍赦歸王黨，以結歡於百姓。百姓仍弗善，意咸在於革政，而民政府戀權，乃矯僞新政面目，大權仍復內攬。民心思舊者，多欲反正，再立包本王族，貴冑尤踴躍，而他黨人則多與爲難，王黨中懾莫敢悟，遂寢。蓋法國兵民，積仇於王族已固，恆欲甘心之，以爲王族者，百姓莫大之仇敵也。且教士及天潢采地，已悉奪，售之民間，民之以價獲此，患一反正，更將以政府之力，收其故地，亦悉力與王黨抗。外此如

倡立民黨之人，均列貴要，患王族更立，必修舊怨，名位且不保，因亦力沮其議。

民黨政府，策過此以往，萬無承平之日，乃議分立法行法爲兩事，立法不能行法，以革專制之弊。且博采英國憲法，分立法爲上下議院，議院既分，則立法互有參駁，不至偏倚，既有此舉，或反正之黨，不至怨抑而圖暴舉。於是民政主權之第三年，乃布三令，周示國中。第一令曰：行法之官，以五重臣分理其事，互相更代，不聽久任，主者無立法之權，但奉行定憲而已。第二令曰：立下議院，署議員五百人。第三令曰：立上議院，署議員三百人。

新令既出，反正之黨帖然。民黨政府，於此三令外，又諭國民曰：凡舉議員者，三分之二，必於民黨中舉，其有職者當之。若此二分中，莫彌其缺，則政府得專署人補之。此令一出，行法之權，仍歸立法者矣。政府雖名變法，仍隱行其私意，以圖劫制。於是反正之黨大噪，思合羣力，抗新政府。

新令甫布，而窮鄉僻壤，咸以爲然，無私議之者。政府大悅，仍隱執其魁柄。然畿輔之民，目覩政體，較鄉居者爲槁，有口辯者，與能文字者，演說論斷，益不以政府爲然。巴里人心復大動，羣聚一隅，謔言與民黨政府爲難，都城衛士，亦叛民黨而就反正之黨，咸曰：吾輩可以兵械挾民黨之政府，令之從我。

政府見民心已去，大懼，益思所以抵禦之法。時巴黎近畿有常備兵五千，政府方倚爲腹心，且此五千人中，亦自言衛士雖衆，均平民烏合，不足當吾鋒。外此尤有礮兵絕悍，爲數一千五百，多椎埋之士，或爲羅伯士比而舊部，梟傑不可制，名之曰聖黨。政府既得羽翼，卽用爲備禦，反正黨之用。

反正黨之魁率曰但臬甘，其人雖名老宿，然儒緩不及事。民政黨魁率曰門奴，思以兵趣派來替而劫取衛士，令勿動，出見衛士羣屯於微文路，如備嚴敵。門奴中怯，且民黨所署之監軍，喧猥奸雜，羣擊其肘。門奴不知所爲，遂行成於衛士。

民黨政府，知門奴庸懦不可用，更立大將代之。巴拉者，亦民黨渠魁也，在土龍兵間，夙知拿破崙有將用，且夙納拿破崙之請，爲之圖官。言於政府曰：適有將才，合於時用，其人蓋科西嘉一健卒，儻莫不以禮自律者也。

巴拉一言，拿破崙事業建，法蘭西國局定矣。當門奴以軍臨衛士時，拿破崙適觀劇於梨園，疾出見之，引爲目笑。亦微聞巴拉議舉之言，當事者遂立延拿破崙入，詢以兵事。拿破崙極論門奴餒怯不可用，且述鎮撫及宣戰之策，聞者聽之，延推爲大將，就夜中封拜，以遲明反正黨將犯闕矣。拿破崙復



言門奴之不能成功，適爲監軍所制，若令吾將者，當廢監軍，政府從之，夜拜巴拉爲大將，拿破崙爲次將。拿破崙既受兵柄，第一令飭繆拉赴利白龍，地去巴黎五英里，有巨礮五十尊在焉，趣取之。繆拉甫行，反正黨亦以兵至利白龍，繆拉遲及一晷刻者，敗矣。

十月初四日，二句鐘時，叛去政府之衛士，約三萬人，填衢塞巷，進圍王宮，然內城之備，非魯意第十六時矣。

拿破崙調礮兵，列諸宮外弔橋之上，御河及丟勒柳宮，備禦甚固。尙有小道，可以繞出宮後，拿破崙於道之中心，亦置礮以防潛襲。部署竟，遂聚步軍，集宮中廣庭之內，備接仗。

反正黨圍宮時，竟無一礮，且萬衆塞道而至，漫無紀律，聲囂而雜。黨中一軍，趣聖奧諾，路經聖羅須禮拜寺，值拿破崙以礮兵扼守其地，黨兵羣相愕眙，將度利便而進，而寺前礮發，穿萬衆血術而過，屋瓦皆飛。反正黨大亂，塞道噪奔。而沿御河之橋上，久安置礮位，聞寺前礮發，遂一律轟發。未及一點鐘之久，反正黨軍奔越都盡，尸骸叢積道上，帶傷者亦夥。民黨政府，遣騎四出，撫輯百姓，令安堵復業。抵暮闔城肅然，如無事矣。

此舉民黨政府之基楨立矣，乃易政府首事之名曰都指揮，立巴拉爲正都指揮，以嘉諾西意及他用事者數人輔之。巴拉知初四日定亂之功，均出之拿破崙，乃極力超擢，實之樞要。

定亂之後，五日，巴拉遂拜拿破崙爲全國護軍副元帥，自領大帥府，兼都指揮，已而以爲剽繁決劇，不如拿破崙通敏，且望實亦不副，乃讓大帥府於拿破崙。拿破崙既受事，首以衛士爲全國威棱所寄，宜退黜疲駘，獎進武猛。然軍律弛懈已久，稽核藥彈兵械，以及行帳軍需，均百不存一，糧糗尤不時給。因是之故，軍多內闕，饑軍蜂聚，乞餉於拿破崙。拿破崙曰：余恆爲諸君憂之，屬且籌備以給汝。衆未行時，有肥碩漁婦過其側，歎曰：諸君奈何乞糧此輩，彼知醺酒食肉，自肥其身，僞爲此洗洗者，安恤君輩，君宜休矣！拿破崙時方憂國而瘦，告漁婦曰：汝試相吾面，吾豐腴不汝若也。漁婦大笑，衆亦引去。

拿破崙新攬兵柄，萬務殷廣，日用乾惕，因之聲聞日宏。退閒之時，廉素如平民，未嘗傲兀，惟靜坐讀書而已。至冠族望胄，狗馬聲色之場，拿破崙泊然不與接，忽一日侵晨，陡遇一事，猶之奇窮之士，驟爾致富，一洗要酸窮之態焉者，此實爲拿破崙顯名天下，最迅之階級也。

是日有垂髻童子，爲歲僅十一二，晨入拿破崙之家，自云：名尤勁蒲哈那，父蒲合那，曾襲子爵，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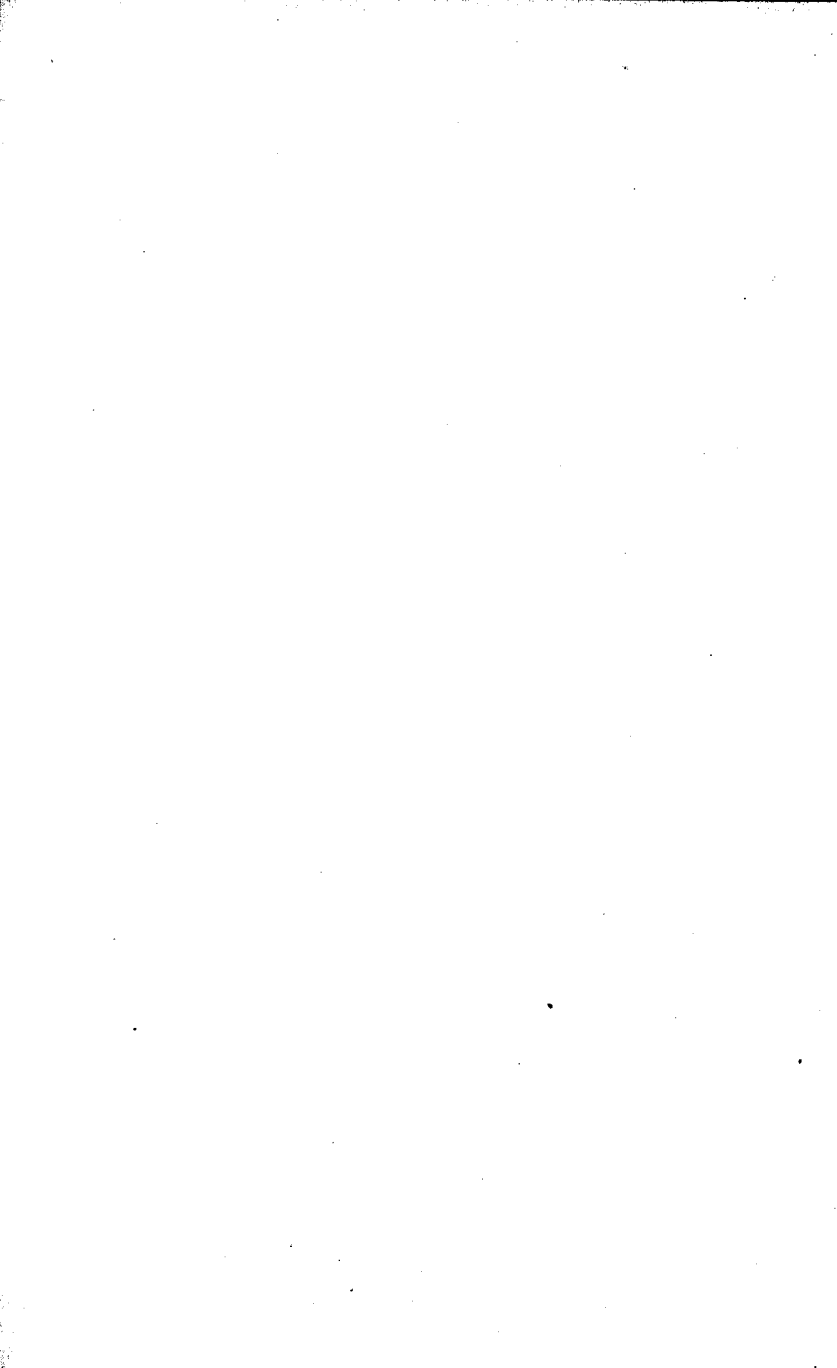
民政府宣力於萊茵河，嗣羅伯士比而柄國，遇害，然吾父遺寶劍一，在君宮中，不審能予我乎？拿破崙悅，檢賜之。孺子捧劍大哭，以口親劍匣不已。拿破崙奇之，加以優禮。越明日，孺子母約瑟芬踵門來謝，而約瑟芬美麗冠時，拿破崙悅之。約瑟芬蓋農家子也，父名塔司吉，約瑟芬生於逾鐵尼古島間，時爲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當其少時，術者相之，以爲他日名位逾於王后。然未屆時當死，光靈翳然矣。

約瑟芬當羅伯士比而柄政時，亦下詔獄，有女伴與之同繫，嗜好如密友。女伴歸泰連，泰連在民黨中最有權力，地居亢滿。女伴既嫁，篤念微時之交，引約瑟芬遍謁朝貴。時巴拉方任都指揮，設公朝於路克聖蒲，故事朝儀，必以美婦人侍朝，而約瑟芬與泰連妻，在女侍朝輩中，爲尤美。朝野咸知約瑟芬巧曲隨人，尤能以術陰制巴拉。拿破崙已前審其事，然心欲娶之，乃伸手示訂婚意，約瑟芬思移時，亦覆手受之。拿破崙既娶約瑟芬，與朝貴蹤跡益密，巴拉及泰連尤往來無間，均約瑟芬爲之道地也。

拿破崙雖英武，而頗惑術家言，以爲約瑟芬後富貴，則己之名位亦且益遠，而約瑟芬與拿破崙甚親篤，凡拿破崙咆哮勃時，恆折之以柔道，俾勿逞其暴烈。然約瑟芬晚年，不得拿破崙將護，間多訟鬪，

其拿氏一生之垢乎。

此時巴黎甚寧謐，舉朝均注意於意大利之軍壘，以爲累歲不領其衆，因舉拿破崙蒞軍。方拿破崙未娶約瑟芬時，而巴拉已欲以芬與友人書，中敘巴拉言拿破崙人傑也，宜屬以大任，君等若不卽君等汲引力矣。據是書，則知拿破崙得專筭一軍於意大利，因成拿破崙娶約瑟芬方逾旬，朝命拜大將，因歸馬塞而司朝其母崙創立王業之基，迨至意大利累戰皆捷，捷書告母，頗念念於約瑟



## 第四章

紀拿破崙在意大利統兵 拿破崙之將略 孟德諾德及密而西奴之戰 三戰於

孟度微 吉拉司古停戰之故 披特孟德之結果 許沙迭尼亞請款

拿破崙二十六歲，蒞意大利盡護諸軍，自計此行而勝，則榮名屬吾一身。前者土龍之捷，及高地冬沙及倭二役，均居人下，卽此次力平反黨，而巴拉實居吾上。今則萬帳雲屯，無一人侵吾威權者。余三月之後，不居密蘭，卽至巴黎矣。方至鎮受符日，有某都府將語之曰：將軍神儀佳，顧齒穉耳。拿破崙曰：吾逾年卽老，不老者法當死。

此時兵數約五萬，特無騎士，糗糧衣械悉不備，而敵衆倍已數。拿破崙謀欲直搗意大利繁夥之區，取爲儲備，語部曲曰：若輩旣饑且寒，然國家心重若輩，特無術足以豐汝，余新受命，拜大將，思欲納

若輩於富碩之區，可以恣若衣食。若既有此宏麗之境，湧現吾前，胡不徑前取之。此蓋拿破崙誓師之第一日也。大眾聞言，以爲大將年少，而願力如此之鉅，因之躍躍動其勇氣，而稗將倭齊魯、馬西納、塞羅利、逐伯、蘭司五人，均有大聲於時，依階循資，均足拜大將，一聞拿破崙語，愕然知其不凡，因不復矯抗，一稟拿破崙號令。

拿破崙策奧地利兵既夥，且經訓練，尤有同盟之國爲援，兵數倍於己軍，而法國新立，勝兵全在於此。苟一敗衄，軍無後繼，國且岌岌。因用新法部勒，不遵兵家常制，且念以寡勝衆，非捷疾使人莫測，如大盜乘虛擄人者，方握勝算。否則輕其輜重，歆動以敵人之寶貨，使之塵撲而得，始足以鼓軍心而張士氣。如是者心有所屬，乃置生死於度外，此謂以權宜取勝也。然吏士之志節紀律，亦因之大損，尋亦悔之，已無及矣。卽此捷震動一時，亦始志之所不料。

是戰也，拿破崙預定策三：其一，劫令沙迭尼亞王不聽受盟於奧地利，時沙伏尼司二險，已爲法兵所據。然尙留大軍一支，屯於披特孟德，尤須以計敗之。其二，以兵搗龍巴地，襲取萊茵河屯戍之兵，因令奧地利國民，叛其王，變爲民主。其三，羅馬教皇，恆有君主之國，教力熾，則不利於法國之治安，當

極力沮抑，不令柄權於大地之上。且前此民政府以使者巴塞微而入羅馬，半道中刺客死，意人不問，而教皇亦不科刺客以罪，是行蓋欲爲前使復仇也。

拿破崙進兵於意大利，不遵前人故道。以前此之進兵者，必越愛爾迫司山，涉險以進。拿破崙以爲憚敵而故紆其道，非夫也，必取瀨山傍海之孔道進軍。拿破崙方勒兵取道，而奧地利大將蒲婁，嚴兵阨幾奴亞，道寒弗通。蒲婁自以兵出屯伏而屈立，去幾奴亞約十英里，飭別將大讓都，守孟德諾德，地居幾奴亞之西，高原也。壳利又以沙迭尼亞兵，駐西伐。奧地利大兵，悉聚於此，聯絡聲援，至嚴整而完密。蒲婁策法兵，非犯此數隘，固不能冒入意大利也。

拿破崙以嚮幾奴亞之兵，非蕩西伐等，三路守兵，則兵道梗，而奧地利諸將，仍狃常法以待敵，不知拿破崙之立奇取勝也。四月初十日，大讓都一軍至孟德諾德時，法兵停於孟德勒及奴，大讓都勒兵犯壁，法將塞夫尼同時在伏而屈立，爲蒲婁所劫，退兵。孟德勒及奴之法將，爲浪般，名將也，與大讓都拒戰二日之久，未有勝負。拿破崙思以兵搗蒲婁中堅，十一日向暮時，法軍諸將，審孟德勒及奴被兵急，羣以兵趣救。而塞夫尼，拉哈伯，由伏而屈立，亦以兵會。倭齊魯馬西納兵，則繞出敵後。十二日遲



明，大讓都復攻法壁，見四面均法兵，大恐，急退孟德諾德山中。法兵要擊之，得其旗纛礮械甚夥，斬一千級，俘二千人。於是奧地利三支軍，中路先敗歿，此時蒲婁及壳利，猶未得敗耗也。

孟德諾德之捷，爲拿破崙第一次立功地也。蒲婁旣聞耗，而消息中斷，不復與壳利聯絡，乃退屯地古。壳利亦患與蒲婁消息絕，亦退屯密而西奴。大讓都旣敗，仍整頓殘軍待敵，以爲必以死守此險，待龍巴地援兵，然拿破崙用兵如神，不能待之也。

越明日，拿破崙復麾兵出，倭齊魯以兵撲壳利，馬西納以兵趣地古，拉哈伯以右翼兵犯蒲婁之左翼。倭齊魯兵旣至密而西奴，奪敵隘，敗壳利別將迫魯微拉。時迫魯微拉，仍以二千衆守加利利亞。又明日，拿破崙自以精甲至，挑壳利戰，敗之，迫魯微拉降。

馬西納卽於是日力攻皮阿司德魯，令蒲婁壳利兵不相策應，而拉哈伯徑襲地古，力攻蒲婁壁，蒲婁大敗，逃。於是蒲婁壳利兩軍爲法兵中阨，莫通一使，因之軍謀隔絕矣。壳利兵旣敗，退保西伐，蒲婁爲法兵迫逼，亦逃入阿規。此時壳利欲以全力衛丟林，而蒲婁則圖趨密蘭。壳利當退兵時，又敗於孟度微，盡喪其礮械行帳，精銳之卒均歿。於是沙迭尼亞兵，全數幾無遺噍，法軍遂進據吉拉司古地。

去丟林十英里，沙迭尼亞，遂來請盟。

兵出未逾月，拿破崙竟洞開意大利門戶，凡三戰，俘斬大國之兵二萬五千人，獲巨礮八十，巨轟二十一，其氣幾懾意大利全境，不敢萌動。又悉力毀沙迭尼亞全國之武備，據絕險之壳尼及討土那兩礮臺。此兩臺者，愛爾迫司山之鎖鑰也。計此行，得丟林外，凡諸關隘，均唾手得。沙迭尼亞王亦尋卒，王有二女，分嫁魯意十六兩弟，自云：魯意十六王氣盡，余亦死矣。故於吉拉司古籤約後，數日發憤，卒。

此時拿破崙息兵，遠望龍巴地，樹木葱蒨，景物明麗。全軍之人，咸謂此地已入彀中，迴視愛爾迫司山，蒼翠逼天。拿破崙望而笑曰：昔者韓尼伯犯雪冒險，僅乃過之，余今一轉，至山後矣。

復顧其吏士言曰：前此若輩宣力，均無益於國，今則諸君勳誠，與古荷蘭之役，及萊茵河之捷，同躋上烈。且若輩不以礮力勝強敵，不以橋渡梁巨浸，追敵不納履，餒莫得食，渴不得漿，何由成功如是之鉅，此詎非共和國之兵力，始至此乎。雖然，尚有未竟之功，若密蘭者尙未屬我，又前殺吾使巴塞微而之人，亦未伏辜也。

拿破崙以寡勝衆之榮名，已普馳露布於政府。乃退讓不矜其功，聲譽益長，大名傳播區宇，且無

幾微之玷。於是歐羅巴人，爭矚拿破崙後此勳業矣。

## 第五章

紀法軍自迫拉勝坨渡波河 福別倭之戰 洛地奪橋之役拿破崙兵據密蘭 拿破崙破崙避嫌請解兵柄尋又專制大軍 巴微亞兵亂 法軍自抱及土渡明息倭河 蒲婁退屯阿迭其 法軍圍疊丟阿城 及西西里王盟 羅馬教皇以幣乞和

披德孟諾既爲拿破崙所得，奧地利諸將力守波河厄法兵，不聽過。過此，則密蘭咫尺，龍巴地京畿危矣。

拿破崙因行譎，欲令蒲婁知法軍必取佛冷薩渡河，今悉兵備此處。蒲婁用兵多泥成法，果以佛冷薩爲渡河要路，備之。而拿破崙知蒲婁移軍佛冷薩，乃於五月初七日，悉衆卷甲疾趨，至迫拉勝坨，其地去佛冷薩約五十英里，拿破崙既至河上，奧地利兵艦僅二艘，猶巡其地，河身絕仄，惟小舟得渡，

奧若以重兵阨之，一騎莫能飛越也。時牙將安特里倭西以兵渡，蘭司率勁兵躍而登岸，岸有德國騎兵游弋，爲蘭司擊退，拿破崙常曰：軍行絕險之事，無若大兵渡河時也。此次以計渡河，不死一卒，不頓一棘，幸耳！

蒲婁聞拿破崙渡河，知中計，急以兵至迫拉勝坨，思阨而殲之，俾退軍無路，可以得志。拿破崙相度形勝，防爲蒲婁所阨，趣行不復停兵，徑嚮福別倭，知福別倭宏闊，可據爲戰地。五月初八日，蒲婁兵與拿破崙軍會於福別倭。奧兵前鋒先至，見大軍怯，咸乘屋騎危以待元帥。而法軍不待號令，徑前塵撲，奧兵死其三分之一，遂奔，棄礮械無算。直渡阿達河，河發源於屈魯里司山，至辟拾及東，與波河合流。若退屯河岸，亦足遏敵兵過河之路。蒲婁大軍遂嚴屯於此。戒前失，凡淺而易揭，梁而可渡者，均以重兵守之。洛地有橋一，奧兵過橋屯戍，阨守尤嚴。

洛地爲巨鎮，有架水木梁一，通東岸，此地蓋拿破崙千古戰功所遺之勝蹟也。時蒲婁屯大兵於阿達河東岸，而不毀木梁，尤兵家之失著者。五月初十日，法軍大至，擊散蒲婁橋外之守兵，據洛地，遂圖奪橋，蒲婁列巨礮，思毀其橋，以見象觀之，巨礮列前，大軍峙後，拿破崙欲奪橋而過，難矣！

拿破崙見敵以巨礮列岸次，亦以礮抵之，下令先發，萬彈奔騰，氛埃接天。拿破崙立馬岸上，以二巨礮觀要害而發，俾奧兵不能冒險來折此橋。別遣牙將蒲孟擇淺流偷渡，迨渡，遂自引兵奪橋進。拿破崙遙覘對岸，奧軍少亂，知法軍已渡，下令過橋。時先鋒健卒，已豫伏橋左民舍中，一聞令下，趨捷先奔，呼曰：民主國萬歲，徑前撲橋，而隔河飛彈如雨，羣趨橋面，法軍少怯。拿破崙身率蘭司俾昔來而漫三將，直至橋左，語前鋒壯士曰：勿恐怖，壯士勇氣復鼓，前者中礮，後者繼進，蘭司勇絕，一躍已渡對岸，拿破崙躍馬從之，挺槊刺礮兵，咸踣！他兵去礮隊少遠，趨救已無及，蒲孟已以馬軍前渡，趣攻奧兵兩翼。拿破崙過橋後，整其步兵，突前合擊，奧兵大亂，爭跳陣死者絕多，法軍陣亡只二百。此時以少數之卒，奮迅撲敵，卒成大功。史家論此數大將者，真神勇也。拿破崙嗣亦語人曰：吾強跳過橋，險極矣！

奧兵見法軍神勇，心膽皆落，蒲婁收其殘軍，駐明息倭河，亦波河之支流也。蒲婁意退屯於此，險尚可據。然法人之意，以爲心之所欲者，於願已遂，且奧將已逃，必退守蠻丟阿，大軍直趣密蘭，殊無阻者。時辟拾及東，有一壘在焉，見主將逃，亦降。法軍盡銳追，蒲婁至克利摩納，因駐其地，拿破崙遂以軍嚮密蘭。

一日有匈牙利老將爲拿破崙部曲所獲，入帳，見拿破崙，老將不省爲大帥也。拿破崙降座與言，語老將曰：爾試言此次戰事如何，老將曰：是孺子，安知兵法，今日軍出吾前，明日軍落吾後，又明日者居吾側矣。此等用兵，漫無格律，何貴者。

龍巴地者，公爵所領地，爲奧地利藩屬。聞法軍垂至，日以祝宗祈神，卒無驗，遂遜國去。城中素有亂人，因就睥睨中，舉三色旗示降，紳貴及父老，亦開城迎師。五月十四日，拿破崙入龍巴地都城。

城人萬衆貢媚，拿破崙夷然不爲動，下令徵錢，得金八十萬磅，又至安白魯司，古來儲寶貨地也。拿破崙入，首得名畫二十幀。

拿破崙旣破密蘭，自念意大利全境，與法國爲難者服罪矣。而倔強負固者，尙有奈百而司，然法國已有支軍在彼討罪，其餘脫司甘內，及微臬司，與法國素爲同盟，他均慎守局外之例，不與戰事。拿破崙自念列部之人，雖不敢與法爲敵，然挫其友邦，終非己利，必鞅鞅不平，因決策凡非同盟者，均以敵國待之。時有巴馬及摩地那二部，兵力雖弱，而國產饒沃，拿破崙徵其輸幣，計輸幣所出，與兵費埒也。其他不徵輸幣者，則令納畫，而軍中攜有品畫之人，眞贋巧拙，均能辨之。

摩地那公爵遣使，願以二百萬佛郎贖還聖偕洛姆名畫一幀。拿破崙諸將咸言得金愈於得畫，請聽贖。拿破崙曰：二百萬佛郎，得之有盡時，此畫懸之巴黎，直萬古之光榮，胡可聽贖？卒不許。時拿破崙徵畫急，而民間貴畫如性命，因之大怒拿破崙。咸曰：拿破崙悉索吾畫，欲吾人歸附難矣！

拿破崙駐密蘭五日，而城中尤有小城，久不下，分兵困之。自以精甲追蒲婁，蒲婁方駐兵明息倭河，左軍臨蠻丟阿城，右軍臨迫司吉拉。迫司吉拉者，微臬司礮臺也。蒲婁入據其臺，臺居明息倭河源之地，地爲大湖，蒲婁瀕湖爲壘，以抗法軍，法軍疾至擊之。

法國大都指揮，見拿破崙戰績日高，威聲日大，防反戈與政府抗，下教曰：拿破崙宜剖其大軍之半，領之以伐教皇，並征奈百而司，其半屬蓋勒蠻統之，以取蒲婁。拿破崙聞命，上書請解兵柄。且云：全軍若去其半，萬不足以取蒲婁。臣之所以能直搗密蘭者，實聚其兵力，方克成功。臣以爲大軍立將，立一庸將，尤愈於立兩才將。蓋不授以爭權之隙，俾僨事也。大指揮遂罷其議，仍以軍專屬拿破崙。自是以後，政府未敢更奪拿破崙兵柄矣。

法軍入城，凡教會中人，恆受刻剝，百姓大憤。於是龍巴地之民，爭起與法軍抗，且傳奧地利將以



新軍來援，因之民心愈壯而思亂，揭竿者已三萬人。巴微亞亂民之氣尤張，已入據其城，城中法國戍兵咸降！

是亂不平，法人之威力挫，國力亦且不振。蘭司急以兵至白奈司古奪回其城，與城人而殲之。拿破崙自統大軍臨巴微亞，以巨礮轟其門，入斬渠卒數人，立定。又遣別將四出平亂黨，悉囚其渠，鞠之得實，一一以礮斃之。時溜古有法國騎士駐其城，爲溜古人所敗。迨城破，悉收其丁男駢戮之。自是以來，人咸惴惴，不復思亂矣。而意大利咸以拿破崙爲忍人。

法軍旣平龍巴地，勒兵欲渡明息倭河，拿破崙策蒲婁意中，必以爲法軍當從迫司吉拉偷渡，仍以渡迫拉勝坨渡河，故智愚蒲婁。五月三十日，拿破崙潛取抱及土路嚮河。時奧兵爭出，斷橋弗及，僅斷一橋洞。法軍萬版齊下，飛越過橋，席長勝之勢，鼓勇直前。奧兵立潰，蒲婁舍湖退屯阿迭其河。

此時忽有一事，幾欲使奧人積仇積憤，傾吐無遺者。蓋奧人有一軍，屯於部坐羅，聞礮聲，知抱及士有急兵，悉仗來救。至時，奧衆已潰，法軍方前追，至佛而及倭村，而部坐羅兵，見主客悉空，無可啓仗，亦遂巡至佛而及倭。時拿破崙悉以前鋒趣敵，獨與二三部曲，入村舍中少休，索飲，部坐羅牙將，西白

吞道夫踵至。拿破崙衛卒，見敵虜至，急闔門，語曰：速甲，而奧兵已集戶外矣。拿破崙急帶劍上馬，從小道奔越，大軍聞警，亦反撲。西白吞道夫擊敗之。拿破崙自是以後，不敢輕身獨出，精選壯士爲衛軍，左右不離，以防敵刺。後此羽林大軍，大有聲於時，卽發端於是役。奧兵此時已遷入極邊之地，奧人之屯產於意大利境內者，全爲法有。密蘭城中之小城久雖未下，糧儲械仗亦絕。奧人之居意大利者，舍蠻丟阿一城外，更無餘城。而蠻丟阿形勝絕佳，蒲婁預屯一萬五千衆於其中，俟德意志援兵一至，卽與之合力。拿破崙知蒲婁將請德援，乘其未至，急攻之。

蠻丟阿城，居小島上，四面均明息倭河支流，不接大陸，跨五小橋，始入城。三小橋上，均峙礮臺，下挖地營，屯軍，餘二橋，則弔橋也，亦巨礮護之。然蠻丟阿據島而城，水氣上蒸，霉溼易疫，城中戍卒，悉出死力，以與此城共存亡，且以觀法軍，將以何道覆此城者。然拿破崙用兵奇絕，無論礮林彈雨，但以壯士猛撲，瞬息之間，已奪四橋，餘一橋備禦至固，然不卽取，則城險亦不遽失。蠻丟阿城外，有微臬司部者，曠地至廣，拿破崙遂取以屯大軍。微臬司部，新弱之部落也。法奧相搏，方慎守局外之例，未敢出與，拿破崙輕之，乘便徑取其地。蓋法人之蔑視此部也，亦非一日。方魯意第十六長兄迫魯奉司子爵，因

亂遜國，奔微臬司。法政府以急檄示之曰：若敢留我罪孽者，滅爾矣。於是微臬司王，力勸子爵他適。子爵徑至萊茵河，依其族人康豆親王。是時貴族入兵籍者，亦爲民黨所祛，麇集於是，遂成小部矣。拿破崙於奪地時，告其部人曰：汝容我罪孽，卽不以吾國民主爲是，輕吾國者卽爲吾仇，吾今討汝矣。且汝旣守局外之例，胡以蒲婁據爾迫司吉拉，汝乃無言。然則吾取阿迭其左近之地，亦當從我。於是別調一軍，守微魯納，及境內要隘悉據之。而三色旂章，已高標於屈魯里司山，且隨在皆有矣。時拿破崙以事歸密蘭，塞羅利暫攝大軍，圍登丟阿。

奈百而司王，聞法軍勁悍難敵，且防蠶食，乃請盟，意逾分徵索，亦所弗惜。拿破崙策諸部未附，勢在不能不許。且奈百而司受撫，而蒲婁所部，多奈百而司人，當勸之歸國，則蒲婁兵單易制矣。矧奈百而司，立國邊遠，勞師非易，與事方棘，亦不能分軍他出，因權宜許之。已而西西里亦來乞盟，奈百而司盟約旣定，蒲婁所部大半散歸，意大利南境。

奈百而司部旣降拿破崙，羅馬教皇之屏翳微矣。拿破崙欲收合蒲龍雅勿拉納二部，已而擒勿拉納部教皇使者，囚之，獲教皇兵四百人，並紅衣教士一員，卽統屬此軍者。拿破崙示以意，使出幣求

和，緩其死，縱之。已疑其寒盟，更以計擒之。紅衣教士果自承得教皇諭，令背約，拿破崙大笑。頃之教皇聞耗，大懼，立遣西班牙人至密蘭，更議新約，約定以一百萬磅金償兵費，另以一百幀羅馬名畫贖之，他芻糧糗糒稱是，割安庫納蒲龍雅勿拉納三部之地，入法圖版。

拿破崙既定諸部，遂移兵嚮忒司甘內，忒司甘內主者爲公爵，其人未嘗仇民黨，且首先優洽，引爲同盟。然拿破崙喜兵，殊有意督過之，語之曰：若兄王全奧，竟與吾抗，在法爾不能無罪。然余念舊盟，不欲加兵，凡公之府藏，及佛老倫司博物院中積藏，留以遺公。惟來貢城中，罄諸所有，悉歸我。然城中有英人儲積至夥，亦從而籍之，英舶之停於海上者，趣行，不爾將付之一炬。公爵憤鬱不可堪，然畏拿破崙威棧，伏不敢抗，大置酒延之佛老倫司，縱飲。拿破崙至以掌相摩，笑語公爵曰：昨密蘭露布至軍，城中小城已下，賢兄於龍巴地無寸土矣。尋亦語人曰：天下至可憐者，以侏儒遇巨靈，擊之欲死。然爲巨靈計者，勢亦不能不掣人。

此時法國政府意，本令拿破崙牽掣意大利全境，悉從民主政策，與法合爲聯邦，以抗全歐君主之國。且意大利北部，國名至多，均他種入主其國。若以民主政策語之，從者當更易。於是政府嚴符

切勒拿破崙，俾早集事歸報，拿破崙語左右曰：吾軍方擄取人財，胡能以義與羣仇聯同氣耶。尋有人告政府，宜聽拿破崙行事，勿遙制其軍機。政府知拿破崙喜制斷，且基楨已立，不易制，則亦聽之。

拿破崙雖與意大利言和，時時猶勵刃欲試。特以衆方苦兵，漸爲休息，非置兵不用也。諸部雖請和，亦恆鞅鞅，非景附拿破崙，而遂寒奧王之盟也。彼此各懷虞心，虛相羈縻，此時公理全置弗講，而強有力者，尤顯悖而恣所欲爲。華忒司各忒者，英倫大文家也。恆言文明世界，人與人交，能一本大公，推之國與國合，亦復如是，則承平不難致矣。

## 第六章

紀渥姆薩代蒲婁爲將 法以別將喬丹摩羅領兵入德德人卻之 奧人募集新兵  
跨屈魯里司山入龍巴地魯那土之戰 拿破崙脫險 加司的格龍近邊之戰 渥  
姆薩退軍脫蘭忒又集新軍拒敵 戰羅佛累度 戰迫立摩拉奴 戰拔利奴 戰  
聖佐治 渥姆薩被圍蠻丟阿

此時拿破崙又宣戰矣。維也納樞密院見蒲婁屢敗，別遣大將渥姆薩代之。渥姆薩在人表中，最知名，因立爲大將，代蒲婁。時奧有重兵，宿萊茵河。政府以急檄調取三萬衆，命渥姆薩統之入意，且令大將沿途募兵入伍，合爲大隊以行。

萊茵河重兵，已抽三萬衆屬渥姆薩，兵力遂單。法人以兵二支撲之。河上主兵者，卽爲喬丹、摩羅。

奧國大將爲渥登司勒本卻而司大公爵。法兵初至，奧衆立敗，尋卻而司與渥登司合兵，力攻喬丹，喬丹不能支，敗歸。法兵死者相望，沿路復爲德人所困，傷亡尤夥。摩羅方乘勝追奧兵，聞喬丹敗，遂止。是行雖得不償失，然能適可而止，衆咸稱摩羅爲知機。特喬丹之衆，傷亡過多，軍勢頗危。然二軍之出也，本政府意，意先覆萊茵河之軍，以勝兵與拿破崙合，長驅維也納，趣奧人降耳。自有此敗，摩羅僅能扼守萊茵河，而拿破崙亦嚴備龍巴地，以待新兵之來。

渥姆薩合新舊之兵，得八萬人，中軍駐脫蘭忒。拿破崙兵僅三萬，占領龍巴地全境，地廣兵單，士著人人思叛。而蠻丟阿之圍，又不卽解，新軍之來援者，須極力分抵。故客兵轉爲主兵，而主兵來犯者，反爲客也。孤軍獨守，前顧悠悠。拿破崙此時，僅能默俟天意矣。

渥姆薩久在兵間，宜見拿破崙用兵，好圍集其軍，搗人中堅，則亦當嚴軍以待之。乃竟自分其大軍爲三支，彼此不相應援，自領中軍，發瓜達湖左岸，嚮蠻丟阿城。左軍令米拉士統之，沿阿迭其河而下，擊微魯納駐守之法兵。右軍令瓜司度奴維支統之，出楷司之山谷，抵白來雪倭，斷拿破崙之兵，令不得歸密蘭。渥姆薩如此調度，左右翼分距甚遠，瓜達湖實隔其核心，左右有急，互不相援，兵法當驟

上將拿破崙覘之，知其無能爲矣。

拿破崙登時整兵疾擊瓜司軍，以此軍已落絕地，他無援兵，不能策應，然欲覆此軍，不能不暫撤蠻丟阿之圍，權兩處輕重，則出擊瓜司爲勝算。於七月三十一日夜，密令以攻城之礮，悉瘞地中，拔營竟起。城衆望之，謂拿破崙逃也。

拿破崙勒兵疾撲瓜司，瓜司全軍已迤邐行湖沿垂盡矣，營於沙洛，旁及魯那士，拿破崙軍已雷轟電掣而至，猛撲之，瓜司軍大敗。法將倭齊魯、馬西納，一在抱及士，一在迫司吉拉，亦聞瓜司自白來、雪倭至，乃留後隊駐守，各以銳兵趣白來、雪倭，助陣。瓜司策二將，苟與大軍合，則兵必無倖，乃及其未至，拔營入屈魯里司山。倭齊魯、馬西納，至不見虜，仍以軍歸汛。二將未歸，而渥姆薩已以重兵犯抱及士，及迫司吉拉。法營後隊，兵單不能支。時代馬西納守壁者，爲辟勁，斂兵入魯那士，頗無損失。代倭齊魯者，爲伐粒忒，力與敵格，敗績，遂失加司的格龍。

渥姆薩本欲悉衆以擊法軍，力戰，自關援道，與瓜司通消息，而辟勁適敗，魯那士遂失，渥姆薩入據之，與瓜司消息通矣。然是勝也，實非渥姆薩之利，蓋瓜司消息既通，渥姆薩分兵濟瓜司，中堅遂單，



馬西納乘機以精銳二隊，奪回魯那士，此正渥姆薩以兵濟瓜司之故，魯那士因之而失，彼此消息復斷，軍心大擾，爭開壁奔逃，間有投趣瓜司者，而瓜司適爲法軍所敗。法軍剛回，已遇渥姆薩之逃兵，有生降者，有更逸而他逝者，紛擾殊甚。獨加司的格龍城中與兵，尙屹然弗動。前此倭齊魯用伐粒忒代將時，爲渥姆薩所破，竟失加司的格龍，因而落職，乃大憤，思復其城，冒死攻之，頗有傷亡，而城卒爲所復，此卽所謂魯那士之役也。自是以來，與兵零星不復成軍，羣敗兵悉聚於明息倭河，依渥姆薩。時渥姆薩方駐軍河上，籌餉濟蠻丟阿。

此時又有一役，幾幾令奧之吏士，大伸其氣者。奧有殘軍一旅，取道嚮明息倭河，迷道竟趣魯那士，而拿破崙適與偏裨數人及衛士，駐其城中，不意奧兵驟來，幾爲所得。顧與衆每遇倖福，輒自謬舛，法帥屢瀕顛危，往往獲濟，亦一奇矣。奧兵見城虛無人，乃遣騎入城喻降，爲法兵所獲，以巾羈其兩目，直至帥府，拿破崙隱發口號，悉令諸將入帳侍列，始去囚羈，令見。語之曰：若太鹵鈍，若弗知法蘭西大帥，移屯於此乎！令縱之。囚見帳中高坐者爲拿破崙，又諸將立侍至衆，驚怖出城，語其衆曰：『拿破崙在此，不行將及。』時來軍約四千衆，聞言咸相驚降於拿破崙。

渥姆薩得敗卒言，以爲魯那土城備空虛，悉衆來攻。而拿破崙已前備，二軍遂戰於魯那土與加的格龍之間，渥姆薩大敗，幾爲法人所獲。計軍人前後共死四萬餘衆，法軍亦死亡近七千人。

是戰合前此核之，終日臨陣者，得七日。此七晝夜中，拿破崙未嘗去靴歸息，在旁觀論之，勝負已決，拿破崙於戰事畢矣。然拿破崙意，以爲蠻丟阿不更圍之，於吾願終爲未遂。

拿破崙與渥姆薩大戰時，而教會中人，審拿破崙遠出，懷憤肇亂，以爲鞭長莫及，於是巴微亞及勿拉納，遂起叛拿破崙，方思逞間，而拿破崙捷音已到，尋又中懾請降，拿破崙知反側者多，因誅其亂首一二人，餘悉赦之。有紅衣主教馬替者，與勿拉納之大主教，拿破崙悉擒之入帳，二主教均自承有罪，拿破崙罰之蔬食七日，日居禮拜堂祈禱自懺。拿破崙此次示罰絕輕，非右教也。思得教皇，始重懲之，苦其徒屬無益也。

拿破崙方籌備善後，而奧政府又籌兵二萬，屬渥姆薩。渥姆薩雖屢敗，而經久弗餒，仍欲求解蠻丟阿之圍，驅法兵出諸龍巴地，且新軍之來，亦頗堅定，不如前此之囂雜。渥姆薩昂藏有武概，如新受兵時，特用兵喜分而不喜合，因之復爲拿破崙所破。

先是渥姆薩大敗後，退屯脫蘭忒。今復以新兵發脫蘭忒，嚮蠻丟阿城。自領三萬衆，分其餘軍二萬，授達維度維支，駐羅佛累度，以厄屈魯里司山，此又授拿破崙以間矣。縱其所行，不以兵沮，至奧兵及拔利奴軍，渥氏與達維已呼應不及，乃簡銳卒，卷甲趣羅佛累度。

羅佛累度之戰，實爲拿破崙生平第一戰績。羅佛累度敵壘，前挖地營，城後築高礮，曰加里亞奴堡，瀕河爲守，山石犖确，路極峻險，卽敗屛，尙可據礮自守。然地固險巖，而法人勇往之心，卽百險莫沮。時法營前鋒大將爲丟蒲意，力攻地營，傷胸墜馬。呼曰：吾爲民主國死，榮也。然吾此時氣息尙屬，忍勿卽死，必令余耳聞法軍勝者，吾目始瞑。騎士聞之，氣逾壯，並力趣敵。奧兵棄營遁，而高堡列礮至多，法軍犯險直上，破其堡，俘七千人，並巨礮五十餘，兵逃至勒微利，厄屈魯里司山小徑以守，復爲法將伏波意所敗，奪取其地，馬西納亦進據脫蘭忒。拿破崙見全師獲勝，下令告屈魯里司山民降順，且許脫去奧國舊樊，傳檄各部，示以此地主權，悉歸法國部勒，且告部民，若輩部中，苟可便己者，許其自立令甲。

拿破崙此舉，蓋大誤也。以爲屈魯里司山民，非足顛治蠹化，可引爲同氣，然山民久屬心於奧，與

又以寬政御之，拿破崙雖結以恩信，民則以爲拿破崙天下梟俠之人，不足共事。拿破崙尋亦聞山民語，謂法國國民黨政策，良不易從，已陰儲夙備，一俟時至，卽起與拿破崙爲難。

渥姆薩聞達維敗耗，策拿破崙必乘勝整兵趣萊茵河，與喬丹摩羅合兵，直搗維也納，是時尙未聞喬丹摩羅兩軍，已爲奧兵所敗也。計回兵自救舊京，而餘衆恐非法人之敵，不如屯軍於此，乘拿破崙兵赴萊茵河後，因其空虛，殲彼戍卒，令龍巴地人民反正，且屈魯里司山民，必起爲梗，斷彼後路，則拿破崙萬不能更歸龍巴地矣。拿破崙知渥姆薩關於兵事，遂畫此策。乃從脫蘭忒迴軍，迫立摩拉奴地，蓋奧國先鋒兵所駐者也。二日之間，行六十英里，猛撲奧兵，因而四散，法軍大勝，遂宿於錫士孟。是行不費糧，拿破崙夕殮，僅享軍人一殮之半。遲明，赴拔利奴。渥姆薩望法徽而懼，知行復大戰矣。拔利奴之戰，法軍最捷疾，仍拿破崙舊時兵法也。奧兵降者逾六千人，瓜司以殘卒四千人，入勿呂里。渥姆薩斂兵保微勝坨，尙有衆一萬六千。然吏士已多瘡傷，而要路爲法所阨，與奧京消息中斷，礮械輜重全失，軍中菁華，銷燬都盡，此時更無餘望，只有退守蠻丟阿，以待新軍。

然欲歸蠻丟阿，必冒死衝敵軍，渡阿迭其河，而渡河又無聯艦，亦莫得渡。時法有支兵屯來虐古，

謂奧兵必自維魯納潛渡，移軍備之，遂虛來虐古不守。渥姆薩乘其無備，潛師由來虐古過河，沿路多法兵，遇血戰而前，遂及於蠻丟阿。方渥姆薩來時，拿破崙數阨之，而阿古拉一役，拿氏幾危。先是拿破崙輕敵，遂困敵中，幸力戰得出，單騎奔突，渥姆薩自陣後望見，疾追之，幾爲所擒。

拿破崙始欲要截渥姆薩，旣爲逸出，整兵尾之至蠻丟阿城下。九月十三日，復戰於聖佐治，彼此互有殺傷，而城外五橋之險，悉爲法人所據。五橋旣據，城圍遂合。時城中尙有二萬六千人，十月未竟，糧糗垂罄，城疫大起，城中醫院幾滿，可戰之兵，僅剩其半。

## 第七章

紀科西嘉事 奧大將阿而文西以兵援意大利 三戰於阿古拉 阿而文西敗績  
里巫利之戰 更戰於法巫里打 蠻丟阿出降 拿破崙入安苛納 教皇聞警  
憂敗 禿龍替奴請盟

科西嘉法黨聞拿破崙累捷，大喜。拿破崙既收來貢。科西嘉英黨之消息中斷，因而大懼。前此科西嘉法黨荏弱，英黨昌熾，遂長流法黨人於忒司甘內。拿破崙悉赦還其人，歸部後亦漸收復其前失之地。

奧國政府，知蠻丟阿圍雖急，而城守至固。又審法國喬丹摩羅兩軍，見敗於奧軍，勿須增兵以成，乃別募新軍至意大利，拜阿而文西爲大將，其人老於兵事者也。鼎鼎有時名，在意立律哀募兵，率之

至勿呂里，合瓜司餘兵，並調集屈魯里司山民，又簡萊茵河精銳足之，壁於脫蘭忒，衆近六萬。時拿破崙所部，合法國新派十二營兵，彌縫前闕者，爲數猶不敵，苟非拿氏善以少勝衆，龍巴地平原，且晚歸奧人掌握矣。

十月初旬中，拿破崙聞阿而文西兵至，飭伏波意以兵駐脫蘭忒，飭馬西納，駐拔利奴，斷奧兵來路。然二將軍軍，不能抑制來軍，伏波意竟失加里亞奴，拿破崙聞耗大怒。以爲此敗，詎法國健兒所爲耶。而馬西納之守拔利奴，則堅壁不與來軍戰。然奧兵過衆，爲勢不敵，亦棄拔利奴遁。拿破崙遂自以精甲來援馬西納，與奧軍戰於微勝坨，旣罷戰，兩軍互爭其勝，然法兵雖勝，而實退屯於維魯納。起白倫塔，至阿迭其河，均入於奧人之手，而蠻丟阿城兵，尙銳厲可用，實處拿破崙之後。此時法兵已困奧軍核心，拿破崙分簡精銳，一面抵拒來兵，一面嚴備蠻丟阿城兵之躡其後，爲勢殊岌岌。

拿破崙以伏波意新敗，其殘兵尙可用否，宜自臨存而鼓勵之。迨見其軍，卽語之曰：「健兒，爾奈何令我失歡，爾輩守加里亞奴，其地天險，數壯士當關，敵惡能入，爾胡爲失之，爾如是，尙得稱巴黎健兒乎！尙得爲從征意大利長勝之兵乎！」語已，健卒皆哭。曰：「大法國將軍能滌我，更令我輩充前鋒。」

者，後更決我能死敵於意大利境內，及偷生倖存未晚也。」拿破崙悅。是軍後此臨敵，勇氣百倍，無出其右。

拿破崙既激發伏波意，敗軍勇氣，乃聚兵阿迭其河右岸。阿而文西據河之左岸，壁於高爽堅固之地。曰：『加而迭歐度，此地與維魯納相望。』拿破崙用軍喜先發制人，聞阿而文西將與達維合兵，乃乘其未合，疾擊阿而文西軍，於是拔隊搗加而迭歐度。法軍大將馬西納，首以兵渡河，極力進撲，奧兵死守不下，法軍傷亡多，遂退。法軍渡河時，盛雨及之，法衆狼狽返。拿破崙嘆曰：『非是淫雨，吾軍安敗！』

加而迭歐度之後，爲阿古拉，阿古拉後，爲廣漠之野，其地無法國一人一騎，達維以軍來合，道路無梗。拿破崙策二將若合，事不易爲，乃乘夜留別將吉而蠻守維魯納，自以精銳繞出加而迭歐度之後，此軍一出，法壘已處阿而文西與達維中心矣。爲勢至險，僅有絕狹微徑，可趨阿古拉。前趨既難，退軍尤不易易，乃分軍三支，破曉沿三隄，犯奧壁。奧軍以爲法之大兵，屯維魯納，此特小支之軍，殊不足備。遲明始悉，大軍已聚於此，遂阨隄而守。法將倭齊魯，首以勁兵趣阿古拉橋邊，極力猛撲，敗返。拿破



崙不待阿而文西兵至，怒馬登橋，得其大纛，麾其軍令上。

此時奧軍礮火至轟烈，法軍又敗，亂兵中，忽不見拿破崙，以退軍勢如山崩，倒觸其馬，墜於隄下，水泥壅塞其口，氣幾咽。時奧兵追逐法軍，已過隄外。拿破崙墜騎處，適當奧軍行次之隄下。忽法軍轟呼大將軍墜騎矣。急前救大將軍，萬衆舍命，反撲奧軍。奧軍愕駭，陣腳遂動，敗歸。法軍起拿破崙於隄下，復奪回小橋，阨守。

奧軍見拿破崙轉敗爲勝，頗懼其神勇。阿而文西策屯兵於此，與達維信斷，非善地也。乃舍加而迭歐度弗守，乘法軍不備，退屯阿古拉後曠野中。拿破崙相形勢，見奧帥退軍，則阿古拉已居奧軍之前，不足扼之矣。又患伏波意一軍，更爲達維所敗，且阿而文西陳兵處，已據阿古拉與白倫塔之中，則拿破崙兵屯，尤不得利便，亦退據瑯哥。

越明日，拿破崙探得伏波意與達維未交綏，仍進軍阿古拉。而阿古拉已爲奧兵前據，拿破崙麾軍奪其砦，砦失，而阿而文西軍仍屹然不爲動，堅壁舊屯之地。拿破崙亦舍阿古拉歸瑯哥。

至第三日，勝負決矣。拿破崙此時整軍仍奪據阿古拉，預伏兵於叢柳中，偵奧之支軍過其外，疾

發彈擊之。奧軍驟不及備，噪奔，伏兵勢如排牆，出擊，奧軍大半墜入深塘。拿破崙欲乘勝渡河，疾撲平原上大屯之奧軍。軍中本挾飛橋，可以險渡，然奧軍置陣甚固，不易敗。法軍自三奪阿古拉後，鏖戰已三日，爲力頗疲，不欲戰，尋卒勝之。後拿破崙在聖黑里納荒島中，語人追敘其事，謂阿古拉之勝，僅以二十五騎取敵。時吾兵間之雄勇者，悉茶而思歸帳臥。然兵各有職，無一人足暇者，只餘二十五騎，爲余衛士。余令此二十五騎吹雄筳極厲，出陣分撲敵人陣角，以鎗末之刃猛刺其前敵，大呼曰：『法國劍騎陷陣矣。』時余將繆意隆實居此二十五騎之內，奧人見吾自勒兵搗中堅，而支軍復翼出，三路並進，則全軍殆矣。乃疾退至孟德卑路。

繆意隆自小吉白老而泰之役後，與拿破崙綢繆如兄弟，同居行帳中。戰苦時，猶與拿破崙並出，突有飛彈至中軍，落拿破崙前，垂炸矣。繆意隆急起以身翼拿破崙，中彈屑，立斃。拿破崙無恙。拿破崙直至晚年，猶佩繆意隆勇略義氣也。

此三日中，拿破崙軍共死八千衆，而敵兵之亡，可想見矣。奧將達維自勝伏波意後，終始未與阿而文西合兵。奧大將渥涅姆薩堅守蠻丟阿，亦不發一軍助陣。若二處夾擊，法兵當無倖。奧政府怒二將

按兵坐視，嚴旨斥責之。此時拿破崙悉其兵力攻奧軍，奧軍復大敗。拿破崙於阿古拉三戰始獲全勝，龍巴地全部，更入拿破崙掌握。而阿而文西則用全力，始獲奪守拔剎奴，及脫蘭忒。此兩處險要，足以抑沮法軍，勿迫屈魯里司山進趣萊茵河之路。然得此二險，蓋亦從血戰而來，良不易易。

於是奧國第四次來兵復挫矣，而奧人百挫，尙不爲折，又募新兵來濟阿而文西。當一千七百九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又得勝兵六萬，兵力倍於拿破崙，大軍劈山而下，往援渥姆薩，思剋復龍巴地，於是史家靜觀法奧第五次之收場矣。

意大利部人，見法軍累勝，亦逐漸忘奧，圖自立，如法國之民黨。然拿破崙此時宗旨，則變而合於雅各黨矣。雅各黨以覆賂政府爲宗旨知己軍威聲已立，而民黨政府，腐敗不足有爲。且己與諸部王公，已成敵體，意大利部人，亦俱懷擁戴之意，漸漸驕縱，頗蔑視政府。自念苦戰累年，而法蘭西朝貴，乃坐享吾成，以此殊鞅鞅。且政府諸權要，百端要挾教皇，教皇怒，遂毀蒲龍雅誓書，簡兵蒐乘，得四萬人。奈百而司部，亦日望法軍在龍巴地少有敗耗，卽以三萬衆合教皇，與法爲難。時又聞阿而文西以六萬大軍臨意境，拿破崙大懼，求濟師於法政府，政府第以七千衆援之。衆寡勢殊，軍事頗棘。因變計以恩私結意大

利人，取以自助。乃以兵力助意人立二民政府，一爲昔司派丹，一爲脫蘭司派丹。二民政既立，亦悉力助拿破崙。拿破崙得此爲助，足以力禦羅馬與奈百而司反側之黨矣。

拿破崙欲以術牢絡意人，乃告其渠率曰：『若知吾與而爲同類者乎？』意人以拿破崙悉其地之方言文字，亦滋信其言，且甫入國都，卽求部中名畫，嗜好又適與同，卽平日仇教之心，至是亦漸釋。凡教會有權力者，悉與道歉曲，訂交誼。此時法政府頗聞其事，樞要深以爲駭，非拿破崙威望素著，幾以提騎提問矣。自是以來，拿破崙每見教士，極其款洽，夙隙盡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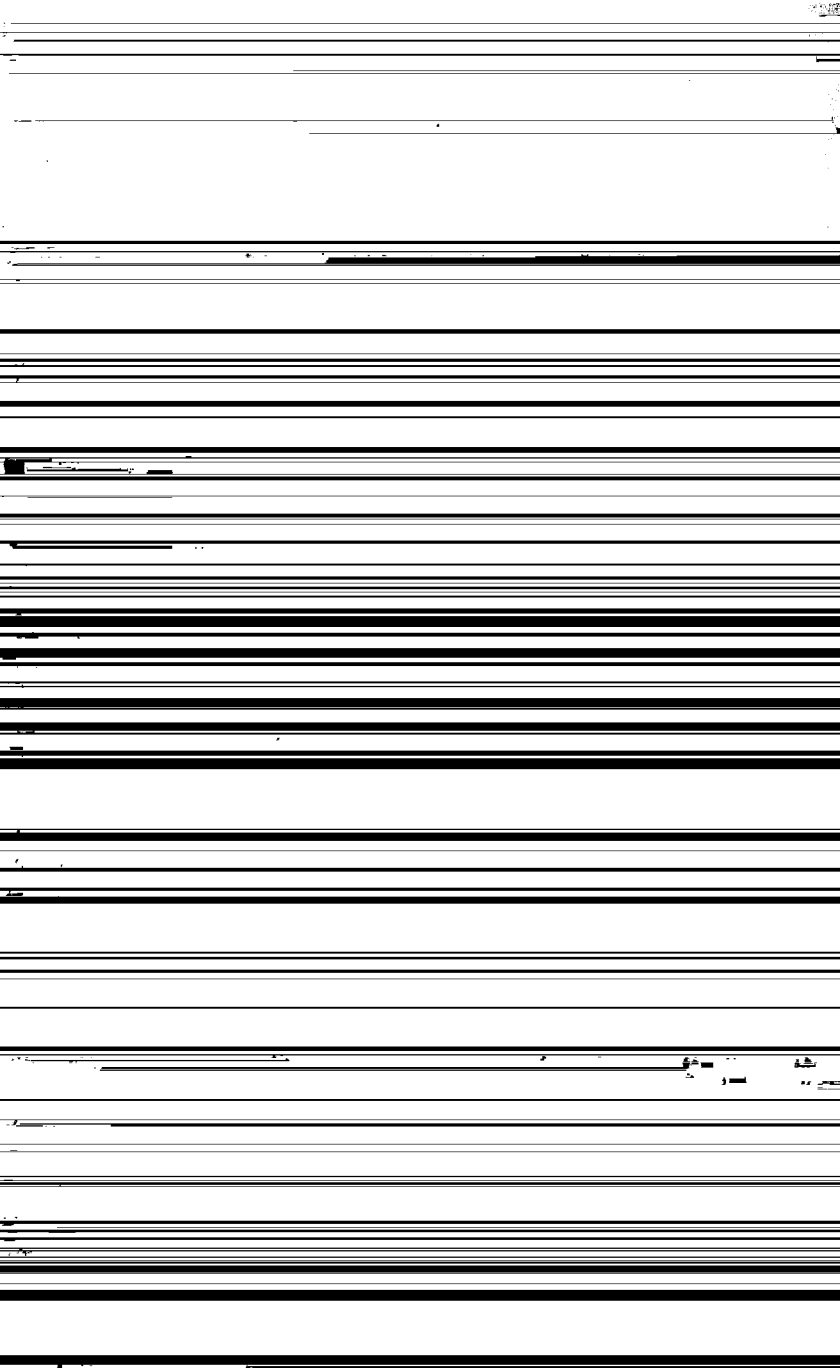
阿而文西兵陸續調集，軍隊極銳。以此時奧人虞拿破崙長驅犂庭，故上下一心，爭以出邊拒敵爲職，兵勢頗壯。屈魯里司山民，隸阿而文西部者，雖屢挫，而中情弗餒，仍順效死行間。拿破崙怒下令曰：『吾軍苟獲此山民者，必以彈斃之。』阿而文西亦下令曰：『法人殘吾一民者，苟彼見俘，亦必雉經法俘一人爲償。』時阿而文西從子見獲，拿破崙卽以示意阿而文西曰：『苟經法俘，吾先盡若子。』於是兩軍悉收新令，不復殺囚。

阿而文西遣一山民潛告蠻丟阿城人，俾死守，言大兵繼至。且語渥姆薩曰：『君必以策導大軍

臨城；若不得當，亦必以軍出蠻丟阿，衝擊敵軍，脫弗利，則急趨羅馬格那，與教皇合兵。」山民間行，爲法軍邏者所獲，拿破崙臨帳訊之，令索書，山民曰：「兵主書裹以蠟衣，令吾吞之矣。」拿破崙剖其腹，果得書，知兵且至，乃嚴備應敵，留塞羅利調度圍城軍，自以勁兵至維魯納，偵擊其前鋒。

奧將用兵謹守成法，必分兩支來撲，阿而文西自以軍至阿迭其河，別將迫魯微拉另統一軍，至白倫塔，繞阿迭其河岸出，與大軍會援蠻丟阿。此策果遂，則法軍勢孤，在法必敗。而拿破崙用兵神速，乘其曉未至時，已卷甲至，令大將逐伯壁里巫利，以地爲極衝，兩軍先據之者，得形勝，俾死守勿動。又令倭齊魯以兵偵迫魯微拉蹤跡所在，羈絆之，自以兵駐維魯納，爲策應。二將誰先受敵，則誰應之。正月十三夜，諜言阿而文西搗里巫利，逐伯垂敗矣。拿破崙卽以兵趣救。

夜中二句鐘時，至里巫利，憑高而望，夜氣清朗，見山下阿而文西立五大營，瞭臺設燎四燭，光熊熊然。逐伯正斂鋒約衆欲遁，拿破崙止之，奧軍初見法將斂兵，盡銳取高原，拿破崙擊卻之，奪回高原，見山下分五壘，遂悟阿而文西兵，必巨礮未至，故散結其壘，以備出壁野戰。且料奧兵不能乘夜出搏，迨明仍以逐伯故兵居前示弱，自勒精甲隱陣後。阿而文西果爲所愚，不結巨陣來攻，三五零星上，拿



逆之時有未弁，見騎士衣新滑，不類舊制，疑之，仍堅守。迨拿破崙至，自以游弋兵徼巡，頗形焦竦。

拿破崙出壘，見法之邏兵，倦臥樹根，拿破崙不令醒，拾取其鎗，往來壁外。迨半句鐘，邏兵醒，見大將軍代其徼巡，大懼，長跽請死。拿破崙呼曰：「吾友，還君兵械。爾連日赴戰，疲茶已極，吾甚憫汝；然爾於此時罷巡，敵將乘我，幸吾已代汝，後此汝慎勿爾！」

此事轟傳，軍心盡感動，遲日出戰極劇，史所傳聖佐治之役是也。迨魯微拉大敗而退，渥姆薩開城出援，遂據法巫里打堡，拿破崙自以精甲攻之，渥姆薩深悔出城之誤。

渥姆薩見阿而文西兵復敗，四面均法兵，遂以五千衆，於正月十六日出降。奧國敗軍，在阿迭其河，及白倫塔河左右者，亦以次降。渥姆薩處危城中，百物俱盡，更無可守，故降也。

是役圍城主將爲塞羅利，故渥姆薩使者先款塞羅利壁門，自敍兵困勢窮，覩顏納款事，雖然，苟不稍爲地，則主將亦不求生。方使者通款時，拿破崙蒙深衣隅坐而聽，既竟，遂至使者前，自以筆署約，中多恕詞。書既授，使者曰：「若大將軍，宜得吾，此異數也。聽將軍以何時來，吾不負諾。若歸告大將軍，吾旦夕赴羅馬矣！」使者愕然，始知爲拿破崙，讀其署牘語，較之初念，尤多過望，於是歸而定約。

二月初二日，奧大將渥姆破崙以奧軍大將，兵敗勢蹙，來遂移書拿破崙，責其處之太厚。而抗節，宜以此要結其心，且必

蠻丟阿城之役，計死及降崙，令倭齊魯歸朝，以奪得大轟龍巴地全入拿破崙掌握。此時少張兵容，以壯國體。法將微克相抵，壘於城後西尼倭河濱。有沈其國，抑並無以護教主。法軍之兵，當簡練之卒，宜其不能支軍臨洛來土城，入之，城人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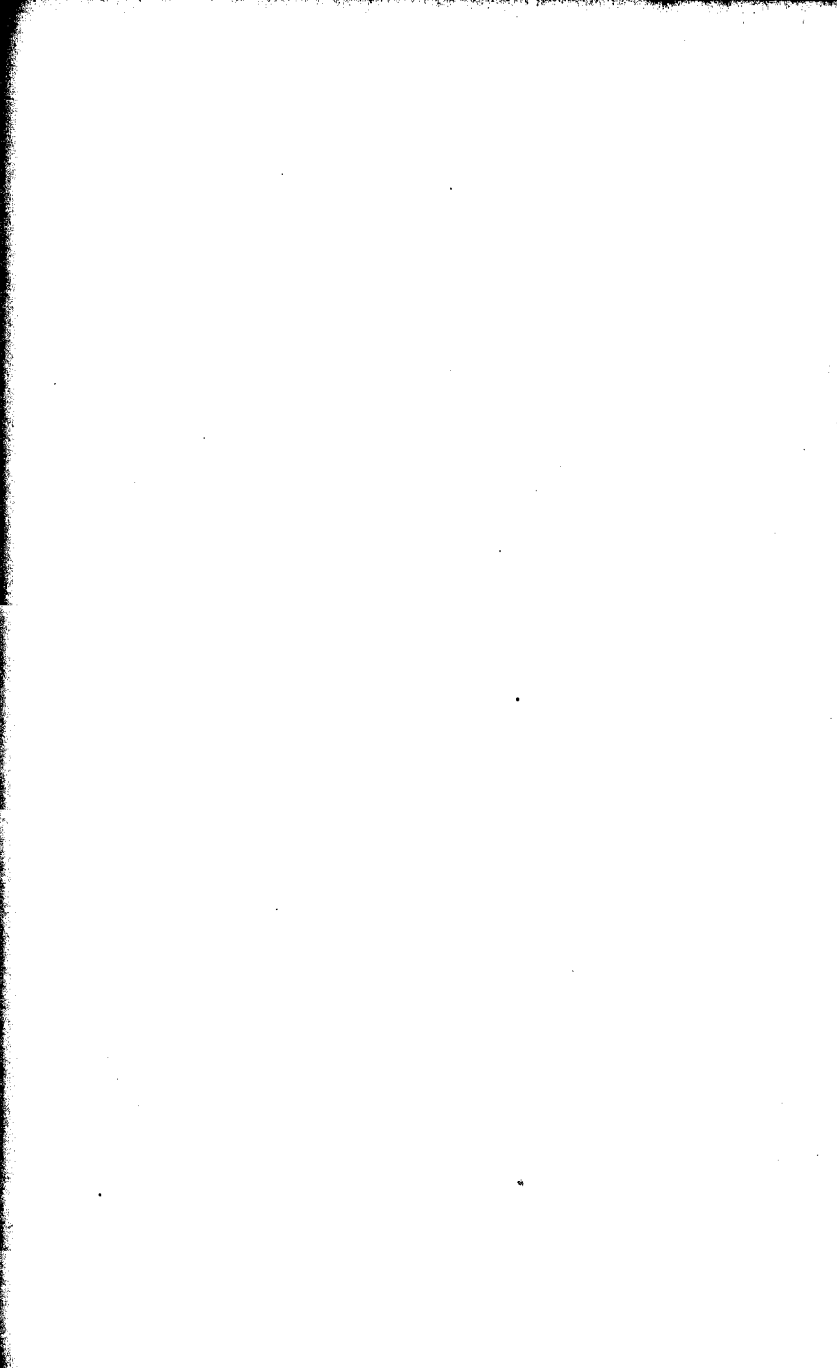
轉而西趣，意欲與皮魯齊亞合軍。

教皇聞敗，更無他法抵禦，僅有圖降之一策。時所部兵多僧人，聞法軍勢盛，悉棄其械，逃入村堡。此與西羅馬亡國時，阿拉克兵來時，彷彿一致也。

此時拿破崙尤有一大愜人心之事，足以稱述者：拿破崙知羅馬城人，絕懼法軍入城，以巴黎亂時，有教會中人逃入是間者，時有一人，自城逸出，自投於拿破崙帳下曰：「大將軍此來，吾輩必無生理，請真斧質！」拿破崙撫而遣之，宣令曰：「凡此種人，勿得縱戮！」且語教中人曰：「吾輩所臨地，必拓寺觀，以處若輩，勿致流離。」

此令一宣，教皇釋然，知拿破崙行事，必非稟承政府之意，與教爲仇。卽遣使通款於拿破崙，使臣至帳，拿破崙以賓禮接，談次似極欽崇教皇。於是於一千七百九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立討崙鐵奴之約。約中令割取阿微農教皇所領之采邑，入法版圖。又令勿拉納蒲龍雅羅馬格那三處節使，黜令落職，出兵費一百五十萬磅。悉蒲龍雅所儲美術，盡數償軍。此約成，帕乙司教皇，直擁虛號，享有聖彼得之遺產，亦可哀矣。

法政府聞捷大怒，以爲教皇爲法夙仇，而拿破崙竟錫與虛號，忘仇不復。然拿破崙羽翼已成，亦漸不可制。自念若廢教皇，則意大利全境，崇教者多，必起與爲難。且奈百而司，方蠢動，而奧國雖困，尤必力圖恢復，以此之故，因留教皇爲影國。



## 第八章

紀微臬司守局外例 郤而司公爵用兵 泰格略門土之戰 郤而司兵敗 遼本  
之和 復與微臬司宣戰 滅微臬司

拿破崙大軍已奄有意大利北境，惟微臬司歸然中立，古國也。國力未能齊等諸國，然恃其立國之久，頗驕踞，謀覷機宜，助奧人，逐去法軍，乃廣募新軍，均司格拉扶寧半化之民，爲數可五萬。拿破崙聞之，夷然不屑意，以使者詰責其募兵之故。使者歸報曰：「微臬司無他腸，募集新軍，正圖所以保全中立也。」然微臬司城人，見龍巴地數名城，咸自立，因而欲效之。蓋意大利諸城，既能脫奧範圍自立，則己衆亦欲擺脫微臬司約束，俾得等於意大利自立之部。於是鉢葛摩，白來雪倭，均蠢蠢欲動。此二城亂萌，希冀自立，拿破崙雖不欲助其成功，願藉此以撼微臬司政府，計亦良得。乃與微臬司使者

言曰：「貴國須以全力守局外例，余將視君上下真心與否耳。今將移師萊茵河，君輩若起乘吾後，助法仇以傾我，則我亦必復君。」爾時方知微臬司之自立權，銷滅盡矣。

此時去阿而文西在里巫利大敗，已經月，而教皇自兵敗及受盟，亦僅得九日。拿破崙留兵阿迭其河城中，默察微臬司國中動靜，自以兵赴萊茵河，收奧國累世相承之采地。時法國亦以新軍二萬來助，兵勢之盛，爲拿破崙從來所未有。遂整軍向勿里倭而垂及矣，道聞奧國以第六支大兵至意大利，主將已非阿而文西矣。新拜大將，年少如拿破崙，卽前此在萊茵河敗喬丹摩羅者，爲郤而司公爵，是軍之行，奧國實掃全境付之矣。

新兵之來，復用舊法，分二支，郤而司意殊不欲，而軍機遙制於政府，不得已遵循而出。一支從屈魯里司下，一支自領之，爲數較多。前此阿而文西之至，蠻丟阿未下，尙有人乘拿破崙之後者。又法兵少，不能不相機擇便以撲敵，今內患既平，兵勢又廣，則拿破崙處置此戰，易耳。

拿破崙見郤而司兵在泰格略門土河之後，居加林星山前，此爲意大利趣德國之孔道。拿破崙留馬西納據披愛扶抗路，昔格南之兵，自以兵直前，犯郤而司軍。馬西納立與路昔格南戰，驅之出白

溜奴。白溜奴有奧兵後隊五百，悉數來降。路昔格南軍敗，則奧兵已喪左股。拿破崙乃決計渡河，大耀兵於岸次，斗收入壁。而郤而司亦耀兵對岸之上。策法軍遠來疲憊，戰事必以明日，遂亦歸壁。逾二句鐘，拿破崙悉其全力渡河，犯敵。敵甫入壁，舍仗，而法軍已揭水而渡。敵軍倉皇不及甲騎，然猶力戰，殊莫敵。拿破崙全力，闕然遽退。法軍追之，遂破格來迭司喀城，俘五千人。公爵敗走時，沿路留兵城堡，備來軍據城。於是屈利司忒，勿厄姆二城，悉置守兵，而加林星山隘，亦置兵守之。二十日中，郤而司與拿破崙十戰，然泰格略門士之敗，元氣已傷，亦萬無勝理，猶力死守司的立哀城，與加林星同。因步爲營，不復遽退，以取甚敗。迨司的立哀下，始疾歸，整殘兵以衛維也納都城。

郤而司公爵既敗，議退保都城，此固敗餘無聊之極思，然亦策之善者。是時偵得兩處消息，在法爲不利，而在奧甚以爲利者。奧將勞東嚴，屈魯里司山，並收回已陷之城數處，微臬司全部，聞奧兵勝，遂壞局外之例弗守。且入維魯納，取醫院養傷之法，兵殺之盡。而意大利別部，亦乘法國屯戍之懈，擇其小而易制者，殲之。拿破崙所留兵在龍巴地者，爲數寥寥，僅能自守而已。時微臬司兵出境，斷絕拿破崙援道。郤而司得此消息，擬誘拿破崙懸軍深入，令置龍巴地弗守，使之首尾不復相顧。拿破崙

既遠離意大利，則龍巴地餘兵無幾，覆之至易。龍巴地反正，拿破崙孤軍，亦萬莫占勝著矣。

奧國政府，雖偉卻而司之策，然皆猶豫，且聞拿破崙已度白林阿而迫司矣，大震。奧皇悉其寶貨歸匈牙利，國衆樂業，未經兵禍，闕然力主和議。政府嚴飭卻而司相度事勢，苟宜和者，即議款，勿待兵至。

卻而司決策已定，夷然不以政府之議爲急。時拿破崙屯軍克來根勿忒，貽書卻而司曰：「將軍與我均當世英雄，兵凶戰危，勝負難決，何如開誠布公，同立一彼此互利之盟約，言歸於好也！」卻而司報書曰：「公意良佳，然政府授兵於僕，司戰也，未嘗諭僕爲外交之使，奈何！」嗣政府嚴符至軍，卻而司雅不欲，然中旨已決，不得不如議行。乃與拿破崙開議久之，在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四月十八日，遼本議成。

拿破崙在遼本，同學故人包里恩至軍，拿破崙延入幕府，司筆札。方拿破崙鬱伊無聊，思爲逆旅主人時，即與包里恩別。於是累年矣。入謁時，拿破崙武烈已震，威儀凜然，大異微時風采。然頗降抑，延接勞苦，若平生歡。包里恩深於閱歷，以布衣自待，懷墨禮大將軍，拿破崙亦深賞包里恩知時務。

拿破崙見和議大綱既定，留其細目，屬所部議之，自以大軍迴擊微臬司。微臬司之敢跋扈，乘拿破崙後者，恃有奧援，忽聞卻而司退屯，且和議大綱垂定，拿破崙將迴軍，上下震懼，不可以狀。拿破崙軍行，疾如風雹，幾於不暇呼吸。行次，得微臬司使者請降，拿破崙盛怒屏之帳外，曰：「吾法人之血，乃爲爾鬼蜮流耶？若卽以祕魯之金，鋪滿國中，亦不足贖汝罪，吾此來殆若聖馬克所乘獅子，將以鋸舌狃爾全部矣。」此消息一入微臬司，部人如傳斬條，人不自保，爭赴議院咎其專斷貽誤。因之國中大亂，水陸軍官，稟承號令，紛如亂絲，莫知適從。於是微臬司數千年之積產，不折一矢，不頓一棘，悉入於掉頭不顧之天下英雄掌中矣。

微臬司之立國，在海汶之中，每出必舟。時拿破崙軍已臨對岸，游兵時時入城，忽五月三十一日，消息傳至法軍，謂微臬司議院，悉降求款。拿破崙發令，必嚴罰以示警。令縛置殺醫院病人之渠魁至帳，且盡革舊時以數人盤據政府之弊法。如晉六卿魯三家之類立新政府，以法國爲式。且盡割微臬司屬地之在意大利者，悉入法人圖版，並五艘水師之巨艦，三百萬金佛郎克，賸以名畫二十幀，名人手迹五百幀，且駐法軍於禁城之中，待亂事既平，始罷歸。讀史者，須知拿破崙之駐軍平亂，忽論亂之未平也，卽



平亦法國囊中物，與微臬司無與矣。

拿破崙之嚴罰微臬司也，蓋使前此轟烈有威稜之政府，屈之爲奴隸無能之政府，嚴罰之意卽此也。夫以皓白無聊之老政府，遇一絕世無倫之拿破崙，相對豈復有物耶。

百萬

無情

摩地

拿破

017

1. 0. 0

縛置傳舍，括其私書，悉付拿破崙。拿破崙備檢其書，得法大將辟杞格魯在萊茵河，上子爵牋，論反正事。辟杞格魯者，曾立功於荷蘭者也。

是牋爲最急之消息，拿破崙遂以專使賚至政府，政府祕之。蓋辟杞格魯名將也，考其前此一年，曾行一事，而名聲因之益廣，政府夙已疑之矣。政府積習，無論何人，苟筦兵柄，匪不生疑。故凡大將宿重兵於外，經時必受代，不令長處兵間。此時辟杞格魯已不屯萊茵河，令霍起代之。辟杞格魯歸朝，政府署爲五百人會中之議員。

政府秉權凡五指揮，彼此猜忤，權遂旁落。中有三人，以現行之政體爲當。其一王黨也，其一則與羅伯士比而同其宗旨。然五人不睦之故，以輩中有一僮父，驟登樞要。起居服御，僭竊王儀，其四人咸哂之。又一人，則立議斥禮拜安息爲非是，必屆旬日始安息，若七日安息者，罰。又縱民間雜祀他神，民遂譁然，以爲外道。又權量不平，民日儉滑。又一人曰格來格司巴伯夫，欲力返時尙，行怖駭時代之政策。人旣霸駭，又互相崇扇，民心日離，而王黨之權力，因復萌動。自羅伯士比而敗後，王黨散匿，在逃者以次歸國，立克立乞皇會，收合黨人，私乞盟於奧國，勢力浸長，拿破崙聞而患之。政府見百凡窒礙，知

人心將去，亦日戚戚，思要結邊帥，擁兵自重，其最屬意者，無若拿破崙與霍起。

此時拿破崙在意大利之設施，政府殊不謂然。然樹敵滿前，亦不能不求助於彼。遼本之和約誓詞，均拿破崙自定，殊不關白政府。政府曾以克拉克爲使，監護盟事，然卒無權，不足箝制。盟約中有云：『蠻丟阿城，仍還與人。拿破崙策必還蠻丟阿，則比利時始可收入法屬；萊茵河之界限亦劃。』而政府意拿破崙市恩專斷，欲以是久據兵柄。時嘉諾方柄政，爲拿破崙關說，大衆始解。拿破崙既經營意大利，而幾奴亞海中諸部，亦欲逐去政府，議立民政。黨人倡議，民政既立，須遏抑貴族，不令與政。拿破崙頗不謂然，法政府聞而病之。拿破崙喻黨人曰：『爾議逐殘貴乎！此非良法也。爾但能去其弊政，無爲已甚，宗我法京可耳。』

此時拿破崙已聞政府求助之信，大悅，喻其所部曰：『余屬有所爲，爾輩須稟承吾令而行。』密令倭齊魯挾重資入都，煽誘諸衛士，俾爲亂。臨行囑曰：『爾相時度勢舉事，吾已簡勁旅一萬五千衆，身率入都，此行將渡不反之河，義不鬱鬱居此矣。』

法國故事，凡大將握兵於外，歸朝時不能陳兵徑入，布在令甲。此時政府諸人，防亂之心日亟，乃

令霍起簡萊茵河精銳入衛。

政府既得霍起兵，而法國改民政府之第十二月，亂事成矣。當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八月初四日，政府三都指揮，以兵取其叛己者二人廢之。辟杞格魯，及議會中王黨一百五十人，悉謫戍邊遠。政府以爲去此百餘人，亂事已定。拿破崙亦聞而意沮，既而怒曰：「吾有大功於國，而政府行法討逆，悉不見告，殆無我也。」拿破崙意宜取首惡殺之，以下迹涉疑似者，悉付寬典。然此時政府事瀕危險，亦不暇計拿破崙之喜怒矣。

微臬司之平，反側悉定，拿破崙於遼本條約，因得分析參酌，歸於縝密。

立苟涼民政立，微臬司亂事平，拿破崙駐軍於孟德卑路之堡，地去密蘭不遠，時懷念其妻約瑟芬。約瑟芬雖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三月中，與拿破崙定情，然兵符急勅上道，遂成新婚之別。至是拿破崙屢以請書延約瑟芬至軍，約瑟芬婉孌端莊，舉止有貴人風度，目者咸盛推以奇貴。既至孟德卑路，而孟德卑路之地望，幾因人而高。是時拿破崙開府於此，臣宗德老，咸集問訊，一見約瑟芬無不欽靡。拿破崙生平剛果，與奧人畫約時，持以硬論，凜然莫犯。約瑟芬治內，貞默矜貴，懿若中宮。時人咸

目孟德卑路隱然若一上國。密蘭城中積儲，亦悉出以供約瑟芬湯沐。於是雅歌妙舞，長筵高宴，彌月涉旬弗已。龍巴地中名湖數區，均點綴臺榭花柳，畫船錦纜，雅遊其中，湖山名勝，若均賴約瑟芬夫婦生色者。此時拿破崙雖未擁立，然陳兵於此，已享有王儀。舉意大利全境悉聽指揮，直以孟德卑路爲駐蹕地。既與奧人定約，法政府雖鞅鞅，然無如何也。

當徵臬司見滅，奧約本宜早定。然奧政府見法國王黨方昌，意拿破崙必以兵靖亂，故約中陶心研慮，冀得幾微利便。時奧使者爲科本彩而辯給多智，拿破崙知其詭謀，一日徑入其行館，取几上花瓶，握而言曰：『余今日言盡於此，爾敢佞哀詐泣，肆其狡詐，余以兩月兵力，糜碎若國，如此瓶矣！』因擲瓶於地上，科本彩而股弁鞠躬，至不能聲。拿破崙憤然徑行，科本彩而隨之而出，至再服罪，於是更將奧約開議。

此卽堪布福米倭之約也。堪布福米倭，本爲小村，署約在是，卽以爲名，時爲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十月初三日也。約中與王以荷蘭屬之法國，萊茵河邊界，亦法人有之。尤有巨礮之臺，名門齒者，亦俾法人守之。龍巴地諸小部，拿破崙新立之民主國，並而爲一，曰山南民主國，令諸國認可。然奧國失地

雖多，猶幸有微臬司部，尙足以償其失。先是拿破崙雖滅微臬司，尙與之定盟，則雖名爲滅，實尙未滅。惟將其政出多門之政體，易爲民主之政體而已。奧王固知微臬司之亡，亡於助奧，而利之所在，遂混前恩。拿破崙亦忘其舊盟，遂與奧王中分其地，微臬司及其屬地之在意境者，悉入於奧；而法人則但取埃倭寧諸島，及達而馬替亞地歸己。此議一成，二國儉險貪黷之名大著，歐洲諸國，咸不謂然。

堪布福米倭村中，奧王復別籤一密約，授拿破崙，是約與瓜分微臬司相較，尤險。然以歐人議論準之，似又較輕於瓜分人國者。先是意大利有伐而忒林者，其地久屬格里仁會。此會即聯邦之遺意伐而忒林

中人，見四隅咸易民主，慕之，因求助於拿破崙，請脫瑞士羈勒，求儕於瑞士他部之高等者。瑞士弗許，拿破崙怒，令伐而忒林自立國度，永弗屬於瑞士，並入山南民主國。奧人許之，卽是約也。瑞士本與法輯睦，無因而失其名部，然伐而忒林部人之風土宗教語言，均同意意大利。旣歸屬意大利，議者亦頗有怨辭。究竟從局外之拿破崙，以權力俾之入意，則又理之不可解者矣。拿破崙尋亦告人曰：『上天本賦人權，許其自立，今乃欲扶服受制於他種，則誠背天賦人權之例也。』此語遂稱爲名言。

奧約旣立，拿破崙寢驕，科本彩而於條約上第一則曰：『奧國皇帝，謹承認法國爲民主。』拿破

恆 以 令 今 成 謝





## 第十章

紀拿破崙與會拉司塔特 旋歸巴黎 政府禮送拿破崙 拿破崙在巴黎之行爲  
政府拜拿破崙爲大將征英國 旋以大將軍征埃及 至土龍 起節

拿破崙既至拉司塔特，會中人爭待以殊禮。拿破崙停一二日即行。拿破崙見會員計議，多纖屑之事，無關重要，遂決歸巴黎。且不審政府意嚮所在，欲一至巴黎，相度政府所以處置諸社會者，精神何屬。因留從官與會，遂定十月初吉歸朝。拿破崙所以過歸之故，殊非無因，以十月初二日，政府宣示國衆，欲用兵於英國，議起大軍，將拜拿破崙爲大帥也。

拿破崙方蒞會時，會員遂舉堪布福米倭事議其當否，時瑞典會員爲弗生子爵，其人於法國亂時，與魯意王及馬利安拖亞乃忒最稔，拿破崙斥勿與議，以爲是人吾民主國巨敵也。弗生遂退。

拿破崙既至巴黎，屏驕從，斂意氣，尅勉如常人，退居微時老屋中，其地曰槍得林路。迨後鼎貴，居人始稱之曰維多亞路，紀勝也。拿破崙歸時，出必常服，歸則讀書，凡年少釣遊之所，一一重歷，而踵爲之，所往來亦多微時相識。入都之時，人無覺者，出行通衢之上，識者亦稀，竟無人知其爲拿破崙。拿破崙雖極力貶抑，神儀究異貧賤，且朝貴紛集，門多輿馬，此其所以異也。然朝貴每來，來必歡洽，供具豐腆，以約瑟芬主內，故未嘗失歡於客。而拿破崙頗慮聲望過廣，取忌樞要，恆謂幕僚包里恩曰：「是間之人，絕無情懷，苟吾三次與接，則已目爲常人，而前此勳誠，幾屏不道矣。且是間人絕類巴比倫，後賢新得一名，則前賢之名將爲所驅，而卽於烏有。」言下慨然。他日包里恩謂拿破崙曰：「余見巴黎人無不盛道明公者。」拿破崙哂曰：「彼烏知者，吾苟身臨東市，彼輩亦將駢肩觀我就刑耳！」

拿破崙之居巴黎，深自韜匿，未嘗少露鋒銳。來候者恆見其多鬱伊狀，唯唯如不欲言，言時必視俯及帶，且不欲面人而言；以爲偶一舉首，則羣目將爭射其面，款洽漸稔，久則必狎，狎不貴矣，不若故爲此狀，使人可望而不可卽，常令其奇功偉績，灌人腦中，於法良得。且不願隨地示人以懈，使僉人得以乘間納交而進諂。因之士女冠裾跳舞之場，悉屏不至，每出游涉，識者恆見其若在洛地里巫利阿

古拉行陳時，未嘗一日忘其態度，蓋數年擐甲枕戈，已儲養武烈之氣。今逍遙里第，患與執袴壺觴往來，將銷颯其英銳。時巴黎有貴要之女，聰穎美麗，冠絕一時，每創一服飾，及偶有游冶詠歌，國中士女從而風靡；嘗欲羅致拿破崙與相過從，而拿破崙於游集時，恆漠然不甚酬答，因而忤恨。一日語拿破崙曰：『方今海內閨秀，孰最名貴？』拿破崙曰：『以余觀之，婦人以多子爲貴。』自是以來，命婦某不直拿破崙，自其督師迨於御宇，咸多微詞，不少獎借矣。

拿破崙英遠之氣，自兵間已然，歸朝亦不少減，其在第一次用兵意大利後，帳下偏裨，日隨武役，咸審拿破崙功高，漸易常度。時有土龍舊部，造訪疾趨而前，將抱見爲禮。而拿破崙高情盛氣，示以眉稜眼鋒，拒不聽前。然帳前走卒來謁，則溫藹如春，必令盡歡而去。每見府兵就食，則亦取其糗餌嘗之；道見徼巡之兵，以軍持注酒禦寒，亦時與索飲，士卒以此歸之。每一走卒白事，恆侃侃陳說，較諸列將稟白，尤極恣肆，拿破崙聽而不之責也。當在意大利軍次，嘗以書達政府曰：『吾一日出行，值一健卒，語我以進兵之路，備陳方略，言悉中要。吾後此進兵，果如其言獲勝。』其虛懷如此。迨歸巴黎後，每有營購，必與徼時相識者爲之，凡名坊巨肆，悉不之采。

包里恩嘗言此時拿破崙之居巴黎，爲勢至險，蓋民黨與皇黨素扼，今見拿破崙勳冠宇內，羽翼  
寔成，二黨一合，則將以權首待拿破崙，此危道也。

拿破崙取忌雖深，而韜匿亦深，至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堪布福米倭約定，賚送政府，  
此爲拿破崙歸朝第一次公集時矣。是日都府高樹國徽，朝貴議員，咸盛服朝集，以俟立功邊遠之偉  
人。已而拿破崙至，帳下諸將領，咸戎服隨侍，夾道陳設戰勝所得品物，國中婦女老稚靡至，抗聲贊美，  
和者萬數。時政府諸公已怏怏，迨見傾國而至，萬衆屬心，媚嫉愈甚。且勝兵歸朝，訟言衆中，指斥民政，  
謂大將軍可君臨萬國。而巴黎明敏有智數者，與徧戶之民，亦咸應以聲響。政府諸公愈益惶怖。拿破  
崙就衆中指視戰勝所得諸品，語朝士曰：「此等物歸我，誠吾國之光榮，實則諸兵士宣力所得，今萬  
衆一心，適爲我新政府行第三年之慶典耳。」史氏曰：「嗟夫！言猶在耳，而爲歷僅八稔，而擊碎政府  
者，乃卽爲此贊揚政府之人耶。」此時巴拉爲都指揮之長，答詞曰：「是蓋上帝譴公以彌綸區宇之  
精神，始克集此大勳也。」語既，衆雖陽和，心彌不平。

嘉納於前此羣都府爭權時，充邊遠軍，已分畢命戍所。學士院曠職，命拿破崙補之，院中諸學士，

極力推戴，榮施逾於都府之獎借。自是以來，拿破崙每出，章服必以學士，不復爲暨暨之武容矣。見者咸多疑拿破崙無甚大志，將爲專科中之學人。迨後拘囚聖黑里納時，語人曰：「吾行軍時，雖轅門鼓吏，咸悉吾學淵博，不僅以武略見長也。」

方拿破崙迴軍意大利時，議院將以桑包德爲之采地，政府忌之，議格不行。然適以示褊於天下，時人多譏其非通達時務者，輿論因之大譁。謂拿破崙撫定意大利全境，據麗沃之地，不難自以兵力致富，乃歸國時，壓裝僅有十萬庫倫，每一庫倫合五先零又均其俸祿所積者。以是拿破崙頗怏怏。蓋前此國中亂時，拿破崙思勒兵一萬五千衆入都，亦以政府行政不平，欲廢置之久矣。政府知其缺望，媚嫉日甚。拿破崙自審不合，亦落落不相附和，政府又惜其才，屢欲屬以大柄，患物望更歸，彌不可制，而拿破崙颯強，亦不滿政府所爲。

是年正月二十一日，爲魯意第十六伏法之日。爲民主政府大慶典，政府策循例稱慶，而黔首頗有腹誹者。因易其名目，宣布國中，言爲拿破崙凱旋後作賀，亦以覘民心之向背。拿破崙知之，乃力止之曰：「吾堂堂大國也，安能決一仇頭，便久據以爲慶典。」政府諸公曰：「昔雅典辟錫司屈拉地之

敗羅君塔昆之遺戍，羅馬均署之令甲，用爲慶典，吾國寧不可者。』拿破崙不答。或語拿破崙，政府意如是，公必與會。政府意拿破崙若弗蒞會，行且生亂，頗用惕惕。是日拿破崙以常服至，百姓大歡譁，忘其爲魯意思日，類爲拿破崙稱觴上萬壽者。

在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十月中，政府曾議以兵屬拿破崙征英國，拿破崙意弗善，以爲不宜咄嗟之間，遽失英法盟好。然博局開，梟盧定，勢不能不行。且新拜大將，於意亦適，政府亦欲拿破崙以兵遠出，不欲處之肘腋，動生猜忤。時拿破崙兩弟，以拿破崙勳誠，咸入議院，拿破崙此時居國，苟有所求，力均可及，顧不屑也。

政府雖盛疑拿破崙，有倒戈內嚮之意，恒自警豫。而拿破崙持重不發，亦以舉事尙非其時，抑抑語包里恩曰：『枋政之權，以國律科之，吾年良未屆，然吾威力所至，可以屏去國律，聽我爲之。』時都府諸人，如巴拉，羅貝而二老，閹弱不振，較諸拿破崙直宜降抑爲老婢。且都府行爲，人人與忤，無心許之者。國中黨人，紛立門戶，以數計之，王黨逾於民黨數倍，而民黨尙據權要。且拿破崙舊部，遠戍意大利未歸，不便呼應。萊茵河兵力雖精，則又非拿破崙所部，不能咄嗟號調。是軍主將氣調幹略，均遜拿

破崙，因而媚嫉亦甚，故拿破崙恆託言我欲啖梨，恨梨不早熟也。」

時欲用兵英國，因自請行邊，陽言相度沿岸礮臺形勝，及海岸可以方舟者。實則沿海形勢，一經拿破崙指點布置，在在可以控勒，遂收後此無窮之效。時人相傳拿破崙行邊時，有懼怯之意，謂以法仇英，爲時未可；而包里恩則云：「是言蓋輾轉而訛者，拿破崙當日無是言也。」然法國革命後，非大儲器械，精練水師，不足制英人死命；顧欲俄頃集兵，又實倉卒不及事。時英人聞法兵將出，上下一心，咸欲一戰；而居積之民，聞國有大故，爭出資自效，國中勇敢少年，亦爭請自赴前敵。拿破崙聞之，知英人不易制也。然去年之秋，拿破崙曾以出兵之策，語外務大臣斐蘭德曰：「欲圖英倫，不當以兵直搗，宜旁出一軍牽掣，先取毛而太島，由是進兵埃及，據其地，足與前此所失之西印度島相抵。且此地既得，則英國與印度通商之孔道中斷矣。」拿破崙行邊時，卽欲踐行舊策，其言度海岸以方舟，均設爲疑詞以誤敵。蓋拿破崙此時兵謀不注西而注東，自云歐羅巴一隅，特陰鼠之窟宅，凡諸所得榮名及資產，均來自亞西亞也。而政府此時方驕倨，亦不以開費埃及，傷土耳其其邦交爲事，恣拿破崙所爲。拿破崙所以遲遲於圖英者，亦以英人勇銳富饒，伐之不惟無益，而且有害，必先取埃及，再規印度，則



兵謀得，而壯懷伸矣。政府亦忌拿破崙膽幹，欲授之以兵，俾其遠出。於是舉朝謀定，令征埃及，而機事甚祕，不令英人悉之。英人聞拿破崙旦夕當至，乃嚴扼腦門豆，及辟加豆二險，以當來軍。而拿破崙亦時示以疑兵，不令別有他備，全力規地中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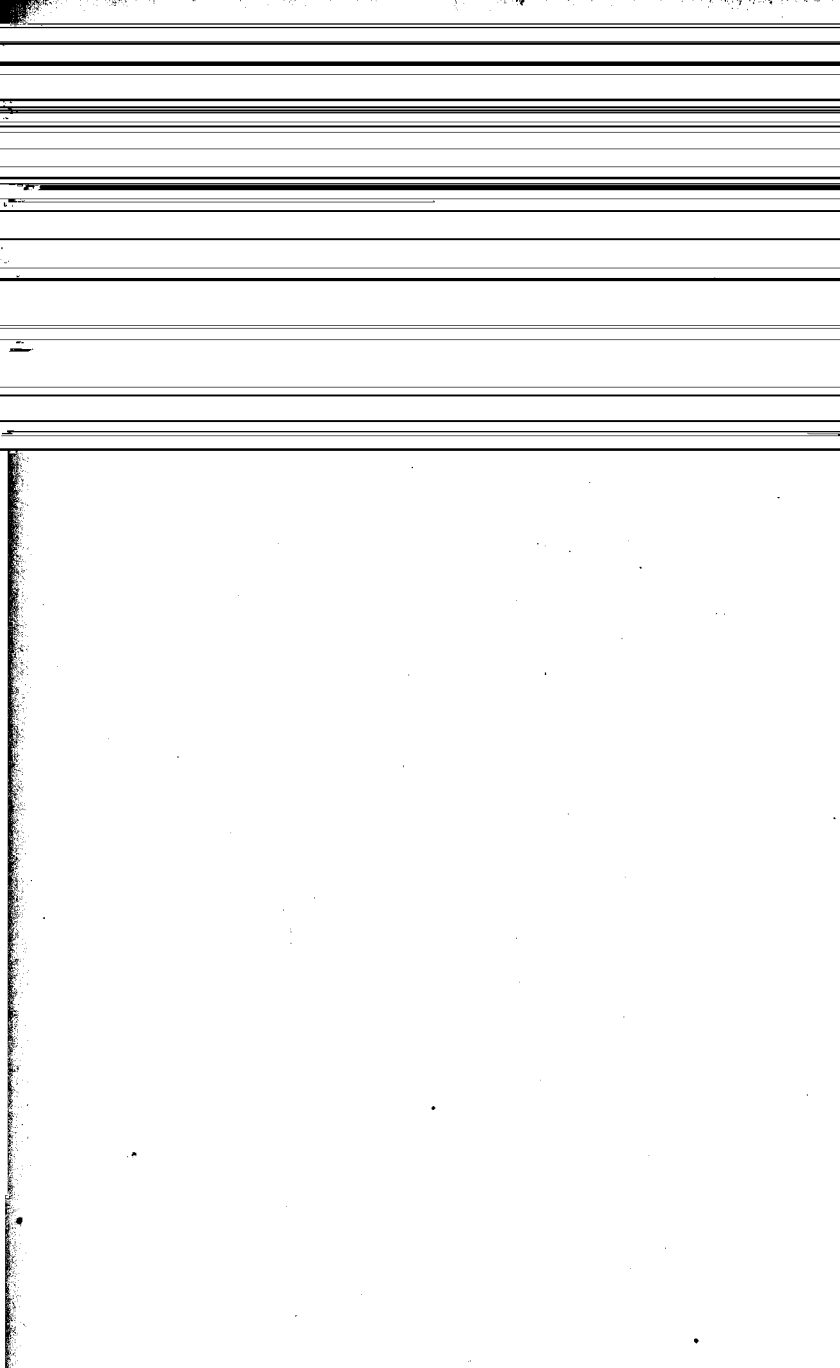
拿破崙之征意大利也，得名畫無算，今征埃及，謂埃及古國，尤多珍異之物，及名人手迹，思欲更得之，以益內藏。且此行實開拓國中科學之區域，將令法人博知外事。埃及立國既古，尤可以觀古人遺俗，與先代法物；故軍中常挾美術家，及衡品書畫家以行，令孟齊爲之長，軍中用美術家至百人以外，伊古以來，無拿破崙之風雅也。

時法國水師悉集土龍城海岸，軍中百物咸備，而大帥獨不時至。密奧德曰：「拿破崙之遲遲至軍者，實則蓄壯圖，欲力革都府弊政，更立新政，與己協同者；且取助與人，令署諾，勿與己爲難。」遂以私書與科本彩而，竟爲都府巴拉所得，夜分，造拿破崙家，語之曰：「公宜急行至軍；不爾，政府羣公，將起與公爲難。」拿破崙大驚，夤夜馳出，遲明已及土龍。密奧德之言，誠僞固不得而審，然政府與拿破崙意中，咸悉此行之征埃及，特變調之充戍耳。拿破崙至土龍，徧召吏士，集帳下語曰：「羅馬加達斯

之戰，水陸并捷，今英倫亦我之加達斯也。余得自由之神，隱相吾軍，渡海立功。彼中富麗之區，人人之榮顯利益，較之屏居西隅，有夢想所不及見者。彼中孺穉之兵，尙得七愛克采地，終身食享無盡也。」而獨不言兵出何地，軍中聞之大悅，咸歡呼聽大將軍號令。

英國政府，雖未知法兵何嚮，然已審全軍屯於土龍，悉力規劃，計必由地中海來犯其都。乃以重兵屬甯利孫防地中海。拿破崙既至土龍，甯利孫亦以師船至土龍，左右徼察。拿破崙策此時揚颿，必爲英人邀擊，萬無一倖，思乘機越出其樊。時五月十九日，黃昏，大風起於海上，英船爲風所掣，甯利孫軍帆檣多壞，遂移軍沙迭尼亞修繕。拿破崙悉兵下船，徑行，啓旋時，風力大定，雲陰改駁，日光穿漏，海乃鏡平，全軍大悅，因名曰：「拿破崙太陽。」

地中海中久不見此軍容之盛矣，晴暉旣麗，國徽飄揚，戰艦縱橫六海里，軍中巨艦十三，快船十四，運舟四百，盡屬白魯意。精卒凡四萬人，帳前列校，咸有智略，皆足特將，惟少遜於拿破崙耳。且多拿破崙舊部，人人咸經百戰，以爲拿破崙主軍，卽爲是軍之勝著。



## 第十一章

紀拿破崙遵海道至埃及 收毛而太島 法軍與蒲利孫相避因襲取亞力孫德立

法軍遵尼羅河而上 石陵之戰 加羅降 阿蒲格灣之戰

法動兵未久，政府以援師至，拜德塞爲大將，風利，亦以六月十日，至毛而太島。而十字軍前此屯戍於是者，尙擁虛號，實無威力，且年事已多，悉成暮氣，旣託先恩，就利違害，法軍一臨，爭圖納款。時法之游兵偶至城下，頗獲小勝，城人已大震，議戰議款未決，而所部已開城降矣。拿破崙以兵進辣法勒德門，部將加法累利笑語曰：「以疲卒實嚴城，奈何不望敵而款，若無人而空扃其門者，則吾輩尙須排門入也。」

拿破崙旣收毛而太島，留兵守之，以爲嚴扼此島，則與法京易通兵間消息，遂約衆東渡。至甘地

亞島，飽載甘泉，廣儲糗糒而出。是行適託天幸，幸不遇敵。時鮑利孫修船之後，復至土龍，不見法人一艦，疑之，策拿破崙必不西逝，當東南嚮伐埃及。顧船數少於法艦，慨然下令，趨東南，追拿破崙於埃及。既至尼羅河，乃不見一船。先是拿破崙在甘地亞時，有巡徼者，告以鮑利孫至埃及矣！拿破崙令水軍提督白魯意曰：『爾軍勿趣亞力桑德立，必轉而稍北者登岸！』故鮑利孫至埃及，遂不見法軍，急迴師海上邏偵之，先至羅池，尋至西拉格司，均不之見。或云，六月二十日，英法二軍，遇於海上，爲地至邇，而大霧四塞，鮑利孫擁巨艦，無巡船，法兵遂逸。前此法有巡兵，告拿破崙，亞力桑德立海濱，無一英艦。拿破崙因乘隙啓航，以七月初一日，垂至亞力桑德立岸次，拿破崙居舵樓，望蒼波浩渺中，有來帆，約寸許，疑爲英艦。拿破崙大窘，以爲「天更假予六分鐘之久者，吾事濟矣！」迨船至非英艦，拿破崙始下令登岸，大風陡起，白魯意曰：『俟風靜後，軍行未晚！』拿破崙聲色俱厲，斥令動兵，一日夜分，風霾蔽天，拿破崙麾衆登馬拉暴忒岸。地去亞力桑德立約三英里，登岸時，浪激舟蕩，死於水者頗夥。

埃及者，土耳其屬地也。時土法輯睦，遂不夙備，忽見法軍驟至，始授兵登陴。拿破崙於凌晨三句鐘，自以兵臨城下，竟登其垂敵之城，土兵既少，又非夙練之軍，不敵而敗。是戰法軍死者二百，土兵亡

者極衆。列史記拿破崙是戰，語皆符合。史氏因述其紀載曰：「拿破崙入城後，以三句鐘之久，縱兵大掠。」是語果確也，則拿氏之用兵，直盜鹵耳！然拿氏欲用以自辨者，僅有一語曰：「不如是，不足塞土著之心！不如是，不足止其部會起與爲難之意。」然包里恩恆對人言：「拿破崙無是舉也。」方拿破崙登岸時，下令軍中曰：「此間土著，均率回教，彼教宗旨，崇祀孤特之神，而穆罕默德者，卽神之所降以覺民者，迷信至深。吾軍既領其地，勿與爲難，聽之，則主客相安矣。且吾軍之厚遇此民，必以當日之待意大利與猶太待之，勿稍差別。接回教中會長，及教師，須以禮，如禮猶太之拉比也。」耶穌教會之主教。昔羅馬兵臨人國，雖宗教與羅馬異者，亦必下令全其黨徒。雖是中俗尙迥殊，歐西吾可風其風，俗其俗，不當示以乖忤，寢圖收合人心。惟是間處置婦女，與吾俗不同。然余生長兵間，每見客兵據人土地，不遵率其俗尙，則已自矜爲外人，主客水火矣。且擄掠人物，富止一身，適足傷國威而踐國體，卽素講交誼者，亦將變爲仇讎也。」拿破崙平日軍行，殊無誓師及儆戒之語，此次語極堂皇，蓋用意別有所在耳。

又大張告諭，諭埃及父老曰：「告埃及父兄，乍聞兵來，得毋以吾軍爲夷滅爾之宗教來乎！幸父

兄勿聽之！余來蓋將復爾主權，並將大申撻伐於前此之侵據父兄主權者。余堂堂義師，非復馬默路格人之狂攘，令父兄苦其嶮暴。余蓋宗禮特一之神，歸仰穆罕默德久矣！爾教中長官，及其淳人茂士，須導誘百姓，令彼開伏。爾須知余征意大利時，譴卻教皇，平毛而太島，摧抑十字軍，爾教中人須審吾用心所在，悉余與回教無所乖忤矣！父兄幸見親暱，余必令展意伸眉於後，較諸平日束縛，不得左右愉快當增三倍。父兄若縱恣子弟，揚械隨馬默路格人之後，用抗王師，則禍且旋踵而至，以馬默路格稔惡，余將取而誅鋤之，父兄奈何助之也！」

拿破崙雖英武，然頗信時命之說，回教中第一主義，適與之合。生平最服穆罕默德，崛起素門凡流之中，颺起雲合，使天下稟其宗教，千古莫敢更易，故其目中縱觀，凡猶太教，回教，耶穌教，均齊一無所軒輊。兵蒞人國，審何教最盛，即用其教以收合國衆。拿破崙雖喜功好戰，然非殘忍之人，惟軍行所至，力與之抗者，則亦無恤清議，出其辣手，必草薶而禽獮之。此時與回教宗旨適合，固不以不殺人爲慈祥也。

拿破崙於七月初七日，去亞力桑德立，思立與馬默路格人接仗，以舟師遵尼羅河，以陸師出岸

上，師行絕苦，炎暑既酷，萬蟲雜飛空氣之中，螫人，陽光暴烈，猛射沙磧，迴光砭眼，奇痛欲昏，河水臊濁，不適汲飲，沿路牛羊果蔬蔬菜之屬蕩然。拿破崙所部大將繆拉，絕強濟習勞，亦省有怖色，帳下健兒，復日譁噪。謂此卽大將軍所許人得七愛克者耶。拿破崙舉止絕不爲動，狀尤冲怡，時諸人憚暑，開襟露膊，汗沸如瀋，而拿破崙立馬整襟，匪特不汗，而神采反勝於常時。夜來後三軍眠，破曉先三軍興，恆以一己爲衆準的，衆宜服之，然卒不能禁健兒之違令。迨長流聖黑里納後，恆語人曰：「余於尼羅河之役，一日斗入衆將帳中，突語其健碩之將領曰：『若懨懨作床榻中語，思慳吾令，意恃此頎頎然者，吾知有軍法耳！一彈可洞而胸矣！』」

已而久不見鹵。忽一日有敵騎數隊，歷落而至，時法軍方散隊，前後不相續，爲勢艱於接應。而馬默路格騎士，陷陣絕疾，鎗之杪率復至準，時法軍踏沙而行，一馳而沙屑騰飛如霧，又日光顯眼，鎗之杪率，殊不能準。兩軍所遇之地，曰吉白利司，此卽法軍與大股之馬默路格相扼處也。而法水師船艦之居尼羅河者，復爲馬默路格人所乘，勢殊岌岌，然法軍訓練絕精，苟遇勁敵，均不至敗。迨馬默路格兵退時，兩軍悉無傷亡。此時法軍兼程而進，而馬默路格人，時出乘之，法軍戒備始行，日有所接。故且



日在途，常結爲方陣備敵，夜多巡徼，舉軍枕戈以待。糧糗既乏，備豫復嚴，師中苦之。而軍中鑒別書畫之清客，出恆乘驢，意態蕭閒，將士彌復不平，咸疑是役蓋屬意於徵求外國學術，特用以苦我。且戰時主客相搏，而羣客則深居方陣核心，一無涉險之事。於是軍人私編口號，輒曰：「關吾陣，驢客來。」蓋譏之也。

七月二十一日，法軍望見石陵矣。

卽金字塔

時石陵尙在天末，望之如山，然山有主客朝拱之勢，陵則

峭整，故望而知爲石陵也。法軍逾行逾高，憑高下盼，則士兵絕夥。士兵之右方，則據尼羅江岸之地營中堅，及左方，則悉精騎。拿破崙立馬四瞭，忽得閒隙，蓋士兵地營之礮，悉無礮車，實之地上，此爲他人所未及審者。乃麾兵犯其左方，而地礮無車，必不能轉而左嚮。士兵大將曰摩拉德備，亦將才也，知拿破崙用兵之意，麾軍疾趣迎之。拿破崙指石陵誓其衆曰：「此陵嶽嶽者，悉千古之英雄，彼靈旂矗天，陰靈下矚，汝輩慎勿媿此長眠人也。」將士大奮，遂爭出接戰。

此時法軍結爲方陣，待馬默路格來攻。而馬默路格軍犯陣如風人，呼聲動天，思欲衝散其陣角。法人以鎗尖外嚮，結陣如石，百衝莫破，益怒。爭以小鎗遙擲，或被傷地臥者，猶匍匐而前，取刃下斬法

軍之足。法軍屹然山立，卒不爲動。迨著彈受刺，士兵陣勢漸稀，拿破崙下令進兵。大衆喋血而進。及於地營，士兵望敵，知不能勝，爭自擲於江中，至數百人，是役死者至夥。摩拉德備以殘軍趣尼羅江上流而去，加羅城衆降。於是尼羅江下流，盡入法人掌握。是卽所謂石陵之役也。埃及諸部，一聞拿破崙之名，播舌不能下，呼爲火君，謂其礮火之烈也。且云：「天降魔君，示罰下民，不足與敵。」

法軍之征埃及，沿途顛頓已極，至是始稍收其報矣。馬默路格人愚極，出征恆囊其寶貨，入處兵間。至是法軍爭檢尸括取其物，往往有括得一尸之物，遂成素封者。加羅城之降，巨家遺物無算，法軍遂飽取之。於是始信東方爲富碩之國，其語至今驗也。而軍中同行之清客，乃鑒別城中古物寶器，輦而藏之。拿破崙自啓石陵入視，此中蓋埃及古時名王，悉瘞於此。拿破崙時同回教數老宿入隴，口誦信言，自明身爲回教中人也。回中老宿，知拿破崙言僞，然不敢斥詰，乃曰：「大將軍言，實與古來先覺之賢言同也。」

拿破崙方在全勝之時，而英帥釐利孫以水師尾追之，徧索海上不得，亦邈迤至埃及。迨八月初一日，始見亞力桑德立城中高塔，去拿破崙石陵之戰，近十日耳。見法水軍提督白魯意停兵於阿蒲

格灣，以兵法論之，法之陸軍既登岸，則師船宜早歸國，或回屯毛而太島，亦不至於燬燼。即拿破崙亦恆言趣白魯意歸朝，然此語實否，則白魯意已死，無從質證。而水師副將貢地奧姆言水師之留屯此灣，誠出拿破崙之意。二說至今莫得別其是非，第以見狀言之，留船於此，實非善著。法水軍之停於阿蒲格灣，置陣如偃月形，去岸未甚遠，策英軍雖來，亦不能貫吾中堅，即岸且策與英軍敵，必不敢包蹻其後。然菲利孫老謀壯事，軍鋒絕勁，直分兵爲兩翼，一犯其前，一包其後，惡戰之形，詳菲傳中，此不復識。兩軍日夜相競，逾二十句鐘之久，夜深始寂。方苦戰時，水師帥船曰大東者，火發，爆聲震天，船燼而白魯意死矣。遲明，法艦餘二艘，竊能飄駛，逃出，餘船悉燬，或爲英軍所得。

是即阿蒲格灣之役也，菲利孫以寡擊衆，竟獲全勝，而法軍逸出三千人，登岸死者倍其數。此時若得小舟入汶港，則拿破崙陸軍後備之糧糗，可悉入英軍，顧無舟不能達。然是戰之後，民主國水師燼矣。英兵既據岸，而塞其海口，而拿破崙與法國軍中消息遂斷。

## 第十二章

紀拿破崙在埃及之部署 土耳其建議備戰 拿破崙徇蘇彝士地頸 徇愛而阿

立士 徇蓋垞 徇迦法 徇阿克 退軍埃及 土耳其敗於阿蒲格而 拿破崙

班師歸朝

方菲利孫未至埃及時，拿破崙欲班師，與政府籌永遠駐兵埃及之經費，意遣將歸朝，請必弗允，若自行，容得當者。或云拿破崙欲憑一勝之威，潛師直擣英倫，歸朝蓋爲此也。迨一聞白魯意全師悉殞，意乃大沮，因歎曰：「此天意也！區畫海陸之界，法雄於陸，英霸於海，其氣運使然乎！」

然拿破崙雖喪其水軍，氣不爲奪，卽編水師殘卒三千人爲一軍，隸大營，以益聲勢。遂留屯埃及，實力整刷其內政，以爲埃及富碩之國，政端國贍，軍食可以續續取給於此。拿破崙居軍，恆言自爲回

回教人法軍吏士，頗以爲然，而教中老回之心，殊弗愜。

拿破崙既撫有埃及全境，虛王儀弗用，僅以帥府號令，部勒埃及之衆，恆語其父老曰：「吾軍此來，蓋秉天威，誅馬默路格篡賊之廢亂爾國者，大伸爾國之公道，勿令抑墜；後此當奉其全屬，歸之士耳其，以王汝曹也。」因立議院二，用亞刺伯名輩，及回教中端士爲議曹。是舉拿破崙歸其名，陰操其實，卽此兩院，亦但許籌議纖小之事，國中大政，仍自筦之。至輸將之法，亦如常式，出納之際，立法絕嚴，刑律所及，無憚豪要，上下遵率，懷若秋霜。埃及長老乃大驚服。以爲去此數百年，行專制者，均以意爲律之輕重，今乃大見天日也。一日埃及有殺人者，大索不得，拿破崙急符勒部人迹之。埃及之長老笑曰：「是見殺者，與大將軍有連乎？何若是苦索其仇也？」拿破崙曰：「死者與余何親，然據律則逾於吾私。吾蓋遵天之名，科爾國者。縱之弗治，是曰違天。」衆乃服。埃及國俗，每年男女必羣赴亞刺伯墓祀穆罕默德，行者傾國，而羣盜狙伏剽掠，行者苦之。拿破崙遣騎護行，盜懾，不敢發。於是埃及大服。父詔其子，兄詔其弟，咸頌大將軍仁，吾輩宜以賦稅奉大將軍。而拿破崙行帳所有之清客，亦大出資收羅埃及書畫，及古器物，此舉實與世界科學中大得進步。前此考據家，資力咸薄，吉光片羽，得之輒

沾沾，眼光殊未大廓。今拿破崙挾國力爲之，考古之基楨，因茲立矣。拿破崙復令諸客考究埃及古王陳迹，迹河渠故道，興復水利，計水利興，則埃及農田，必且大稔。因之湮塞之河，以次開濬。引尼羅江之水入國，普灌諸田，墾政大興。又立保產之政，勿令強宗乘亂侵奪。天下屬目者，以爲埃及全部，從埃及墨中，復覩光天化日，絕大治功，不得不歸諸法國也。忽一日加羅城中，以法軍稍出侵暴，因而大鬩。拿破崙以兵力定之，然加羅一城，雖有客兵之患，而較諸大軍未泄以前，商業已興起數倍矣。

此事俱在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秋間也。包里恩常語人曰：『大將軍居行帳，夜眠絕早。然就枕時，必使余就其榻旁讀書，大將軍臥聽之，一及詩歌，則大將軍鼾聲作矣。然有時令余讀克蘭惠而列傳，則余審大將軍，必且弗寐，以大將軍心好此人也。』

摩拉德備之以殘軍遯也，法大將德塞窮追之，至上埃及。此時土兵已萬無能與法人敵者，顧馬力健，行沙磧中，爲土人所長。法多步兵，因弗逮不爾，全軍沒矣。尋摩拉德備聞加羅之亂，潛歸煽誘，迨亂平復遁，而殘騎出沒沙磧，亦日見彫謝，或逃或死，日有所聞。騎中以爲更與肇亂，則上埃及指顧亦法人領土耳，軍鋒旣覲，尤中懾不復敢前。

拿破崙居埃及，久不得政府消息，時有謠詠，謂奧法亦已失和。又傳土耳其怒埃及見滅，知法國無後援之兵，思以傾國之力，來覆拿破崙孤軍之居埃及者。

傳聞已遍，而土耳其兵久不出。拿破崙自以偏師略蘇彝士土頸。蘇彝士蓋中分紅海，與地中海隆起其脊，故名土頸。拿破崙此行，既欲佔地中海，通宗國之消息，又足拒敘利亞土耳其來兵。

地有西乃山者，有耶穌別派之宗教，衍其地，教門諸徒實居之，前此穆罕默德子之以數條應享之權利。拿破崙師出其下，與之結好，授以權利條目，與穆罕默德埒。又往閱摩西之泉，名迹也。是行拿破崙幾死，其部曲名沙伐累者曾私記之曰：「是日及摩西泉時，天已嚮暮，暗潮襲路不覺，前導者呼曰：『水及吾馬股矣！』潮勢瀾漫，四望均水，不知誰岸者。此時大將軍忽出一令曰：『衆騎急嚮吾，作圓陣，已散騎四嚮行，行值水者，趣返，歸吾！』有騎直前趣無水者，衆騎隨之，得岸矣，於是歸營。趣行至夜分二點鐘時，至蘇彝士，蓋舊約書中曾云：『埃及王追猶太逃民時，摩西領之過紅海，海中潮落，見淤草，揭之而渡。迨埃及王嚴軍至海時，潮暴至，埃及全軍蕩矣。』拿破崙蓋得此故事，因之以術脫險，然亦瀕於危矣。」

拿破崙既歸加羅，遣一心腹將校，潛入印度，詣鐵西利西伯問英人之規印度者，經略如何。且語之曰：『吾輩之得埃及，初地耳。軍力方洋所至，當較亞歷山大尤爲宏遠。』包里恩之私記曰：『大將軍遣使後，日鋪亞西亞輿圖地上，蒲伏讀之，如是者數日。已而戰事至矣，拿破崙留兵一萬五千人，屯加羅；而德塞一軍，尙駐上埃及；其餘形勝之地，均以兵守。部署既定，遂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以精甲一萬，至敘利亞，以土耳其分屯支軍在此，大軍尙壁羅池。拿破崙乘其應援不及時，疾往撲之。兵行亞斐利加與亞西亞戈壁之間，行次，見土耳其礮臺曰愛而亞立須者，法軍盡銳攻之，臺軍降，言於拿破崙曰：『苟得生還敘利亞者，後此土法搏戰，吾輩萬不更揚仗械，以助土人。』拿破崙許之，整兵復行，及蓋坨，城人不戰潰，遂至迦法。此卽保羅傳道記上所謂約伯城也。城中回兵死守，拿破崙力攻，下之。土耳其兵三千，同日死。死時，人人手中尙握兵械也。城下三句鐘之久，拿破崙縱兵大掠。拿破崙恆言此三句鐘中，吾軍掠取之橫暴，殊爲前此所未見者。

時迦法內城，尙有餘兵，拿破崙云：『此一旅特一千二百人耳。』他史則云：『約三千衆。』力守內城，及城中之禮拜堂，久之，知不敵，來款軍門。拿破崙養子尤勁蒲哈奴意許之，拿破崙怒其專，而軍



中亦鞅鞅，以爲受降，則吾輩莫從出掠，收新撫之衆，將不給於軍食。拿破崙聚諸大將謀之，諸將咸言軍餉方乏，不能以仁恕之道，施之此輩。時城兵以初七日降，初十日，拿破崙命別將彭驅降兵至沙磧之上，悉鎗斃之，降兵中均篤信宗教，以爲天命如此，咸扶服就斃。拿破崙疊其尸爲京觀，後三十年，人經其地者，尙見白骨云。此事列史中均名爲迦法慘殺之役，於拿破崙名譽中，爲絕大之污點。拿破崙亦不自諱，但云：「殺降蓋有二因；一已軍勢單，受降莫便駕馭；一此降兵卽愛而亞立已降復叛者，受之轉滋反側。」有識者恆不直其言，謂前此縱降時匆匆耳，何由悉其衆卽爲前降者，特拿破崙儉滑文過，且旣降而殺，科以律意爲謀斃，不得云兵威也。

敘利亞節度大臣曰阿基麥德及坨，駐節於聖惹安達克，以全力扼守其地。拿破崙傳檄，令其舍土耳其王自立，法國必加以保護，使者不得當而反。更以第二使往，則見殺。拿破崙尅日進兵阿克，聲言爲使者復仇，遣別將運巨礮於亞力桑德立，來攻。

英國水軍大將錫特內斯密，時方以二巨艦經行地中海，阿基麥德及坨求援於英軍，而法人遣往亞力桑德立取礮之舟，遂爲英艦所獲。錫特內斯密亦立趣阿克，先法軍二日至。英軍中有法國王

黨菲力坡者，曾與拿破崙同學，將才也。阿基麥德遂以城守之責，責此二人。

拿破崙既失其礮，復有英艦助敵，心滋不悅，然策土耳其之衆，苟以精甲攻之，必克。乃於三月十八日，掘地營。拿破崙與諸將立馬高原，以鞭指城曰：「東方諸侯之命，懸此城矣！」城即公士但丁通印度之鎖鑰。又語包里恩曰：「阿克下，此中教民當來歸。且阿基麥德多行虐政，民心弗附，收此城易耳。由是長驅入公士但丁，土耳其兵可迎刃解。吾自公士但丁班師，涉阿掘立愛奴不爾，經維也納，下其城，凱歌還矣。」

拿破崙之掘地營，起三月十八日，至於二十八日，菲力坡憑城，即以所刼法艦之礮下擊，彈如盛雹。阿基麥德亦以勁兵突出，撲拿破崙軍。二十八日，城洞矣。法軍蟻附入，土耳其軍大挫，遂退。阿基麥德見亂軍爭退，立馬，以手鎗擊之，潰衆復即防所，殊死戰。法軍不敵，英將亦以水師兵，合土耳其之衆逐之。法軍傷亡頗夥，土耳其兵，並得拿破崙所挖地營伏礮攻城中高塔者，下令填之。

時有回兵一股，循撒馬利亞山上，嚮阿克助守。法將曰：「奴以兵迎之，衆寡不敵，幾敗。」拿破崙於三月初八日，至那撒路援之。礮火既烈，步騎復精，回兵斂衆退。四月十五日，法將凱來白亦爲土耳其其他

軍所困。拿破崙卷甲至太包山，解其圍，回兵四分五裂，不復成軍。拿破崙仍回軍阿克攻城，城久不下，法兵日耗。然法軍冒死銳進，竟據高塔之一面，軍勢方岌岌間，忽見海面復有土耳其水師至，此時以習兵者策之，似萬無獲全之理，然拿破崙百折不撓，進取益奮。

錫特內斯密雖知援兵垂至，然城防益不懈，自以英軍至塔上，逐去法兵。拿破崙亦釋此不攻，復覓得利便，洞城一角，蘭司盡銳前趨，趨捷無倫，竟入阿克城缺。阿基麥德狙伏城隅弗動，乘其未成列，趣犯之。法軍斗遇勁敵，雖身經訓練，倉卒竟不能支。士兵亂刃交下，繼以手鎗，法軍先登者幾盡，蘭司身受巨創，爲所部昇出城缺。

拿破崙累戰弗勝，苦錫特內斯密爲梗，自是以後，言之輒憤也。時錫特內斯密以人語敍利亞曰：「爾中人，勿信拿破崙，彼已叛其宗教，歸回教矣！」拿破崙聞之，曰：「錫特內斯密，殆風漢也。」拿破崙嘗對人言，錫特內斯密曾以書約吾下馬地鬪。吾報書曰：「爾能於朽壤中起馬而包洛侯與吾格鬪者，英類苑勇將也，侯於馬而包洛吾允汝；若汝自來，則吾以帳前走卒敵汝耳！」是語真僞未可知，然二人相扼於阿克中，兵謀相埒，機械互應，誠勁敵也。

時爲五月二十一日，計圍攻阿克至此已六十日矣。拿破崙下令，更趣城銳攻，萬衆附城爭上，死者踵接，加法累利及數名將，均死城下。軍中復疫，法軍死兵死疫者日夥，銳氣爲挫。而土耳其援師復以舟至，拿破崙無策，因退師至迦法。

師退後，疫愈盛。是疫之起，歐羅巴人，不特觸之輒死；卽遙聞之，亦復慄慄。著疫之人，旣無冀萬一之生，卽侍疾者，亦省省退卻，自以爲不保。拿破崙則日至病所，指斥侍者不力，輒自爲病者敷瘡去膿，而病者得主將顧恤，生氣復萌。然讀史觀此仁愛之事，至復欽佩，惜與迦法殺降之事同列，殊病其不類耳。

迦法之殺降，已爲拿氏一生憾事矣；尋復有一役，較殺降同其蠻野者，則尤不可解。

今歐羅巴人之議拿破崙者，猶日嘖嘖也；卽以爲五月二十七日，拿破崙將由迦法歸埃及，病院中多垂死者，拿破崙行具已飭，不復能待，計留此殘喘，以膏敵人之刃，不如俾其速盡爲得。遂人以阿片授之，令自殊。是事傳者不一，無指實之談，且死數亦無準。洛白忒惠而生則云：「爲數五百。」英人恆以是言爲信。史而黨拿氏者，則屏爲子虛之談。蓋拿破崙名滿宇宙，媚嫉者多，因而謠詠百出，此特

其一耳。拿破崙長流聖黑里納時，亦常敘此事始末，蓋云：『吾移帳迦法時，院中尚有七人，余召軍醫特讓乃得商之，以爲是七人者，無生望矣，宜授之阿片。是時即吾子委頓如是，吾慈愛之心，亦將以是法處之。設吾自疫者，既無生望，而又求死不得，一旦有授毒於我者，吾且啣結之矣。特讓乃得聞吾言，懼不敢行，而吾行期促，因委之而去。嗣是七人爲錫特內斯密所得，竟甦其一。』此可辨前言之誣也。

拿破崙言如是，包里恩私記大略，亦同。惟包里恩記中有二語，與拿破崙大相逕庭者，則云：『拿破崙之入病院，已亦待行；聞與軍醫議時，院中尙餘六十人。至病人之飲藥，吾未之見。以意卜之，飲藥確也。然嬰痾如此，固以速盡爲上策耳。』

夫以飲藥之虛實，囂如聚訟，史氏亦無得而決之；惟授藥病者之謀，實拿破崙自發之，亦自言之矣。讀吾書者，設身處地，當軍鋒艱棘之時，若是羸悴者，宜留宜決，必有所審處矣。夫以拿破崙好戰喜功，殺人如麻，了此數十病夫，良非所恤。特大將在軍決事，吾輩代爲念之，似萬不能目之爲殘忍；蓋此垂死之人，譟嚙不安，得一日速盡，於計不爲非得。且拿氏一生愛護士卒，即仗士卒助成宇宙之大名，苟病尙可生，又安忍急以藥殺之也。

拿破崙之迴軍埃及也，軍中傷病者絕多，徂暑而行，苦無汲道，阿基麥德及坭復勒兵尾之。而亞刺伯伏莽之盜，亦時出剽掠，軍行稍疲者，輒爲敵盜所獲。卽平日勇敢之夫，遇敵力捍其曹耦，至是見委頓，匍匐道左者，亦斬然不復顧恤。拿破崙憂之，乃下令：「凡軍中有馬者，悉予病夫乘之，勿論大帥將校，均以步歸。」時有廐將進曰：「大將軍應留何馬自乘？」拿破崙怒曰：「爾不聞吾令乎！列將皆步，吾亦步耳！何馬爲？」於是拿破崙果以步護病夫之乘馬者，沿途以溫語慰之，令他將亦如是緩緩而歸。

既至埃及，拿破崙遂入居加羅，區劃政治，已聞摩拉德備將沿尼羅江下擊，而土耳其兵亦羣趨亞力桑德立登岸矣。拿破崙令德塞留加羅，以兵當尼羅江上流之兵，自選精甲赴亞力桑德立。此來適當其時，時土耳其水師已及阿蒲格而海灣，兵數約一萬八千人，與馬默路格密約，兩路夾攻，力殲法衆。

拿破崙於七月二十四日，薄暮至軍，置陣於阿蒲格而形勝之地，以待敵兵。拿破崙及繆拉憑高瞭望土耳其地營，既訖，謂繆拉曰：「明日之戰，世界中氣運，將憑是以決興衰矣！」繆拉莫審所謂，對

曰：「勝著僅恃此軍乎？然彼多我寡，意敵步而我騎，將以精騎躡陣，彼或爲我所勝耳。」

侵晨，法軍發騎直犯土耳其大營外之散壘，士兵大敗。法兵乘之，及於海岸，而敵舟羅列，復有礮臺護之。法軍進既不能，退卽無倖，然土耳其兵絕貪，見陳尸滿道，卽俯取其物。繆拉見之，縱騎蹴踏，敵駭而狂奔，法步兵趣前，奪其礮臺。拿破崙徑造陣前，麾軍直進，力殲之。士兵旣爲法軍所蹙，爭趨入海，望之見束帛加頂者，海波中纍纍然也。於是土耳其震恐，稱繆拉爲良劄，稱拿破崙爲火王。此時降者六千人，餘一萬二千，均兵死，或蹈海死，無一人生還者。土耳其大將默司塔法見禽，拿破崙語之曰：「今日之戰，將軍不幸，適爲吾獲；吾將告君國主，謂將軍苦戰甚力也。」默司塔法答曰：「公勿爾爾！然吾君知我，較勝於公之知我耳。」

拿破崙於八月初九日，歸加羅，匆匆部署訖，卽欲歸朝。方阿格蒲而大捷後，拿破崙欲以別將領埃及，時貢地奧姆方爲水師提督，知大軍將歸，預具舟以待。

是行也，拿破崙及其帳下諸將，恆言國中有匆遽之事，宜急歸決之。蓋英將錫特內斯密以英國新聞報遺拿破崙，敘法京自拿破崙長征後，國政大亂，舊所征服之國，以次背盟，咸懷蠢動矣。拿破崙

得之大恐，故謀歸也。而自有識者觀之，拿破崙夙懷大志，必早有所聞，何以未得國中確耗，待英人言之而後覺。意拿破崙心腹諸將，經數月之久，不通一書者，必政府嚴備周防，不令有外逸之人，與他漏之消息耳。然大捷之後，元帥驟旋，置新收之地弗守，士卒必多兇懼；拿破崙則從容鎮定，以術使之不疑。乃下令行邊，自以一旅沿海行，軍士以爲大帥出而徼巡，遂不復疑慮。

拿破崙以八月二十二日，至海瀕，已預調卑昔安、特里倭西、繆拉蘭、司馬孟德、孟齊柏、索勒忒七將，駐海濱待之。是七人，莫審其所由來，令久候於此。而貢地奧姆率其亞力桑德，立餘船四艘，待之羅利塔。二十三日，颶起海上，英艦以次去，拿破崙疾率諸將登艦行。

拿破崙行時，預留一告諭在埃及城中，留守大將，悉拿破崙已行，乃大張其諭，告所部軍士，略云：「余以事歸朝，留凱來伯爲大將，督若屬。」軍人以大將棄軍而去，羣噪於戟門，凱來伯夙有幹略，從容鎮撫之，衆少定。而拿破崙心腹諸將，亦以次溫慰所部，言大將軍必不得已歸國之故，衆始釋然。

凱來伯此時忽得拿破崙書言：「吾自郵致汝英國新報，至六月初十日止，若閱報，須知吾舊所征服之意大利，今離叛盡矣。若蠻丟阿、若丟林、若討士那三城，悉爲敵困，余能於十月前至歐羅巴，可



云天幸極矣。政府意欲以德塞取我者，苟十一月中無大故，滯其行者，必與我合。余一至土龍，必以軍火及新軍相濟，即政府消息，亦必續續而至。吾雖在百忙中，亦必有書示汝以機宜也。」

拿破崙書詞極僭，似執政，而轉語則又云：「吾此行蓋稟承政府號令而歸，」意使凱來伯不疑其爲非分之言。又堅囑「凱來伯慎守埃及，保此城，則大有造於法國。」且令「與土耳其通款，言法國上下政策，實無永據埃及之心。」又語「凱來伯明年五月，若本國不以兵來，且無受代之人；土耳其軍鋒，爾若不能與格，議和之約，若令法軍悉退出埃及者，爾亦可允之。以獨力難支，退軍非汝罪也。」

以下之言，則專言埃及內治矣。凡民之信耶穌教者，當善撫之，使來歸命，然尤當調停回教，勿俾狼狽於法人，及信奉耶穌教之人。彼回教中父兄，須以恩信結之，勿使離叛。是輩之人，即不能衝陷吾軍鋒，然足以扇擾其子弟爲亂。

事未又云：「吾授汝全軍。軍人均吾子弟也，相從於極困頓之中，咸依依有情愫，吾絕念之。汝主此軍，當勿令此軍忘我。爾我交誼，永矢弗諼，諒將軍必能爲國宣力，並念我也。」

## 第十三章

拿破崙往事 拿破崙歸法國 十一月初九日之革政 拿破崙自署爲全權都領綜攝國政

史氏曰：余書今且勿更述他事，但以拿破崙歸朝時言之。當拉司塔特議會未竟之時，法政府用織介之嫌，以兵臨瑞士。瑞士不備，兵力復寡，一舉滅之。政府遂名瑞士曰黑而微。民主之國，名雖敵體，實則如奴之侍其主母也。此外復乘小罅，以兵取丟林，廢沙迭尼亞之王。羅馬教皇，於討崙鐵奴之役，已備極羞憤；而法政府復懲惡其下叛之，於是教皇畿內大亂。法國所遣公使，駐畿內者，爲約瑟，拿破崙兄也，幾爲亂軍所殺，變服歸朝。法國乃出重兵平亂。教皇者，世界之靈魂，操生人之政要者也，法軍一臨，則盡奪其政，教皇遣戍於西也那，復收其屬地，稱曰羅馬民主國。於是議者紛起，卽素講自

由之民，亦復不以爲然。且法兵至瑞士時，各國全權大臣，悉集會中，一罹兵鋒，幾不自保，於是各國爭集矢於法矣。其次信服天主教人，見教皇身陷囚戍，咸大譁噪。英人知衆心不與，乃潛與諸國立縱約，共攻法人。俄人素守局外之例，亦怒而與縱約。此時法全權大臣尙在拉司塔特，政府飛檄，趣之速反，遂次遇盜，悉著奧國號衣，要而殺之。後人語此事者，以爲盜非與人，實政府嫁名，將爲奧罪也。

奈百而司王，聞羅馬滅，次且見及，卽與法軍宣戰，然國衆恆不欲。王旣以書抵法，而糗糲軍械，匆遽未及籌集。先是，鼂利孫停舟奈百而司海澨，告王以法水師已燼，拿破崙孤軍飄泊埃及不能歸矣。王大喜，以爲法國失拿破崙，吾復何憚，遂勒兵北趨，然未接仗已潰。城守之軍，多流氓無籍者，不能以力支危城，亦走。奈百而司王奔西西里，法人遂奄有其地，稱曰巴地奴冰民主國。

時合從諸國，主兵者多幹材，又乘時而發，無失機宜。與法數戰，雖以荷蘭比利時之弱，亦幸不落敵手。喬丹屯戍萊茵河，又爲郤而司公爵所敗。意大利北境，經拿破崙所略取者，俄奧二國合力剋之。督軍者爲大將秀華魯，於是各國聯軍，合爲二巨股：一股屯瑞士之邊，一股屯萊茵河之下流，意兩路夾攻法蘭西都城。聯軍大將曰馬克道納而者，用兵如神；凡大軍易進難退，而馬克舉全軍進退，如枕

席上過師焉。時領奈百而司殘卒，橫巨意大利而出，至迫魯奉司。史氏曰：吾是書傳拿破崙者也，若以上所記，似非本傳所有者，然不能不稍敘之，以清眉目。至拿破崙在敘利亞及埃及時，而法京內政之壞，自有法史，吾書亦不詳載。然以大局言之，法國外兵，既已挫敗，而京畿百姓，遂亦怨訕政府不置。都府諸老，均昏眩無策，力援西意同平章軍國大事，諸老乃略有區劃。然內政既壞，而國中黨類，譙訕亦多，因之各分門戶，有平和黨者，王黨亦躡入之，此黨人在元老三百人議院中，據議爲多，民黨之徒，在五百人議院中，亦據有其半。二黨之人，咸不直執政，而都府諸公，竟無權足以督攝之。其居白里湯者，曰曲安司黨，王黨也，憤時政日非，乃合四萬人，與執政抗，執政之兵屢敗，國人思亂之心日亟。法國上下，正在紛呶之間，而拿破崙適歸，自弗里極司登岸，先以別將至巴黎京，言大將軍歸朝矣。此時法人日所聞見，均敗耗，忽聞大將軍戰勝土耳其，咸謂此灰墨之中，得一佳消息，於是諸黨之人，咸忘宿愆，悉心款附拿破崙。

拿破崙之遵海而歸也，道中瀕險者數。時地中海英艦常出沒遊弋，陡一觸抵，敗狀立見，諸將護行者日戚戚。而拿破崙泰然，長日讀耶穌聖經，及回教之可蘭經，與希臘文家火默集；復與帳前清客，

縱談東方古國事迹，及參究形學中難題，間涉於葉子戲之樂。包里恩恆言：「大將軍博時，好以術愚人，不衷於正。及大勝，則悉以博進歸所負者，不留一錢也。」九月三十日，舟及愛覺須城，城人大出，張於拿破崙誕育之故居，禮饗之，嘔喻爲家人歡，攀緣道親故。拿破崙哂曰：「遊子歸故鄉，乃得此瑣瑣姻婭，如雨點集我耶？」延接既煩，疲茶至於不勝款洽。十月初七日，風善卽行，水師大將貢地奧姆進言曰：「法海之瀕，有英艦窺略，請易舟以歸，勿仍此師船。」拿破崙弗許，曰：「吉凶有命。」夜中潛貫英艦而進，竟無恙。初九日，至弗里極司海灣。法之朝士，聞拿破崙至，忘檢疫故事，傾城出迎。拿破崙居舟中，方以爲止船檢疫，固時政所有，乃爲期過長，殊不適於迎送，意頗鞅鞅。迨朝士紛集，拿破崙意始釋然。法人之意，本以爲大將軍一歸，則勝著已可操券。及拿破崙延接朝士，與諸黨人立語，以阿蒲格而勝狀。國人得拿破崙之歸，已如盛火方熾，更聞勝者，如更沃以膏，因之戰心愈烈。此時拿破崙之歸，本非奉朝命，特擅歸者，今觀國衆歡迎，直如名王奏凱時矣。道行近巴黎，萬衆夾道迎候，情景尤類羅馬大將，擁衆告廟者。時爲十月十六日，拿破崙入國城，退就故居後，始入謁都府。都府諸公，咸股票延接，不敢問其所以，然已喻其意。乃訂公讌之期，拿破崙許之。屆時陳設，上下金翠，眩轉瑩煌，大置酒高

會，拿破崙與讎，殊落寞不聊，筵間，獨舉觥上壽，稱曰：「願舉國萬衆一心也！」飲已，遂出。

自是閉戶讀書，不恆出遊，閒過鄰右道故而已。道遇意大利軍中舊部，必欣悅與之握手爲禮。方拿破崙在埃及軍中時，謠傳約瑟芬頗不安於室。迨聞拿破崙歸朝，約瑟芬自出郭迎之，行經卑根迭而，拿破崙則取道利翁，及至巴黎相見，拿破崙處之索然，時有同輩諸公爲約瑟芬辨白其枉，復爲夫婦如初。包里恩曰：「拿破崙慷慨蓄大志，知此時歸國，舉國待以旋轉坤軸，若先勃谿，則大失民望，因涵以大度，形迹泯然。」此時法蘭西全境，均屬心拿破崙。拿破崙知嚮所期許者，志將酬矣。矧國中羣黨，咸欲甘心都府，恆望拿破崙入主大政，而都府諸公，爭門戶尤力。平和之黨魁，爲西意，民主之黨魁，爲巴拉，爭欲引拿破崙自助。拿破崙如聽訟者，咸收其訟詞，且勿鞠讞。已而決計助西意，以平和黨中，率多王黨，右其黨人，他日殊有利於一己之事業。拿破崙之弟羅星者，方新舉爲五百人議會中首領，阿卑西意者，才士也，素爲拿破崙所嫉，旣而審其無大志，富貴者，則新授警察之長，之三人，拿破崙均託以心腹。而約瑟芬則力爲巧曲之語，以融洽不附拿破崙者，俾之屬心輸款。於是拿破崙私居之中，埃及與意大利軍中舊部，常集讌飲款語，巴黎之人，咸悉拿破崙不久將據略以靖區宇矣。

國中之傾心拿破崙者，卽欲舉爲都府，主大政，然國老或言都府執政之員，年齒無出四十下者，在國家故事，爲不可。拿破崙意欲弛去其法，自我爲之，而附者亦日衆。居巴黎未三禮拜，人心洶洶，已趨於極點，包里恩恆言當此之時，亂事焚如，互懷奸黠，不以正道相語。通國如鬼蜮也。

西意爲五都府之一，主大政。有丟古者，亦都府也，與西意比。五都府中，西意與三百人元老會，聲氣聯絡，權力最鉅。黨拿破崙者，知元老院可以統攝全局，因與結盟，借其威力，號召國衆。

方拿破崙歸國時，有騎兵三隊，宿衛士也。聞拿破崙歸，兵主卽造延拿破崙，大閱其軍，拿破崙許之，特未示以定期。而巴黎中郎將四十人，聞拿破崙至，亦請之於朝，出郭迎迓，並領受兵略，拿破崙許以私居接見。至列戍將校，亦咸欲造謁，拿破崙亦許之。

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漏且下，拿破崙出手教，馳致諸將率，令次日侵晨入謁，並閱騎兵。此着爲全局關係，知者至夥，至舉國之人，能悉知與否，則吾書良未之考也。時摩魯與馬克道納而二將，同蒞閱兵，知國局將於此日得其究竟。方拿破崙將蒞軍時，各騎士已揚械超乘以待，此時拿破崙私居中，朝紳如蟻，廳事至不能容，拿破崙至於露立，與客語。

從官中卑那度亦至。卑那度者，拿破崙兄約瑟延之也。卑那度尙未審其故，所握兵權，爲拿破崙亞。論者以爲西意巴拉之傾軋，視此二人爲勝負。設拿破崙先舉事，則巴拉莫利；設巴拉知其事，以卑那度牽掣拿破崙，則巴拉諸人之命，尙可延斯須耳。然卑那度之來，實非戎裝，亦不挾兵器，巴拉黨人實未之備也。拿破崙見卑那度至，延入私室款語，言革政事，是語卑那度已前拒西意丟古者，遂艱然弗答。先是拿破崙歸時，卑那度力勸都府，以擅離職守，罪拿破崙。拿破崙夙審其英略，此時亦不之強。卑那度臨去，拿破崙第言曰：「吾行吾事，公不當以公民之義法律我。」卑那度初不承，久亦許之。

是日侵晨，元老議會諸員，咸聚丟勒柳宮中，有黨拿氏者，起於座間言曰：「今日欲救國家，非行其辣手不可。余有二策：其一遷立法議院於聖克老特，地去巴黎京約數英里；其二舉都城內外兵權，及諸宿衛之兵，悉隸之拿破崙。」二策一發，和者至衆。未及數分鐘，拿破崙已受新命，從列校騎士，悉謂丟勒柳宮中，爲大衆宣言曰：「公輩均國家英遠明達之士。余此來，已悉集民主國勳誠宿將，智勇足以護衛公輩者。余亦不能墨守成法，以誤國家。凡歷史無一事能類十八世紀叔末中關係之大者，即十八世紀中，亦無一事類今日之關係者。公輩志士，決策至當。余亦將奮其大力，力行吾策。」此時



丟勒柳大議，而下議院五百人，竟無一知者。元老院首事羣公，以爲是五百人者，志尙弗同，因不之告，或以爲不然，發議沮之。拿破崙聲色俱厲，曰：「余是來，凡靈禱諸神，及福星之神，已載與俱來矣！」時拿破崙之黨，防拿破崙語過矜肆，轉生反動之力，乃力挽其行。拿破崙遂上馬，言曰：「院中人凡愛我者，悉從我來也！」包里恩曰：「此時殊岌岌哉！但使議長變色言曰：『衛士勿聽拿破崙匹馬獨出！』則拿破崙匪特不能君臨萬國，且反翦赴東市要斬矣！」

時拿破崙受新命，秉六師全權，一時徧布諸將校吏士矣，咸鼓舞欲狂，然尙不知其所以然。

都府中尙有三人，如巴拉，哥昔，摩林，咸懵然未之覺。迨見西意散值絕早，奇之，旣而知爲拿破崙行者。摩林卽欲發都府衛士，圍拿破崙府第，收之。衛士大笑曰：「拿破崙已據丟勒柳矣！豈復寧家？且彼中騎士多於吾衆，往安收者？」忽見衛軍大將出令：「悉衆赴丟勒柳！」都府寂然。巴拉知大勢已去，乃令其從官詣拿破崙乞哀，拿破崙怒斥之曰：「吾行軍時，以全盛之法國付若輩。若輩據政府，何事乃悉反承平所爲，自瀕廢亂。且吾行時，意大利尙完好，及爾乃悉覆之，聽彼民處橫征暴斂之中，哀號無告，汝輩何爲者？昔有十萬精甲，與余同立功於外者，今其人安往？均汝輩俾之死敵耳！」巴拉知

拿破崙必不寬假，且恨其平日常言拿破崙立功絕域，悉吾卵翼而成，英雄護前，必不曲赦其命。又受賕之事，徧聞國中，在律萬不能恕。因即日卸其權柄，哥昔摩林二人亦同日辭政。方二人未辭政時，卑那度詣府言曰：「二公能以大權畀我，我能力制拿破崙。」二人疑卑那度已允拿破崙以不掣其肘。猶豫不即決。已而拿破崙以兵圍都府矣。巴拉乃以書辭政曰：「自余輩領都府以來，悉心欲授民以自由之權；由今觀之，後此民主國大勢，已悉屬之盛年大將軍之手。老夫亦可以乞休矣。」此書一發，巴拉遂得道死，勒退休。巴拉授賕多，家業粗立，尙足饒其老計。而哥昔摩林二人，立下詔獄。

是日之十句鐘，五百人議院中，聞元老院議革政，又聞將移議院於聖克老特，衆心闕然，顧又無權力與梗，因之各散，口中呼曰：「民主國萬歲！憲法萬歲！」爭出德惠平民，及其黨人，赴聖克老特觀動靜。拿破崙於是日居丟勒柳宮，軍士宿衛者，嚴備如臨巨敵。巴黎京百姓，脅息以俟。繆拉率精甲，屯聖克老特。

遲明，爲改歷後之十九日，兩議院人士，悉集聖克老特。五百議院中人，見屯甲，大震。時花園中，甲士林立，中間雜以衆觀之百姓，爲數至夥。繆拉與所部列將，擥視國衆，如將搏擊。此時新議院門尙未

關，五百人者，咸屏立門外，闕無聲響。

迨逾午二句鐘，議院門闕矣。元老議員，盪集火神之堂，辨議昨日之事。時拿破崙得院長許可，得進院，與議員語可否，乃立而語諸議員曰：「凡我公民，今咸居烈焰上，亦知之乎！吾武人久審之，特未語君也。吾家居無事，乃議院羣公，俾我爲此者。吾聞令，招集所部，稟率羣公之令行事；顧旁觀弗察，咸以我爲英之克蘭惠而，羅馬之凱徹，誤矣。若余欲效法此二子者，前此已屢授我以機倪，吾久可唾手爲之，何待議院許我。吾剖心誓天，法國中無第二人忠懇如我者。今國家多難，強鄰環伺，瞬息將亡，吾安能懵然坐視，蹈都府之覆轍。吾今與吾公民約，唯極力保守此平等自由而已。」時民黨中議員曰：「林格來德者，進而語曰：『公言平等自由，固已；憲法胡以不言？』拿破崙曰：『公尙言憲法乎？憲法者，經三次人毀廢之矣！公何弗知？且憲法旣爲人凌踐無遺，吾不能不取其根莖而灌漑之。憲法之根莖，卽所謂平等自由也。且吾輩何恃？特公等元老議員耳！若彼五百人者，直欲追躡恐怖時代之行爲，要斬剽掠，匪所不至，殆以廢亂國中爲宗旨也。吾今欲力拯公輩，勿再蹈入於恐怖之時代。吾今以所部來，公輩不觀門外林立之矛冑乎！今日敢有明犯國法者，吾無恃，恃此輩矛刃矣！』拿破崙言已，徑出，

衆乃同聲呼曰：「波奈巴萬歲！」波奈巴者，拿破崙家姓也。

此元老會之見狀也，而五百人會中之見狀，則大異於此。時五百會員集於奧倫幾里堂，大衆咸呼：「憲法萬歲！無憲法，毋寧死！若專制之武人者，羣殛之。」而拿破崙弟羅星方爲五百人院長，力挽之，勿噪，弗聽，平和黨人，亦力止之，復不聽；憲法萬歲之聲，震徹屋瓦。於是有民黨之人，起於座間曰：「衆心紛呶如此，今唯有合吾五百人，更爲誓言耳！」言已，會衆譴然而諾，遂不及部署儀節，萬聲合誓，鼎沸間，雖拿破崙之知交，與羅星，均不能不隨聲而和。此時巴拉遜位之書至，議員讀之，咸中熱而目笑。忽見拿破崙率部曲四人，蒞院，甫至門，四將挺立弗進。拿破崙獨入居中而立，大衆閔曰：「此立法之聖地，若武人能露刃至耶！」連呼曰：「違律！吾輩公認此人爲魁蠹。且爾累勝而歸，其宗旨乃在是耶！」時有數人咆勃而至，勢將攢擊。據拿破崙後此自言，是時有科西嘉代議士阿里納者，將以匕首刺拿破崙喉際，而門外衛士突入，奪拿破崙出。拿破崙此時頽然若喪，而衛士討密以死力護拿破崙出，身中乃受數創。

拿破崙經此巨變，雖平日腦筋堅如渾鐵，至是亦搖動矣。包里恩曰：「拿破崙此日神儀肅然，嘿

無一言，如嚮日之身臨大敵者，既爲衛士見奪而出，足搖而口噤，乃語衛士曰：「余前此咸奉國衆以殊榮，而國衆今日乃酬我以匕首。」

西意者，蓋常目此亂狀者也，乃極慰拿破崙，俾勿怒。倭齊魯亦至，慰拿破崙曰：「今日大將軍幾見劫於彼衆矣！」拿破崙曰：「固瀕於險，然較勝在阿古拉時也。爾勿慮，行理矣！」此時拿破崙神志已定，語所部曰：「吾以汝輩出，出輒獲勝，被榮名而歸。吾今日以性命相屬，若足恃乎？」兵羣譁曰：「吾輩立誓，惟大將軍所命！」咸呼曰：「波奈巴萬歲！」

五百人議院中，見衛士翼拿破崙出，怒乃愈盛，咸曰：「非處拿破崙以刑獄，不可！」羅星曰：「公輩稍寧謐，以和平處之，得矣！吾不特不敢從公輩陷吾兄於罪罟，且欲以吾兄至，與公輩辨其曲直。」衆斥之曰：「勿言！」羅星怒，遂去其議會長之衣飾，忿然欲行，門外衛士見狀，亦突入扶之以出。

羅星既出，見門外兵仗森列，士有怒容，乃超乘，俾其聲響稍高，足以警衆知之，遂立馬倡言曰：「拿破崙將軍，及諸將校，靜聽余言！此五百人議會中，今日開議，公然露刃劫質，不以平和處國政，大亂天紀，將軍及諸列校，必以今日立遣散此五百人，勿俾議政，以替惑民志。」拿破崙聞言，立命柳克

柳克以兵入議堂，堂中五百人，尙譁呼民主國萬歲，忽見一將橫刀徑登講臺，以手麾衆曰：「衆散！」聞者頗闐寂無聲，間尙有人呼譁如故，而兵士乃以鼓聲亂之。柳克柳克發令曰：「士露刃前！」階下諸甲士，果按鎗挺刃進，刀光一耀，議員爭逃，至有越窗櫺而出者，議堂爲空。拿破崙既逐此五百人，令闔其門，時列校進言於拿破崙，此議員逸出時，務以鎗次第排擊，令盡，拿破崙弗許。

羅星乃復聚五百人中平和之黨，如議院故事，並合元老院諸員，議之。議既，大張告諭，諭國民曰：「此五百人會中，至有懷鎗蓄刃，臨事圖不軌者，是蠹國，不可爲訓。今集議停此二院，至明年舉之，今悉以國家政要，公舉統領權國大事，一爲拿破崙波奈巴，一爲西意，一爲丟古。」

此又世界中一大革命也，雖金風鐵雨中，萬聲囂動，舉國譁譁，顧未嘗有流血之事。西意與泰婁蘭德，與他文員，在此舉中，亦身與其事，意新政府一立，可以綜攬內政大權。拿破崙特刀鏢上人，得綜兵權，於願已足，無他圖矣。是舉猶之集客公譙，座次未及主人也。明日，三都領議事於巴黎京，首建議理財，修武備，講外交，西意與泰婁蘭德咸愕駭。拿破崙與議時，綜舉大局，下逮毛細，無不週悉。凡所部署，語語中要，咸足令人開伏。西意尋歸，泰婁蘭德先已造門候之，二人把晤，均頽唐相語曰：「吾輩

又戴得主人翁來矣！彼波奈巴者，匪事不知，奈何！然吾輩計力不足與抗，毋寧事之。」

遲明，拿破崙宣諭，令釋哥昔摩林二人於獄。二人遂遜遜林樾，不與人事。是日拿破崙入居都府常所臨蒞之宮殿。

## 第十四章

紀權立全權之都領 法蘭西革政 治和曲安司亂黨 立革命後第八年憲法  
拿破崙就都領中稱首

巴黎上等社會，見改歷後之第十八日，及第十九日即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月初十與十一日也之大變局，人咸焦悚，患一日無君統攝，將浸蹈恐怖時代之覆轍。若拿破崙一舉而蹶，則亂事將不可收拾。然拿破崙之功既倖成矣，猶之攻戰，匪有不勝，而內政復部署井井，民生亦遂。然巴黎人民屢目變法，屢經廢亂，究無定憲，足以躋於承平，因之法國大半父老，私議以爲無論立憲專制，總以君得其人，始不致日瀕於危亂；而革命之思，事經久遠，亦不復措念。故拿破崙得以乘此時會，孤行其意，遂無捍格之人。

此兩議院，同時一解散後，每院中公立一董，與國家商略大政。拿破崙與西意亦欲國家大政，俾



之商定。此時法國度支窘極，故第一議遂及財政。前此都府漫無區畫，國家需財，卽派民間，拿破崙議立格之；於稅則中，特重其入，每百輸二十五，凡經費出入，先簿而後列榜，週示通國。第二議廢質子，此蓋都府枋國時之弊政也。先是王黨外適，豫質其子，脫圖不軌，則戮其侍子，以牽掣之。拿破崙新政，一廢此例，國中翕然稱美。至第三議革政，則絕有偉力。蓋拿破崙獨運之幹略，他政府所不願聞者，如悉屏諸教，獨尊基督，於是諸朝貴咸以爲非。而拿破崙力闢衆議，獨標卓識，以抑制之，且言曰：『吾非力違衆議而爲此也；蓋立國不立國教，無足以洽人心，壹政體，臻於治安。』此議一出，有二萬教會中人，颺飛景附，咸以拿破崙爲歸。拿破崙改革政體，夷坦無沮者，蓋得力於甘拔守里司，其人爲老律師，精於律法之學者也。

先是有王黨外逸者，觸舟於礁，爲邏者所獲，將候質於政府，拿破崙旣枋政，卽令釋之。有拉法約德者，及革命黨數人，前與都府相牴牾，譎戍，亦赦歸。並赦嘉納，用爲兵部尙書，主武備。嘉納素知兵，而法國武備，此時敗窳已極。至尺籍之數，政府咸不之悉，下逮武庫兵仗甲冑等事，旣鮮稽核，遂多殘缺。迨嘉納旣受事，參贊毗佐，兵制遂雄一時。

時曲安司方亂，拿破崙欲往平之。此舉拿破崙蓋憑其平日之威信，而曲安司部人亦逆知革政之後，拿破崙據略，非前此執政之比，頗有虞心。拿破崙又盛張其威力，引而不發，一面遣人撫之，使者至，而卻鐵龍，但鐵商伯秀而乃忒，卽就撫。伯尼爾者，拉鳳豆教士之領袖也，亦聞風歸款，是人來降，較之三人殊有裨於國。其餘負固不服，或撫，或誅其渠率，亂黨悉平。

拿破崙之逐議員五百人也，此五百中，尙有雄渠魁長，意不平於拿破崙，尙踰伏都下，潛圖扇攪，政府力勸拿破崙悉取而戍之邊遠，且鐫其名姓，立爲黨人之碑。拿破崙意亦弗欲盡誅之，乃列榜通衢，隱趣之行，遂無一人見獲，已而事亦寢息。政體稍立，拿破崙欲圖永久鞏固之法，時兩議院既遣散，而議員之首領尙在，日造總領府商善後機宜，更立憲法。西意素以政治家自命，率然具草，旣而逆探拿破崙之意，欲大綱獨攬，乃引短推長，潛圖退步。拿破崙絕有智數，凡政體有便於彼一人者，無不署諾，若微有抗革，立命去之。策議院再立，立法之權必歸之議院，乃偏重行政之權，以立法雖歸議院，行政必屬一人，於專制之權，仍無少減；則立法之院，將漸漸耗減其勢力，歸於無用。

西意者，哲學家也，議論多率易，誕誕不可行。其議立政也，先旨立一皇，皇端拱無爲，事權盡屬之

政府。有大舉員者，日監皇所爲，皇有恠，輒可剋日進退之。次則悉國中行政之權，歸諸兩統領，一主承平之政，一主平亂之政，位次大舉員之下，而權實傾之。論者以爲此議一行，則傾軋之事，將日聞於朝廷。拿破崙見而哂之曰：「皇顏替如是，誰則願爲之者，名爲皇帝，毫無責任，直餉豕耳。且主承平之統領，所屬者，律家也，牧師也；平亂之統領，所屬者，漕轉屯積兵械騎步也。國家一有外虞，兩統領意偶不合，則彼此齟齬，事權轉無所一，何以集事。今立制之始，事事授以反對之勢，則國家浸無實際，猶影之附形而行耳，何可者？卽以吾言之，如大舉員者，吾終身之所不爲也。」

西意議，遂格不行。時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榜憲法於國中，其第一條曰：每邑中子弟，勝冠者，與納稅之戶，綜十人，中立一人爲之長，名曰邑長。從邑長中抽擢一人爲邑令。第二條曰：邑中合諸長，復綜名之曰部長，十人中立一人曰部長，由部長中抽擢一人爲部官。第三條曰：合諸部長中，每十人中抽擢一人爲國長，從國長中遴選其有才略者，任之以官。第四條曰：國長既集，就中遴員充三院官，一曰守舊院，院員凡二十四輩，年以四十爲率，旣充院官，永無遷轉，每官之祿，視第一統領二十分之一。第二曰裁判院，院員凡一百輩，年二十五歲以上爲率，年更動其五分之一，有見黜於院

中者，後此尙足更舉，而洩事每員之祿，歲一萬五千佛郎。第三曰：立法院，院員凡三百輩，年以三十歲爲率，年亦更動其五分之一，祿一萬佛郎。第五條曰：行政之權，屬三統領，統領階級有次，分第一、第二、第三。凡第一第二之統領，十年一更；第三之統領，五年一更。第六條曰：立憲伊始，若日有更動，民聽將惑，今於裁判立法兩院，十年中且不黜陟變易。第七條曰：國家亂事初弭，人心思舊，而國長又未調集，守舊院不可缺員。今守舊院員，姑聽西意，丟古兩統領，權行派充，不更舉。西意丟古既不在統領之職，姑以甘拔守立司及來白倫代之，儻國人意嚮有屬，卽可以視爲公舉之人，裁判立法兩議員，亦歸之選派。第八條曰：立法院中，若有創議，必待統領示以意嚮，然後開議。裁判院員，宜與立法選員，商定章程，歸於美備，無得投匭專決其可否。至立法院與裁判院，商略既訖，許其投匭，決其獻替，唯不能彼此攻訐，以啓爭端。迨公酌既定，歸之大統領，頒示國衆。第九條曰：波奈巴爲第一統領，甘拔守立司爲第二統領，來白倫爲第三統領。史氏曰：觀拿破崙所立之憲法，雖頗駭異，然卽斷之爲弊政，則雖狂人，亦無是冒昧也。蓋立憲伊始，精神或不周徧，而隨事更革，亦足臻於美善。但以見象觀之，國權實歸於拿破崙一人之掌握，且大統領之名號，亦拿破崙自爲之。卽以守舊院員而論，主者亦拿破崙私暱之人。

操其選政。至裁判立法二院，又復守舊院員所拔取者，名爲三院，根統實係一人。且立憲第三條曰：「惟國長始充院官。」然國長例應自舉，而自舉者，竟無權力足以補官，升轉仍由之守舊。院他如立法一院，本歸大統領發縱指示，裁判院復詳加詰駁，詰駁既無流弊，尙須大統領決行，事經撓轉，則立法院初若有權，實無權耳。大抵名爲代議政體，權實內操，憲法已全失其實際矣。然大統領恆謂百姓曰：「公民聽之！國之立憲，實衷之均平。舊制平等自由保產三義，政府實未嘗斯須忘此旨，悖此誼也。今日行憲之官，永永遵守國律，可以見之實事，黔首勿憂且立憲宗旨，既足衛爾生產，亦足張而民權，故予輩悉其智力，斥罷都府，大革政，卽爲爾民耳。」已用大布爲牘，令國人署諾，既而四百萬人皆署，憲法遂定。此外腹誹者亦間有之，特無多耳。法人思亂之心漸靖，苟得平和之日，匪不聽之朝議。

新憲法既立，國人最怪駭者，統領中獨無西意之名。識者知西意畏怖拿破崙，且夙知其將立斥民主政體，復歸專制，因退休也。霍卑忒者亦沈深有智數，密覽世局，知拿破崙難與共事，亦奉身退，乞得非色野中實封，並歲祿，遂徜徉林下，不與朝事，然尙掛名守舊院爲院長。

拿破崙既柄大政，棄都府廳事弗居，入居丟勒柳王宮，語人曰：「丟勒柳之宮，據國都形勝，有亂

可以屯兵。』一千八百年二月十九日，大統領拿破崙移宮，大閱兵於加羅色而。自是以來，拿破崙冠服悉用大統領儀制，然衣緋而黑其領緣，左右曰：『緋而黑緣，於法弗稱。』拿破崙曰：『軍行戎裝悉如此。』余出兵間，服此無傷。時美國大統領華盛頓薨，凶問至，拿破崙出令，舉國徽章悉蒙以黑紗十日，爲華盛頓誌哀，宣言曰：『此人聖智，能以仁易暴，爲下民爭自立之權，吾宜爲服。』

泰婁蘭德者，拿破崙所心賞者也，命爲外務部大臣，兼顧問官。第二統領甘拔守立司雖在位，木然無所督攝，第主彰輝之權而已。第三統領來白倫亦不與大政，專司度支。拿破崙此時匪特綜握大政，行止僭用王儀。而王黨諸人，或在國，或流寓，咸欲拿破崙身綜大權，復回王政。方拿破崙革政後，他國公使之在朝者，遂以王黨哈特但迭臬介見拿破崙。拿破崙引之密室中，語之曰：『公輩何言，宜傾筐倒篋以詔我！』二人曰：『公柄大政，當寬取天潢舊冑，復以大統，公果示我以實際者，將來吾輩黨人，悉惟公言是聽。』拿破崙曰：『更復故王，非大流血不可。今日宗旨，惟屏故事，立新制，吾惟輿論所歸，決其從違；若悖逆民志，與外人通好者，吾悉不用其人。』遂辯論至半句鐘之久，二人出而相語，知拿破崙不復王室矣。然王族諸人，恢復之心仍未餒者，則以立憲誓詞中，已刪去誓不更王之一言。

又魯意第十六死日，國衆用爲令節，新立憲後，亦罷之。當罷時，西意殊不謂然，微言曰：「幸哉暴君！」拿破崙曰：「魯意非能暴者；若果暴虐，則吾已淪爲製機之宗匠。君等亦平民耳，安能倔起至此？」王黨之人，以此尙謂拿破崙爲有心於王室。而有識者，則謂拿氏此言，不爲舊君，帝制欲自爲也。時有媚嫉拿氏者，建言以爲敵國外訃，公仍宜統兵，以討不庭，意遣之外出，就中可以圖事。拿破崙嚙指露齦，答曰：「吾身爲大統領，宜永鎮巴黎，不外蒞矣！」

拿破崙之不悉師外討，上策也。時屯方構，人懷虞心，統領一行，事變方且百出。然所收用之人，宗旨悉多相反。拿破崙蓋防其構合，一舉手，大局糜爛，卽以二三兩統領而論，亦一爲民黨，一爲王黨也。甘拔守里司，與來白倫見掣於拿破崙，居頗快快，脫授以內政，勢將盡反其所爲，立憲之根株剷矣。拿破崙之居去勒柳宮，據形勝而握兵權，人人咸無敢反側。卽甘來二統領，亦各舉英拔之士，薦之拿破崙，然見薦之士，非與薦主旨合者，恒不得薦。乃旣見拿破崙，爲利祿威稜所懾，則大反其意趣，以屈就於拿破崙。卽他散官，亦各當其用，意氣日相傾軋，日相虞備。拿破崙樂其觸舐，轉易刺其弊竇，雖行事不相關白，然各致其才幹，以取媚於拿破崙，用博富貴，因是轉收其益。一日有朝士言泰婁蘭德筭

外部政策反覆無常度，不可用。拿破崙曰：『泰婁蘭德之才，余審之至深，顧用人貴當其用，他何所恤。』又有言嘉納偏重民黨者，拿破崙曰：『余且不計其爲民黨與否，但其人忠於法國，足捍外侮，不令人夷滅法國者，得其人主兵，稱矣。汝胡言！』又有言富崙司警察，豪猾病民，不可任使，且贖貨無厭，宜黜。拿破崙曰：『其人姑且勿論，但以警察言，其人能吏也。法國多難，奸豪潛煽其虺毒於下，司刑憲者，初不之糾，致滋大亂，今得其人司警部，廢亂者，惡敢竊發。國家用才，安得全材，惟用不違其才可耳。今富崙才既可用，吾不妨徐俟其改悔，而卽於善；若驟加斥免，受代者果能盡稱其職耶？富崙雖叢過，尙名爲才，苟一易置其人，將並才亦不可得矣。』於是法國之有司，無論貪詐瑕穢之人，苟合時用，無不抽擢。

拿破崙出武階，驟膺大統，朝士及黔首，苟一萌鄙夷之思，隆位胡得終據。然拿破崙決策，行政，用人，無一不當，亦無一不服，殊異才也。恆語西意曰：『吾今日創立新時代耳，若已遠之政事，吾但采取其宜者，去其不宜者，可爾。』自統領立，法國遂煥然改觀，前此革黨之人，所議所行，均大悖於王黨。今日王黨參與柄政，宜當誅鋤，一自拿破崙立憲後，兩黨互安，匪特不敢仇復，亦悉心各自爲國，同臻於



理。且魯意第十六王頭，斫自黨人之手，及亂後，居民襲據天潢采地，人心岌岌。迨立憲政行，悉釋不問，人尤便之。以故拿破崙大綱獨攬，無人出而撓沮之者，因之悉舉法國前此革命根株，舉覆而盡之，不留餘孽於人心。卽貴賤凌踐之風亦熄。行政上之自由，改而爲社會中之自由，無論貴賤，均屬平等，均須納稅，不專剝平民，而偏袒貴族。聽斷獄事，亦無論貴賤，付裁判院雜治之，以曲直爲勝負，下民頗無冤窮之憤。國中寒細之族，苟有幹略，悉聽爲官，不別流品。

拿破崙之居丟勒柳宮也，繆拉與拿破崙女，兄弟加羅林者，夙有婚約，思欲成禮。繆拉時已以戰績躡高位矣，約瑟芬亦欲玉成其事。然拿破崙意殊弗屑，迨累乞以巽詞，始許，然猶言曰：「繆拉逆旅主人兒也，余竊尸隆位，安能以吾家骨肉與匹？」而約瑟芬再三導之，拿破崙因無言。約瑟芬私念自嫁波奈巴氏，羣從多違言，得取繆拉強力，用爲姻援，中宮之位，或能永固。然以約瑟芬智力論之，實足以羈勒拿破崙，而拿破崙所由與之不合者，以約瑟芬侈靡無倫，往往因之舉責也。

## 第十五章

紀大統領移書英王 英相格蘭微而報書 拿破崙出師逾聖卑納特山峽 取聖  
巴特 團幾奴亞 孟德卑路之戰 更戰於馬侖哥 拿破崙旋師巴黎 戰呼亨  
林鄧 崙內微而之和議

吾書紀法國之內政，亦云夥矣。然內政之平，非平外患，則內政雖平，亦復難恃。近年法國兵氣孔揚，已悉變前此都府灰墨之色。時意大利北境，悉爲奧人剋復。且自沙伏進兵，將直搗法京，助王黨爲亂，而抵禦之法軍，又累經俄帥秀華魯所敗，銳氣全挫。惟萊茵河戍兵，爲數頗相抵，亦非精練之師。拿破崙前此遠征埃及，較今之兵制，已大不侔。蓋法國屢經更革，精銳之氣，爲之銷沮，緣是之故，拿破崙始因而得志。

奧國約縱之聯邦中，有一國已解縱。俄王保羅，以爲前此遣大將秀華魯助奧成功，而供張乃復菲窳，非禮也。今去縱約，且又深服拿破崙所爲，因之不更與縱。然英人深忌拿氏，猶力守前議。兼利孫雖以水師大捷，而堯克公竟以陸軍大敗於荷蘭，絮二事較之，可覘英政府意嚮所重，若政府偏重在陸者，在陸軍敗後，拿破崙遂得以大統領位號，宣國書與英言和議。故拿破崙與奧未宣戰之先，先以書覘英意向背，乃與英王佐治第三書曰：「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法蘭西民主國自由平等百姓會長大統領波奈巴，奉書大白列顛及亞爾蘭大君主陛下：茲者，法國羣黎，戴余爲全境領袖，余欲悉吾所責，不能不以意嚮所在，陳之陛下。歐洲之亂，將及八稔，陛下將終聽其亂乎？抑獨無道足以挽救之耶？胡乃以天授吾兩國文明安謐有餘之力，竟坐聽滅其質遷之利，平和之局，競虛枵之爭端，盲進冒攻，無一齒及承平之事，陛下聖明，必非弗審其弊者。陛下身領自由之國度，在計無不圖安而夷危；卽陛下亦當審余夙心，必欲平此亂階，俾民樂業。故余不泥尋常拘牽之俗，佈其誠款，告之陛下。余固知兩國構兵，爲力各自不乏，特余自念，必釋爭端，始足躋於文明耳。波奈巴頓首。」

是書詞意甚美，然拿破崙良未審英國成憲也。英之定法，君主例不能報與國書。外交內政，均責

任大臣統之。於是丞相格爾微而報書法國外部大臣泰婁蘭德曰：「寡君素不黷兵，匪特冀全國寧謐，且欲全歐同臻於和平。卽以見勢論，苟可措手，亦欲急成和局；顧無一罅隙，足以如寡君之願者。大國朝局數變，棼如亂絲，每一新政府立，必以國書見約。顧政策所出，言與事違，如瑞士、意大利、荷蘭、日耳曼、埃及、次第被兵，歲無寧晷，貴國顧言和耶？以敵邑策之，議和至易，惟去肇亂之萌孽，亂斯平矣。若徒憑一書之言，一使之遣，誰能信者？爲貴國計，惟有更擇天潢殘胄，擁立之，再行通好，各國無不如約。寡君雖列同盟，固不敢干君內政，然靜觀變局，猶諸前都府之所爲，無所差謬，如何！如何！」

格爾微而之書一出，語至俠烈，上下議院，譁議其書。或云，是書出，禍事肇矣。或云，法爲亂國，不可不以正語懲之。彼此紛競，然是格爾微而者，爲數頗夥。於是共商財政，而度支奇絀。且俄皇脫約而去，約從諸國，均非法敵，則又咎報書之冒昧矣。時司丟阿忒方退居藩服，法人乃僞作司丟阿忒之書，與聖雅各王室，言英國責言法人，宜以正統歸諸魯意氏，然聖雅各何爲久僭王位，在勢亦當歸舊君矣。拿破崙之約縱於人也，多非其夙心。彼以爲國人喜亂，非激以外侮，令其悉心嚮敵，則內亂必不靖。自身歷兵間，內變多而民氣挫，故必欲掀動歐羅巴，張其兵威，大勝於洛地里巫里、泰格略門士、迺

克擴張國力，自固寶位。此時忽得格蘭微而報書，意在宣戰，乃大喜，自摩其掌，語泰婁蘭德曰：「機會佳哉！」即日下令，調集舊部，並募新兵三萬，練爲豫備兵。

此時法國邊兵，凡四大支：一支在北地者，白魯恩統之，專扼荷蘭，嚴防海口，以備英。然英自堯克公大敗以後，法政府頗裁撤屯戍。一支在但紐白河者，喬丹統之，自見敗於司督喀克，乃退屯萊茵河。一支在黑而微替亞者，馬西納統之，挫敗後，舉其大軍之半，退出瑞士矣。尋擊敗俄軍於日立支，遂又入屯瑞士。尙餘一支，參錯不復成軍，卽屯戍於意大利者也。幾奴亞大敗之後，殘兵雜屯阿本那因山，與幾奴亞高原之上，軍鋒已大挫，且多逃亡，入於伐而之間。蓋波河流域中，消息斷絕，又軍無見糧。而英國水師，嚴扼迫魯奉司及立苟利亞，兩海灣，圍其軍屯，法國殘軍，營於亂石之間，艱難蓋萬狀矣。

大統領聞耗，先調馬西納，以軍援意大利境內殘兵，且傳諭撫慰其衆，軍中如聞天語，大悅。且軍心又悅服馬西納，一聞其至，在逃者悉歸。大統領又遣摩羅收合但紐白，及黑而微替亞兩軍，并而爲一，號曰萊茵河軍。又悉豫備兵，出屯迭窮，在馬西納摩羅兩軍之間，以備調取策應。此舉蓋大統領設爲疑陣以欺人者，實則已同嘉納定策，爲冒險立奇，出人意表之事。

拿破崙之令摩羅總萊茵河軍也，未嘗有猜忌之意。蓋摩羅所統凡一十五萬人，皆精悍之卒，軍力軍威，幾埒拿破崙。然拿破崙意在將才，不以勢逼，生其媚嫉。其調摩羅也，令以全軍抵厄而姆，時奧大將可累，方以大軍至，拿破崙令直趣厄而姆，勿計可累兵之躡襲其後。又詔之曰：『將軍可精簡一萬五千衆，踰聖哥撒特山道，入意大利，勿論如何，必隔絕可累之軍，勿令險度屈魯而山，與意大利通消息。』摩羅用兵，素以詳慎聞於時，既受國家重任，兵謀益審，遂以四月之杪，渡萊茵河，至六月十五日，全軍屯奧格司堡，一則護送此一萬五千衆入山，一則便於策應意大利境內之法軍。迨及拿破崙自出奇兵獲勝後，二議遂罷。

大統領時自欲以奇兵歷險地，其在迭窮一軍，特愚敵者也。此軍中名將無數，悉在其內，日夜料理兵仗彈藥，佯爲諸路策應，實則此兵屯中，爲數不多。於是敵中傳說，此地卽爲拿破崙前此征意大利之中軍，將來此軍必移屯幾奴亞，歸馬西納節制。奧軍聞此消息，匪特弗以爲備，且譏其遲頓不及事。時拿破崙窮三閱月之力，募軍於國中，既成軍，析爲無數小隊而出，彼此不相關白，悉集於瑞士。拿破崙復密飭大將卑昔，率驍將間行，先及瑞士，令密探愛而迫司山路，及他警要之事，而意之所屬，並

卑昔亦不之會。

拿破崙之革都府也，忌者惡其綜攬國權，羣訶之以督兵於外，將陰解其政柄，拿破崙弗許。於是忌者又欲以詭謀中之，言大帥將兵於外，勢不能兼統領也。拿破崙曰：「統領固不臨戎，然命將須由我，我以統領監大帥之軍，於國制亦未有害。」拿破崙意權拜卑昔爲大將，而軍中號令，則仍出之己。決策既定，務在必行，時意大利一軍，勢方岌岌，凡與奧國數接。左翼大將色楷忒，爲奧軍精銳所蹙，退屯伐而之後，軍勢漸不能支。大帥馬西納收合殘軍，力保幾奴亞，而奧將奧忒以兵圍之數札。奧軍大將米拉司，以三萬衆進搗尼司，五月十一日，下其城，策馬西納僅能自保，色楷忒孤軍飄泊，不敢出，乃置酒高會，大言告其士卒，此行當直抵巴黎，彼迭窮一旅之師，又惡敢當我，且辟杞格魯聞我軍至，必隱合王黨，以爲內應，功可大集，上下方在慶幸，而警信至矣。

大統領之在巴黎也，大帥卑昔忽從幾尼伐馳急檄至，言卑昔雖擁大將位，號攝此軍，然號令三大軍，久不能并，若軍機遙制於巴黎，殊遲頓不及事，請統領卽蒞軍，機宜庶可面決。拿破崙得書，立行，五月初十日，至迭窮甫洩帳，卽大閱新募兵八千，甲仗弗備，歷落不復成軍。拿破崙旣閱，且勿言，但令

屬之白魯恩，此時諜者已馳告之奧軍矣。然拿破崙在軍僅二句鐘，以名馬星夜絕馳，遲明，至幾尼伐。馬司各忒入面，拿破崙曰：「余命探山路，愛而迫司山果可行乎？」馬司各忒盛言其不可，拿破崙曰：「然則果不能險度此山耶？」馬司各忒曰：「僅一綫之望耳！」拿破崙曰：「既有可望，即日度兵。」

此時奧人之心，以爲拿破崙必以迭窮之兵援應馬西納耳，尙未知拿破崙欲踵韓尼伯故轍，翻山而過，直搗意大利腹地。拿破崙行師，唯勝之圖，艱險殊非所避，計一越愛而迫司山，得至伐而，已據勝著矣。且卽大勝，於意尙未云愜，必欲奮其軍鋒，以迅暴出之，絕幽擊險。拊米拉司大軍之背，先隔斷奧軍消息，然後挑戰，以嚴軍促之。奧軍一敗，前有馬西納，左有色楷忒。進退無路，在法當殲。然軍行既欲神速，又欲令敵不疑，而山道紆險，萬衆擁積，行勢必遲頓，費糧又恐不繼。乃令全軍分爲四隊入山，各不關屬，自行覓路，因糧於山村之民，立期約會，旣免湧積遲頓之弊，又可以不挾輜重，軍行捷疾，出敵不意。時領大軍左翼者爲蒙狩，督一萬五千衆，令趣聖哥撒特；休羅以五千衆，趣生臬司；卻白蘭以五千衆，趣小聖卑納特；餘三萬五千，拿破崙自將之，挾巨礮及輜重，出大聖卑納特。凡六萬衆，悉屯愛而迫司山下，剋日入山，拿破崙深審此六萬軍中，任戰者只三分之一，餘衆漫然，悉未臨敵。



後此拿破崙恆謂人曰：「當蒙狩休羅丟白蘭三將，以兵入山時，其顛頓殆至萬分矣。吾中軍則於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陸續入山，蘭司以先鋒兵爲前導，余則與卑昔爲殿，以護礮車，及輜重之車。迨至聖彼爾，山石離立，如鋒鏑向人，迷不得路，騎士步卒，蜿蜒取逕，前後不相聯絡。四十尊備野戰之礮，悉以人背之，始出險。此地舍行牧之山氓，能於中取道，他無人能度此者矣。所歷之山道，石鋒仰刺，高下如布密筍，輕冰滑足，一落千丈，骨肉且成齏粉。然大礮絕癡重，越險尤難，乃舍車剝巨木，實礮木腹中，每礮以百人繩纜之行。又折礮車輪軸，羣負之，以就平坦。至藥彈之簾，則負之騾背，襁屬以進。凡此部署，均於未入山前，知有險巖之處，故隨地徵集，以備臨時取用。余則時以步，時以騎，然騎少而步恆。每於軍士艱遠之時，往往以善言撫慰之，士心以此頗踴躍，然其苦蓋不能以言語狀矣。萬衆瀕險時，明審其險，行須急趣，稍一停趾，而後隊已促，須臾之間，將有崩潰傾跌之事，故人人涉險，咸強作履夷之狀。前此韓尼伯入山時，山氓爭出爲梗，余則遇有山民，輒動之以利，凡能爲導，及助力者，悉予以鈔。因之山民滋悅，軍行帖然。

五月十六日，師及聖毛里司之廟，更行四日，已過大聖卑納嶺矣。二十日，師及愛而迨司山最高

之頂，頂上有廟，拿破崙入臨  
與餅，均夙備也。以此之故，拿  
導行，僮幼愿，拿破崙道中，恆  
以升階，後亦主是廟。僮言拿  
冠毀矣，當就彼中易吾冠也。  
至危險之地，則令中軍發弩  
方大軍之及聖毛里司  
由上趣下也。巨礮均實之，既  
而止。

十七日，蘭司一軍，及經  
已出險就夷，勇氣較盛，驀然  
有河互之，潛流發兩山之間

臺不遠，復有礮堡一，爲來軍所必經者。蘭司趣險，思欲一鼓平其壘，然不能下。前軍既有所沮，後軍潮湧而下，道旣弗達，軍中遂亂。蘭司疾發令，止後軍礮車弗下，時大統領已及奧司塔，聞警，急馳至聖巴特，見軍心頗亂，如諜者言。

大統領立馬四盼形勝，上阿爾敗累立高峯望敵，知有利便可據。自念吾統大軍，旣能越愛而迫司山，是區區者，胡不能越而度。乃發令昇一巨礮上山，對聖巴特而發，大軍盤山而上，幸不爲敵礮所轟。蓋峯頂之礮，對臺發不已，臺兵伏不出，法軍因得從容沿山而登。登時，人人咸仰貼拿破崙，視其容止，以爲鎮定。拿破崙困極，臥於山石之上，迨萬衆畢登，拿破崙乃令丟輔趣攻礮堡。丟輔鼓勇力攻堡，堡陷，戍兵羣趣礮臺避礮。法軍據堡，臺軍卽反礮攻堡，堡中尙有遺民，與兵患其同燼，因亦止攻。迨晚，拿破崙令堡兵藉草於路，度兵車馬所經，乃無聲兆，全軍經臺下盡，臺軍無一人知者。遲明，礮軍主將飛檄告大帥米拉司，言法國大軍，已由阿爾敗累山險度矣。然諜言軍中不能挾礮，而拿破崙此時，悉載其礮械，合騎步大衆，至伊佛利亞。

拿破崙行次無阻，直至伊物里城，始遇敵，大戰二日，蘭司以全力關血路，趣攻，城中戍兵傷亡頗

夥棄城遁。拿破崙悉兵趣丟林，奧軍一萬陔秋昔拉橋而守，蘭司力攻破之，追其殘衆，至於奧葛。奧軍歸於杞伐格奴，地本有廠，積鎗礮者，而衛卒盡散，蘭司據其廠，得彼軍自波河所運至者，鎗礮無算，自是遂通道至於丟林。時繆拉一軍，亦至佛而色里。蒙狩、休羅、郤白蘭三大將兵，出險屯於平原，數支大軍，漸合於鐵星奴。拿破崙調集諸將兵，遂決計與米拉司宣戰。當大軍踰山時，幾奴亞法軍，方被困。色楷忒則以死力保伐而。五月二十二日，奧師米拉司力攻伐而，思得路以進，蓋聞諜言，秋昔拉已陷，拿破崙大軍垂及，乃令別將攻色楷忒，自以全力當拿破崙。色楷忒見米拉司退軍，且知大統領已踰山至，置伐而弗守，悉力撲敵師，於是進陷文鐵密格利亞，白老司之山路遂開，直通東特之路，仍屯於前。此所據之米來格奴，前鋒及於殺奉納。

先是幾奴亞守備極嚴，馬西納以兵據偃月之山，下臨海灣，於是糧運以水道來，便於接濟，軍不苦饑。奧將奧忒以四萬勁兵屯城外，英國大將克斯亦以海軍攻之。四月初三日，英奧合軍攻馬西納偃月之營，馬西納擊卻之。然主兵盛於客兵，馬西納勢頗弗支，斂軍入城，城人頗不直客。馬西納守禦益增虞心，且城餉不給，反側復多。城外小隊攻城者，日有所警，軍務竭蹶，至於萬狀。馬西納雖困孤城，

猶時時以勁兵出撲，頗有所獲。計自接仗以來，法兵人人盡力，是役實爲第一。迨拿破崙踰山之消息，及幾奴亞，城兵知有援軍，頗恃以自固。然長日懸盼，兵久不至，於是城餉久絕，卽民間糧儲亦盡。馬西納防饑民奪關出款，憂之，而英國水軍，亦嚴隊臨城，遂去法艦，以巨礮攻擊。城中糧盡，至煮鞋皮及革帶食之。奧將奧忒，英將克斯，議勸馬西納，城危如此，可勿死守以自困。馬西納至百物均盡後，乃許英與以退兵。克斯使謂馬西納曰：「將軍以死自勵，力盡退軍，不得謂降。城開時，許將軍所部，以軍械行囊自隨，不汝責也。」於是法兵出城，至色楷忒軍，六月初五日，奧忒入幾奴亞。

奧忒於此役，可云倖勝矣，然拿破崙大軍已長驅入意大利，而奧忒仍死守於此，於勢莫便。奧大帥米拉斯一軍，左防色楷忒，右防拿破崙，無形勢可阨，利便可乘。嗒然無以自救。自六月初一至於初四日，拿破崙軍渡鐵星奴河，已盡，初五日，幾奴亞之敗，大軍尙未之聞。是日繆拉攻克土弼古，此拿破崙第二次入密蘭矣，城人萬衆歡迎。蘭司亦累戰下巴微亞城，別將薩崩及休羅，各以一軍趣丟林。米拉斯忽大悟屯軍之地絕險，乃去披特孟德，移屯愛來桑德里，馳檄四出，調集分屯各軍歸帳，期與拿破崙約期大戰，以決成敗。此時拿破崙仍未知幾奴亞敗耗，以爲米拉司與奧忒兩軍，尙隔絕不通消。

息，思欲立渡波河，往援幾奴亞，勿令米拉司知之，或直犯米拉司壁，令奧忒援應弗及。於是蘭司以前鋒趣孟德卑路，迨至，忽見米拉司已調四路之兵，合成大營，軍勢極盛。六月初九日，侵晨，奧兵來犯蘭司壁，蘭司兵寡，而奧軍騎士多，既佔平原，便於馳突，因之弗敵，軍鋒垂挫。微克討勁兵適至，勢復張，平原中大麥已黃，高可隱人，兩軍相邇至一鎗之遠，始乃覲面，雖良將平日嫻於調度者，至是亦莫用其武略。戰時漫無紀律，直以肉薄相搏，殺人如麻，積尸遍野，奧軍爲蘭司軍所俘者，約五千人。蘭司武能大顯，封孟德卑路公爵。拿破崙訊囚，知幾奴亞陷，米拉司已調集各軍，合爲大隊，立馳檄色楷忒，令抄從高地加迭彭那險度，拊奧軍之背，壘於司屈拉特拉形勝之地。

孟德卑路戰後，法大將德塞至軍，拿破崙之視德塞將略，以爲遜己一著，較列將高也。前此拿破崙去埃及時，曾語留守凱來伯以十一月遣德塞歸朝，至是德塞赴弗里極司登岸，正拿破崙革政，廢兩議院之後。德塞既歸朝，即得拿破崙急檄，語意頗以朝局爲憂，德塞見而哂曰：「今日朝事已歸大統領掌握，吾度其心未已也。」治任將行，忽聞拿破崙已踰山，德塞歎曰：「大功盡爲統領得矣！吾輩安有著手之地？」晝夜力馳至軍，拿破崙分軍令統之，是夜帳中談埃及事，竟夜。

拿破崙在司屈拉特拉治戰場，與米拉司接仗，以地非平衍，不利馬軍。然駐軍三日，不見一騎，策奧軍必左旋渡鐵星奴河，襲密蘭，若拒密蘭，與維也納消息復通，否則徑趣幾奴亞，盡色楷忒之軍。彼中有英國水師，可以因糧於水；又不然，必悉兵入舟，繞出意大利之西，涉日耳曼各部，及法大軍之間，以中梗其道路。因是猶豫弗定，乃移軍嚮馬崙哥平原，其地便騎，本非己軍之利，然已不得不出於此。十一日，大軍至伏耳齋拉，明日至聖白立阿奴，已據馬崙哥平原之中心矣。十三日，及馬崙哥近村，仍不見一騎，僅有零星散隊，三五錯綜，遇大軍至，咸避。拿破崙益決爲疑兵，敵必悉兵趣密蘭，不爾，必赴幾奴亞，急令德塞以精甲斷幾奴亞要路，繆拉以軍嚮昔利微亞。德塞軍行逾半日，拿破崙始得諜言，奧兵仍屯於近地，乃以飛騎趣回兩軍。蓋米拉司自策非拿破崙之敵，亟思一戰，圖倖勝。十三日薄暮，奧兵雲屯於愛來桑德里，與法軍僅隔一色密達河。十四日，侵晨，奧兵三路渡河趣法軍。

奧軍約四萬，時拿破崙以一軍屬德塞，以一軍屬繆拉，見存者，僅兩萬騎，兵僅二千五百，爲勢不敵，然仍開壁出戰。前鋒大將爲茄盪，據拍特耳包那小村之中，村去馬崙哥略前，瀕村有河，涸矣。拿破崙令微克討以兵臨涸河岸上，河之右次，爲守利倭羅村，令克來曼以騎士居微克討軍之後，翼之。更

遠一百碼，則蘭司軍，香布亦翼以騎士。其處蘭司之後，近一百碼，則拿破崙自以衛軍鎮壓。時奧兵既履平原，遂分爲兩大行，第一行主將爲海迭克，次行則米拉司自統，薩克爲之副。其勢直趨馬崙哥，奧之馬軍，則愛而司臬處統之，意繞過守利倭羅村，蹶法軍之右翼。

兩軍既接，法先鋒茄盪爲勢莫敵，遂棄拍特耳包那村，入微克討軍，於是二軍大縱礮，互轟，隊勢漸合。各臨涸河之岸，鎗刃幾相接，法軍雖少，而微克討立馬指揮，陣堅如石，約二句鐘，寸步弗退。馬崙哥村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凡數四。拿破崙乃令蘭司以後隊援前敵，蘭司驛馬方行，前鋒已退，急合軍再前，奧兵已捲地來，蘭司亦退。此時奧大將愛而司以馬軍至，見蘭司兵敗，萬馬陷陣，勢如怒潮，蘭司急發令，化橫陣爲縱陣，魚貫而退，而後軍陣勢亦爲衝動。若米拉司此時更以後軍勁接，則法敗而奧全勝矣。顧米拉司年已八十有四，觀陣以爲已得勝著，且復羸憊，但令薩克以軍枵呼進追。

蘭司之兵，方紛呶退，奧軍騎士，則萬馬蹶陣而進。忽草殲微茫中，見法軍一隊，自遠而近，大將德塞統之以來，飛馬趣前，語拿破崙曰：「吾軍負耶？」拿破崙曰：「以吾觀之，若搏勝著，正在此時。將軍急以來軍趣前敵，吾切勒此軍轉爲將軍後勁，必可得志。德塞此來，再造之機也。」



拿破崙此時，令衛軍列入第三行，自立馬陣前，語衛軍曰：『吾軍退讓已多，今不能再讓，宜前矣！』兒郎亦知吾常在戰場中鼾睡乎！衛軍聞令，精神復勃發，時德塞所部精甲五千，與奧軍遇，鎗發，德塞中顛翻騎，拿破崙呼曰：『吾此時不能拓隙地哭將軍矣！』所部五千衆，見主將死，正悲憤不可遏。奧軍前隊忽衝陣至，乃力撼來軍，法將克來曼馬軍亦到，橫擊而入，奧軍弗備有此勁旅，大驚，投械降，遂擒薩克。奧軍後隊，弗審前軍已岫，漫然直前，而拿破崙已代統德塞軍，勢如山岳，奧軍累觸弗動，轉爲法軍所挫，前後行相躋，陣勢立蹙。奧馬軍大將愛而司見步衆已敗，不及以騎士擁衛，迴馬反奔，退走色密打河，萬衆躋排，竟不得渡，人馬死於河中者至夥；其未及渡者，悉降。迨夜半，米拉司收集殘兵，精銳悉喪，不能與拿破崙更接矣。諜復言色楷忒包鈔其後，退路已斷。米拉司無策，請款於拿破崙，求縱其殘軍出險，願割幾奴亞、龍巴地、披特孟德歸法，爲領土。拿破崙悅，受款。此一戰，遂舉一千七百九十九年所失之地，復歸掌握，厥功偉矣。拿破崙之急於受降者，審幾奴亞危城，英人將以水軍入據，若先納降受城，法軍徑入據之。英兵不復能入矣。

六月十七日，拿破崙凱唱入密蘭，遂以意大利兵，全歸馬西納統之。命喬丹節度披特孟德，自迴

軍巴黎

勳業偉

當

議，逐去

門，而中

時

更觀武

非吾革

忽聞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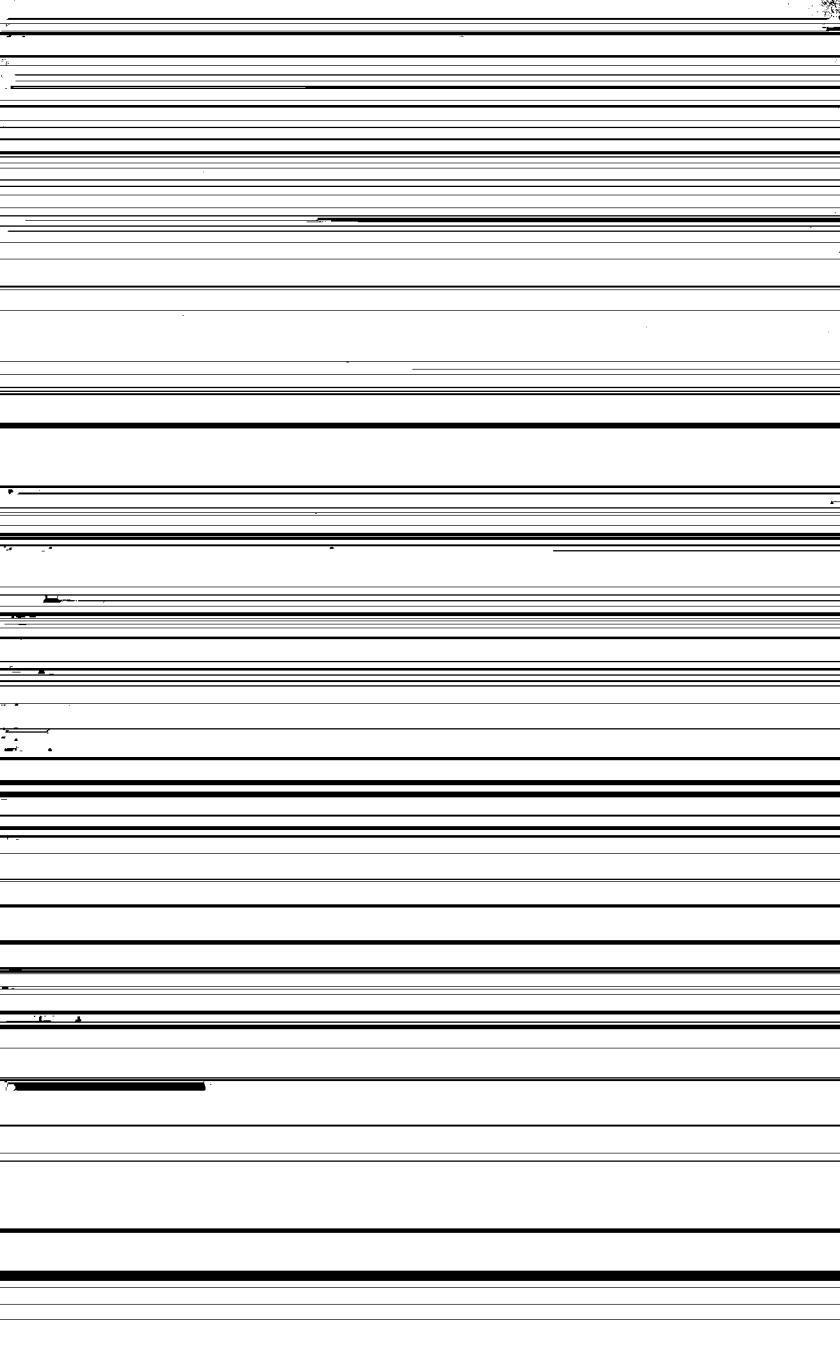
已矣。

與

月，王室

行之臣阿卑孟德斯鳩者，王孫心腹也，開入巴黎，說第三統領來白倫，已署諾，遂以立而伯之書達諸拿破崙曰：「余身爲寓公，極知公志，欲恢復先王之社稷宗廟，顧圖事有機，機失則百身莫贖矣。卽以見勢言之，公無我，必不能號召國衆；我非公，亦難重立舊基。今請公疏其志之所欲得之勳爵位號，並列公所部之從事將校，各書其所宜之職守，隱以畀吾，吾一旦復辟，卽如公所疏，而官其人，不辜公也。」拿破崙報書曰：「得王孫書，深憫王室煨燼，吾亦日深隱恫。然王孫欲更恢其舊業，非伏尸五十萬，則中興之業，萬不復就。然以吾力卜之，假我晷刻，必令王孫無困，且並忘其遜遯之戚。」書復，立而伯爽然失望。時復有貢忒達而土阿者，卽後此法王思欲以色蠱拿破崙，有格杞公爵夫人者，國色也，貢忒潛令入巴黎謁約瑟芬，冀以是惑拿破崙，語以反正事，約瑟芬見之甚悅。然拿破崙審其來意，立祛出之巴黎京。綜此二事，而王室舊人之欲圖復其業者，已勃勃然日有所聞矣。

王室舊人之謀復，固矣，然無論王黨民黨，恆不以拿破崙之專制爲然。而雅各黨人之宗旨，以爲能討暴君，卽爲生人極榮之事，窮暴君主名，凡綜攬大權者，皆暴也。其始謀弑路易，以爲變制可得仁主；既又以民主爲私，因之思逞之心日媒孽不止。其始拿破崙立功於外，雅各黨人駭爲天授，迨拿破



遠軍，拿破崙滋不悅，力遏之。

拿破崙見人心款附已深，思欲乘勢立久遠之皇圖，乃創讞府一區，司之以八大讞員，不置陪審。凡國人爰書，一經讞府定讞，他無平反之日。是議蓋發自立法院者，令人投匭決可否，是時可者略多於否，拿破崙即右之以爲據。迨讞院立，凡與大統領意左議忤者，悉陷之刑律。又國人有腹誹大統領爲政之弗平者，即可律以大不敬，充邊遠軍。兩議既允於國衆，大統領之權，遂無倫比。富崙方司警察，拿破崙意旨所嚮，靡不從令。

一千八百零九年十二月，法京中，忽有絕異之事。當火藥炸裂之後，衆議騰沸，間有異書盛傳於國中。書曰：『該徹克郎惠而蒙克波奈巴四子之比較。』書意寓勸進波奈巴，於時國衆方侈語拿破崙遇難不死之符瑞，因亦思竟其事。然拿破崙故交，則以爲是書一出，實爲波奈巴氏之禍。拿破崙乃立召富崙語之曰：『妖書風行，是警察宜逐捕者！奈何聽其煽誘國衆？』富崙聞拿破崙申斥，默然無言。徐曰：『是書吾得其主名，顧力不能及，書草吾固見於君弟羅星家，何從掩捕其人？』拿破崙曰：『趣取羅星下獄！』拿破崙語既，欠伸，忽疾起出戶，力綴戶樞，反觸隆隆作響。富崙微笑，私語包里恩曰：『是』

烏能論抵其人！吾讀其書草，旁行斜上，有統領塗乙，吾又烏能論抵其人者！羅星聞將下獄，大怒，馳見拿破崙於丟勒柳宮，忿然曰：「兄給我爲是書，事發乃陷我耶？」拿破崙曰：「若安可令富崙知之？是則汝之過耳！今富崙既得狀，爾罪何可追？」羅星辭職，以使節赴西班牙。

馬崙哥議和後，奧政府約五閱月不報，拿破崙乃復議動兵。十一月十七至二十七日，諸節鎮均得急檄，趣備兵出征。時法軍動卽獲勝，莫復能禦。大將白魯恩，於明息倭河，與奧兵接，卽全勝。驅兵大進，至微臬司，僅數里。馬克道納而則力占屈魯而山，相度形勢，爲意大利，與萊茵河接應。摩羅以精甲入日耳曼內部，遇奧國約翰公爵，戰於哈格，法軍少卻，約翰既勝而驕，欲大戰以覆其旅。十二月初二日，移軍駐呼亨林鄧，處音河，與一色而之中，侵晨，七句鐘，兩軍遂接，時密雪厚積，漫漫不辨道里。奧兵或阻雪莫至，或至非其時，然戰絕久，奧兵死者萬人，摩羅席全勝之勢，進兵直據沙而司堡。

時奧京四嚮，有法勁兵三路來撲，乃置英國同盟，自款於法軍。英相國辟德聞狀，知歐羅巴已萬無承平之日，乃忿然去其地圖曰：「是曷可用！全境中已爲法人易其名稱，吾又安從索其舊名者！」奧國之與法言和，在一千八百零一年二月初九日，定崙內微而立約時，奧皇兼統日耳曼諸國，因劃

萊茵河爲界，河外悉屬法人。是議成，凡普魯士與日耳曼諸部，喪地極多。奧皇復允以忒司甘內，亦割以言和。拿破崙以是戰，頗得西班牙之助，乃以西班牙王族巴馬，王其地。奧皇復如約，聽巴太微亞自主。至於山南之立苟利亞，亦咸聽其自主。此數邦者，均奧國領土，今則悉爲拿破崙所有矣。

## 第十六章

紀奈百而司及教皇 俄皇保羅事蹟 北部諸國與法聯盟擯英 科本海根之海戰 甯利孫大勝 俄皇保羅薨 英大將老而夫以兵入埃及 亞里桑德力之戰 平埃及蒲龍水戰 法及英平

此時僅有英國獨立，力謀擯法，而拿破崙則潛合各國，起而與英爲難。然吾史中尙宜別敘他事，今姑以此一千八百零一年之大事，暫置弗書。

先是俄皇保羅深契拿破崙之爲人，於馬崙哥戰時，已自勒兵歸，不與奧合。拿破崙感之，思欲聯絡俄皇爲援。而俄皇者，方欲收合毛而太島十字隊之殘軍，振刷之，而身爲之長，以博勇名，且乘此時收毛而太島爲己有。拿破崙知之，遣謂俄皇曰：「陛下圖此，英已弗承，於國威挫矣！英蓋欲以威稜攝



陛下也。」並送俄俘萬人，前此助奧爲法所俘者厚其芻糧，屏履服飾，遣之歸國。拿破崙此舉，較諸奧人之處俄俘，迥然不侔。方聶利孫之克復意大利也，奈百而司王因得復其故都，仍襲王位；迨馬崙哥之戰，法軍復熾，知旦晚必將加兵。奈百而司王后，遂犯隆塞，蒞彼得羅堡，哀俄皇，冀得緩頰於法。保羅大悅，以求免於拿破崙。拿破崙計滅一小部，失一大國之歡，非善許之，釋奈百而司弗治，保羅視法愈暱。

聶利孫恢復奈百而司時，水軍別將屈魯白立其，以水軍嚮太白河登岸，直趣羅馬，復教皇於位。及法軍捷於馬崙哥，軍中咸竊議，未知統領當更逐教皇否。然拿破崙此時，宗旨已變，欲禮異教皇，於他日專制政體，庶得其益，竟許教皇復位，聞者大駭。各國審其意嚮所在，知拿破崙蓄大志矣。

拿破崙知沿海諸國，屈服於英人之水師，意彌不平。然英國水軍之律，每與一國接仗，無論何國師船，英軍遇之，咸有稽檢之權，以備隱中接濟。此事，俄人與丹麥、普魯士、瑞典已悉署諾，而心頗鞅鞅。拿破崙卽以此游說各國，極詆英人之暴厲，各國咸爲所動，於是議聯盟抗英。十九周之初年，歐羅巴中大國，半爲英之仇國。是年英大復饑，爲勢岌岌，而幸能自振於艱屯之中，弗墜威名。此時蓋英倫諸人，百世所不忘者。

一千八百零一年，正月，大布列顛開院議政時，英皇佐治第三，與首相辟德，議羅馬舊教，君臣議左，辟德辭揆席。樞密大臣因之紛紛去位，新相爲愛定頓，即西德墨司子爵。時政府紛如奕碁，然城外戰事，將帥尙復用命。

是年三月，水師大將哈特拍格，及副將聃利孫，聞北部瑞典荷蘭及俄羅斯諸國聯盟擯英，欲及其盟誓未固時，以水師至波羅的海。三月十三日，至丹麥淺水之中，四偵汶港，將直搗科本海根，而丹麥親王新攝政，已以兵扼要而守。四月初二日，聃利孫以前隊犯敵，乘便風，即以本日至科本海根，大艦十二，快船火船護之，直迫敵陣。丹麥大戰艦六，浮水礮臺十一，尙有小船，連環爲陣，其密如蝮。此小船有浮臺爲衛，架巨礮八十八尊，阿馬克島，礮臺亦林立。大戰凡四句鐘，英軍勝，丹軍單桅之艦悉遁，其餘多沈燬，或見俘於英軍。攝政王旣敗，防失科本海根，納款英軍求和，英帥令其毀縱約。聃利孫本欲直取瑞典京城。司督克火姆，然聃利孫素不嗜殺，且聞瑞典水師已盡出，遂不行。此時俄皇保羅，與王大臣議忤，見弑，消息入英京。俄新皇嗣位，防踵其父所爲，遂毀法人之約，求和於英，弛其北顧之憂。是年三月中，英軍復大勝於埃及。埃及自拿破崙臨蒞以後，全部入法人掌握，英人以法軍久駐於此，

防將規取印度，計非戰不足以驅凱來伯於城外。此議，王與丞相咸不謂然，而印度部大臣麥爾微而獨主戰。此時英水師提督克斯與老而夫已據有毛而太島，且英軍七千，適自印度來，半爲英之精卒，半西朴兵，航紅海至埃及，而土耳其政府亦起而應老而夫。三月十三日，英兵從埃及登岸，法戍兵見而力拒之，顧英軍勢盛，遂退。三月二十一日，戰於亞立桑德力，老而夫於全軍乘勝時，中礮死。英將黑秦生代統其衆，與法軍更接。凱來伯亦中刺客死，死之日，卽德塞死於馬崙哥日也。米那遂代凱來伯爲大將，然關於民事，又不嫻武略，收殘軍，堅城自守。英軍引海水灌入麻累倭替湖，於是亞立桑德力如在巨浸之中，而土耳其王復以六千衆助黑秦生。黑秦生審印度一軍，已在可西阿登岸，大將爲百愛特，且羅利塢已爲英人所得，而開羅城亦受圍。六月二十八日，法將百利阿特降，請全軀歸法國。米那亦以糧盡，相繼降。英軍與法僅一接，竟大勝，走其兵，英民間之，勝心復爲鼓動。先是英水軍號無敵，而陸軍則不如法，今老而夫一勝，國人知陸軍亦將縱橫於球上矣。

拿破崙聞埃及之敗，詫曰：「事至此乎！余今取償於英國耳！」約數禮拜之久，勒十萬之衆，屯之海瀕，將飛渡問罪於英。時法國備方底戰艦千數，百艘於蒲龍海口，將乘英水師不備時，乘虛而渡。水

陸二軍，匪日不練。英人聞之，遂命菲利孫以水師備英法交界之海峽，以當來軍。而英倫之士流平民，聞警，亦自赴營門，謂署籍爲兵，以急國仇。菲利孫常以游弋之艦，探法水師軍屯所在。然法艦多傍岸，上有礮臺護之，陸軍之防衛者亦夥。菲利孫思以精艦襲破之，屢試不得入。然英水師之勇悍，敢以孤軍嘗敵，法人亦頗懼之。菲利孫既不得志於法，而嚴防周備，將用甚高，拿破崙知非其敵，漸思與款。

英軍自波羅的海及埃及，再獲全勝，拿破崙自是不敢藐英。然法國雄師，亦大得志於普魯士。而葡萄牙亦爲法所得，葡又英屬，以此英人甚服拿破崙據略，亦允之平。顧兩雄爭長，盟約不能有所軒輊，久而未決。十月初十日，議定，在阿敏司署約。約中英人許以前此所獲之地，盡出之。唯錫蘭春寧代特島，弗讓。法人則將葡萄牙及埃倭寧各島，聽彼自主。毛而太島，則仍屬十字軍之後人。英法二國，悉不能干與其政；其中戍兵，於英法無左右袒者，唯取之局外之國，方無流弊。約中此則，二國商酌，久迺定。然後此英法決裂，實萌芽於此約中也。

約定，英人議論，咸不直是舉。以爲不能恢復舊王室，憾事也。時英國辯士解立丹嘗言此約成人，人愜，實人人不盡愜也。草約既成，真約迺於一千八百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列押，巴黎及倫敦之民，

拿破崙本紀

咸歡欣不可以狀。二國全權使者至時，咸款以殊禮。

第十

阿事國紀

阿敏司之盟

約萬不能恃。而甚  
年以來之變局，以  
大臣，無人不至。王

第十七章

互相欽佩不已，凡英人之至巴黎者，賓館之儀，亦備極豐渥。

然巴黎中所更革之事，英人觀之殊快快。拿破崙此時頗僭用王儀，凡前此遣戍諸臣，亦漸次歸朝，其人多前王勳舊，日侍中與拿破崙談讌，諸臣亦擁戴拿破崙，事以王禮。此時宮中舉動，無一不率舊儀。然拿破崙身由武達，凡端拱垂裳之事，頗非所習，而約瑟芬時左右之，裹以儀節，勿令貽笑於舊勳。

法國多難以來，朝野紊亂已極，拿破崙欲乘此承平之際，爲之補救，文告至繁，典籤記室，至於日不暇給。是時拿破崙理機務，幾於失眠，然日用所需，弗御肥醲，特時時飲檸檬水，而精神亦不疲。茶。凡拿破崙於此時，興革諸大事，吾爲臚之於下議院。於一千八百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頒發告諭，赦亂前出奔之貴冑，許其回國，立期以爲之的，逾者弗錄，且盟於朝，誓委身於大統領，弗生異志。凡前此湯沐之邑，已淪民間者，勿議；若采地尙筭之官者，則仍賜其人。此次大賚，人盡沾溉，中有五百人者，不在赦列。此五百人中，科罪仍列五等：其一爲王黨之倡亂者，不赦；次則出奔聯邦，稱戈內嚮者，不赦；又次則心乎舊君包本氏者，不赦；又次則扇攬國衆者，不赦；又次則民黨中之領袖，率民以抗功令，如水陸

軍諸大帥，下至主教之人，謀叛大統領者，均不赦。此制一宣，國中父兄，頗以爲慈惠弗苛，於是亡者咸集，一稟拿破崙條教，無復抗撓。惟采地賜還，有得其全者，有僅得其半者，賜還之人頗快快。又拿破崙遇之甚落漠，後此拿破崙亦頗受其害。

此時已將天主教恢復，此國政之絕大關係也。先是馬崙哥之捷，釋教皇，既歸，令大開教堂於畿輔，識者已知羅馬教之有生機矣。拿破崙與教皇立約，在一千八百零二年九月十八日。約中全文，均拿破崙守定者。約定而朝士遂大不謂然，革命黨人尤論其非計。拿破崙獨曰：「羅馬之教，吾豈謂然；特迷信既深於百姓之心，百年不可更革，奈何！」因仰天自語曰：「誰造此日月五星者？然前數禮拜，余聞教堂鐘聲，忽念及天女誕聖事，此心怦怦而動，矧百姓耶！且吾之欲復羅馬教者，亦曲體百姓之心而已。」時有伏內者，侍坐，忽語拿破崙曰：「公曲體百姓之心，真仁者言！然以吾意策之，不如復包本之王室爲更得百姓心也。」拿破崙愕然失色，嗣是遂屏伏內，不復與言。

此約立，而羅馬教中魁士，亦頗弗適，以爲如約中言，則教力全隳矣。然百姓之信教者，見能恢復故教，意已大愜。約中要言，第一條曰：法國今已承羅馬教爲國教。第二條曰：教士食采，須與政府參酌。



腴瘠去取，議定始分。第三條曰：主教遺缺，皇宜白之政府，政府示意，令教皇下教署名。第四條曰：主教非立誓輔政府者，勿充；且晨起禱天，必以大統領之名，祈福於上帝。第五條曰：教中俸祿，宜加酌定，不能仍狃前此之豐沃。主教署人，若見惡於政府者，其人亦不得踐職。第六條曰：內外傳教之士，政府別示以條例，主教者亦不能以食采賜其親知。

教皇既得約章，歎曰：「教門丁此時會，匪吾所能爲力；卽以事勢論之，大統領殆欲督過於吾也。」時主教之前譴於外者，拿破崙亦以書與之，言爾輩歸朝，能遵率約章者，聽歸，以十五日爲期，必以書來決可否。諸主教以限期過促，復不能聚而商略，且此約章中語過箝束，無利於教徒，遂不書答。各主教既不歸朝，流寓譴所，於是民間信教者，則皆以爲政府持之過亟，非真能衛教者也。民黨中尤不謂然，謂拿破崙決非信教，今日從死灰中復張教箴，特爲一身圖王之計，何與於教。

拿破崙見人情弗與，頗悔前此條教之太促，後此在聖黑里納追想前事，則謂當日若別署主教，當不受舊主教之要脅。

於是大統領之名，日見禱於禮拜堂，與舊王一轍矣。時諾忒而代姆之禮拜堂，將備禮迎大統領。

新定之約。大統領盛服陳其儀衛，自至，備王儀，用警蹕，侍衛，鹵簿，悉如前王。堂中演說之教士，即用前此路易第十六加冕時司禮之人。

然拿破崙欲於朝貴及列校中之民黨，俾其至堂行禮，而聽者甚寡。於是先置酒延之宮中，斗然下教，率其入堂，民黨雖至弗欲，亦無敢與拿破崙抗。禮畢，拿破崙問黨中人曰：「今日之事云何？」其人曰：「此甚無謂！」輩中有老將，鬚眉蒼矣，拿破崙笑語之曰：「將軍觀今日之事，不與故典同耶？」老將曰：「舊儀盡復矣！然法國中有二百萬人，欲力脫此白窠，伏尸安能復醒耶？」拿破崙憾之，後咸中之以危法。摩羅者，民黨中至倔強者也，拿破崙欲強致之，飛書召之曰：「侵晨，當與將軍會於禮拜堂，午乃讌吾宮中。」摩羅復書曰：「吾不踐晨約，踐午約。」

此時拿破崙議大開學校於國中。先是教士枋國權，凡學校之事，一以歸之。革命後，夷教削權，國人學遂荒落。拿破崙既綜大政，憂之，始議興學。先立各種科學，工藝學堂，以孟齊主之。從此人才輩出，顯於法國之中，均拿破崙之教也。

法國自經喪亂，刑律愈益凌夷，郡縣各制刑科，不相符合。拿破崙廣延律家，隨事參究，成一總律。

議時，拿破崙身亦參與其內，鉤深致遠，語語中要，諸律家大駭，以爲天授，律條所定，詳之於後。

拿破崙身綜大柄，凡有利於民者，匪不悉心研窮，以水利爲第一利民者，開濬大渠於國中，且欲多出支港，俾全國均可舟達。於是起馬賽至阿姆司忒代姆，極南極北，二城河運通矣。復大造橋梁，廣修道路，及博物院，一時并舉，如熊河及沙翁河，人之利涉，至今猶稱拿破崙也。而無識之人，咸謂拿破崙之爲此，第欲致飾其國。而識者則謂其舉動非常，將有大一統之志，時環巴黎而國者，亦咸爲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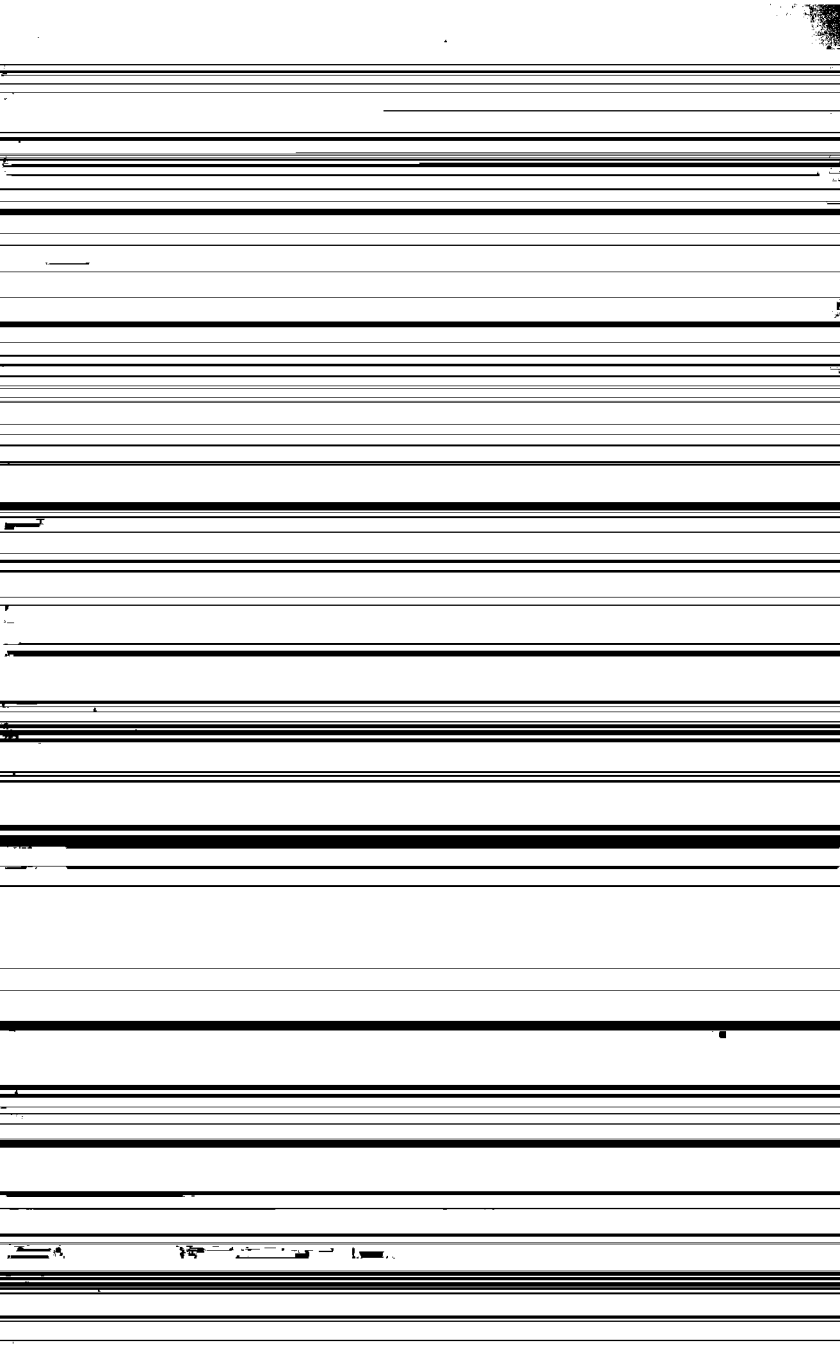
拿破崙以法軍累勝，思欲更立一羽林親軍，甲仗視他軍精良倍之，戎裝華耀，欲以誇視鄰國。先是拿破崙於丟勒柳宮，憑高而望，見普魯士使者過闕，衣服鮮華耀目，國人聚而觀之，忽悟華飾軍容，足以鼓勵士卒功名之心，因有此命。而議員中民黨，則以爲拿破崙將壞平等之制，而區別貴族，以此示其矜寵，建議抗格。拿破崙聞之，廣召黨人喻之。時國人每逢更制，輒引羅馬故事爲喻，遵守以爲國憲。拿破崙因曰：「諸君議政，恆用羅馬古法，參酌可否；亦知羅馬舊制，有朝紳，有勇爵，有公民，有奴隸乎？品類既別，章服不得不殊；迨至朝紳儕於編戶，而羅馬亡矣。彼國民徒知放言，以撓大計，焉知興亡之消息；諸公奈何效之？古人有言，羅馬之白魯忒司力與暴君抗撓，實則白公何嘗有此，彼卽誅暴君，

一身寧不欲權者。且彼之殺該徹，正以該徹欲減議院之權。即叛，惟無定識，故多撓變。且吾今日之言，非詔諸無學問者，君輩當能辨之。吾殊不信法之百姓，能力踐自由平等之言。如古初高廬部之驍果暴烈，初不耐事，僅有一事，足以掀轟力。故吾即以此道策之。君輩果以爲法兵能出真心以死國十年以來，衆心咸言革政，然今所革之政安在？所立之政又蓋真欲行此新政矣。前此所行之政，爲力至微，若以計學核樹之基礎，政胡能立。今諸君之意，即不見許，然亦必以良法國家因之立強耶？亦正厚樹其基楨而已。」

一千八百零二年五月十五日，羽林新軍立，朝議以爾字架寶星。凡得寶星者，地望高於齊民，朝廷又別賚以祠祀得之。

於是拿破崙威權日偉一日，以爲大統領體制既崇，而山南舊所立民黨諸部，制度亦令稍變，以爲此制既立，須永著爲令，主權所在，一不假借於人。乃召集意大利代議士四百五十人，集利翁與議。泰婁蘭德宣制代議士以新法，凡意大利之行法權，專屬之二統領；而立法院中議員，則從三選舉館中選取充數。部中魁柄，仍操之拿破崙波奈巴氏，大統領兼司山南諸部。尋拿破崙亦親蒞利翁，喻代議士，是日即受大統領位號，時爲一千八百零二年正月初二日也。

又徵示議院以意曰：「大統領本十年一易，今余變易新法，日綜萬機，脫一受代，恐復廢置，今宜展瓜代之期逾十年外。」而裁判院員沙暴拉利愛希旨，抗言曰：「大統領功高望碩，宜以天下至榮之名歸之，合上徽號。」於是議院議曰：「大統領波奈巴氏，宜再留任十年。」拿破崙曰：「茲事既重且鉅，非百姓悉署諾，余誠莫安其位。」時第二及第三統領，莫敢與抗，以議院之言諭百姓。拿破崙取議草塗乙，易十年之期爲永遠，百姓咸以爲然。中有數百人抗不承，而嘉納實爲之倡，謂此諾胡可署，諾署者猶爰書定，吾輩無遺噍矣。然拿破崙席百勝之威，得億兆人之附，竟置嘉納之言不論。遂於八月初二日，告布國中，以波奈巴氏永爲法蘭西之大統領。



於徵調，咸以舊法爲良，而貴族望冑，廣有資產，則願循新制，以此之故，變萌遂生。拿破崙聞變，喜爲得間，乃不預商之瑞政府，直曰：『余來爲爾平亭也。』命副將拉迫以書遍走十八郡，詔其酋長曰：『大統領讀爾國歷史，亂兆一肇，咸無了期，惟吾法以大公至正之道，爲爾定之，亂或不作。』時舊黨之魁，曰阿洛司雷定，權力至偉，新黨以挫。拿破崙惡之，遣大將聶爾，以精甲四萬，至瑞士，阿洛司雷定黨人遂散，因見囚於阿李格堡。拿破崙立更格其政，遂自晉其徽號曰：黑而微勳平亭疑法家，而瑞士幾成爲法人之屬地，且畜甲一萬六千衆，以供法人徵調。此事各國聞之，咸噤不敢逞，獨英國以專使責問。且黨魁見囚，蒙辱已甚，而自由諸黨，復遭鞭笞於法人，煩冤四號，各國因而大憤。拿破崙於一千八百零一年，以兵至聖篤敏古島，欲收之，先是主島事者，爲西班牙人，島人逐去之，立多山羅佛糾爲主，握島權。其人本善戰，迨旣領全島，雅有幹局，能部勒島事，島人服之。多山策法國一臻郅治，必勒遠略，乃善視法人之居島者。凡諸政令，悉本拿破崙所定，隱然一附庸，且歲舉其地產之半，入於法國。拿破崙滋不悅，令妹婿柳克柳克以二萬衆，舟行達聖篤敏古，此二萬衆，卽前屯萊茵河者，頗積憾於拿破崙。時一千八百零二年正月初二日，柳克柳克以書抵多山喻降，多山知降且不免，乃悉力抗來軍，然要

陰連失，始降，請歸田自活。尋柳克柳克中譏，言多山且謀不軌，乃檻車徵詣法國，下之詔獄，遂瘐死。顧多山之死，議者藉藉，法兵既入島，大肆殘暴，衆爲愕駭，而軍中大疫，似有鬼殄，死者數千衆，柳克柳克亦斃。時法國聞捷大悅，政府下令，悉驅島人於邊遠，不許聚居島中腹地。海島中仍大疫，諸將多物故，而主兵者爲羅香蒲，兵力單弱，土人復竊發逐去之。於時海的島即聖篤人，於一千八百零四年，正月初一日，復自立。

拿破崙此時於國中域外，所部勒之軍，人人惶恐，而英國輿論大猖，以法人至無道，不能更忍。前此瑞士之役，英使詰問，不能得要領，因之和局復敗。蓋英之外交家，恆用公理責言，謂法人不應以兵力壓制自主之國。拿破崙則答以阿敏司之約，毛而太島，本言非英法二國所屬，必取局外者與其事，今此約莫踐，則英國亦未爲得也。史氏曰：拿破崙之治外交，凡有盟約，必稍爲輕重於其間，顧能犯公議者，亦遵守弗失。而英人之管領毛而太島，爲計亦失，故拿破崙得據以爲詞。於是英法二國，因之齟齬日甚，報章互詆，較開戰尤烈。英人有自由之權，報章之於拿破崙窮極醜詆，而法報則不能爲縱恣之詞，以富崙司警察嚴，不令國民自由也。拿破崙乃以使問英人，何由見詆如是？英人曰：「敝邑政體，



與法不同，匪特不責主筆之放言，且欲因輿論，以定去取。」

時英國有一報章，極詆拿破崙，報名曰「蘭比鼓」，中主筆者，爲迫而替亞，法國王黨也，奔英，資緣得主報政，其所爲恆用法語攻拿破崙，拿破崙力不能制，遂訟之英公堂，迫而替亞延麥根託須爲律師，其人精於律者也，在公堂中辯論娓娓，語語均中拿破崙要害，較諸英人所爲之報，其語尤烈。然問官仍判迫而替亞語近污蔑，在律莫赦，而迫而替亞終以理勝。

此讞方在理，而英法之邦交已渙，阿敏司之盟寒矣。拿破崙意二國敦睦，何以英人力縱此輩放言；而英人則以爲波奈巴所爲，較之報紙放言，尤不衷於義法。政府乃佯言以領事至英，保護其商政，陰令圖英倫海口之形勝港汊，一一勿漏。然法人之來，行事絕祕，尋竟爲英人偵得，抗言曰：「法人所爲如是，是將挑釁矣！於萬國公法爲悖逆。」

英法未決裂之先，拿破崙令華掃之攝王曰埋葉者，法告包本氏王孫曰：「王孫能自署牋，宣告列邦，言後此法國神器，永永與包本氏無屬者，余將割意大利腴沃之地，王王孫也。」而王孫報書，則正大而寬洪，真天潢之言也。其言曰：「余之遜荒於此，王室舊臣，咸圖復辟，然非我志也。爲謝默歇拿

破崙，默歌常人之尊稱彼之武烈，吾至欽服；且彼待國民厚，一一登之衽席之上，存法民，即所以存余也。若以

余累葉相承之玉牒，一旦如賈人之鬻物，以利誘之，令其廢滅，則所謀良左。天心余不敢知，若以上天賦畀之責任，令余若矇瞽無見，默以授人，此何可者？且余身為基督教中之人，一息尙在，亦萬不能自棄其責任；矧爲路易子孫，寧能不自重其身，縱使手足關械，而吾一身之隆重者自若。令煩君報默歌拿破崙，王業燼矣，惟志節存耳！

拿破崙聞王孫報書，詔曰：「吾安有是？若吾果以埋葉與言者，特癩發耳！吾果以介紹哀於王孫，似必假王孫之位號，吾之勳烈，未足以底定法境乎？」史氏曰：此事確也。王孫之言，侃侃正告，天下知之矣。若拿破崙果無是言，而埋葉小部攝王，居於波奈巴威稜之下，敢矯旨以定私約耶。前此拿破崙

獻寓公見立，尙不悞包本之王裔，及此時見王孫稱之爲默歌，夷同平民，始有甘心於王孫之意矣。拿破崙之恨王孫路易，蓋知王孫之意，以各國不直新造之朝廷，而英法又將搆兵，故書辭不屈。至是，拿破崙又念與英搏戰，而王孫必有希冀恢復之心。

此時法國摩臬透報，列一鉅篇議論，其文爲法將軍西拔司鐵尼草，其人新從地中海東偏諸國

游歷歸者。此論一出，而英人銜法之心愈甚。西拔司鐵尼敘其游歷所見者，利弊纖悉備列，且言余馬跡所至，人人咸推我爲拿破崙之專使，無不加以禮接，若埃及回教之父兄，尤有禮。私謂法國更以六千精甲來者，吾部必以兵力相佐，埃及全境，仍可屬法。英留守司丟阿忒，以土耳其客，遮我行刺，顧客不之信，轉以情輸我，茲可知矣。埃侯寧島人，亦密語，苟得機會，當歸命於法國。

英人得西拔司鐵尼所列報章，如定拿破崙爰書矣，且其報中所言，英留守遣客行刺事，弗實，近誣陷英之勳臣，乃以使責言。而法人則語英人惠而生所著書，於大統領亦肆醜詆，胡不加罪？英人曰：「惠而生私書狂訐，罪祇一身，若西拔司鐵尼所論著，法國聽其登諸報章，宣布天下，狀似傳檄，則法政府不能無責。」於是英法二國攻訐之報，日盛一日，而英國樞廷大臣，於議院中，亦日暴法人之短，若爲報館補義者。溫丹者，英大臣也，抗言曰：「拿破崙宗旨，與韓尼伯同耳。韓尼伯之志，誓滅羅馬；拿破崙之志，則誓滅吾英，其去爭鋒之期不遠矣。吾英須及其未至，疾起擊之，勿待敵來。吾輩須極力聳動吾王，趣爲戰備，勿令坐失機宜，如奧格司忒里也。」奧格司忒里者羅馬末造之王也。解立丹曰：「吾度拿破崙之心，平旦見陽光，其第一次入腦之思力，卽以滅英爲志願。其歲時祠神，勿論祠猶辟德也，祠穆罕默德

也，以公理，以蠻法，苟足滅英，其志何  
既拿破崙梟俠之心，欲吞併全歐，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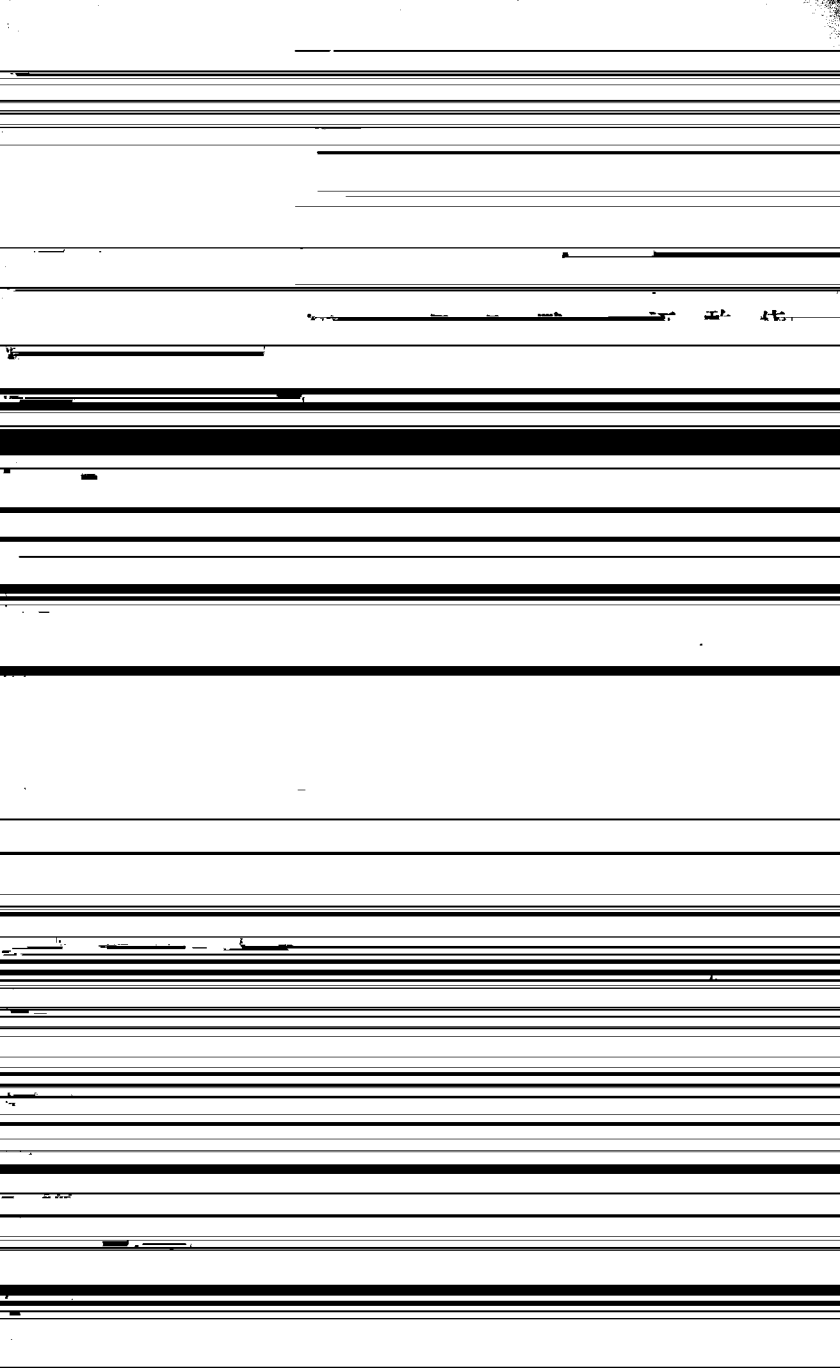
拿破崙亦聞英人肆詈，乃自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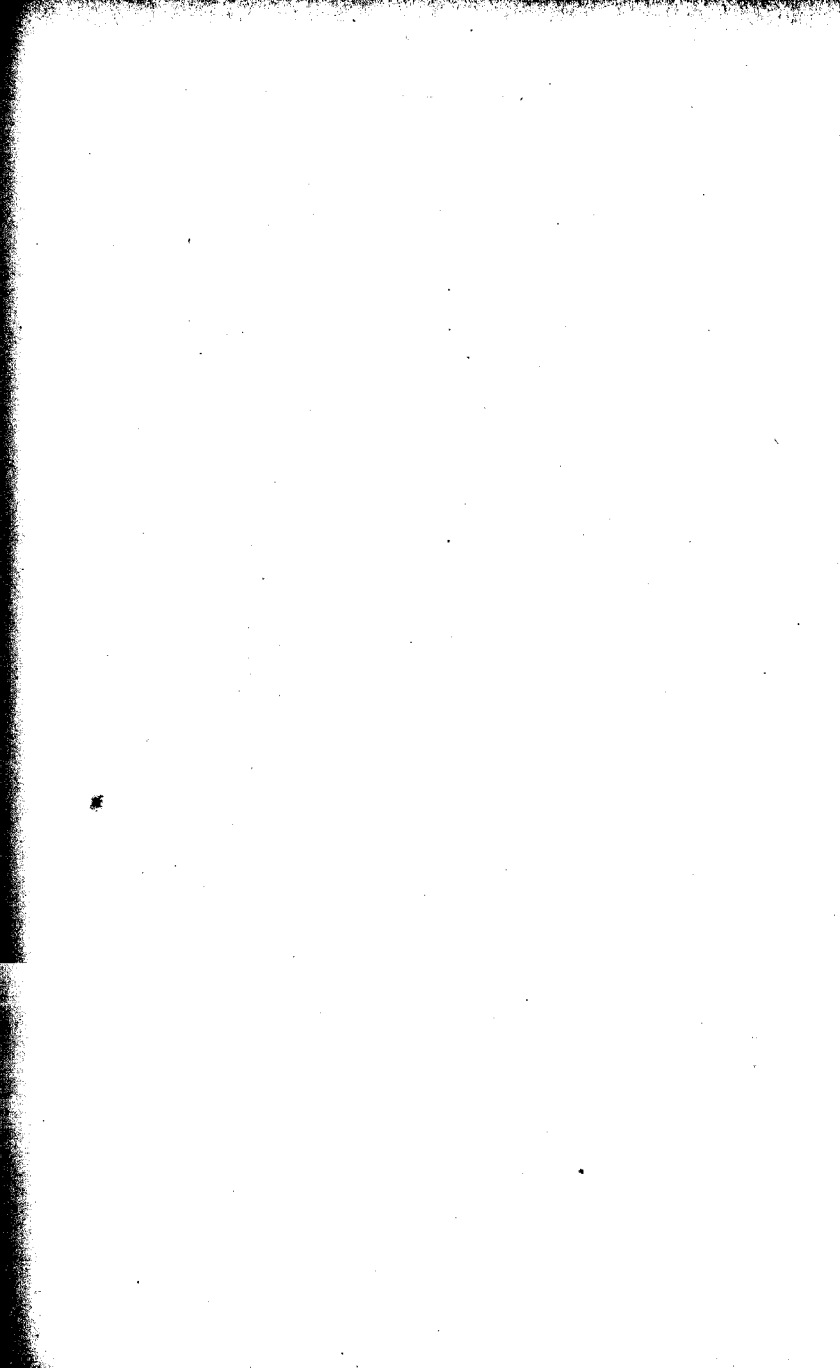
拿破崙亦先折之以氣，與人因而致  
論，其來如潮沸風暴，均屬不穀之  
官偽爲右我，而譏訕之微，猶之見  
吾明告使者，埃及且晚定屬我，特  
苟兵鋒所嚮，舍英國其當誰伐？究  
貴國。然吾之陸軍，咄嗟之間，可得  
縱橫全歐，分地而王，胡爲自相猜  
利，殊不欲助人爲虐，以蠶食四裔。  
言，必不釋毛而太島，令其自立。若

之盟，違約者已夥，設毛而太島險要更不吾屬，問何國兵力能當法軍者？勢且仍歸其掌握。於是英執政乃明目張膽，言於議院曰：『此和局萬不足恃矣！彼法人日經營水陸之軍，雲屯山積，吾國其善爲備。』議院咸以爲然，乃下令國中備戰。

三月十三日，英使者灰德握司，及各國之使者，均集拿破崙宮中。已而拿破崙入，目光注射英使，在衆中盛怒嚮之曰：『君已決計失和矣！』英使曰：『未也！』拿破崙不待其言之畢，卽大聲語曰：『我已與貴國苦戰十五年矣！貴國更欲再戰十五年耶？此事蓋貴國見屬，吾惡敢謝！』乃他顧別國之使者曰：『英人甚欲戰也！然彼衆固先露其鋒，吾劍亦將遲遲歸匣；彼旣不以條約爲信守之物，吾今將以黑紗蒙此盟書矣。』復顧灰德握司曰：『貴國胡爲備兵？君甲，吾甲；君兵，吾兵；君力能滅法國，萬不能使法畏君。』灰德握司曰：『吾國安有圖滅貴國之心，特彼此心期，欲同臻於和平耳！』拿破崙曰：『若然，則當遵守條約。凡人違誓而背盟，在理必將無倖，如是之人，則將使全歐諸大國，咸欲甘心其人矣！』因連語者再，語已，竟出一堂駭然相顧，不發一語。

或云，拿破崙盛氣之對使者，其狀似激，不知拿破崙蓋豫蓄伐英之謀久矣，此特乘機而發耳。英





## 第十八章

紀戰事之始 法兵據漢奴佛及奈百而司 英師得法人殖民地 拿破崙圖英

記摩羅辟杞格魯加度代而辣乙德事 滕秦公爵死狀 拿破崙正位爲法皇

帝 兼意大利王 幾奴亞屬法國圖版

二國宣戰，士極奮烈無前，阿敏司約中所歸法國屬地，英師復進據之；聖篤敏古留屯之法軍，英人助土人逐去之。漢奴佛者，地屬日耳曼，凡英法搆兵，咸守局外。然漢奴佛實英屬也，拿破崙曰：『留之適足庇英，不如收之。』乃遣大將冒替歐潛師襲之，復以別將入奈百而司據其城。

漢奴佛部長，爲康白列其公爵，見冒替歐兵如風雨驟至，自審力莫與敵，卽與法軍言和，請自約其兵退屯愛而白河之後，且請後此戰事，脫然不與。冒替歐曰：『必令爾軍元帥渥姆司洛登悉其兵



械入吾軍，和議乃定；不爾，縱退兵河上，亦必以勁旅尾之。」且令於騎隊中悉徵其馬。然日耳曼種人，愛馬如命，失馬如別其家人，爲狀至慘，法軍亦爲動容。

普魯士王者，日耳曼大長也，漢奴佛之亡，在法宜救。然拿破崙則以使者語曰：「吾此舉，非欲夷漢奴佛爲郡縣，然必得此地，令英人知據毛而太島之爲非理。普魯士王中懼拿破崙威力，卽亦無辭。然丹麥部見狀，大怒，發兵三萬，至日耳曼，見奧地利，及普魯士二國，拱手授敵，大恐，遂嚴約其兵歸國。時法大將下令，徵漢奴佛輸錢佐軍，若白來門漢堡諸小部，亦徵輸不少貨。」

此舉，拿破崙蓋欲以別部之餉給己軍也。且以兵扼英國通商要隘，塞其利源。因念英國爲其勍敵，非犁庭掃閭，不足制死命。乃聚精甲十六萬，綿亘於法國及荷蘭沿海之側；復造小船數千，將謀潛渡，犯英，分布於各港汊，而蒲龍爲之中區，以便調度。

此時英國之人，人人咸懷殺敵致果之氣，水師戰艦，合計得五百艘，四出游弋，凡法國極衝，及次衝之地，均以艦邏偵，無令外逸，且闌入腹他，竊毀其船。而陸師則常備及豫備之軍，亦日增其數，均屯於極衝。英王常至軍中，勞苦將士，一時烽火之燄，遍於全島，百姓互相守望，人人以趣敵爲義。英自立

國以來，上下一心，未  
兵約十萬，民兵約八  
一達伏司德，一微克  
英人聞之大異，館利  
墨也。一實則拿破崙  
則出其不意，飛趣倫  
亞及西班牙各海口，  
然拿破崙殊恨  
迫呂、康華賚賜三人，  
在掌握，譴其君，誓其  
拿破崙兵略，自  
不意，則全英當立獨。

故英國得從容爲備，乃不易破。嗟夫！英之不亡，得常保其自由之母國，殆天意也。

一千八百零三年秋冬之交，歐羅巴各國，咸皇皇然覘英法之相搏。越明年春，法國波瀾內生，大統領遂不能注其精力，以仇英國矣。初，拿破崙未圖永爲統領，而法國別部，已知拿破崙必且僭號，嫉之。迨一千八百零二年，八月初二、初四日，連日下兩諭國中，國人知拿破崙將綜攬大權，自爲帝制，嫉者尤夥。而萊茵河屯戍之兵，主將摩羅尤快快，衆知是鎮之兵，旦晚必動。先是拿破崙與教皇署約，及立羽林新軍，摩羅大不謂然，且於一千八百零一年之役，拿破崙頗切責摩羅，摩羅銜之。蓋摩羅之幹略武能，論者以爲少亞於拿破崙耳，忽蒙嚴譴，尤不能服。卽萊茵河戍兵，終始久隸摩羅，凡拿破崙征意大利諸役，咸不克從，恩信亦未深洽，故但屬心摩羅。聖篤敏古之役，柳克柳克料兵，卽取諸萊茵河之衆，犯瘴而死者極多。萊茵河將士，尤以爲拿破崙有心寘之瘴鄉。辟杞格魯者，故萊茵河鎮將也，其人爲王黨，故其帳下吏士，亦多與同心。迨辟杞格魯旣譴戍，舊鎮屬之摩羅，軍士仍辟杞格魯故人耳。嘉諾之黨，亦積憾於拿破崙，顧不能沮之僭號，乃隱謀牽掣其權，俾不能自伸其雄略。至羽林新軍之立，與建立儲宮之議，久而始成者，卽嘉諾之力也。至於王黨歸朝，拿破崙許以收回食采，久之，不

能言復故物，

氏，遂合而成

乃與辟杞格魯

格魯歸國，亦

一千八百

出獵，乘機刺

與辟杞格魯，

先是加

遂而拿破崙

出者，恆不示

人亦曾事拿

羅既見獲。辟

及小鎗，事出倉卒，竟不及取，乃悉力與六卒角，弗勝，跪而哀之，不許，羣械其足以出。加度代而本欲以單車奔越，思出險而逸，茲竟爲邏騎所得。英船主辣乙德者，辟杞格魯實附其舟達法境。是船一日與法艦遇，敗之，獲辣乙德，法官謂爲同黨，亦從而囚之。

是時法政府宣言，英人眩誘法國王黨，同謀潛害大統領，政府已得左證，越日將徧示國中。而擺利公爵者，伏處西隅，待二客成功，則長驅入國矣。尙有王孫一人，伏萊茵河兵間待變。

王孫者，康豆親王孫也。其人氣調甚高，雅有才畫，收合當時舊部，將之，自成一軍，軍中頗愛暱之，爰書上，初無其名。嗣國人聞王孫見獲，一鞠之下，卽論棄市，衆爲駭然。王孫卽世所云滕秦公爵者，讞定，拿破崙一生篤義之事，此爲最矣。

先是王孫之遯荒也，居於巴登，巴登者日耳曼南尙有府僚數輩，與之同適，譴所幽居無聊，以獵自遣。三月十四日，晚時，忽見法別將奧東納以騎士至，圍愛登海姆，囚滕秦公及其所部餘衆。然滕秦公見圍之時，欲以力格，其人曰：『緹騎猝來，爲勢不敵，不如囚而就鞠。』遂囚之。司屈辣司壘堡之上。同囚者，則聖約克男爵也。邏偵至嚴，消息不得他逸。閉禁三日，一夕，騎士入，趣以夜中起行。公乞以僅

厮一二人自給，騎士弗許，許以衣二襲，隨行易著。二十日，至巴黎，坐息於大姆不耳。太姆不耳者舊十字軍俠士隊所居也。逾十字軍罷此地，遂易爲囚拘之地。移時，騎士復趣赴聞生堡。堡中夙羈重囚，王孫至此愈困，直據柙床睡矣。忽傳呼問官垂至，王孫自信無罪，神宇夷然弗動，乃自承曰：「我果王孫，康豆王所餘兵，我實統之。然辟杞格魯謀叛事，初未與謀，請自面大統領。」且云：「以我門閥望實，及我凌夷衰微之狀，或爲諸公所憫，必不格而不爲道地也。」

夜分，獄吏復言問官至矣。問官非刑曹，大將繆拉以別將八人，雜治此獄，首座爲黑林將軍，置王孫於庭，呼曰：「王孫對簿，余告爾以獄事也。爾奈何以兵內嚮？且爾得賊於英，潛煽邊陲，亂法國內外之治安，趣具狀！」王孫對終始如一，久不承，旣而曰：「我果獲機宜者，吾仇亦不能不復。」僅此一語而已。諸將終以無左驗，獄久不決，遂進告變之人更詰之。告變者但曰：「吾始至愛登海姆偵王孫，不得其定居，蹤跡頗詭祕，且收合亡命，通夕飲啖，狀甚豪俠可怖也，如此而已。」黑林旣鞫此獄後，恆語人曰：「王孫臨質之時，自云：『以我天潢舊裔，集兵自衛，於吾家世，固應備之儀仗；且以吾王室懿親，淪於齊民，一旦無罪就鞫，在法無自屈哀鳴之理。』余觀王孫氣概之傲爽，志嚮之堅定，左右訊鞫，終

莫得實。余輩恆微諷以稍自退遜，而王孫傲忼，終弗聽。王孫且云：「爾八將軍，諷我微詞，令我稍形餒攝，容可得生，吾固感將軍也；特我不欲自形其餒。」余復告以獄簡所定，萬無更翻之案。王孫曰：「知之，我亦自知必死，然終必欲一面大統領，罄我所懷。」

史氏曰：此獄一定，疑竇至多，一則王孫心念故君，未嘗臣順民主，在律非臣是邦，卽不軌亦莫能科以叛逆。二則巴登爲自主之國，非法屬地，無因以兵入境，囚拘寓公，在律爲違背公法。三則國事之犯，宜屬刑曹，何得以甲冑之士，僭定爰書。四則法京故事，從無夜中理刑；王孫以夜就鞫，事近幽祕。五則獄詞所定，胡得不明示罪人，令其首肯，此律尤爲萬國所無。六則法國國律臨質罪人，必援以律師爲之辯護，此獄獨無，何也。

時問官見王孫倔強，思欲勉狗其請，令見大統領。而沙法利適爲警察長，審時，坐於問官座後，默識獄辭，聞將聽見大統領，疾起附黑林耳語曰：「此着錯也！」黑林斗變色，弗許，判曰：「王孫叛其祖國，沮兵爲亂，與敵潛煽，謀襲司屈辣司堡，將遮殺大統領。」獄具，上之大統領，王孫仍下獄待決。問官八人，列堂皇待諭，俄而片紙至，王孫棄市。就獄出王孫，以大統領手書示之，王孫聞言自如，曰：「乞以

教士至刑所待刑。黑林曰：「王孫之行，乃同修道之士耶。」王孫弗聽，踞而禱天，已，廳堂上之人曰：「行！」時侍者十餘人，燃炬引王孫入地室，路至宛曲，王孫曰：「吾生瘞於此乎！」聖約克曰：「王孫勿言，靜俟天命！」言次，已出後戶，至護堡之溝上，有衛兵數十環擁而前，兵弁曰：「沙伐利，立於稍高之地，天甫遲明，故事刑人，必先羈其眼，王孫弗許，迨號令一宣，王孫殊矣，豫創墳其次，藁葬之。」

史氏曰：是獄之冤，殆無天日也！第一滕秦無應死之罪，據法人所定爰書，似謂公以兵內嚮，實則並無左驗；即使所部欲復夙仇，容亦有之。顧西俗立君，必羣臣署諾立誓，而後天澤之分始定，今王孫未立，仍以波奈巴氏爲君也。次則讞定卽刑，事太匆遽，此舉匪特爲文明諸國所無，而法國刑律，尤所深忌。蓋卽武員承審，於定讞後，亦延之以二十四句鐘，苟有冤抑，尙可赴愬大帥，今則並此而無之。又次則承審之武員，於獄詞多莫須有，在律不能卽加刑誅。且營制刑人，必榜列其人罪狀，定其生死。今營員列榜，凡二次；一言王孫罪當立決，又言則不如前之烈；似王孫可無死矣，何由仍就死刑。

時司屈辣司堡人，尙不省王孫死耗也，殆見地上遺纒人之帛，方知王孫纒矣。嗟夫！刑律堂堂，如不列謀人之死罪者，則王孫死亦常耳；若律意中列有謀人之科，則王孫之冤，固在見謀之例也。



王孫之死，一夕宜遍巴黎，卽歐洲亦轟傳其事。於是人人視拿破崙恆若噉人之猶鬼。至若迦法之役，以芙蓉膏死病軍，已不直衆口，顧傳聞出自英人，猶諒其以仇中傷。至是獄則明明行諸國都，十目所視，拿破崙之獄定矣。顧事既屬實，而朝廷宜附會其獄，榜以示人，終亦百飾莫掩其凶醜。論者謂拿破崙生長兵間，霸駁之事，亦所時有，然於社會上，未有得罪於公律者，至王孫獄決，嶮暴不仁之名，乃大播宇內。

當時拿破崙嚴約其下，勿令言王孫者。迨謫居聖黑里納時，對人論滕秦公事，巧飾萬端，以文致王孫罪狀。史氏則以爲拿破崙果精誠可格天地，王孫是非，一言決耳，胡巧飾萬端，冀自逃於清議。時有拉司加司者，素服膺拿破崙，其筆記中敍拿破崙多曲筆，至此事，則亦嶄然論斷其非。拿破崙自言一日宮居，有告密者，言滕秦公合其黨徒於近畿，將有所圖，意皆在統領，余大怒，遂囚王孫。後此獄事，均泰婁蘭德司之。不俾余得與其事。彼滕秦公在獄中上書，竟爲泰婁蘭德所格，果是書入者，王孫又安得死。識者謂王孫見囚，及於縲死，其間凡八日，豈此八日中，拿破崙餘怒尙熾，聽其部曲所爲乎？則亦曲諱之詞耳！且王孫下獄，日必有記，考其日記所載，殊無上書之事。此書既云爲泰婁蘭德所格，拿

破崙又何從審王孫之必有書。王孫侍者聖約克男爵，終始侍王孫獄中，亦不言王孫上書事也。法國新法之立，舍拿破崙外何人能操生死之柄者。泰婁蘭德之爲人，尤溫裕不喜爲亂首，方法國大亂中，未嘗手刃一人，顧身事拿破崙，忽專殺耶？矧泰婁蘭德視一身至重，果知後人之將不利於己，尤所不爲。且泰婁蘭德身司外務，不爲刑官，王孫卽有言，告之法曹耳，胡乃妄達外部。綜前後觀之，必沙伐利受祕計於拿破崙，行此慘覈之事無疑矣。至承審武員，亦必希旨於可蘭考德及繆拉，方敢專斷如是。究竟三人中，非取進止於拿破崙，決無敢不特律以爲斷者。又一日拿破崙在島中，復論此事，言乃實直，不如前之粉飾矣。謂天下之人，均有保護一身之權力，當包本王室，力圖恢復，凡遮吾道，環吾宮者，均刺客也。吾不能不力殲一渠魁，以絕後人之希望。

史氏曰：包本王裔，固欲恢復，然遣客之事，殊非本圖。客多王室之舊臣，王孫尙慰客，以爲狙擊要人，事近陰賊，爲上天所弗容，則遣客萬非王孫所屑。且王孫之不爲梗，左驗至多，彼拿破崙亦唯託此爲名，方克行其殘忍。此時約瑟芬與拿破崙之母，意亦右王孫。若約瑟芬言，果否誠慙，則不敢知；而拿破崙母所言，則力沮拿破崙勿爲覆巢破卵之事。卽富崙之爲人，亦云殘忍矣。然尙謂拿破崙此舉，匪特有

于公律，且兇穢之行，終其身不能灑滌。

滕秦公死，逾數月，人見辟杞格魯之尸，項纒黑帛，二楔絞於帛端，爲勢頗急。以死狀言之，決非自裁，必沙伐利以獄卒了之，或拿破崙從埃及隨歸之馬默路克人，潛治之也。拿破崙審辟杞格魯之人，強濟善辯不屈，朝審之日，必指數大統領之短，易以瞽惑衆心，故隱斃之獄中以滅口。至同繫者，唯摩羅不能遽定以罪。據摩羅獄詞，則云辟杞格魯歸時，與之兩面耳；彼約爲亂，吾不之許，且加度代而謀逆，吾並不與聞。獄具，摩羅禁二年，而約瑟芬力爲緩頰，始易長繫爲謫戍。

科以刑審，摩羅殊無罪也。而加度代而對簿時，項上則綴路易十六小木象，自承一心誓與謀叛之人爲仇。時問官爲休利倭，其人實革命黨人，加度代而卽稱之曰剔魯葉。魯葉王剔之爲言弒也迨讞定，令囚前，自署獄簡，而項上木象忽不見，問官曰：『爾胸前，王之假象何置矣。』囚笑曰：『爾置真王何所也？反以問我。』堂之上下，咸大噓。於是加度代而之黨十八人，同處網辟。有巨家樸立虐克者，二子亦在爰書，餘衆則永充邊遠，或囚拘也。

歐羅巴諸國，聞滕秦公之獄，咸大怒。俄皇、瑞典王及丹麥王，爲之發喪。先是諸國使臣，力諫法廷，

毋爲此已甚之舉，拿破崙堅不之聽。各使者怒，因之戰兆遂伏，奧國積餒之下，無復聲響。普魯士本拘守局外，初不因此改其素志。而他國君主，一聞滕秦凶耗，遂人人備兵約縱而起。

亂黨已滅，廷議尙防餘燼復煽，一待滕秦公死，拿破崙更以威力遏抑他黨勿動。且知民心浮妄，易形反側，乃制令館報，勿論包本事，冀以少平民氣。自是王黨亦不敢公然倡謀，只私室耳語而已。拿破崙猶防竊發，時時加以邏緝，爲備絕密。

拿破崙知滕秦獄定，無以自解於友邦，思以聳叛之罪，牽涉於英人之愆。乃令警察多畜間諜，變服入日耳曼各國，冀得英人密書，執之以爲罪狀。時英國兩使臣，一拙婁克駐妙桌克，一斯賓塞駐司德加特，竟爲諜者所愚，果以密書告王黨，竟爲法人所得。拿破崙遂以兩書宣示，指譎其短。謂二使者煽惑人國，大不利於外交，令日耳曼部中二王，逐去英使者。而公士但丁使臣，名愛而敬，方英法構釁，適游涉法京，拿破崙錮之南境，毛舉細故，尋摘其短，幽諸辟累尼司山荒碕之上，日夜窮詰，必欲誣陷，入之叛黨，愛而敬逆知其意，不答，久乃釋之。其友謂之曰：「公幸不承，苟稍露疑竇者，死法當如杞格魯矣。」

崙波耳特者，奉英廷之命，駐節於漢堡，亦見阨於拿破崙，已而得逸，然逸時爲勢絕險。西歷十月二十三日，夜中，法兵一旅，險渡愛而白河，取崙波耳特。然漢堡爲局外，且復獨立之國，在法，非法人權之所及。法人竟夜入，囚使者歸國，幽之太姆不耳。普魯士王力爲緩頰，然窮搜篋笥，無通叛之書，又以普魯士王言，乃舍之。

各國雖哮怒，然自辟杞格魯死後，黨燄亦熄，無復揭竿起者。且民黨中大將握兵，無如摩羅，摩羅下獄，民黨無隊，於是拿破崙素所垂誕之王位，漸漸亦將卽眞矣。時爲四月三十日，距滕秦公之死，逾月，拿破崙嗾司法院員克累意，倡議於衆，言行政貴實，須將舊時所云大統領諸虛號去之。且今日之法國，威聲旣震，糧儲富足，新立憲法，亦大行於國中，此國家之幸福，非得治人，無足永永鞏固吾圉。今不得不將尊號國權，歸之波奈巴一姓，俾世延其皇祚。且云全軍之人，與編戶，無不擁戴波奈巴，以吾思之，必皇帝位號上拿破崙，以崇國體。

克累意旣倡此議，衆聚而謀之，無梗議者。而嘉諾獨不承，音吐旣亮，辭頗慷慨，言曰：「大統領神規不業，照耀三古，實造法國，然考之前載，實與羅馬大帥府同其位號。羅馬之勿別厄司、坎密勒司、星

星那忒司，大勳既集，咸奉身而  
出力以衛國家，分也。卽崇德却  
其晚節，雖英雄亦有顛蹶之口。  
糾曼臬格司子耶可母特司，非  
實民黨領袖，且亦愛國之人，議  
是時立法院諸老，立卽舉  
可以擇賢立其從子。及諸孫，不  
婚，與拿破崙意左，遂屏弗傳，而  
告諭傳布，百姓夷然不以  
者僅三千人。於是守土諸官，仰  
畫諾者，僅署十分之一，共戴之  
守土官報書之未至六閱月，

倫爲判度支大臣，盡復路易當日所立之執金吾，與大水師提督舊制，授其弟兄，拜卑昔、繆拉、蒙狩、喬丹、馬西納、倭齊魯、卑那度、索而德、白魯恩、蘭司、毛替歐、聶爾達伏司德、卑西愛司、蓋勒蠻、塞羅利、來勿白、派立格農十八人，爲大將，均潛邸舊人也。以丟洛克爲中郎將，可蘭考德副之。以卑昔兼虞部大臣。以西格掌儀部，部勒紛綸，然此時國中，以滕秦公之獄慘怛入於人心，不能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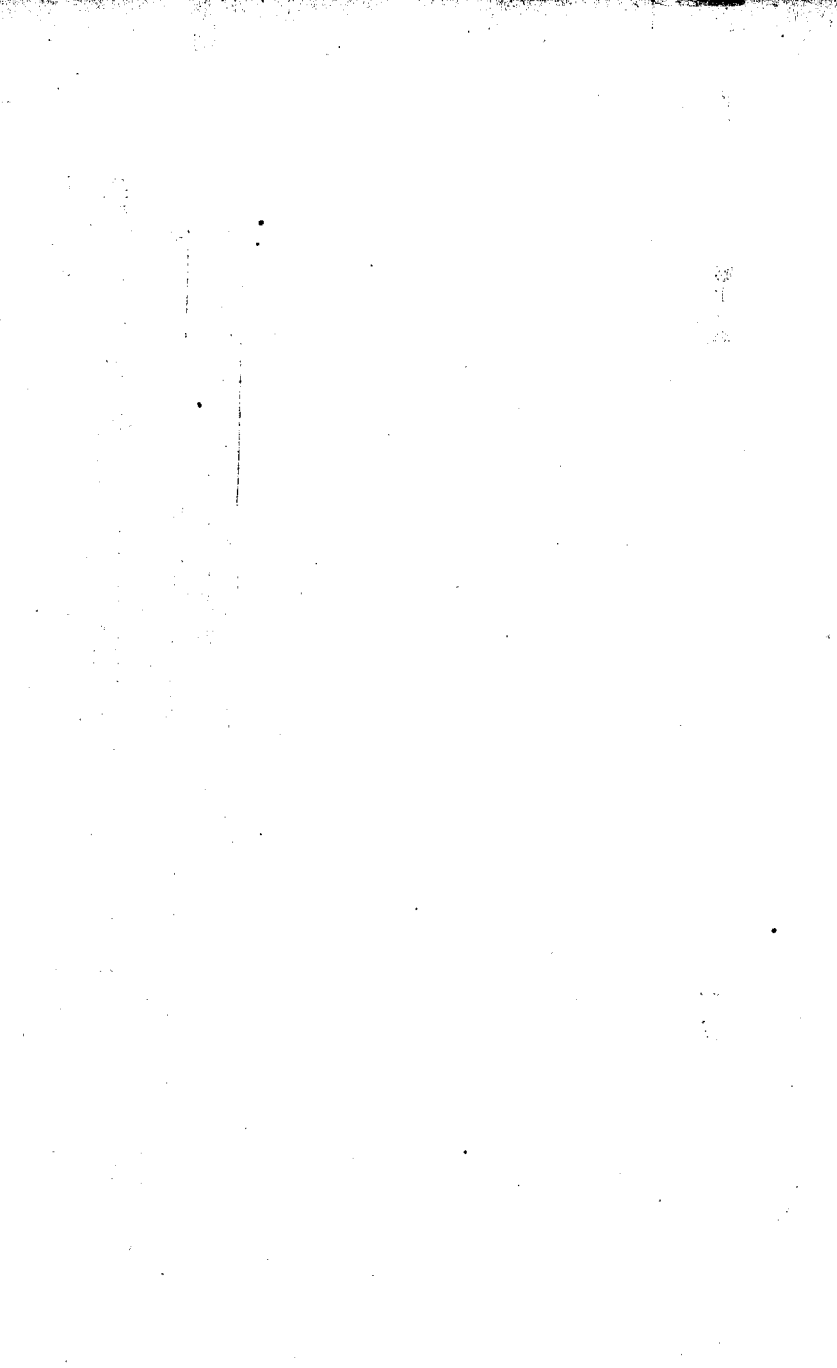
拿破崙卽位後，與皇后約瑟芬同臨蒲倫閱兵，合軍咸欣悅迎駕，凡愛來轄派及萊茵河諸屯軍，歡聲動天。歐洲舍俄羅斯、瑞典、英國外，咸以使者賀登極。日耳曼諸部小王，則聯軫來朝，稱頌勳德。

拿破崙之自稱皇帝，意與羅馬大帝沙里曼一統時，亦撫有英國者，今欲踵武前徽，同稱盛聖。唯沙里曼登極，實教皇爲之加冕，乃召拍乙司第七至法京行禮。拍乙司第七震懾威稜，毋敢弗至，遂以十一月初五日，去羅馬首塗。十二月初二日，拿破崙與約瑟芬同蒞諾忒而代姆禮拜堂，教皇陳帝后二冕於案，爲之頌禱。舊制，加冕之禮，必教皇爲皇帝加之，拿破崙屏弗用，竟同約瑟芬各戴一冕。

加冕後，意大利民主國使臣亦在班列，隨奏拿破崙，請皇帝臨密蘭加冕，拿破崙許之。一千八百零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拿破崙至龍巴地，取故王鐵冕冠之。故事，加冕時，王必自陳曰：「是冕爲上帝

所錫，有敢近冕而褻玩者，無赦！」拿破崙行禮時，亦伸祝詞如舊，  
皇帝，意大利大君主，唯千秋萬歲後，嗣位者，不能兼此兩國位號，  
立苟利亞民主國公爵，至密蘭奉賚，請以民主國土地，并入  
拿破崙留尤勁蒲答奴意爲密蘭總督，遂與約瑟芬同歸巴





## 第十九章

列國合從圖法 瑞典俄羅斯奧地利三國聯盟 拿破崙親督兵於日耳曼 抹克  
以厄而姆歸法 法軍入維也納 脫拉法而加水戰 奧司德立此之役 來司堡  
定約 約瑟波奈巴王奈百而司 路易波奈巴王荷蘭 萊茵河諸部成爲聯邦  
紀法蘭西戚里貴族

一千八百零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拿破崙皇帝，以登極國書，專使賚示英王佐治第三。王弗答，飭外務部覆書。而法皇書意，意在言和，然不言其所以然，亦未及毛而太島事。英外部書辭，亦至簡括，但云：「寡君新與俄國盟，和局之定，敵邑不能專斷也。」

法皇知俄廷以滕秦公之故，不直於法，故與英聯。而瑞典政府，亦以滕秦公故，附俄而擯法。於是

英人得助於北部，兵力益肆。法皇乃隱勅官報館摩息透，醜詆俄瑞二君之短，以挑其怒。瑞典政府怒，挾報紙示駐瑞之法使，斥其非是。

此時英俄瑞之交益摯。三君要旨，思掖起荷蘭瑞士二國，復予獨立；次則合力逐去日耳曼北部法軍，勿令蝨於其間；又次則收披特孟德地，歸沙迭尼亞王；又次則肅清意大利全境，不令法人久據。四事，一不得當者，矢不更尋法人之盟。三君密謀，欲更合奧地利及普魯士二國，以擴張威力。而普魯士政黨中，多主聯法者；而奧地利自馬崙哥敗屺之後，亦畏懼不敢更議兵事。

俄皇亞力山大思求盟於普，遂親至柏靈，二君會於弗列德力寢園。普王悅，誓於先王弗列德力墓下，脫法人羈勒，合三國同心擯法。顧誓言雖發，仍按兵不發。奧地利皇，聞法皇在意大利加冕，復收幾奴亞入法版圖，大怒，匆遞令出師，竟未待俄兵之來，與普兵之動，勃然奮起，趣敵，馳檄巴伐利亞公爵，徵兵。時公爵方遣子入法游歷，得檄大震，上書請守局外。奧皇弗答，以兵臨巴伐利亞，公爵遂斂兵入弗蘭克尼亞，以待法軍之援。

法皇聞奧國兵起，立召襲英之勁旅，轉旆嚮日耳曼。邊界大將馬西納方屯意大利，密旨勅其移

兵，收取奧地利散地之與意大利犬牙相錯者。自以國中兩大軍，一渡萊茵河，一越屈魯里司山，潛合二軍力，搗維也納。

奧軍之興，出於倉卒，而大將抹克尤斯濫不審兵事，在法宜力阨陰河。以當來軍，且可以通俄軍來路，并力拒守。抹克竟舍陰河弗守，移兵屯厄而姆，居巴伐利亞之西。

法皇知兵，見奧軍失其形勝，大喜。卑納度一軍，本駐漢奴佛，法皇令拔隊趣威此堡。威此堡地邇弗蘭克尼亞，卑納度軍遂與公爵合。時萊茵河之兵，分五支渡河，統兵大將，則達伏司德、聶爾、索而德、馬孟德、樊達姆也，合隊趣抹克之後。繆拉另領一軍，絕隔而渡，設爲疑兵，以惑奧師，令抹克疑法師悉由前進。

此時抹克屯厄而姆，方蓄虞心，而卑納度已卷甲徑趣日耳曼腹地，渡但紐白河，據抹克軍後，斷維也納消息。然卑納度兵至，而普魯士別部，如安司拍去，及巴榴，因之大擾，法軍蓋侵及局外矣。法皇知普魯士旦晚寒盟，卽知其非，而亦縱之。普魯士見別部爲法軍蹂躪，因以公法與爭，法皇弗答，以爲大兵所臨，不能更恤外交之小罅隙矣。此時法皇重兵，雖阨抹克之後，然威登根、根此堡、默敏根、愛而

秦根四路，均有奧兵，時出剽攻，法軍擊之皆卻。而默敏根中奧將，司浜根堡以五千人降；而法大將達伏司德等渡河，至於十月十三日，獲奧衆約二萬人；而巴伐巴亞，與司華別埃，均歸法軍，奧將抹克遂困於重圍之中，猶渥姆薩之困於蠻丟阿也。

抹克將略，遜於渥姆薩遠甚，而法皇用兵神奇，竟奪奧軍諸將之魄，且人各爲謀，不必謀定而戰。司吉華真堡與福迭南將騎士力保巴伐利亞，累爲法兵所窘，知不能支，遂以全軍遁至蒲希米亞。擬就地募兵，以實其闕。而法皇知奧之支軍已潰，遂力圍厄而姆，逼抹克令降。

厄而姆守軍爲數二萬，糧械亦充實，且俄兵瞬息已到，而普魯士與法釁端亦將開，奧國他軍雖爲法兵衝潰，然至厄而姆圍急，亦爭欲衝鋒陷陳，以出大帥於險，在法宜無卽降之理。且渥姆薩之見圍，爲勢危於厄而姆百倍，渥氏雍容坐鎮，初不卽降；抹克則張皇無措，焦悚不可終日，令開城納法師。方十六日，抹克在圍城中，大張告諭，城人有敢議降者，立斬。十七日，忽與城人約停戰，並云十日以內，若普奧二軍不前援者，降。降牋旣署，開城自詣法皇行殿呈進，法皇延見時，應作何語，史氏固不知。但知十九日，法奧二國，已定條約。二十日，城兵大出，置軍械於法壁之前，示降。奧將十八人，以立

誓不更臨敵，釋之歸朝。於是法軍得奧軍械絕夥，載巨纛盈車，歸巴黎，告捷於國衆。

普魯士初聞法軍蹂躪巴榴二部，大怒，嚴兵將戒行，迨聞厄而姆降，遂弗出。而法皇之故犯公法，以激普人之怒，蓋成算已定，足以制敵死命，故爾。大將馬西納夙秉法皇號令，以精甲出龍巴地，闌入奧人插花之地，縱兵四出，無堅不破。而微臬司則有奧公爵卻而司精兵六萬屯焉。

然與馬西納累接，均不利，乃移師緩緩越加林星山，退入本國。

法大將聶爾本分軍出屈魯里司山，而奧公爵約翰嚴兵扼山而守，約翰卻而司兄弟也，兵亦見絀於聶爾本。初，卻而司本謀，欲以精甲越山入日耳曼，既聞約翰爲聶爾本所敗，乃折而歸。此時約翰亦斂兵遵卻而司故道，歸維也納。聶爾本西納兩軍，已懸而不用，法皇趣二帥合軍，同搗維也納都城。

法皇身總大軍，居中調度，右方則聶爾本擁長勝之軍，左方則繆拉率久練之甲，軍勢甚盛，因而牽制蒲希迷亞之奧軍，不復敢動。大將倭齊魯復以本國後備軍居大營之後，壁於司華別埃，一以扼守伏拉而堡山路，防山民起與爲難；一以嚴備普魯士潛躡大軍之後，專俟法皇號令一至，卽移兵絕但紐白河，入奧境矣。法皇既得此軍，大軍遂弛後備，於是身督大軍，嚮維也納。先是俄奧兵約四萬五千

人趨救厄而姆，道中聞抹克降，法軍垂至，俄奧之兵遂退。然猶狙伏於險要，以取利便，迨法軍前鋒至，俄兵恐，遂與奧軍同退至摩拉微亞。此地俄皇亞力山大大軍實屯於此。其餘奧之殘軍，爲法兵所衝，不成行列者，亦零星奔竄，集於摩拉微亞。奧皇佛蓋昔司知大軍喪亡，都城岌岌，因於十一月初七日，奔摩拉微亞。

是日法大軍至林此，奧廷以糾婁子爵，夜至勞軍，求和。法皇令割屈魯立司山左右腴沃之壤，及微臬司來，奧廷以責償過巨，不見從。師進，以十一月十三日入維也納，法皇駐司穹白倫，奧王宮也。以克拉克鎮其地，巴伐利亞公爵，從大軍入奧京，得軍械甲冑，不可勝數。然法皇每於盛勝之下，往往繼以噩耗，此時水軍又大挫矣。

法皇既取維也納，遂專意移師，徑取英倫。先是西班牙一國，於英法之構釁，本議中立，而英國惑焉。策法兵若出，必以威力脅取西班牙，萬不能終守局外，因以戰艦四艘，突至西班牙邊境，令以四兵艦出質爲信，蓋以試西人之反側與否也。西班牙怒英人狂謬，於是大構兵，西班牙兵艦三艘，見襲於英，一艘沈沒。西班牙憤，屏局外之約，移檄英廷宣戰，舉通國水師屬之法軍，聽其指揮。

時法國水師已立兩軍，卽經營以備英者，一停羅去福德，一島，微與敵接，頗獲小勝，卽歸土龍。一支則微冷聶扶統之，亦適從出，且與西班牙水師合。時西班牙統帥，爲格拉微納，全軍停於加島後，揚帆歸歐羅巴。先是英大將爾利孫縱舟師四出，偵取法人，遊弋至菲尼司替阿角，此中有英水師大將洛勃加忒達駐軍於軍，戰艦凡二十艘，另礮艦五十三艘，快船四艘附焉。二國之帥，以爲甚健，雖爲數不敵，尙獲西法礮艦二艘。捷聞，政府大不直加達，以爲錄，雖勝弗錄其功，且令司兵律大將數人，會鞠縱敵之罪。史氏曰：於天下，猶之拿破崙之於陸師矣。西法二軍，旣與英戰後，迴軍至西法二軍，未經大挫，尙縱橫海中，乃勒其水師至地中海，誘其出，邏偵，防糧道爲斷，兵氣立沮，乃謀突險而出。或云，法大將微冷聶扶畏意，知不死無足見志，故悉師冒險而出，卽死無憚。時爾利孫戰經。



合三十三艘，快船七艘，以船數計之，微冷聶扶尙據勝着。於是於十月十九日，英法西三國水軍遇於海上。二十一日，去抹克納款，戰於脫拉法而加。

脫拉法而加之戰，聶利孫本傳，紀載極詳，吾書且弗備錄。時西法二軍，分兩行迎敵，聶利孫帥船中，忽張大幟，上書英國冀諸健兒人人各盡其責數字，大幟既張，諸船即破浪而至，二國之士殊死戰。久之，西法二軍艦，見獲於英人者，凡十九艘。西班牙餘舟逃歸加迭時中，大艘竟殘廢，不復能戰。間有法艦四艘，爲副帥丟抹奴阿所統，爲英將司脫將敗於羅去福德，盡獲其舟。此時西法兩軍覆矣，然英國此捷，爲亙古所無，以大勢論之，得失正復相準，蓋大將聶利孫卽於是日陣殞。方開戰之先，一彈中其要害，氣息驟絕，顧猶不卽淹化，殆偃臥至全師告捷後，呼曰：『我謝天主，吾大將之責盡矣！』遂死。

西班牙法國之與英接也，法軍出百死，凶鬪弗釋。西班牙素與英款，以一怒僨兵，人人無自致之心，爲力頗懈。法將丟抹奴阿未受禽之前，在兵間，於全軍垂敗之際，自審不能復振，竟以巨礮攻英軍垂陷之舟，此爲公法中所無者。續知西班牙投兵降，復大怒，迴礮反攻西兵；西兵亦怒，請英帥助攻，英人許之。是夜颶起海上，英軍所獲之敵舟中，有英將督之，遇颶至加迭時，爲加迭時守兵所得，待之絕

優，且除其臥榻，延英國創人偃臥。時英大帥新喪，代統者爲可林美德，亦聚西班牙之創人，善遣歸國，惟令其後勿更戰。而加迭時中總督，亦拓其醫院，以待英軍之瘡傷者。

法皇聞海上敗耗，舉止頗失措，然慷慨之氣，挾悲憤而出，喟然曰：「余以一人之身，安能督師四出，盡令必勝耶？」宣勅議院，令諱海上之事，弗言。微冷聶扶見俘至英國，未幾亦釋之歸，旋卒。法人咸云：是人惡敗，以刃自殊。或又云：富峯遣刺客刺之。二說究莫獲指實。

自脫拉法而加水軍敗沒，法皇憤氣日張，欲剋日復仇，卽日去維也納親統大軍，渡但紐白河，至摩拉微亞。此地俄奧二君已合兵嚴備，見法軍突至，卽斂軍退保倭而默此，待俄將倍司霍登後備軍至，厚其兵力。法皇則駐軍白隴鎮。法皇微服，從數騎，出視白隴及奧司德立此形勝，謂其從騎曰：「爾輩識之，吾軍不日將於此地搏戰，決勝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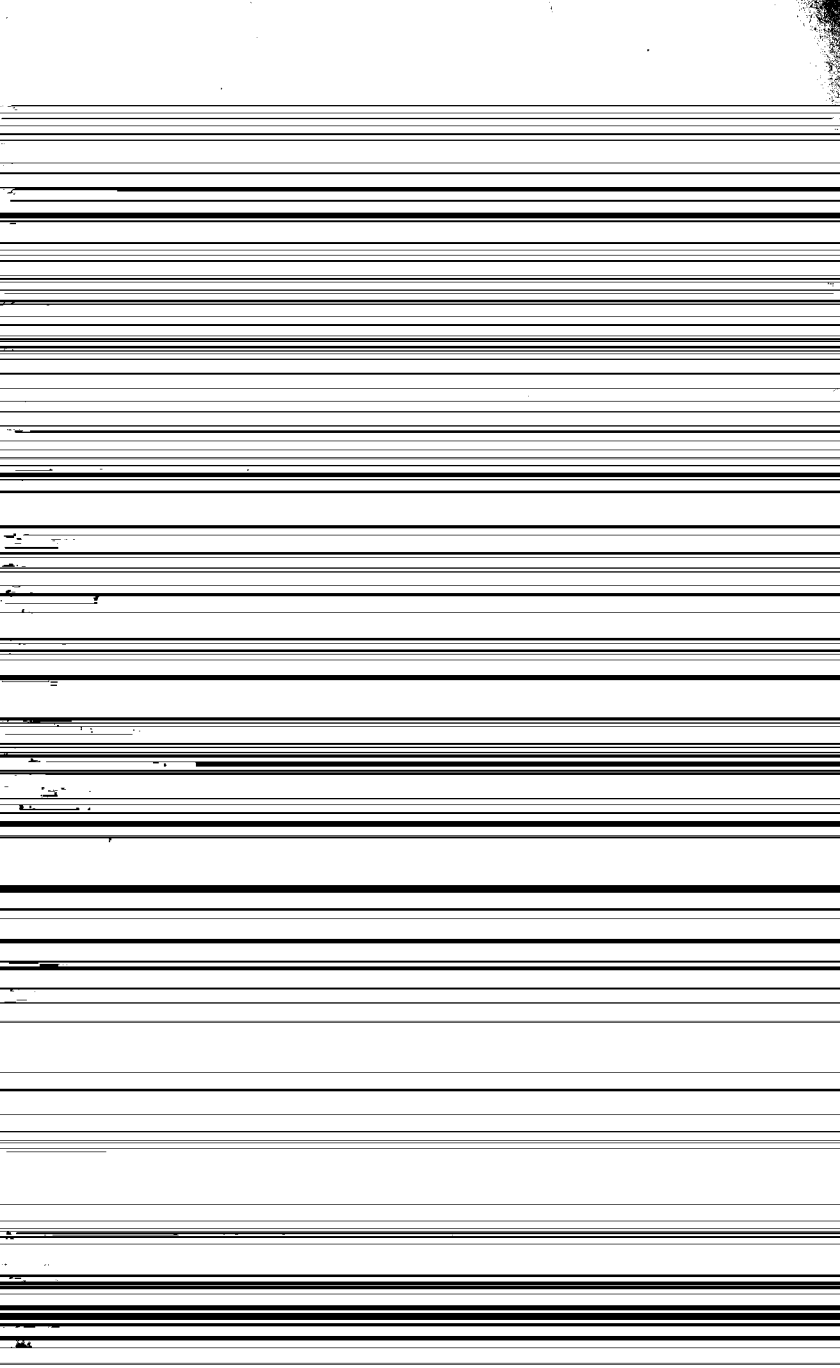
法皇之渡河也，習兵家言者，恆策其輕肆失着。時奧大將福迭南公爵，方在蒲希米亞募兵，實扼法營之左；卻而司約翰尙有雄師，據白牙利，扼法軍之右；卽維也納近畿之民，亦蠢蠢欲動，欲尾綴法軍；且普魯士積痼已深，爭欲致死於法。法皇老於兵事，知此舉滋險，自念與其久屯維也納，待諸國合

從而來，爲勢更迫，不如及其未定，先發制之。

法皇軍中調度，以大將蘭司備左，嚴厄汕東形勝之地，索而德翼右，卑納度領精甲居中堅，騎士屬繆拉，此前鋒也。後隊有二萬豫備兵，其中萬人，則宿衛之士，羽林大將，爲倭地諾德，法皇帳於此軍之中，此萬人共見之調度也。然已密遣達伏司德領騎步各一隊，伏於雷穹古廟側，在法大軍右翼後，法皇策敵人必以法軍右翼空虛，易蹈，誘之使右。

復策俄皇亞力山大行殿，卽在此軍之中，乃令沙法利爲使，問訊俄皇起居，隱覘動靜。沙法利歸言，俄皇侍中諸貴要，多少年輕剽之士，恃強而驕，恆言前此之敗，均與人積餒，不能自振；若俄衆者，天兵也，一舉滅法矣。沙法利之言如此，然法皇軍中檄牒，亦間引此言，則沙法利之言，又似實也。法皇知俄人驕嫚可誘，立即下令，退屯於奧司德立此，謬爲皇遽之狀，以示間諜。時俄皇以少年別將報禮，見法軍終日營營備守，無戰志，因歸語俄皇，以法人怯狀，又多方粉飾，以自實其言。不知法皇久已部署，以待宣戰矣。

十二月初一日，法皇覘俄人舉動，已漸漸入其誘中，以俄兵所據者，爲勢高，若堅壁弗動，則卻而



恆據以爲勝着，而奧司德立此之太陽，遂成爲法人之吉語。

俄大將苦士索夫以別軍抄出法軍右翼，行次，初不一備，斗入達伏司德伏中，大愕，因而搏戰。此軍一調，俄之大軍已缺其一方，法大將索而德，卽以精甲嚮其空方處，躡俄陣，斷其中軍，與左翼之勢。俄皇大駭，躬率衛士戰索而德，法兵漸覲，法皇疾令卑西愛司以勁兵救之，血戰逾時，俄兵狃於初勝，步伐微忤，既遇卑西愛司，爲力不敵，遂敗，卷陣大奔。羽林大帥康士丹丁騎善馬遁，得不與於難。

此時法國中軍，長驅直前，繆拉率精騎陷陣，萬馬排牆進。俄奧二君立馬高原，觀陣，見中堅已挫，幸二軍之居右翼者，亦趨捷善鬪，與蘭司健接弗卻。迨中左陷，法軍席全勝之勢，齊趨右翼，人人憑高縱礮下擊，俄奧二軍，爲力不敵，思悉師退。然有小湖臨其後，寒冰方凝，軍士爭履冰渡，法軍竟以礮轟冰，冰裂尋丈，俄人或死於礮，或墜湖中，爲數至夥。法皇此戰之捷，大率與埃及阿蒲格而之役同烈也。時俄奧二君，極力收合殘兵而遁，計俄兵受鹵者二萬人，礮四十尊，巨纛無數，法人因稱是役爲皇帝之戰。

大捷既告，普魯士使者霍惠此復至，口宣王言，賀皇帝戰勝，法皇乃附耳語使者曰：「此局須另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lines of text that are almost entirely obscured by heavy horizontal black bars, likely due to scanning artifacts or redaction. Only faint traces of characters are visible.]

尤勁既建節意大利，遂娶巴伐利亞王女爲室，王於歐羅巴爲古國，法皇視之至尊貴，因與聯姻。成婚之夕，法皇祝曰：『若寡人未有嗣胤，則意大利王位，永永屬之尤勁矣！』

奈百而司國，嗣位者爲女王。戰事之興，王意左法人，而法國未宣戰，已以重兵扼守奈百而司險要之地，尋馬西納與卻而司戰，兵力中單，遂檄召此軍赴意大利北境，守兵旣行，英俄聯軍徑抵其地，王大悅，迎之。法皇旣勝，飛檄奈百而司，斥其王族，不令更嗣王位。英俄二軍聞敗，亦棄奈百而司之邊弗守，約瑟波奈巴以法兵入其鄂，遂去其君。女王奔西西里，約瑟遂王於奈百而司。

瑞典王乘俄與法交兵時，以兵入日耳曼，圍海姆冷。海姆冷者漢奴佛形勝地也，法大將卑納度已以重兵守之。然瑞典王之來，脫普魯士弗守局外，則瑞典可以得志，旣聞奧司德立此之敗，知力不敵，遂罷攻。法皇怒，欲加兵斥去其王，顧兵力莫及。

時路加、麻薩加拉拉、加法那那、三小部，法皇收之，爲其女兒意里塞長公主湯沐邑。妹氏保林，初嫁柳克柳克，病死，更適包吉司親王，法皇乃取爪司搭拉部，封之。巴太微亞民主國，素暱英國，法皇惡之，革其國政，勿令自主。人謂並其自主之影，亦斥之盡矣。且隱諷議員，令自請魯意波奈巴君臨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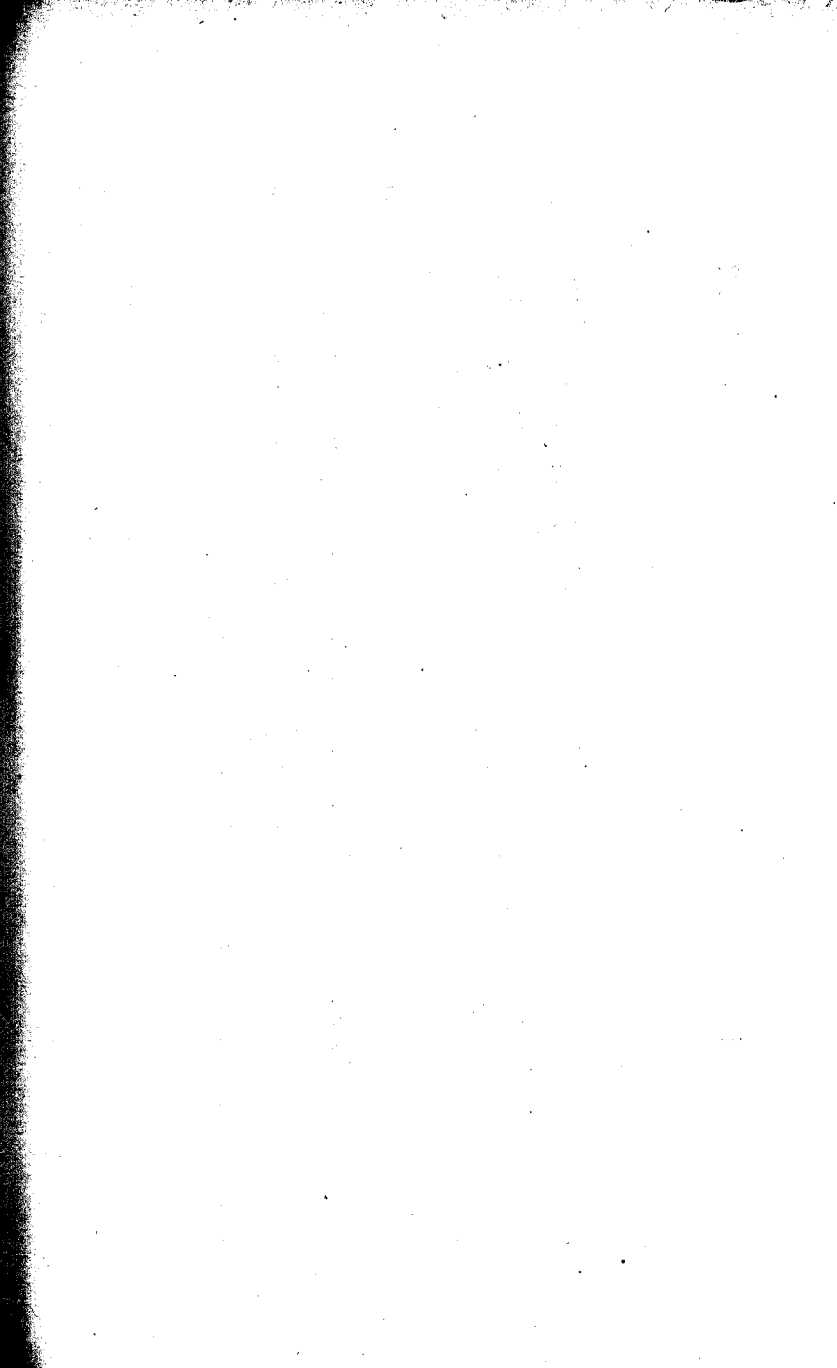
巴太微亞人，聚議知不能抗，不如擁立魯意。且魯意慈惠弗殘，王之民或聊生。且荷蘭一區，終罹饑吻，不如歸彼親屬統攝，或能緩旦夕之命。且魯意妻爲約瑟芬女，國衆既尊魯意，益得法皇法后之歡。此時魯意及約瑟芬女法尼，起編戶而王矣。

威登堡、巴伐利亞、不耳格、三王聯盟，此卽所云萊茵河聯邦也。於是法皇徽號，又增書爲萊茵河聯邦大長，令三國之王，訓練常備兵六萬，檄至卽行，以供驅策。

法皇既奏凱，悉復王制，力除當日革命之餘習。此時大封戚里，取天潢子弟，譜入玉牒，稱爲貴族。封功臣泰婁蘭德爲皮乃文土王，卑納度爲烹替考夫王，卑昔爲牛轄太而王，其餘從征大將，悉加公爵侯伯之等，以功爲差。

大封功臣後，以力征所獲地，列土爲勳臣食采，自是遂成爲歐洲大封建之國。法皇之意，蓋欲灰滅包本王族之心，勿令再熾，自此則擬諸西羅馬大帝沙里曼也。





## 第二十章

德不見直於普魯士 英相辟德薨於位 雅墨司與老突代而議約中罷 法皇戮

書賈怕姆 普法宣戰 法皇自將 諾姆堡入法 紀那之戰 法皇進軍柏靈

取抹德堡 普人見辱 法皇虐待白倫瑞克公爵 法兵大掠普魯士

萊茵河聯邦既立，而日耳曼全境，多入法皇掌握。歐洲腹地，制度一改，奧皇勢力全失，號令僅能及其近畿，畿外多不復稟承。而沙里曼故皇之版圖，歸奧經一千年，今則不屬奧而屬法矣。

柏靈中間萊茵河既立聯邦，都人大震。先是普人本圖統一日耳曼全部，今見劫於法，遂無成功。普王初意，謂法兵破奧，奧既喪地，普法正睦，則奧境權力，可以屬普。今則不惟無利，而普人尙須承法眉睫。

柏靈政府僉謀，以爲法人之叛聯邦，欲制普耳。普人若能收合境中別部，亦成聯邦，爲力亦足敵法。撒克遜公爵。知普人爲此，必不見直於法，法鋒精銳可畏，因力爭於普廷，以爲不可。黑司加色而小部，則中立於法普之間，無所左右，普王忿所議不決，謂爲法人中梗，怒法之心，乃日甚一日。

普法之交，普人雖含憤未伸，然盟約尙固，一千八百零六年夏，普王聞法皇與英人議立密約，始大怒。

英相辟德初聞法皇馬崙哥之捷，駭爲獍兒，不可抵制；續又聞奧司德立此之役，力驅二強國，盡覆其師，尤慄縮不已，遂病。辟德謀國至忠，誓辟法人，斗聞二捷，中夜焦灼。又爲樞務所役，日無寧晷，積瘁以深，自願國步佔危，卽黼利孫之捷，聞之亦無復振作，因就淹忽以死，時一千八百零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繼相者福克司，其人宗旨，與辟德忤，以爲法人成敗，無與於英。英之干與法政者，謬也。在理宜和法。辟德固盡瘁以死，而燭理爲昧，不復可惜。初，阿敏司之和，法皇方爲大統領，英國與議之員，卽福克司。議時，以力保承平爲宗旨。法皇以爲福克司易與也，語頗嫖瀆。一日接見於丟勒柳宮，法皇正色言曰：『刺客見謀，國律無赦，貴國奈何收此亡命，以成通藪？』福克司答曰：『統領儲穢於腦，滌之

當在何時，使者惡聞是言也！』法皇爲之失色。迨既入相，宗旨雖殊於辟德，然臨議時，至爲詳密。議時先之以雅墨司，繼之以老突代而始議，極平允。嗣法皇堅不允以毛而太島屬英，乃久不決。法皇復變其議曰：『毛而太島，固可屬英；然吾軍早晚嚮西西里，苟夷其國，英人可以勿問。』英人夷猶弗決。是秋，福克司卒，法皇太息，以爲是人存者，議尙可成，今歸入議院，必且莫決，戰事終未已也。

英人初意，以爲漢奴佛既亡，收之非易。然法皇抗言，以爲西西里英成果徹者，必就普人手中取歸漢奴佛，以還英國。此言一發，普人大怒，普王后與魯意親王竦動貴胄，激怒國民，令仇法。貴胄年少果怒，取朝士之黨法者，投石壞其門牖，且羣集法使節樓之下，霍霍磨刃，以示仇殺之意。王后則戎衣騎馬，往來壁門，因之人心鼓動，不復能遏。

此時盛怒，不止普魯士，卽日耳曼諸別部咸憤，以爲普魯士兵力，尙足抗法，普若凌夷者，吾屬無類矣。普人方啣酷恨，而法皇適復行一虐政，因之普人爲痛更切。諾姆堡有書賈曰怕姆者，所售之書中有一種，極論法皇拿破崙梟俠無人理，適爲法國巡警兵所知，循邏取滕秦公之例，卽局外錄囚，梏此書賈以去，歸武員訊鞫，獄定論死。是人非法民也，獄詞復多蒙昧語，草草論決，外言因之大熾。

普魯士國人騰沸，俄皇聞之，如柏靈，極力勸勉普王動兵，請以傾國之師來助。英國亦以使者毛伯司至，請釋漢奴佛之憾，且云師何日動者，敵國必以賦助師。法皇聞耗，知戰事且起，欲乘俄師未集時，出師伐普；復令摩泉透報館，窮極醜詆普王后，及魯意親王，以挑其怒。凡屬普廷大臣，信義忠讜者，悉誣陷之。普人益怒。八九二月，國中大備戰，竟不待俄助之來。十月初一日，普魯士駐法公使，以國書示外務大臣泰婁蘭德，書中言日耳曼邊境聯邦，法不得與；而萊茵河三部中法戍，當於十月初八日以前退屯法邊。書至時，法皇已過萊茵河，臨日耳曼界中矣。既得書，不報，即部勒大將，諭之曰：「不料區區一普魯士，公然與奧司德立此長勝之軍角力也。」

普王倉猝起兵，不待俄援，失策與不助俄奧正同。前事失諸畏葸，後事失之張皇，且不鑒奧人失着，懸軍深入敵境，尤爲非策。此時普軍至撒克遜，逼取撒克遜吏士，聯爲大軍，其事又同於奧人之逼取巴伐利亞。

法皇聞普兵至撒克遜，即籌制敵之策，而普軍已及沙而。法皇知普人不足勝矣，仍以敗奧之法，試之普人。蓋普人之成軍也，爲勢甚渙，可以零星翦取之。且聞軍中要需輜重，不屯聚中軍，乃遠置諸

諾姆堡。法皇謀以奇兵刼取，使威馬所駐之大軍，倉猝不及籌備。此時法軍分三大支迎敵：索而德聶爾、取道霍夫、繆拉、卑那度、達伏司德三將，取道沙而堡及胥來子；蘭司及倭齊魯取道科堡及沙非而。蘭司倭齊魯一軍甫至，即與魯意親王接，王絕愁勇，苦戰於沙非而橋西，在法宜阨橋守。王不知兵，竟麾兵爭橋過，王力戰，從騎都盡，法人趣之降，王不許，刃陷胸入，王墜馬死。法軍遂卷地過橋，入沙而而後，據其形勝，於是右翼無一步騎兵，徑進諾姆堡，取其屯積，以炸藥轟之。此時普大將白倫瑞克公爵，始知法兵已刼糧也。普軍既喪輜重，大兵又困重圍，勢與奧將抹克埒。白倫瑞克擬聚其軍退保邊界。法皇兵已反客爲主，部署以待敵軍，轉多餘閒，乃作書覆普王弗力德烈，語用法文，含譏諷於婉妙中，辭令至佳。大概謂大王書幾盈二十葉，蓋用腐劣之法文，施之國書，大王或未寓目也。余至欲與大王言歸於好，願王以國憲，逐去庸謬之侍從，勿令溷王；王唯不擇人而決機，乃有今日之奇辱也。法皇此舉，決其必勝，恆笑語諸將曰：『普王移檄，趣我於十月初八日兵出萊茵河；今果初八日矣，我軍乃無一人留河上者，此真遵普王部勒矣。』

普王聞諾姆堡已失，知大軍危在旦夕，立分其軍爲兩大支歸國：第一支趣諾姆堡，普王在行；更

一支擬突紀那重圍而出。普王自將軍至奧司塔特與法大將達伏司德遇，戰久之，普兵敗逃。法皇宿衛兵，適與普軍第二支遇，然宿衛士爲數寡，十月十三日，薄暮中，巡行適至紀那，聞明日普軍將以大隊奪隘過。時法大軍，去法皇宿衛軍約三日，前後不復策應，爲勢險極。法皇夷然若無事，夜中令衛士力闢軍次左右兩小邱，輦礮車而上，然山路險巇極，久無行蹤，路狹礮沈，艱於運動。法皇遂懸重賞，以勵其下。法皇策小邱中，能拓一小園之地置礮者，勝於其下數百之戰場矣。語所部曰：「普軍此來，蓋爲求生，非取榮也；阨不令過，爲勢必降。爾輩第嚴絕彼歸路無恐！」乃以蘭司將中軍，倭齊魯將右，索而德將左，繆拉以騎爲後勁。

遲明，大霧四塞，普兵先犯法軍之左，迷而不省敵軍遠近。霧開，主客相見，爲勢已至邇，肆力搏戰，勝負未決。忽聶爾以精甲至，蘭司見援至，遂以中軍兵直突敵陣，普兵不敵，然尙按序而退。繆拉以騎兵躡之，普兵始大亂，騎步凌雜，狂竄趣威馬，既至威馬，遇普王殘軍，遂合隊大奔。此戰普兵死及見俘者，約二萬衆，將弁死者二十，礮三百尊，大轟六十，普大帥白倫瑞克於交綏時，頰上中創，昇歸，名將陣殞亦衆。十三日以前，健兒約十五萬，越日檢閱大營，能成軍者，無一二隊。敗軍四出奔越，不成行列，一

一均爲敵禽。普將摩倫道夫，與建蘭芝福而大在歐勿德，款於法軍。噶克榴一軍，爲法所乘，遯於哈此山。尤勁親王，此另則以一萬六千衆降於卑那度。呼亨路希親王，斂殘兵五萬餘衆，入馬其堡，詳審其中兵械，悉爲白倫瑞克輦至紀那，武庫一空，遂以殘卒赴奧德，路遇法軍，藥彈悉罄，乃於迫倫時羅中，降於法皇。時與親王同降者，約二萬人。餘一萬人，爲白魯炭所統，見前軍盡墨，亦逃，路中歷抵法軍，幸不潰。尋繆拉卑那度及索而德三面環攻，遂入魯白克城，與法兵巷戰，此十一月初六日也。是戰死傷以外，俘者四千人，白魯炭僅以身免，竄胥后塔，更遠，則丹麥矣。知無可奔，亦降，是人名位甚卑，然能戰敢死，實偉於諸大將也。

普魯士形勝之地最多，一時盡望風降，無復阨守。王及大臣與國衆，咸各守將攜貳，以城賣敵。其中最險之地，如司浜道、司戴丁、克司君、海姆冷、林德堡諸守將，均以城降。十月二十五日，法皇至柏靈，以次略普地，舍康尼司堡外，咸稟承法皇號令。普王遜於康尼司堡，翼衛者僅數千人。時魯意波奈巴已前王荷蘭，亦以兵襲惠司勿立亞，下之。於是據漢奴佛地十分之六，並蠶食及於弗利司蘭、恩登、黑司加色而三旬之間，法兵幾夷普京，蕩爲平原矣。普人尙武喜功，敗耗一至，萬衆同時瓦解。史氏考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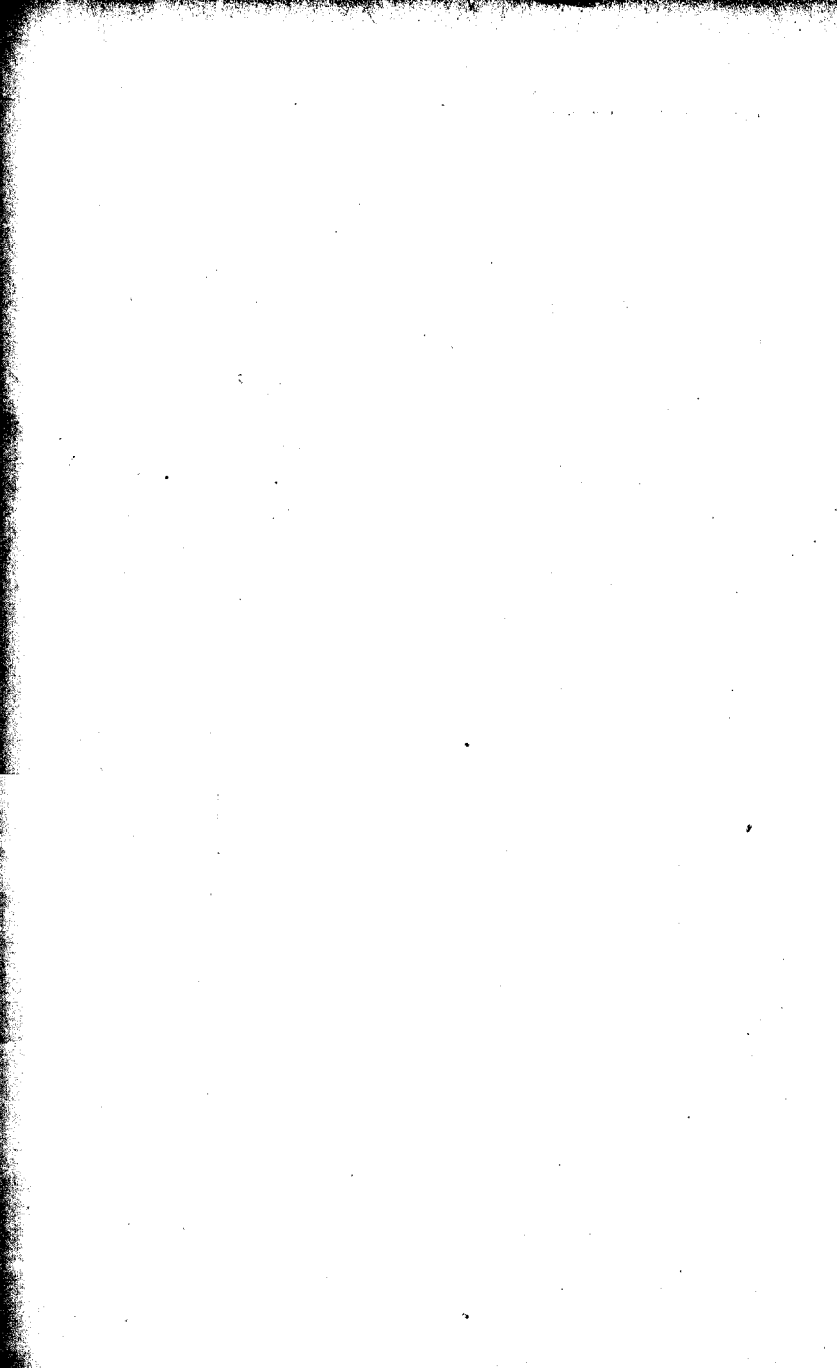
國之見滅，蓋有二因：一普國前王弗力德烈，以兵力收集所部，切勒勿令他逸，民志未孚，咸蓄外心；一普兵之發太驟，不能指摘法人之短，師出無名，征夫鞅鞅。且奧人之敗，普按兵弗動，喜賂縱敵。又將不知兵，一挫卽潰，是以甚敗。普王平日用人行政，非無瑕累，顧今日之敗，實爲諸將所誤，歐洲各國，聞之頗滋憫恤。

法皇旣平普魯士，白倫瑞克公者，普大將也，從紀那中傷後，昇歸私邑，移書法皇，言：「與法爲敵者，只老夫一人被甲耳！此邑人無罪，請大兵勿加蹂躪。」法皇報書，削去其爵，但稱將軍，且云：「大兵之來，意主蕩滌，將軍有罪，國除，並去屬籍，永永爲編戶。」公爵得書，奔丹麥，居阿東那，思欲卽此買舟達英倫，顧痍傷未平，以奔走道路，戰創復發，卒。公子悲憤誓天，永與法仇，後此入法之師，公子實在兵間也。法皇以嚴毅遇普貴族，備極殘暴，逋臣遺老，尤加訕笑，頗失人君之度。宣索國中，搜剝及於膚骨，民乃大憤，普法國仇，卽基於此。

法皇之居柏靈，行事日悖，然亦有可稱述者。哈此斐而親王者，當普王遜荒時，屏居弗出，法皇以兵護其邸第，王得不見虜，然時刺取法人軍情，潛告普大將呼亨路希，時呼亨路希尙以餘衆與法兵

角。一日私書見獲於邏騎，法皇令囚之。王妃莫審王所爲，自入行殿面法皇，論辯衍衍。法皇出私書示之，妃讀竟，長跽無言，法皇笑曰：「妃懼我誅王耶！曷不以此書投之於火，則罪狀泯矣。」普人多之。

而有足以甚激普人之怒者，則無若收取老王弗力德亞寢宮佩刀，及其碑碣宗器，與樸此丹城中石象，輦歸巴黎，與平意大利時同也。



## 第二十一章

法皇宣諭柏靈 戰事復肇 法兵取華埽 波蘭遺民求援於法 俄兵退 樸德

司克之戰 俄兵罷戰度冬 迫榴司雅老之戰 法兵取但節克 弗利特蘭之戰

俄法停戰 英兵至噶拉白立及君士但丁埃及蒲奴司愛立司 鐵而昔德之和

法皇以一星期中，平普魯士，盛暴其師，不假休息，時已漸至冬令，法皇駐蹕柏靈，移時復出。

法皇之居柏靈也，宣諭各國，其關係至巨也，人稱之曰柏靈上諭。諭中詞意，欲痛絕英人，俾勿令伸足於大陸，且隔斷其島居，翦其羽翼以困之。凡英人之習貿遷者，悉屏其貨，居人私與交易，沒有貨入官。歐海蠻人，導英舟入，與英人往來，則科以違憲，列之奸宄，如律無赦。沿岸悉置邏騎，警察絕嚴，此時人所謂「大陸制度」也。法皇之謀此，蓋非一日，初惟力不逮耳。今起日耳曼北部之奧特河，至於

意大利東境之阿厥略的克海股止，歐洲瀕海口岸，咸爲法有。因嚴備重屯，使英人莫敢闖入，生路因之以窮。然英土所產諸物，爲諸國所需，不能盡斥而去，於是商賈咸不稱便。以此之故，大陸制度，所列刑憲，往往干犯，而津吏亦因之賄縱。法皇樞要大臣，則多方規避，與法相勸。法皇兄弟，分封在外，知此律必不能制抑百姓弗犯，科網亦稍寬。至於邏騎偵卒，固極周防，然民之詭謀圖犯者至衆，且切齒於立憲之人。法皇初意，以爲英人財政，胥藉外國商務，一旦嚴格來源，則英人當窘，而卒不能困。

法皇居柏靈時，巴黎議院，以使者致賀皇帝，法皇輦其所得寶器，令載歸朝，且勅政府，行其大陸制度。又令增募八萬人，以充勁旅，此一千八百零八年第一次抽丁也。巴黎議院，懼於威力，莫敢抗命。然國中，以爲拿破崙喋萬人之血，逞一人之私，於天理非仁，在公道爲悖也。時法皇聞俄師援普，且至，乃乘其間隙，大出兵，徇日耳曼東部，悉略其地。普皇始以使來求盟，冀抒兵禍。法皇告使者，俾而君先獻但節克，並他二要害，吾兵當少戢，更待盟約。使者默然歸，僅能靜俟俄援矣。

波蘭瓜分以後，民心至悲憤，咸欲反正。論者謂法皇能於此時收其衆而用之，許以復仇，援俄普及奧，乘頑民孤憤之際，助以法人至偉之兵力，三國當立蹶。然法皇所以持重未之許者，亦自有故。一

則波蘭沃地，半入奧境，一旦逼令輸納，則奧人必忿，法人轉樹一敵。一則俄人聞波蘭欲復其故壤，將以死爭之，必不如救普之師，人無固志。且料俄人多精甲，擁厚貲，兵端既開，禍且無極。

然法皇之意，亦未釋然於波蘭也。間以人餽之使動。先是波蘭見滅，尙有志士，目擊宗國之亡，伏匿法京，淪入軍籍，此時多在行間。法皇卽令其人，聳其國衆，冀波蘭遺民悅，而指軍効命，使俄人日增艱鉅。波蘭有遺老曰壳司曲司歌，人多信服其人，亦遜遜在外。法皇乃僞爲壳司之書，告其國人曰：「吾所心契之鄉人及朋友鑒之：君輩勿竄匿，宜急起，有絕好國度臨吾前也。吾望君輩能再然其餘燼，老夫尤望汝能力報其國仇。彼拿破崙者，削平大難，殆出天授，非復人力，吾波蘭之得再造區宇，或天使拿破崙助我耳！」是時東白龍尼司基，與威別欺，均波蘭人，方隸法皇軍籍。初八日，法皇勅二將入波蘭，大張告諭，上署「天下無敵第一拿破崙，方以勁兵三十萬臨波蘭矣。」二將敦諭其國衆，言法皇大舉，以造吾國，吾遺民思復舊京，當戮力助彼，奏厥美績。法皇自言將親蒞吾都，相吾人士，可與再立國都否。今吾同類，須知事機之成敗，實決之以國民之精神，今代吾復仇之師，已臨門外，在法吾傾國臣庶，當奔湊暱就法皇，如嬰之赴乳。吾輩曷出其心，並其械器，授我父母，且當勁立，爲好男子，慎

勿自恤其血，弗恤吾國家。是言一徧，人人崛起於煨燼之中，義心勃發。法皇聞之，乃移師入，師入實非更造其國，殆自爲耳。

方法皇未動其師，撒克遜公爵請降，且自承曰：『敵邑敢與天兵抗者，實普人促我，非我夙心，請皇帝受吾降。』於是撒克遜部，遂附入萊茵河聯邦之內。黑司加色而公爵，亦望風降，請爲附庸，如撒克遜。法皇弗許，削爵收地，以其地衝要，宜於用兵也。法皇既并二部，悉錄其衆，入隸兵籍。

法軍之在日耳曼也，以三大支軍，圍格魯高。白來司老，骨老登此。既有波蘭之行，遂撤重兵，然猶少留其衆圍城。時俄大將柏臬生，知波蘭遺孽蠢動，乃以精兵趣華埽鎮之。嗣聞法國前鋒大將繆拉至，徵與接戰，遂退駐微司丟拉河之後。十一月二十八日，繆拉入據華埽。二十五日，法皇次普生，波蘭人悉衣其舊時章服出拜，人人咸有再造區宇之望。波蘭殘貴，及逋臣遺老，退隱野次者，亦陸續如師。中有波蘭舊臣，垂涕啓法皇，謂外臣許國之心，得以再覩天日者，均託之皇帝陛下矣。皇帝神勇仁智，再造人國，摧滅不道，直一彈指之力。皇帝威望，直爲宇內至公極允之平亭家。復有人言波蘭之國，蓋從煨燼後，星火再然者，今舉遺黎，咸奉皇帝如蘇倫。蘇倫者羅馬大律法家也國步全懸，皇帝掌握，想大凱徹。如羅

帝必能愛撫吾民耳。法皇既厚集波蘭兵力，進後，再退至白格。法兵仍長驅大進，柏臬生不能守三列將，營壘咸壁於是，柏臬生以兵會之。十二日，兵近尼愛門河，柏臬生退嚮撲德司克，別將葛士時與追兵格鬪，步伐尙不凌亂。此外尙有二支軍，大軍消息隔絕，因之喪失滋夥。柏臬生本受將人形勝，知可嚴阨來軍，乃立壁弗徙，左翼依城爲固。柏臬生遇，法兵卷地進，衝俄軍右翼。俄將巴克敵。法兵果窮力追之，直至平原之上，遇俄兵大陣亡之數，俄兵陣殞及帶傷者五千人。法兵死傷並軍蹤跡，竟不一得，已星馳去矣。同日中，俄將葛士及倍司霍登兩軍，阨而殲之，俄軍當大得意，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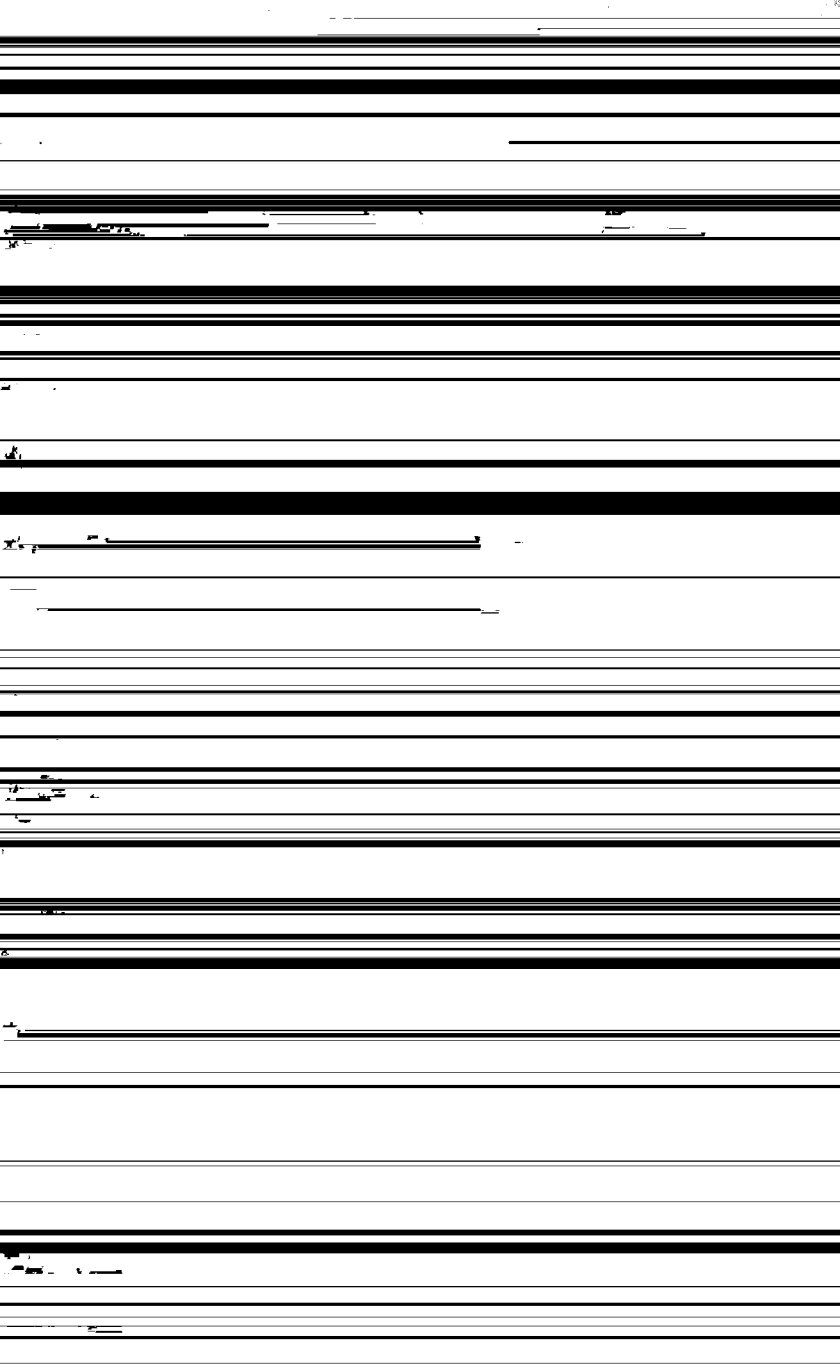


而爲人惛惛不警，劃策動致歧誤，士心弗附，國人乃公立柏臬生爲大將，奪其兵符授之。撲德司克及各立明之捷，關係頗鉅。法皇知俄軍頗爲勁敵，不敢銳進，養其兵力，畜旨禦冬，遂駐蹕於華埽，大軍分屯近畿一帶。

柏臬生新拜大將，麾下約十萬衆，思以奇兵，驚攪法軍，令其備禦前路，則普王康尼司堡之圍，或得少蘇。因乘間以糧濟其師，縱兵嚮摩倫根，與法兵遇。法兵少卻，俄兵四出攻剽，法軍大擾。康尼司堡重圍懈，俄人潛以糧食入城，普軍得不饑，法皇策事勢至此，不得不戰矣。

法皇思以兵取威倫司堡，斷摩倫根後路，以扼俄人糧道。柏臬生聞之，以重兵阻隘而守。天氣寒沍，法兵奔馳冰霰之中，艱苦萬狀。俄兵雖生長寒帶，習於苦寒，然雪深糧盡，亦漸漸待斃，乃力請大帥速戰。柏臬生本不欲戰，以所部請堅，發令開壁，列隊於迫榴司雅老平原中，據形勝爲陣，與法人小隊接。尋再戰於蘭池堡，勝負各據其半，迨明年二月初七日，兩大軍始會於迫榴司雅老。

柏臬生初策法兵精銳難敵，令別將先據迫榴司雅老待敵，然勿遽間，未授以城守機宜，法兵一臨，城卒遽退。柏臬生聞退軍，乃嚴符令剋復其城。於是二軍兇搏，城得而旋失者數。兩軍之士，傷亡極



常勝之勢，是戰雖出於平等，法皇仍自詡爲勝。俄軍大將，實防普王久困危城，故必往省之，且收取新軍，以增兵力，方與法皇接仗。俄兵退時，法兵亦未追逐，故俄將得以徜徉而去。以此觀之，法皇意頗中怯，故於停戰五日之後，卽以書與普王，許受盟還地；唯力要普王，誓書中必獨署名，無與俄聯。普王復書則謂非與俄皇同畫諾不可。於是於十九日，法皇去戰地，渣微司丟拉河，以是時尙有險要數處，實居大兵之後，如但節克之類，在普魯士境內，堅爲敵守。意先規此，再由巴黎增兵，始與俄接。

但節克城內，守兵實誓死自固，以英人許交春必以兵至也。顧城圍至逼，儲糧內匱，英援復不時至，乃於五月初七日，降於法軍。法軍圍者二萬五千人，撤圍後，悉數歸伍，兵力因之稍厚。且國中又出新兵，復募之瑞士及萊茵河諸聯邦，於是所部兵數，得二十八萬。俄帥柏臬生亦大募新卒，然合新舊核之，爲數僅九萬而已。先是英人許助俄餉，至是所費僅八萬鎊，俄衆待募極多，財力不及，遂以此見屈於敵。

然柏臬生兵數固寡於法軍，而俄兵無卻。六月初吉，攻聶爾於格司塔特，聶爾敗，追趣之於德本。初八日，兩軍大戰，法皇亦蒞軍，俄軍大敗，退嚮赫而司堡，住軍一日，而法軍已尾及。柏臬生斂兵渡愛

勒河，臨河而軍，是戰二軍傷亡至夥。

法皇以俄耐戰，思及其援軍未至，聚而殲之。時俄軍屯愛勒河東，有弗利特蘭城，則居河西。六月十三日，法兵至河西，河身有木梁以通二岸，俄兵竟不之折。迨法皇兵至得橋，思誘敵渡橋，然後嚴鼓阨之於河岸，俾其盡死；乃故示以憊弱狀，驕而誘之。俄兵見法兵寥寥，乃分數隊渡河，法兵忽退忽進，似不欲戰，因之俄兵大至。

六月十四日，柏臬生覺爲法皇所中，勢成背水，乃決計死戰。時法兵則全數隱於樹林之內，伺隙出擊，爲勢甚逸。俄軍前無去路，後復臨水，縱得平原，便於馳突，而後顧殊險。是日十句鐘，法軍大出，俄人列陣以待。法軍凡三四突，俄陣堅不爲動。逾午，騎步突不已，巨礮轟天而下，而法皇已自臨前鋒，麾全軍陷陣入，俄兵死者約一萬二千人。柏臬生下令退軍，法人窮追至弗利特蘭城。而俄軍後隊已先渡河，防法追騎，遽折其橋，餘衆爭絕流而渡，猶能各載其行李遁。唯大礮十七尊，遺之敵中，法兵亦深趨其勇，縱之入尼愛門，不復追殺。

普王居康尼司堡聞敗，知堡中旦晚且覆，因退保買麥而瀕海小城。俄皇亞力山大知法皇神勇

莫敵，深恐入後，扇誘波蘭，爲患非細，乃急議和。此時法皇以瑞典方陳兵於樸麥來臬，圍司脫而生，英人復以兵助攻，若二國勝，則歸塗已爲所沮。又普人銜法刺骨，苟懸軍北略，則普魯士立時煽動，矧窮北抵俄，勢必更立波蘭爲後助。然波蘭立，非奧普與俄之利，三國喪其已收之地，則爲力更肆，萬非孤軍所敵，不得已乃與議和。六月二十一日，俄將柏臬生蒞法軍乞盟，法皇許之。

初，英俄立約，非得二國同簽，不得名約。俄皇謂是戰，英不吾助，在法爲背約，於是廢舊約，乞盟於法皇。是戰自始至訖，英軍均無聲績可錄，唯在美達一戰，略可人意。其事在一千八百零六年六月初四日，英將司丟亞與法將雷格尼亞遇，其兵爲數僅七千，法兵多逾其半，而法軍竟爲之敗。是戰非大關係，英軍之至是，實以約瑟波奈巴臨王其地，民不見答，遂亂，英人乘釁來助，一接之後，遂歸。時英兵四出剽掠，既占克拉饒島，在南美之北復得好望角，此兩地因與印度至有關係。然英人不能斂兵，成爲大軍，規略要地，乃四出分剽，兵力均單弱，莫制大敵，是以弗克成功。

初法皇之御宇也，土耳其王審其爲英特之君，復以使修好於法，於是土法復睦。法皇乃嗾土耳其王，乘俄法構兵，以間窺俄邊。大達乃而海峽者，水行之孔道也，土人以兵阨之，不令俄人通舶。英人

怒，以爲仇俄者，仇我耳。乃於一千八百零七年二月，命大將德克渥司，以小師嚮君士但丁，謂土人曰：『爾國行爲，將大不利於友邦。今以師來告，當盡汝國水師，悉隸吾部爲質。』土耳其陽與議，陰令全境戒嚴，中蓋有法人爲之謀主也。英人覺，思於三月初一日，悉師出峽，竟爲土人所襲，傷殞絕多。是月二十日，英人復以陸軍至，令大將弗拉守率之以行，自西西里，至埃及，據亞立桑德力，然時爲土人窺擾，吏卒多傷亡，乃於九月，悉師出埃及，自是埃及遂不爲英人所有。

一千八百零七年正月，英人復以兵襲孟德微度，此南美烏魯圭都城也。水師大將爲火姆普番，捷聞，英廷

大怒，以非朝廷之意，罪之。別遣克福特，尋又以花德老克將兵至圍蒲奴司愛立司，阿根廷合衆國都城。戰弗利，死傷俘囚之數，約二千人，乃受盟而退。花德老克下獄，除名。英人之暴師在外，均在遼遠之地，俄廷初不之聞，以英人背盟弗救，遂與法和、柏桌生停戰之約，定於二月二十三日，及二十五日，法俄二皇編木爲障，相見於尼愛門河。地邇鐵而昔德城，二皇屏去從衛，見於水上行帳中，言誓如何，人無知者。已而言語逾密，過從甚歡，遂各立行殿於鐵而昔德城，日相勞苦，交誼之篤，一時無兩。二皇尤互相降抑，情逾朋友，日中互閱其兵，夜中則六博跳舞，靡所不有，迨大約之成，爲時亦速。

普魯士王，亦至城中與盟，然法皇視之甚蔑，燕見置酒。普王恆不與。而處普王后尤蔑，以亂事爲王后肇也。后用是自傷，鞅鞅遂就淹沒，國人大怒，以爲后之捐館，法皇陰害之也。

鐵而昔德之盟，法皇自謂以俄皇交誼之篤，故令普王與盟。七月初七日，約成，約中定議，以普魯士及撒克遜半境，歸普王，王亦允法皇受盟後，悉如大陸制度。波蘭舊地之入普者，今另立爲國，曰華掃公國，屬撒克遜。劃波蘭餘地，益俄羅斯。瀕海之但節克城，則名之曰自由城，以法兵戍之，俟海事平，乃議徹。并漢奴佛黑司加色而諸地，別立一國，曰惠司勿立亞王國，封其弟幾羅姆波奈巴。幾羅姆之久而不得王者，以娶美洲之女爲妻，法皇弗悅。嗣幾羅姆出妻，別娶威登堡王女，始獲今封。時約瑟王奈百而司，魯意王荷蘭撒克遜王，亦法皇所自立者，因亦受令於法國。尋俄羅斯因法皇行成於土耳其，法皇亦因俄羅斯行成於英國。

正約以外，尙有俄法密約。密約至祕，尋亦爲英人刺取得之。英政府大權，本屬福克司操之，尋於一千八百零七年，大臣悉易魁柄，乃歸丕西伐而。新相宗旨，與辟德同，而福克司則力主局外，不欲與法爲難，因之不協於聲論。新相遂悉反福克司之所爲，頗以艱鉅爲己任，至一千八百零七年，前英軍

累挫，將吏殞傷，則故相去年之區劃，非不西伐而新定之策也。方俄皇以兵臨波蘭時，英格蘭微而實爲專使，駐俄，至欲以傾國財力，襄益俄事。顧福克司方枋國，宿重兵於無用之地，因之大陸戰事，動就頽。不西伐而新受事，補救已無及，然立意必欲敗其縱約，因多方刺取二國祕事，設謀以敗其盟。

嗣探得密約，始知俄已黨法，雖明約不言拒英，而密約則聯合歐洲北部，瀕海之國，悉力敗英之商務。總言之，則曰：舉北部水師，均受令於波奈巴氏耳。而法之酌俄，則曰：苟俄欲圖瑞典屬之芬蘭者，法不復問。俄之酌法，則曰：法苟欲圖西班牙及葡萄牙者，俄亦聽法所爲。

俄法鐵而昔德之誓書，益明目張膽，舉歐羅巴全境，俄法分裂而帝耳。俄帝歐北，法帝歐南。俄人夙心，尤欲奄有土耳其，而法皇則虎視西班牙及英倫，亦無日去諸懷抱。





## 第二十二章

英國水師及科本海根 法奧俄普聯盟沮英國之商務 法國內部之舉措 法皇

### 行政

法皇經營日耳曼北部，及波蘭瀕海之國，置二戍後，遂於八月還都，國中大臣，咸迎鑾賀捷。瑞典王初弄兵於樸麥來臬，尋聞鐵而昔德盟定，亦斂兵歸。此時法皇威力凌鑠全歐，登峯造極矣。過此則日形其侵削，不復如前之盛。

英政府聞丹麥亦將以水師助法，英人欲乘其部署未定，潛以兵船渡波羅的海，入科本海根，切勒丹人，令悉數出其水師諸艦，歸英編管，待戰事全息，還之。遂令加士加德伯爵，以八月出師，領艦二十七，悉載陸軍，至科本海根。丹國雖一時無備，然亦不甘拱手授之英人。英人發砲攻其城，丹人死亡

相藉，乃開城延敵，悉出水師艦船，質之於英。英人悉簿錄其船，引之回國。法皇聞信大怒，布告羣臣，謂英人違背公法，掠取自主國之水師，意實右丹麥也。

俄皇見英人舉動如此，頗以爲然，然既與法盟，則不能食言以嚮英國。於是請駐俄公使反國，遂聯奧普丹三國，同心擯英，格其商務，以大陸制度一書，奉爲擯英之方略。尋亦以兵徇芬蘭取之，而地中海水師，與土耳其戰，復大勝，法皇乃平二國，受盟罷戰。此時歐洲全境，幾人人惶恐，望法皇纛影，與英爲難矣。

歐洲本四戰之地，自得此盟，頗用寧謐，然實非英人之利，乃多出間諜，以敗五國之成，因之復亂。方外患未作，吾史不得不略敍巴黎之內政。法皇還京，卽降勅去裁判院，餘立法院，及國家議會弗去。然立法院，專奉內批，他亦無所建白。議會諸員，承宣旅進，討論者不過餘事。至有關法皇行政用人之權，則嘿然如立仗馬矣。法皇嘗曰：『余一人，卽國家也。』嗣長流聖黑里納時，猶曰：『余當日蓋綜內政外討爲一事，權力大無倫比。』史氏以爲是言，信耳。自有基督教以來，凡稱爲文明國度者，專制均不如是之甚。彼區劃其國爲郡縣，節鎮之人，均出自內旨所授。且其人建節之地，與都人無素，卽其倉

卒思叛，人心亦必不附，此波奈巴氏妙用也。顧權力極偉，俸祿極厚，尊如諸侯，而仍聽朝廷節制。至除授官屬賓佐，雖仍屬其人，亦必使政府知之，政府有命，乃得錄用。是升黜之權，全屬朝廷，上自大僚，下至參佐，波奈巴統挈其綱領，朝野竟視其人之喜怒獎譴爲榮辱矣。且無論何時，細事必加察閱，卽軍書旁午中，判決內政，較諸他姓席承平之福，享深宮之逸，雍容決事時，尤極精明綜覈。若罷兵無事，燕居之日，則以枯窘不可遽得之算學，澄思研慮，必發明之，以爲排悶。以此之故，雖平章重事，亦如精理算學之時，故事無不舉，且不失尺寸。度支出入，據簿錄嚴核，指麾登載程式，一清到底，無或淆溷，較諸創業之家，核算尤酷。平生自言，凡纖悉之事，無一非吾所宜經者。精神四燭，匪不週遍，雖閒曹末吏中，人人若有法皇懸眼於其旁，燭而督之行事者，以此人不敢欺。蓋其行政大旨，在獨攬乾綱。至議員報館與名流之清議，一一聽之，正欲廣樹耳目，無令欺嫚者，得售其奸。讞鞫之所，舍國事犯，法皇專決外，其餘按察訊囚，例聽陪審者，察核情僞，不得秉權獨斷。前此法國刑章，散漫疏豁，讞員可以意出入，人不稱便。一自定律以後，遂寡失出入之弊，國人以爲幸福。卽法皇自言，亦以爲律定，可以示之永久，延至今日，靡不恃此爲準，卽他國亦竊效私摹，以立科防。總而言之，自此律定，人人對待，可云平允矣。

前此教會人員，各食采地，遂有吞併凌轢之事，民乃大憤。法皇定律，令教員除授，及俸祿悉由國家俵給升遷，教皇不得私行選舉以攘權，要結以市恩。國家教育一門，朝廷視之尤重。舉教育會及學堂經費，均朝廷司之，飭學務大臣，專筦其事。其獎勵學生，必擇慷慨沈毅之少年，誘之使自奮於武備之學。復設武備大學堂，獎賞既優，階級復高於他學，出身又極榮顯。因之少年有志者，趨之如蟻。法皇之意，謂非武功不足以榮國，且不威於四鄰，故慎重武階如是。

法皇之定律，諸多更正，歸於平允。獨抽丁一節，必以國力偏人入伍。律云：「凡爲法蘭國民，年在二十五歲以下者，均署尺籍，無得以他事掩脫。」第一次抽丁，必以二十一歲爲率。戰後彌補，則二十五歲內均取，不復定二十一矣。凡國人能勝鎗者，無一非兵，雖獨子承歡，少年新婚之類，均令棄其老親少艾，勒之上道。史氏以爲取國民之菁英，俾之暴骨邊遠，無甚愛惜，則爲歷史所不經見者。然此年少之人，初蒞營壁，恆鞅鞅不自聊；後由武達，則頗嗜殺趨功，一變其性質。以富貴功名，至於五等之上爵，非由是道，莫克自達。其兵間人物，多出學堂，學問既優，復觥觥有武概。故將才兵氣，盛於列國，而大將之才，或不由行伍而得者，凡有學問，均可將也。

法皇在兵間十餘年，飛芻輓粟，及制械諸費，不能不仰之賦稅。且水師既覆，而英軍又獨佔海權，則商業尤困，歲入宜寡，國中徵斂，當重於常時。然前此供賦者，悉屬平民，貴胄教民，復而不徵，法皇則一律徵之。

法國自更革以後，貴族之采地，均出而歸公，官中給民田之歲入益夥，不至於窘。若土木之侈，崇飭外觀，似乎糜費，然收集貧民，俾以工自食，則亦不至因貧而思亂。雖力格英人商務，不令輸入物產，然極力督民制造，亦足於供，百姓遂不虞不給。

法國之日抽丁壯，日加賦斂，宜民之不堪命矣。然有道以御之，民亦便安。法皇蓋能曲揣法民之心，以法人好勝而喜功，因卽以戰功鼓舞而愚弄之，且因才器使，豪俠均爲駕馭。又聯絡時望，俾無生橫議，梗其行政。殊勳偉績，及諸部小王，約瑟芬時復開燕宮中，暢敘歡洽。法皇接見勳貴，恆服兵士常服，儀從一如常人。偶遇國中力役之事，時亦身與其中，與同甘苦，其意實欲以身爲表，以勵率衆志。

法皇自御宇以來，宜有宮中游讌之樂，然以國家新造，悉屏其事。且徵時旣寡，布衣之交，出無所幸，特以機務自遣，夜中則對燭讀書。當兵事旣罷，偶值燕閒，則微服出涉田野，覘民間苦樂，因以興革

郡國之利病，雖在軍書旁午之中，一出詔令，均中民隱，得其要領，良欲法國之中，人人享此安樂，無復一人冤抑者。

法皇之與約瑟芬，良有情愫，然亦不復旁及，故雖極人間殊色，亦不足以牽戀其心。宮闈肅穆，未聞有猥褻之事，傳諸外廷，其視包本之時，宮庭清肅遠矣。

## 第二十三章

法皇規西班牙 風丹白露之和 白奴以兵略葡萄牙 白拉甘坨奔巴西 法兵  
進趣西班牙 西班牙政黨水火 黨人求援於法皇 繆拉以兵據馬特力德 卻  
而司及福迭南遜位 約瑟波奈巴王西班牙

法皇自鐵而昔德和議成，遂駐巴黎，欲極力推行大陸制度，然以一人之權力，欲抗數大國人民之自由，專欲殊不能成。俄羅斯既受海禁，則地產所出，無從消售，而日用應須者，又無從取給，國民大不稱便，往往有違禁之舉動。法皇知之，顧勞師遠征，既難成功，而俄皇復款款有禮意，盛言邦交，遂亦不敢窮治其事。而西班牙與葡萄牙則潛納英人，爲之轉輸其貨。甚至法境中亦有竊購英物，關吏受賄而不之問者。法皇大怒，思借西班牙爲國衆大警，方紀那戰事初肇，西政府大張告諭，示將抗法，迨



聞捷，始收回成命以守舊盟，法皇即欲假此爲西人罪。

西班牙政府腐敗至不可言喻。王耄而庸，王后與政，權柄淪於中宮。后多穢行，私幸歌獨親王，而王桀黠剽狡，王后轉爲所脅。音番塔度公爵曰：坎農愛司亮者，及儲宮福迭南，惡之，力闢歌獨。二黨日相傾軋，各倚法皇爲重，法皇深鄙二黨所爲，無所左右，思欲因其淆亂，覆而取之，乃先以祕計誘西政府，用驕其志。

一千八百零七年，法皇與西班牙政府訂約，同以兵取葡萄牙，議得地後，三分之一歸法人，一歸西班牙王，一封歌獨以旌其功。約成於一千八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風丹白露署諾，法國出兵二萬八千人，白奴將之，西兵二萬七千人，亦仰聽白奴號令。法國別遣後備兵四萬，屯於貝熊，以防英國及他部來援，且以鎮其亂人。

白奴之以兵過西班牙也，父老恆疑其舉動，然竟無出與爲難。法兵多新集，主將思欲稍屯於撒拉邁葛，以養軍力，而法皇嚴旨促行，十一月下旬，遂及葡萄牙，西兵亦陸續至，隸白奴麾下。大兵既至，葡人大震，爭自伏匿，二國之兵，直抵都下，如枕席上過師矣。白奴意都城一下，即虜其王，而葡政府震

懼失次，請聽客所爲，無敢伸論，斬免亡國而已。遂許逐去英公使，嚴立海禁，弗納英船。然法皇意弗善，限令白拉甘垞氏，永永不聽居王位，淪爲齊民。時王幼沖，攝政親王殫懼，潛趣太格司河，求援於英水軍提督錫內司密，及被逐公使司脫蘭福，二人允爲之助。王及攝政，遂於二十九日，奔巴西。二人之遜荒也，去白奴之臨城下，不及數分鐘之久，國人恥王及攝政所爲，斥其怯懦。然人無固志，法兵一至，立平之。數月中寂然無事。白奴停兵國都之中，日訓練其兵，示武，且多立沿海屯戍備英。

法皇既收葡萄牙，意向弗屬也。風丹白露之盟，西人已一一如約，而貝熊之後備兵四萬衆，竟分兩股：一將之以丟崩，一將之以蒙狩，直越壁累尼司山，緩緩向西班牙而前，此四萬衆者，蓋見諸風丹白露約中者也。外此復令德喜司姆以一萬二千衆，取道壁累尼司山之東隅，與前兵期會於西班牙。西班牙守隘之兵，以爲法我同盟也，開城納之。自巴司路那及潘比路那，聖西拔司勳諸要害，唾手均爲法兵所得，國都之路，長驅無阻矣。法皇之部署如是，在西政府當從而疑備之。然二黨之人，方力爭門戶，竟忘大敵之據其腹地，且各竭其側媚之術，以媚法之樞要，冀取爲助。福迭南賄通法皇宮婢諸王夫人，歌獨則移書法政府，謂福迭南將有非常之舉動，意欲行弑。上國當討賊，法皇得兩造之懇，均

置弗理，日趣兵前進。西班牙王方在阿蘭白時離宮，聞法兵大至，遂遜於守微而將奔美洲。而福迭南黨聞王出走，遂倡亂都中。阿蘭白時人亦揭竿應之，王懼，乃宣諭自明，無出奔之議，人心稍定。一千八百零八年三月十八日，馬特力德亂復作，福迭南黨人圍歌獨家，籍之。時歌獨方侍王於阿蘭白時，十九日，黨人至，將掩而殺之，幸王宿衛多爲緩頰於黨人，得不死，下獄。西班牙王卻而司第四，聞都城大亂，知福迭南所爲，乃議內禪，百姓大悅。於是法兵之大軍，盡屯西班牙，歸繆拉統率，乘亂以勁兵三萬，即日圍西班牙都城。三月二十三日，復以精甲一萬，入據馬特力德。卻而司第四，聞都城破，飛書告法皇，並繆拉言內禪之舉，實見偏於東宮，幸皇帝勅大將軍爲吾討逆，歸還王位。福迭南亦於二十四日，入都受禪，見敵騎充斥，因告法騎以嗣位之故，並以國中重器弗蘭昔司第一寶刀，並他珍物，饋繆拉。繆拉謝曰：『茲事重大，吾當取寡君進止。』法皇聞繆拉入襲西班牙都城，大驚，以爲三日之間，囚權奸，困老王，均西民所爲，其愛戴福迭南深矣。朝政雖非，民心未渙，不能倉卒刼取，以激其怒。遂令沙伐利馳傳至馬特力德，調停西班牙朝事，聲稱法皇旦晚且自至。福迭南旣蒙內禪之名，然繆拉握重兵，掣其肘腋，而沙伐利復多方侮弄之，已聞法皇將至，冀迎鑾哀請，得襲寶位。沙伐利復愚之曰：『東朝

果往者，我爲侍行。』既至褒各，法皇不時至，更至微託利亞，復不得見。微託利亞父老，力沮福迭南勿行，弗聽，而沙伐利又諄趣之前。尋於四月二十日，至貝熊，法皇適駐蹕於是，延接大悅，置酒高會。是日沙伐利私語福迭南曰：『東朝可無望更踐王位矣！禍事且不可知。然禍之遠近，尤視東朝遜位之遲速。』

先是法皇聞福迭南且至，密勅繆拉趣老王及后與歌獨同至貝熊。五月初四日，王及后與歌獨果如期至。明日，法皇延其父子相見於行在所，見時，父子咆哮無人理，至爲人所不料者。王后且指數福迭南非王所生者，請法皇黜之。法皇見狀，以爲是父子者，均非人，思乘機兩廢，因而撫定其國。

郤而司第四，審法皇舉動，又自審家庭乖忤，必無倖全之理，乃自請遜位，且願子孫編爲齊民，退居意大利，享邑入所有，以終天年。歌獨始念則思分封葡萄牙壤地，及見郤而司第四求退，乃亦堅乞祠祿，不與人事，法皇皆許之。因願福迭南曰：『若母謂若非王胤，若弗求退者死！』福迭南懼，乞遜位。法皇以爲談笑之間，奄有西班牙全境，及美洲屬地。天下滅國之易，無逾此者。朝野上下，遂弗計伏毒遺害，後將以累全局者矣。

法皇一舉覆西班牙，大臣泰婁蘭德及富崑咸諫以爲不可。法皇初亦以繆拉爲躁暴，不愜西民之心，乃進西班牙大臣音番塔度，語以國勢凌夷，務以全力振作，強洽黨人，勿競門戶，意用是爲繆拉蓋愆。且語音番塔度曰：『好爲之，勿開兵端，兵動者傷國脈。』

方福迭南之將去，馬特力德也，留其叔安東尼倭攝王，主議會，繆拉監之。時儲君遜國，老王退休，歌獨出奔，大權盡入議會，會權又繆拉攬之，民始大忤，以爲法人將滅西人之自立權，奴隸我也。五月初二日，復聞安東尼倭見偪且逃，於是聚而遮留安東尼倭，以爲王室支屬，僅此一人，安東尼倭更逃，王室燬矣。而繆拉所部列將格龍，須以兵臨之，爲百姓所傷，全城卽大亂。法兵一時無備，見戕者約七百人，病院中法兵就醫者，亦悉就屠戮。法騎士屯於城外，聞變悉集，繼以步軍三千，爭門入援。西班牙諸將集亂民，聚於麻拉伐而道中，與法人巷戰。然以不練之民兵，當法勁旅，伏尸莫復計數。法兵復按戶搜取法人之見囚者。迨晚粗定，夜中畿外之民復聚，法兵阨而殺之。繆拉聚首禍者於軍法堂對簿，按律悉棄市。史氏曰：是獄在法官告之皇帝，將軍不得專決於外，顧乃聚殲無數之人，頗爲殘忍。或又云，是獄論決者，只九十人，此西班牙都城亂事之始末也。方未亂之先，四月二十三日，討里度城中，亂

事已肇，惟不如京畿之烈，殺人亦遜於京畿，法兵一至，立平之。此二役，法人頗肆凶逆，西班牙全國，咸怨法人之酷，同時並舉，盡殲法人之流寓者，並歌獨之餘孽，殺戮無遺。如加迭時、守微而加賽、幾那、伐命、西埃、四城，流血漫路矣。西班牙凶慘之心，亦非史家所能殫述。法兵零隊屯戍，爲其所得，或聚而焚之，或支解炮烙，靡所不有。各城監旗獨立，不聽制於法人，且遙尊福迭南爲王。沿海諸城，悉出與英人盟，英人貸予錢幣，訂其爲變以擯法。時西班牙遺老，蒞英庭痛哭乞師，英人哀而禮之，許以袍澤之誼。英人者，許人而必踐其言者也。時全歐之衆，見抑於法人，聞西班牙之變，其勢咸躍躍欲動。

法皇聞變大震，然操之已蹙，倉卒不易收拾，且平日威稜，暴於列國，既恥任過，而復護前，以爲倡亂多小民，朝士積弱易與，不復置念。計大兵除曰：奴一軍在葡萄牙外，駐西班牙者，勁旅尙八萬，潢池之弄，當指顧而定，仍鎮定若不之聞。時馬特力德亂黨略靖，都中議會復立，舉新王主會事。乃羣推約瑟波奈巴爲王，約瑟已前王奈百而司，當會衆未經議舉時，約瑟已久蒞貝熊矣。於是西班牙大臣九十五人，同至貝熊勸進，更正新憲法，受旨於法皇。約瑟既至，具王儀入，百姓心傷故君，頗澹漠遇之。約瑟之能至此者，均法皇兵力護之，不爾，已道劫於人矣。

西班牙王位，法皇初不屬意約瑟，本欲代以羅星，羅星知亂且未已，辭不赴。繆拉見羅星弗至，欲圖自立，法皇以爲繆拉躁暴，非大器，然無以酬其勳，乃以奈百而司封之。繆拉頗鞅鞅，然約瑟之在奈百而司，良有恩於民，民亦安之。因之約瑟念奈百而司甚摯，移王西班牙，非其好也。

七月二十四日，約瑟在西班牙加冕，儀制一如前王。自是以來，遂爲西班牙十一兆人之仇敵。且憲法之立，百姓驟行之，不稱便；因之一日在位，法皇須以一日之兵力擁衛之。王位之安危，遂係乎兵力之強弱，然而民之蠢動，日有所聞，人人意中，無一不思反正者矣。

## 第二十四章

西班牙及葡萄牙民亂 二國之民求援於英 塞古河之戰約瑟進馬特力德 埃

拉古薩第一次見圍 丟崩進兵安達路削 貝冷之戰 丟崩兵敗降敵 約瑟自

馬特力德逃歸 白奴兵狀 惠司立即惠靈吞公爵兵至西班牙 羅利沙之戰 微密魯

之戰 倍塔議和

七月初四日，英王蒞議院宣旨，謂西班牙人，心念故君，力抗狂暴，忠勇至可嘉尚。彼今圖復國仇，余亦不能更念宿愆，宜與同患，聯爲友邦。史氏曰：吾書前敍西班牙未變之先，英舶已停其海口，聯絡西民，修其盟好。且釋西人之俘反國，隱濟以糧儲軍火，爲數頗鉅。葡萄牙人聞之，亦反戈抗法，於是二國均輸款於英，盟約至固，戰守共之。



西班牙之亂，英人進取之機也。前此苦戰累年，不得要領，正以二國瀕海，爲法藩服，着手未易。今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爲同盟，戰地已拓至大陸。法皇策西班牙既亂，英兵必乘機登陸，乃以全力規西班牙，顧自念版圖寢廣，憲法中有抽丁之律，勝兵可得五十萬人，歲入亦足以養，英人不足慮也。然大陸諸國，恩信本非素洽。至新附之地，民氣尤囂，在在設防，故兵額雖集至五十萬之多，而亦不能全數盡嚮西班牙。且額兵收諸散地之士，著性情語言，至不相類，大異國民之兵。顧法皇用兵如神，能治主客爲一，帖服號令，如其進止。帳前列校，尤所嚮無前，威名所被，敵兵聞之膽懾。而籌畫度支，能舉全歲兵費，預儲以待，不愁乏也。

至於英軍之善於水戰，法皇固已聞之矣。然謂其不長於陸者，爲說亦非。此是統全英戶口計之，可二千萬，人人咸懷愛國之心，聞西班牙乞師，衆皆鼓舞欲戰。國中常備軍已二十萬，欲更將軍籍展拓，十萬可立致。又國家信義素立，咄嗟貸餉於民，人爭赴之。商務尤盛，貿遷所至，既可借結邦交，亦足刺取敵耗。若以將校論之，其與法皇諸將，武能正復相埒。而於衆才輻輳中，間拔其尤，將略已足制伏波奈巴矣。且英軍咸知自由獨立，故人自爲戰，名義極正，若法人則習於波奈巴驕囂之氣，爲勢故不

日 是 益 之 因 而 而 牙 班 勤

商業大減，民不自聊，藉國有恠，遂爾萌動。卽教會中人，以食采及湯沐之邑，悉爲歌獨所并，鞅鞅於廷臣，益潛扇頑民爲亂。村農無知者，咸迷信牧師之言，一倡百和，遍地皆兵，凡此情事，在理固有之。顧以西班牙之人，與法血戰六年，目擊其戶口之彫亡，農圃之廢置，質遷之沮滯，概不置懷，一往無前，唯舊君是念，能但謂其爲前此數事鼓動耶。若葡萄牙人之從百死中求生，則亦義士之所爲也。先是法皇宣制，勅葡萄牙朝士，悉赴貝熊行殿中陳謁，朝士旣至，法皇竟待以亡國之大夫。葡萄牙朝士，岸然不爲屈，與西班牙貴族之齷齪求生者大異。法皇怒，囚之法京。葡萄牙民見刼於白奴之威力，已不堪命，復聞朝之碩臣宿老，咸被囚拘，乃大憤，仇法之心益固。

西班牙義士，累起而抗法兵，然亦累蹶。旣乃自悟所用，均新集之卒，又軍中無帥，號令不相統攝，一遇法國長勝久練之兵，自爾敗衄。數接以後，阿來貢義民，全數悉爲法將特努德所敗；那伐而及弼司基兩郡義兵，亦見覆於法將卑西愛司。加司的而郡、立翁郡及加立兩亞郡三處聯兵，均聚於塞古河，大將爲白來克、克司答，時法將卑西愛司，於七月十四日，以兵直撲此軍，三郡兵大崩，死者二萬人，捷聞，道路無阻。故約瑟得於七月二十日，入西班牙也。

約瑟雖立，而塞古河之敗，轉爲西班牙義士，啓其生機。前此法將德喜司姆，旣襲據巴西路那與非格辣司，然加太路虐山民大憤，間出圍之。德喜司姆出戰，互有死傷，嚴閉其城以守。法將蒙狩，本以一軍趣伐倫西埃，德喜司姆初允以一軍爲後勁。迨德喜司姆見困於山民，遂不能出師繼往，而伐倫西埃城人，合男女老幼，竭力憑城，不授敵以間隙。蒙狩軍無後繼，遂拔帳歸入大軍，而途次百姓，爭出爲難，此時法大將丟崩，又遇患矣。丟崩本以大軍出馬特力德，沿途平難，意將直趣加迭時海口，取英國戍兵，一舉覆之，據其地。行次，法兵復隨地增入，至海瀕時，已得二萬人，貝冷、加羅林、安達路削，以次下，遂攻哈翁。然雖勝而得，殊非形勝，而加迭時百姓，多附麗義民，力與法抗。法人沿海舟師，困於岸軍，遂舉戰船，授之西班牙義民。義民已輸款英軍，誓與法軍爲難。加迭時中西班牙陸軍大將，曰加司他奴者，以一軍伏處，朝夕訓練，閉關寂無聲兆，迨及此時出矣。一出卽攻哈翁，丟崩不能抵，斂軍入貝冷。貝冷人，格其糧儲，弗鬻，孤軍懸於危地，動息皆爲人制。西將加司他奴知狀，遂以七月十六日，攻貝冷。法軍糧斷，大敗，退屯門日巴。十八日，迴軍撲貝冷，二軍苦戰，法兵死者三千人。丟崩見西班牙兵日益增，爲勢不敵，遂降於加司他奴。在貝冷中二萬人，咸置鎗於地，冀降後，西班牙人得聽之歸國。然西班牙

牙積憾已深，背約，悉俘虜其人，此着蓋學拿破崙而誤者也。法皇聞敗，又聞降而見俘，乃歎曰：「此舉殆踵考定山故事也。」按英類苑考定山中有微徑，一直趣窮谷，四圍莫得徑途，前此羅馬都領阿列納百人爲質，餘兵則支起車上，橫木令其俯首，從下而過，野之既歸，羅馬人大怒，弗承其約，縛二都領，仍送之。珊姆臬姆、珊姆臬姆弗受。法皇言此，蓋疑丟崩攜貳，竟墨其軍。自是以來，西班牙饒沃之地，悉復自主之權，脫法人羈勒矣。加司他奴席長勝之勢，卷甲而趨，所在聞風款附。約瑟知事敗，遂出馬特力德，入微託利亞。

法將特努德，既以兵平阿來貢中義民，遂移師圍坵拉古薩巨廟，鄉人出百死，憑廟牆自守。然廟中無主，實二三父老與教士指麾，民兵拒敵，主將大名，則委之巴拉福司。其人爲貴冑，蓋由貝熊逃歸，庸而不武，然父兄因其地望，推爲廟主。尙有瓦龍諸處，見劫於法人之餘兵，亦零星歸附巴拉福司，助其防守。方其悉力入廟時，與法兵苦戰極久，乃入。特努德以爲旦晚廟且破，而蒙狩一軍，聞敗，勢亦莫支。法皇策阿來貢與坵拉古薩一合，則加太路虐之義民，聲援益壯。卽立翁與加立西亞城本瀕海，素與英人貿易，一引英人自衛，必勾引義民，雲集響應。梗西班牙都城之孔道。乃嚴勅沙伐利，增特努德兵力，急下坵拉古薩，以殺義民之勢。然攻者固猛，而守者亦力，久不能下，廟中情狀莫得而悉，但以牆

垣計之，爲高不過八尺，在勢可以跨入，而百死不卻。法兵屢前屢蹶，逾數禮拜，仍不疫大起，萬難中，尙復伸眉自壯，不欲豎旗書數語，馳示他圍之人，曰：『檄從恩格累，於是相戕至於巷曲之中，遇卽短折，力鬪戀，遂約兵而退。』垞拉古薩凡兩見圍，均以時英國亦以兵救西班牙，前鋒嚮安勁兵一帥之者爲惠靈吞公爵，惠公兵本書子惠靈吞，謂公相度形勝，以何處登陟得兵要，乃停船倭泡土，與義民盟，偵知大凡久安長治之國家，政府縱極拒援或寡，不能逾格以進，則置身樞要時，

託門業，復有將才，壯盛之時，已履清途，及此柄用，故能據其幹略，此英國步之不瀕於危也；不爾者，殆矣。兄爲侯爵，總督印度，故惠公青年，已統大兵。若以素門較之，升階當不及偏裨，矧大將耶？阿西一役，戰功震其國人，殆一班師，政府因屬以西事。

一千八百零八年八月初八日，此日蓋英國歷史中，所萬不能磨滅者。是日，惠靈吞在葡萄牙孟地古海灣，登陸，嚮立司本都城。十七日，遂以兵與法將拉包特戰。拉軍營於羅利沙，據形勝爲壘，英兵直撲之。法軍出死力相抵，英兵萬刃羣進，法衆大崩，遂棄羅利沙弗守。顧英無馬軍，不能窮追。拉包特歛兵與白奴大軍合，白奴新拜阿白蘭替公爵，聞敗，以二萬四千人至，謂英兵寡，故卷甲進取。八月二十一日，法軍撲英軍於微密魯，戰久之，白奴大敗，亡其十三巨礮，死者二千餘人。白奴仍退守立司本，以重兵扼守微特拉司小道。

惠靈吞始謀，固欲盡覆白奴軍，不令一人逃者，然大帥爲海雷波拉特，持重勿追。惠靈吞夙謀，欲以奇兵出馬勿拉，斷法人歸路，舉軍當覆。然波拉特明日卽得代，卸兵柄，代將者爲幾不勞他總督休達林百而，是人亦恪慎不喜功者也。

白奴既敗績，卽飭蓋勒蠻，至英壘請停戰，且議徹兵讓地事。休達林百而以盛禮款使者，許之。白奴請以兵械廠，糧儲所有，與戰艦，盡納英軍，請英軍許其以兵械囊橐自隨歸國。休達林百而亦許之。休達林百而之意，以爲英軍單外，得所藉手，已足自豪，遂許平。方英法二軍議時，而英大將約翰摩阿，已以新軍一萬至，此一役謂之信塔之盟，以八月三十日署諾也。法軍如約，撤兵去葡萄牙，英國聞休達林百而縱敵，朝野咸怒，以爲聽法軍挾其資財以去，尤爲失策。以此種資財，法軍均得之肆掠，逋寇何可縱也。議院聚議，令武職員會鞠休達林百而，然不能據律以定其讞。識者咸曰：白奴之陞伏立司本，猶臥獅也。特少挫未至於甚敗，爲力尙偉，若過逼之，則必死守，拿破崙援軍一至，措手尤不易。今白奴全軍以去，則葡萄牙遂無法人營壘，英軍可以自如，亦善着也。矧英軍軍聲已振，若西葡二國，能與同心者，則圖功尤速，何至於暴師數稔，不復寧息。

葡萄牙之見狀，則黨人紛如亂絲，主兵要者，恆蓄私圖，時時有左顧英人之想。且英軍供億二國，禮之亦甚落漠，彼此方極力傾軋，遂無心及於救國。因是兵無死志，將無專謀，阨塞形勝，均棄不守。而西班牙尤極其敝，每城各立一會，不相聞問，政出多門，民無所嚮。嗣馬特力德立一總會，而他會之員，



或與抗辯，不能據爲主圖，則眞所謂無政府之國矣。且列將互相雄長，號令無統，因之每發一令，每出一謀，無復商略。以大勢卜之，萬無再興之日，苟非天意，不滅此二國，事勢眞有不可知者。法皇雄圖遠略，目矚變故，知此局非其兄約瑟所了，乃晝夜籌度，思出大力，以傾覆之。

## 第二十五章

法皇在歐福德會俄皇 反蹕巴黎 以兵至微脫利亞 法蘭西與西班牙兵狀

索而德勝敵 法兵奪取蘇摩西拉 馬特力德復降於法 英將約翰摩阿兵

退 考崙那之戰約翰摩阿陣殞 法皇起蹕西班牙

此時西班牙有三大軍，軍將至軍，號令不相稟承，無復統一，號稱十三萬，實則僅及十萬之數。法軍僅六萬，若西兵合力共搏，儘可得利。且約瑟北逃，法軍無主，人無戰心，此西人獲勝之機也。顧西兵漫散，雖屯實渙，其勢若俟法皇精銳之至，引頸待死者焉。

西班牙三軍，分東西及中央而處，白來克屯西偏，軍勢平爲一線，端及褒各，未跨辟而波。巴拉福司據東偏，起埃拉古薩，及於桑幾沙而止。加司他奴將中軍，帳於蘇利亞。合三支兵勢觀之，形如半月，

兵力單而不厚。法兵則靜守三堅堡，寂無聲響，專待法皇新兵接應。西人亦冀葡萄牙英軍來合。英軍果於微密魯捷後，能鼓行而前，與西軍合者，雖法兵精悍，亦不能制。然惠靈吞已被旨回國，爲休達林百而證成其獄，兵權遂盡屬之約翰摩阿。約翰受事，西班牙一使弗通，糧運亦不時至，英廷復無詔旨趣戰，機宜因之坐失。及英軍欲悉師以進，而法皇已至西班牙境內，垂一禮拜矣。

法皇惡諸將債軍，下令親征，策西班牙政府一立，軍有統帥，殊不易破；更延，則英軍亦至；復聞日耳曼諸部，時亦蠢動，不及此時平定西班牙，他事必爲所窺。乃密諭政府，切勒各報館，不令言親征事，舍樞要二三大臣外，無一豫知親征者。決策既定，宣詔曰：「西班牙亂民，乃敢逐王沮兵，用儉滑之道狙刼，我兵因之失利。英亦譎詐，力偪我軍出葡萄牙。余今將徵兵八萬人，往平此難。日耳曼意大利宜各出兵，益以國中勁旅精騎，與羽林諸軍，合成二十萬，赴西班牙。」復自臨誓師曰：「朕深契之壯士，聽之君輩在但紐白河，與微司秋拉大勝後，指顧間，平日耳曼。顧坐席未暖，復令君輩征西班牙，朕滋憫焉！顧有乳豹，窟宅於西班牙葡萄牙之間，吸取膏血，非朕自臨，豹且弗瘞。吾軍當揭其飛鷹之纛，往復吾仇。壯士聽之！爾輩居此世界中，威望固一時莫匹者，然能追蹤古羅馬之勁旅歟？羅馬勝兵，自春

祖秋，凡四大捷，一萊茵河，一納法拉的河，一意律呂亞，一太各司河，亦云偉矣。壯士此行後，吾國家永享承平，卽恃壯士耳！以吾法之威稜，當使六合永清，方爲男子息肩之日。壯士顯其前勳，勉其嗣烈，在爲益國家，余一人固耿耿念壯士也。」

法皇旣誓師，遂星馳至歐福德，蓋前約俄皇亞力山大會於此者。法皇計一身遠出，須聯絡強鄰，方無左顧之憂。此時日耳曼警報日聞，奧國亦日夜增兵，以新立憲法，可以取民爲兵，其律蓋況之法國，然奧人來言，增兵適以備土，非敢與上國爲難。實則奧皇頗不以約瑟王西班牙爲然，法皇知其有心矣。卽日耳曼全部而論，其積憾於法國，亦日甚一日，民自爲會，誓復國仇。而最有權力之會名，則自標曰盛德之會，會衆均英悍少年，力主擯法，法皇知之，不欲明斥，已隱備之。此時俄法交期，自鐵而昔德盟後，外觀固甚輯睦，然俄民恆不直於大陸之制度。而俄之大臣，尤柄國權，縱俄皇不寒法國之盟，而大臣日夕慫恿，俄皇亦不能力格其議不下。若不先部署，遽爾長征，英人必力聳奧普，令其敗盟，故必欲一面俄皇，俾勿規擾其後。於是二君相見，和氣盎然。公具一書，求和於英國，書中仍言以約瑟王西班牙，英王弗報。法皇特有俄盟，亦置英不爲意，且料奧國終爲法患，乃厚增其兵力於日耳曼，及意

大利以備。又料奧謀絕綏，己之兵力，捷如風飄，先底定西班牙，再圖奧國，未晚也。

十月十四日，俄法二君會罷。二十四日，巴黎立法院開議，法皇已御院矣。二十六日出都，十一月初三日，至貝熊，調集後殿軍上道。初八日，晡，徵託利亞列校，傾城出迎，導入行殿，法皇下馬，入逆旅中，宣旨，立取地圖，並日來軍中文檄，部署戰策。二點後，大勢已定，扈蹕大將爲索而德，法皇卽令往代卑西愛司，遂自至波微司加。初九日，法軍勢復大振。

前此十月，法皇報書其兄約瑟，謂西班牙，宜戰不宜守，吾頗不以伯氏退兵爲然。是言至此果驗。時白來克一軍，爲法大將蒙狩敗於愛司賓奴沙。白來克寡謀，竟斂軍歸雷奴沙，不趣褒各，與貝而微地亞子爵，聲援遂隔。

索而德聞褒各有西兵，遂長驅搗之，貝而微地亞軍脆，較白來克尤易敗。索而德席長勝之勢，徑趣雷奴沙，立覆白來克之師。白來克零星不復成行，狂奔入聖安達，避法人軍鋒。西人既不能軍，法衆遂極其所向，無不如志。

巴拉福司時與加司他奴合軍，堅守中樞，以待法軍於偷地拉，十一月二十二日，法軍至，是敗也。

較昔爲烈。敗時，此二軍衝散，兵勢不相聯絡，加司他奴聚殘兵，逃至加拉他約，巴拉福司，則逃入坵拉古薩。

法皇見西班牙入都之路，廓然無阻，唯去城十里之蘇摩西拉狹路中，有重兵扼守。而索而德之陳兵於凱利翁伐拉度利間。雖英國勁旅，咸莫能越。法皇因得專圖此路敵軍，漠然無左顧之慮。而巴拉福司之至坵拉古薩，竟爲蘭司支軍所困。西班牙此時，足與法抗者，英兵在西坵拉古薩在東馬特力德都城居前，相去遼遠，爲勢莫及；而能少與法國爲梗者，僅此三處，舍是西葡半島，均虛若無兵矣。

法皇以羽林大軍，及他軍取馬特力德，十一月三十日，前鋒至蘇摩西拉山峽之下，西班牙大將聖逐安，以一萬二千人，扼守其地，地狹山峭，無他徑可達，上列十六尊大礮，憑高下擊。遲明，法皇麾攻聖逐安左右二軍，主客相搏，極銳酷。法皇自乘馬相山之形勝，知步軍萬不足制此鹵，忽得一絕險之策，乃命波蘭兵，奮長棘衝礮火而上。時二軍礮火漲天，益以曉霧四塞，對面無覩，波蘭將封信司基乘昏替之中，領矛兵直上，兵過時，西軍以鎗夾擊之。然波蘭兵，勇敢無前，乃大震爭逃，不復抵禦。波蘭兵既逐去西兵，遂筦其礮。西班牙兵，盡棄官道弗守，逃入西古微亞及泰來物拉。遲明，法兵分三大支，由

西北嚮馬特力德。城人窮八日之力，完城備，立武備會，籌守禦之策，勝兵六千人，村人復以械登城助守，起路石，疊爲高墉當道，以沮來軍。並鑿牆爲竇，由竇中縱鎗狙擊，有夏屋曰勒鐵路，宿重兵備禦。城人憾法，如中狂病，凡形迹稍涉詭祕，卽疑爲法諜，揭竿梟之。禮拜堂警鐘，匪日不動。日夜通衢之上，嚴兵邏察。法皇先以使者諭降，城人幾殺來使，幸列校衛而出之。法皇亦不攻城，坐待兵集，營中靜謐如常，而城中則晝夜呼囂，作亂獸羣鬪聲。夜中，法皇又以使諭降，報書仍不屈。法皇遂下令縱礮，越明日下勒鐵路。又得密地那塞利行宮，城人始懼。法皇又發第三使，令降，於是討抹司穆拉，開城請停戰，法皇盛怒臨之，詰責以貝冷之役，何由直犯軍律；且曰：「寒盟者終受冥譴，」西人聞言，大怒，顧大勢已屈，亦無如何。

穆拉者，儒人也，不敢謂其不私乎法者，迨一歸，卽謂城人曰：「趣降！」城人皆諾。獨加司太拉者，傲然弗屑，然爲口既衆，不敢深辨，自以一軍及十六尊大礮，出城他屯而去。初四日，向晨八句鐘，馬特力德降法軍。西班牙人，盡釋械去甲，城中法軍周布，法皇駐蹕於城外四英里之遙，地曰卻馬丁。爲時僅四日，此城復爲法有。百姓安謐，法軍紀律嚴明，無一出掠，市集如故，梨園仍長日演唱，法軍觀者，一

一與值。法皇累戰累勝，大悅。宣諭西民，罷虐待外教之刑律，俾平等。且收列卿采地，歸入公家，汰無用教員，勿令坐食。復廣增村牧師薪俸，以導黔首，卽括教會積儲，供牧師。大赦國中，餘十人，弗在赦令以內。時城中父兄，請法皇以約瑟更王其地，法皇曰：「此地吾以兵力得之，在法宜以重臣節制，屬我圖版。今父兄與牧師諸人，能卽禮拜堂立重誓，永永擁戴約瑟者，余當更爲父兄立王。」

然立王之事，非法皇所急，計四鄰窺伺，非先底定西班牙，無以鞭笞諸國。欲分遣別將平安達路削、及伐崙西埃、與加立西亞，而自以羽林親軍，至立司本。法皇調遣諸路兵，同時並發，亦同時底定者。以兵數至多，此時臨西葡二京者，已有二十五萬五千人，騎士五萬，野戰巨礮一百尊，尙有八萬後備兵，一百大礮，陸續過壁累尼司山。而西班牙兵，則散屯零聚，聲勢不相連絡。至亡國大夫，所虜集而謀復者，則盡止於守微而一區，有餘兵一旅，阨守於西拉摩利那。伐崙西埃，則守備悉空。坵拉古薩雖百折不撓，亦已困重圍之中。此外僅有英將約翰摩阿一軍而已。法皇聞約翰以兵西來，疾以軍迎之。

約翰軍初逗遛不進，至是始移兵，數僅二萬，取道出撒拉邁加。尙有一萬三千人，大將爲大衛拜特，卽考崙那登陸，奉勅趣加立西亞，與約翰軍會於撒拉邁加；若不及者，則會於伐拉度利。此軍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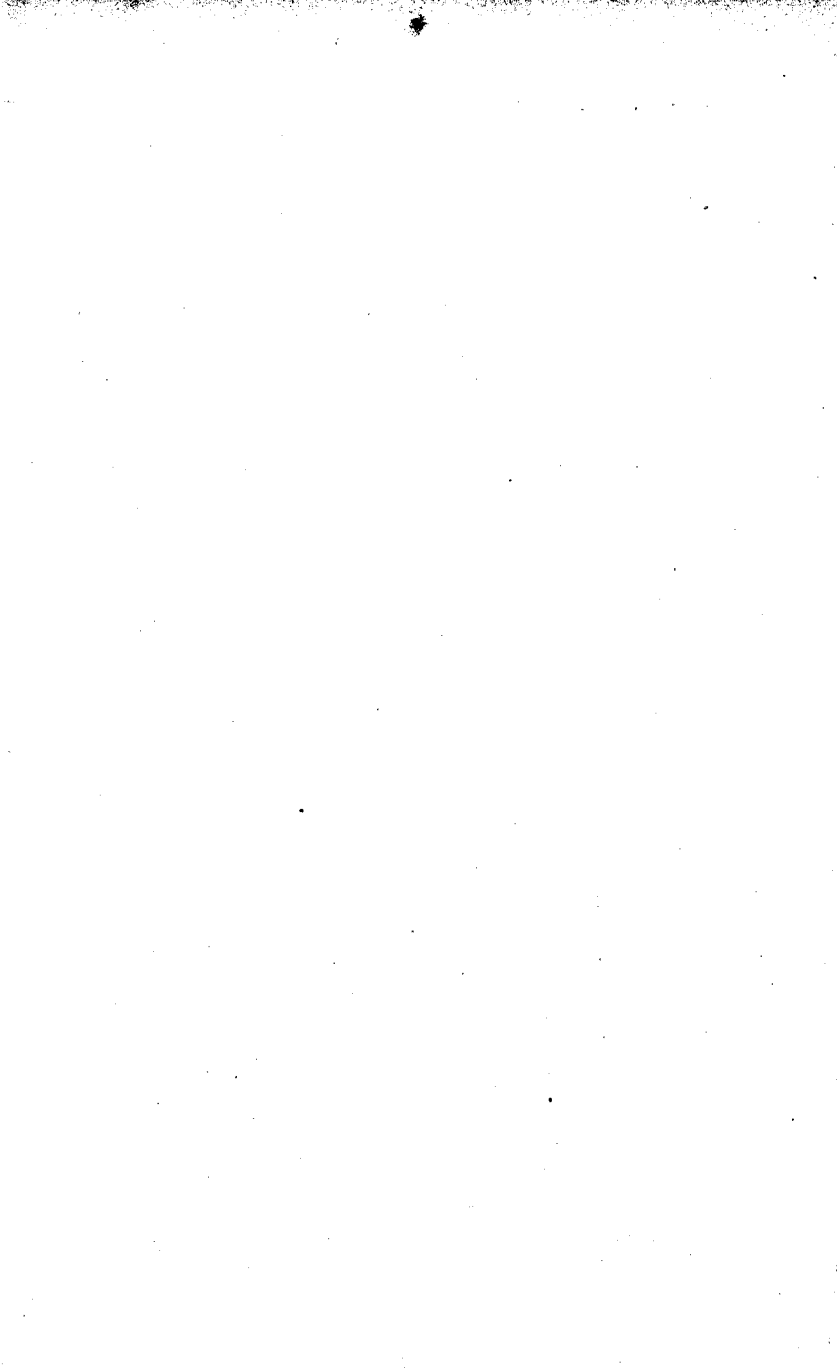


本爲白來克及貝而微地亞二將策應之師，然師期遲鈍，迨二軍盡覆後始至，已無及矣。約翰聞加司他奴大敗於偷地拉，知西事糜爛，尋與大衛拜特兵合，以爲全師而退，既干國憲，復墮勇名，趣師進。且西諜遄至，言馬特力德死守以待英軍，思疾嚮加利翁，覆索而德之師。索而德敗，法皇氣沮勢隔，而左軍消息，遂不能達於中軍，則西班牙諸將得少蘇息，可以經營加立西亞，再振一軍，以圖恢復。而西班牙之南部，亦不爲法兵蹂躪；若其不利，亦得整兵歸考崙那。且考崙那咫尺西微而，亦得分軍爲之助守。

約翰決策，自以爲出於萬全也。法皇兵機，尤出其上。十二月二十日，聞約翰兵動，遂以五萬衆，晝夜兼行，橫絕約翰來路，屏蔽索而德之軍。約翰聞法皇兵度若飛，立麾兵退，逾加立西亞童山而過，軍士苦寒，顛頓萬狀，法兵已疾尾其後狙擊之。英兵雖力與猛格，紀律良不如法兵。天氣陰寒多雨，山路峻險，軍無見糧，聞法軍一至，大將卽倉皇退兵，師之銳氣全挫，士懷虞心。且所過虜掠，遇酒輒醉，行列因之大亂。索而德兵邈迤從其後。約翰策斂兵登船，而敵扼其後，非力戰卻之，必爲所促。於是於一千八百零九年正月十六日，與法人戰，法兵少卻，約翰中礮立斃，諸將以甲裳裹而瘞之，軍士咸服約翰。

雄勇，立表瘞處，以旌其忠。先是法皇逐英兵於白乃文丁，英兵潰，以爲易與，遂以禦英之事，屬索而德，不親與接。

人謂法皇大捷後，必駐蹕馬特力德，部署新政，顧法皇瞬息間已歸巴黎，沿路馳驛絕迅，至於五點半鐘中，行七十五英里。



## 第二十六章

德奧失和 法皇統兵至日耳曼 蘭池黑德及愛克默而兩大戰 取拉鐵司本

法皇入維也納 意大利匈牙利波蘭日耳曼北部及屈魯而司山部均起與法爲難

拉伯之戰 華格蘭之戰 奧國請釋兵 西葡二國戰事 太拉物拉之戰 倭

甘那之戰 英國以兵抵華而糾龍 羅馬城破教皇見獲 司鼓恩白倫之和

法皇審奧地利，弗悅其大陸制度，知約瑟之立，必非奧人夙心，或乘法兵西征，武備內枵，起而雪奧司德立此之恥。外部大臣泰婁蘭德知之，當法皇用兵西班牙，卽以諛詞婉說，羈縻奧人，俾勿卽發。然奧人增兵，日有所聞。法皇於約翰未退兵前，已得消息，飛勅壁累尼司山之後備兵，趣反，擁衛京畿。又勅萊茵河聯邦，調集軍馬，嚴裝以待。匆匆部署後，卽星馳回國，正月二十二日至巴黎，以使與奧

皇尋盟，別以軍阨日耳曼。四月初六日，奧皇以書宣戰，仍拜卻而司大公爲元帥，兵號五十萬。初九日，卻而司以六大支軍，支三萬人，凡十八萬，渡音河。約翰大公以二支軍，自加林地亞嚮意大利。福迭南大公，以一軍出加西亞，當俄軍之助法者。時法皇全軍，均在西班牙，以勢度之，似不能遽行調取而歸。然法皇用兵，唯以神速勝敵。一聞卻而司大公兵抵巴伐利亞，法皇不隨一卒，獨挾其后馳至弗蘭克福德，復至司脫司堡，收合二處之兵，親統之，蓋四月十三日也。即時籌畫出戰。法皇另有二支軍，一馬西納統之，一達伏司德統之，用爲左右二翼，顧相距過遠，艱於策應，脫與人要擊，爲勢必敗。因於四月十七日下令，令二軍作八字形，銳前又進，自勒中軍赴之。適與魯意大公兵遇，進圍之。二十日，戰於阿本司堡，奧軍大敗。二十一日，復大敗之於蘭池黑德，奧軍喪其九千衆，並失礮械糧儲無算。

明日，法皇忽宣令，分其軍爲數支，窮一日之力，兼程趣卻而司大公屯兵之地。後人論其用兵之神，趨捷變化，爲古兵家所無。時卻而司大公統十萬衆，居愛克默而。法皇卽於本日二句鐘，大隊進撲奧軍，苦戰至晚，奧軍敗績。奧兵陣殞外，見俘者二萬人，大纛十五，礮械大半悉入法軍，殘軍狼狽，至拉鐵司本。二十三日，卻而司大公收殘兵，堅守拉鐵司本，法軍極力攻城，城下。卻而司遞入蒲希米亞。維

也納大路，廓然無沮。法皇攻城時，左股中礮，諸將聚而省覲，咸有戚容。法皇裹創竟，卽上馬指揮軍前，衆心定，勇氣遂倍。法皇用兵好以寡擊衆，因利乘便，出沒如神，不及五日，奧國大軍墨矣。

二十四日，法皇自閱勝兵，大犒賞，封達伏司德爲愛克默而公，乃整兵嚮維也納。而蘭池黑德殘軍，奧廷復增以新軍，要截孔道，拒法國內犯之師。五月初三日，馬西納敗之於愛倫司堡。初九日，法軍至維也納城外，奧皇已先以宮眷出狩。公主馬利亞魯意莎以病留宮中。馬昔密蘭大公，本以萬人留守，見法兵至，亦棄軍逃。城人初欲抵禦，憑城自衛，旣而礮火沸天，知無可守。法皇聞公主病於宮掖，下令飛礮勿嚮宮門而發。初十日，城中出降書，法皇乃入據其城，居司鼓恩白倫皇宮。先是福迭南大公，方用兵於波蘭，頗以捷聞，且攻下華埽，然愛克默而旣敗，卻而司大公，以飛檄調取其軍自助，俄人乘機收華埽，並奧田之在波蘭者，亦奄有之。俄皇得利，釋奧人不追，亦不以兵助法。約翰大公一軍，在意大利，亦大敗尤勁軍，奪回巴度阿及微勝坨，亦以愛克默而之敗，被詔回軍，尤勁追及之於匈牙利，敗之於拉伯。司吉而者，普魯士教會黨魁也，思乘法皇遠出，訐其國人叛法。白倫瑞克公子，亦起兵於羅利替亞。二處聞愛克默而之敗，伏而不動。而白倫瑞克公子，見圍於薩克遜，司吉而亦困於司脫而生。

突圍出，陷陣沒，法皇置而不討。

屈魯而司山民，心乎奧國者也。迨迫來司堡定約後，以地歸巴伐利亞，一聞奧皇大出兵，遂於四月中，舉衆擯法。民黨之魁率曰霍勿，勇而喜亂，四日之中，舍哥夫司登外，諸險皆失。凡巴伐利亞及法國戍卒，均取而囚之。法皇以別將來勿佛而，率兵往平，霍勿勒兵於峻險之地，待來軍，以礮石憑高下擊，法兵退。而奧國適君遜都陷，遂無一人一騎援霍勿者，迨來勿佛而兵退，霍勿大掠巴伐利亞。法皇既入奧京，自以軍至巴伐利亞，蕩平之，凡倡亂者，一一無免。

法皇惡西班牙民亂，久久未息，更見山民蠢動，頗引爲憂。然不覆奧國大軍，諸此亂民，必有所覬冀，託其名號，號召徒黨。思以計誘卻而司大公更戰，因而滅之，則奧事定矣。卻而司大公知旨，兵力適集，力據但紐白河岸，乘春水方生，徹橋自衛。法皇志欲蕩此軍，謀渡河擊之。初相納司道夫，可以偷渡，而卒無間。尋勘得愛白司道夫，河身既廣，水中墳小阜三數，阜稍廣者曰羅保。遂於五月十九日，渡兵於羅保。明日駢小艇爲橋，達過左岸，衆畢渡。既渡，即奪據河司本、愛司林二村，竟無來軍抵禦。此迨卻而司謀左，以爲法軍必難飛渡也。

二十一日侵晨

客爭阿司本村，得而

人以爲得所措手，

明日復大戰，

軍偏右，中堅必虛，

法奧二軍，方據

兵孤懸對岸，遂退

至堅，且礮臺林立，

時二軍咸言戰勝，

河，擊散達伏司忒

停兵不復前趣。法

恥。時養鋒已數禮



更來者，必力奪阿司本及愛司林，乃舉軍嚴備，然法軍已覘得他道進兵，出卻而司所不覺，潛渡取華格蘭。

七月初六日，兩軍復死戰於華格蘭，奧兵勢繇遠，積力弗厚，法皇困其勢渙，聚精甲搗之。壯士猛搏，呼聲動天，奧軍二萬人，竟爲法皇所擄，輜重鎗礮全失。卻而司遁入志那姆，奧國議會，知更戰則力必不勝，遂議停戰。法皇迴軍維也納待議，直至十月，始歸巴黎。

此一戰也，全軍勇士，無一及孟德卑路公爵、蘭司者、拉鐵司本之役，怒馬獨出，語其部衆曰：『壯士聽之！爾須知爾之主將，先亦一卒徒也！奈何不迸命而先？』及阿司本之戰，破敵尤愨猛。迨晚，兩股中飛彈折，軍醫言創殆不救，蘭司怒，斥醫生出，請面法皇。法皇入，見蘭司方呵斥造化，英氣勃勃然，謂：『男子不得終見全勝，此足恨耳！』言已卒。所部壯士，號爲古英雄羅蘭也。

法奧之慶兵也，西班牙半島之上，法兵與敵亦互有勝負。埃拉古薩力抵法軍，與前役埒，迨百力俱憊，始於二月中出降。時英大將惠靈吞更領所部，於四月二十二日，在立司本登陸，至倭泡士，法大將索而德軍焉。既接，法軍大敗，退兵葛立昔亞，兵行顛蹶之狀，與約翰退兵考崙那同。惠靈吞本欲悉

甲追之，忽聞法將微克討大掠於安達路，計足敵微克討者，僅糾司塔一軍，然累累見敗，亦莫止法軍之暴。惠靈吞欲窮追索而德，患微克討必以一軍出其後，葡萄牙當更被兵，乃舍索而德不追。七月二十日，英兵與糾司塔兵會於倭魯比沙，沿太各司河，偵取微克討兵。微克討軍數倍於惠靈吞，卷地來撲。二十八日，戰於太拉物拉。微克討敗績，惠靈吞兵軍不深入，防法大將聶爾與索而德毛替歐三大軍，將因其深入，斷歸路也，遂斂兵歸葡萄牙。

居西班牙之東，西將白來克一軍尙可用，聞坨拉古薩降法，思以兵收復。六月十九，見敗於法將色楷忒，而阿呂鬧葛亦西班牙將方潛軍取馬特力德，亦爲索而德敗於倭甘納。十二月中，西將杰魯那降於倭齊魯，於是西班牙半壤，悉入約瑟，然號令不能出於兵力所及之外。而西班牙殘軍，零星攢聚，乘法兵惰懈，疾出擊掎，法人防不勝防，雖屢戰屢捷，而驚備未嘗徹。葡萄牙一部，則惠靈吞悉力練兵，爲其國復仇，葡人大悅就練，於是法人威力，漸不能及於葡萄牙矣。

葡萄牙雖不被兵，英國苟於此時，以重兵屬惠靈吞，乘法皇困頓於華格蘭時，卷甲直搗，勝着也。英執政既不以重兵屬惠氏，竟以四萬衆，拜邵珊侯爵爲大將，驅華而糾龍島，令燬司蓋而德河口之

船，此軍早出一月者，尙及事。無如卻侯之至，適當法皇全勝之後三禮拜，卻珊乃進兵弗勒興，法將卑納度嚴守安德華伯之城，卻珊兵弗利華而糾龍者，瘡痍地也，英兵觸瘡多死，至數千衆，聞志那姆法與盟成，遂徹兵歸，壯士歸時，骨頭隆起，均病死之餘也。

自志那姆法與奧尋盟，凡欲蠢動與法爲難，均戢其足，惟西班牙半島，尙倔強，餘悉降服。且普魯士義士司吉而既物故，倡義抗法者，聲響亦寂。法皇得抒其左顧之憂，此中殆有天幸。黨人之居司脫而生者，均降，法皇怒其反側，悉論死。而白倫瑞克公子，亦法仇也，能兵，以精甲抵法於弗蘭壳尼亞，頗獲勝；既聞法皇收奧，奧人乞盟，遂逃入波羅的海，英人以船濟之，入倫敦。日耳曼全部，亦寂然待維也納之消息。

法皇既勝華格蘭，迴軍維也納，幾中刺客。時方列帳閱兵，有少年曰司達白者，斗從衛士叢中，以匕首進，垂及法皇。大將卑昔及拉伯，方侍，法皇親鞫囚，問以何仇，乃欲見刺。囚曰：「我無仇於獨夫也！以汝專制之力猛，我爲國衆刃蝨賊。我能圖汝成功者，則爲世界之功臣。」法皇命行戮，司達白慨然就刑，爲狀甚暇。

法皇之居維也納，入據司鼓恩白倫宮，起居一如丟勒柳，屏客勿見，日與大臣將相坐論。時歐洲全部，咸奇愕，以爲約定矣，胡久據奧境，不議撤兵。不知法皇蓋別有所圖，乘便定策於此。

先是教皇之受盟於法皇也，已鞅鞅，尋法皇縱橫海內，立憲行政，尤不利於教門，教皇蓄憾滋甚。西班牙、葡萄牙二役，恆有教士訐其中，法皇滋不悅，而教皇尙往往爲之道地。且教皇領土，半爲法人蠶食，能足自供者，僅其畿輔而已。法皇已佔其地，復趣行其大陸制度，教皇默不敢抗。尋法皇嚴符切勒，令教皇以兵爲助，往仇英國，教皇弗答，法皇大怒。其怒也，實兆於教士之爲西葡謀主耳。乃降勅曰：「教皇左我右英，不復相助爲理，是吾敵矣。然吾所領土，如意大利、及奈百而司，爲地均與教皇食邑接壤。吾烏能宿逋寇於門庭之下？且吾烈祖沙里曼，分茅畀教皇者，正賴其持倡正學，以啓沃我國衆，非以腴沃之產，長養擻豎，朕今令收取歐別奴、安苦納、馬失雷塔、駕里奴，永遠隸屬意大利，勅至奉行。」

於是教皇所屬之海岸，悉爲法兵所據，迨法皇歸自西班牙，欲先伏教皇再討奧國。故於一千八百零九年二月中，法將迷倭立司以兵入羅馬，教皇默處宮禁，法兵亦不之苦。

五月十七日，法皇由維也納中，馳諭「令自今日始，全削教皇權柄，以羅馬爲法國陪京，教皇年予祠祿，如勳戚例，就羅馬中立理事所聽政。」教皇怒，乃諭其教徒，宣布列國，屏拿破崙於教門之外。已，聞日耳曼人，憫教皇見困，將以兵援，因之羅馬城人，大闕以應。法將迷倭立司陽下令曰：「民亂可畏，恐驚教皇。」徑勒兵入宮，劫教皇，置之沙伐那，實囚之也。此信之傳，正及法皇華格蘭大勝後，然頗不直迷倭立司，顧事勢已成，卽亦弗懼，遂令安置教皇於格倫奴白而。而百姓禮之甚恭，法皇防其惑衆，仍眞諸沙伐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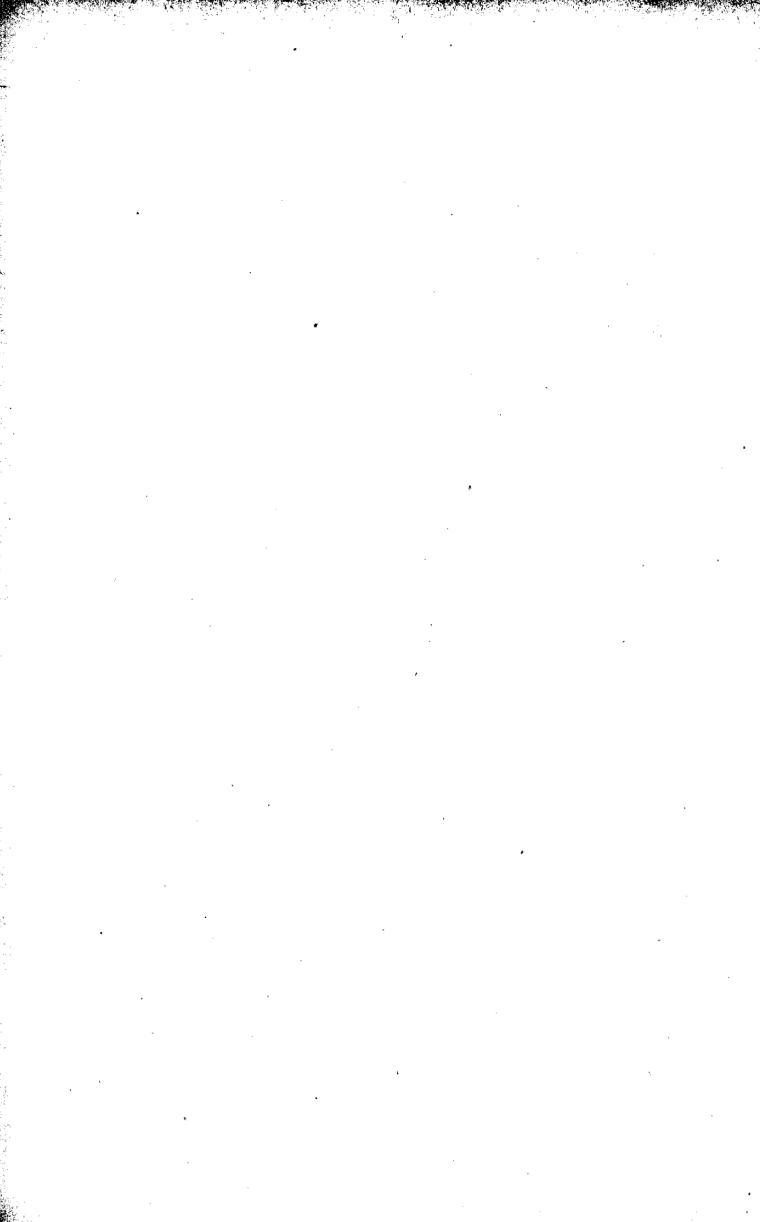
此舉非在法兵大勝之後者，足激衆怒也。法皇已夙知之，諷令教皇，宣布天下，謂遜國實出己意，非法皇所逼，教皇弗許。法皇乃編管教皇於風丹白露中，三年，寤若囚拘。迨法皇晚年，禁制始弛。

十月十四日，法奧二國和議大成，簽約於司鼓恩白倫。奧皇之得和，實割沙而土堡，及上奧地利，入萊茵聯邦，又以克拉考立昔亞西部，蒲希米亞之半，益沙克遜王，加位號曰華埽大公。至葛立昔亞東部，則令割以昇俄，復以屈里司德、加紐拉拉、勿呂里、微拉去、及克魯替亞、達而馬替亞散地，入法圖版。約成，奧國坐失其四萬五千方里之地，戶口亦失至四百萬。法皇此舉，旣割割全奧之地與人，復

收得阿掘略的克海濱要隘，悉入之，  
所弗解。

十月十六日，法皇去維也納。十

乃刺得法皇和平之約，蓋有所爲而



## 第二十七章

法皇休約瑟芬 娶馬利亞魯意莎 廢魯意波奈巴 收日耳曼沿海諸要隘及荷

蘭入法國圖版 瑞典民亂 卑納度王瑞典 西班牙葡萄牙戰事 蒲薩古之戰

惠靈威退兵微特拉司

史氏曰：法皇之行事也，恆自敗其基楨，若黷兵西班牙，及囚拘教皇，已失之矣。迨自維也納迴軍巴黎，則謂其議院曰：『凡歐羅巴敢與吾抗者，均服。唯西班牙遺孽尙蠕蠕，外此則英倫之豹，窟宅葡萄牙，此均非吾所屑，不久將驅之入海。』實則西班牙戰事，諸將咸足了之，無須法皇親行。法皇此時所亟亟者，家事耳。法皇嘗謂人，余一身奔走兵間，殆爲百姓，苟益百姓，余卽家中親愛之人，亦不惜用爲犧牲，以活吾民。是言旣語其侍從，復語其廷臣，識者已知法皇將有梟險之爲，已伏脉於此。約瑟芬



者，摯愛法皇者也。卽法皇年少時，亦甚悅約瑟芬。法皇起自寒素，遂膺大寶，均約瑟芬之力。約瑟芬系出勳閥，通文識國體，法皇遠征埃及時，內政均其襄理。法皇之有天下，約瑟芬之力居多。迨法皇登極，延見與國王后，約瑟芬恆以禮相接，彬彬然，主客忻洽。性情又溫裕愛人，百姓歸懷者，約瑟芬一一撫循之。而言語機鋒，尤足制服法皇，隨事匡益，不爲讒間。法皇偶行兇暴之事，約瑟芬恆以微言止之，勿發。其愛暱法皇，臻於極地，凡有所事，靡不竭誠。平日亦竊窺法皇，以爲梟俠之人，必難共事，終有淪棄之日，顧忠愛之心，殊不能漠視而無所言。

法皇未御宇時，早知約瑟芬難於誕育，亦未之恤，迨一念大寶所歸，嗣續之望始切。約瑟芬聰明，亦料及古來名王之后，凡無嗣續者，均勒上璽綬，不令久據中宮。然猶冀前子尤勁，法皇令娶巴伐利亞郡主時，曾與誓言，果無子者，必割意大利全境，令尤勁王之。迨魯意波奈巴娶約瑟芬之女，遂生子，法皇喜不自勝，約瑟芬尙以爲此子後來，必留帝法國。以此之故，不致見譴。尋孺子殤，法皇大戚，謂非更娶，則大統將屬之他人。

前此法皇在鐵而昔德會盟時，已欲乞婚於俄主，借聯邦交，俄太后弗許，亞力山大不敢更請。及

更會於歐勿德，法皇又申前議，  
覈之由，亦基於此。

富岌者，智士也，已窺法皇  
之神，同至祕處，僞申頌禱之意，  
命脈，立國本乎約瑟芬？  
「否！」約瑟芬曰：「既非上意，  
三言之，至於下淚，法皇仍弗動，  
丟勒柳宮中，皇之寢殿，在  
外，有大獸環，環動者，法皇令約  
後，環聲亦日夕動，較前尤急，約  
忽大震，見法皇持約瑟芬上樓，  
此爲十二月初五日事也。

臣其聽我者！』此時約瑟芬亦至，痛哭流涕，語議員以遜位事，議員咸阿諛順旨，稱法帝勇決，王后謙沖，均署諾。迨約瑟芬暮年，仍虛擁名號，不去；唯內政不之及。就公帑內提二百萬佛郎，爲法皇餐錢，法皇復增以私積一百萬，都爲三百萬。自是以後，約瑟芬遂移居馬而美仁別宮，逾數禮拜，法皇冊立馬利亞魯意莎爲皇后。

立后之日，皇帝應行親迎之禮，令卑昔代皇帝行。一千八百十年三月，新皇后至巴黎。二十八日，后車停蘇亞松，法皇常服，屏從，御馬至蘇亞松，不以儻相，徑至車輿之次，接見皇后。皇后曰：『吾初觀畫中皇帝御容，疑蓋世英主，不應卑瑣如是，今親觀天顏，大勝於畫中所見矣。』法皇年屆四十，貌尙豐腴，容止端肅，喜怒未嘗變易。迨及中年，較諸少壯，尤極威毅，卽於康丕恩堡中成禮。四月初二日，重申婚禮於巴黎，備極麗綉。新后寢殿，雖一几一器，悉與公主邸第同之。經月以來，法皇恆稀於接見臣下。後此法皇在聖黑里納中告人曰：『余前後兩娶名媛，均賢淑，若馬利亞魯意莎者，天懷浩然，約瑟芬則柔嫚溫雅，態度絕佳。』法皇欲令馬利亞晤見約瑟芬，顧馬利亞弗欲，而法皇則亦時時臨幸約瑟芬，後此亦漸稀矣。

法皇後此恆語人：「余一生敗兆，一在養癰西班牙，一在娶奧國公主。」是言也，人恆諱之。奧國者，萬年傳子之古國也。西俗嫁娶，娶其女者，卽循其俗。法人雖屈於皇帝威力，然私其神器，祕爲家產，尤非法民所願。所以不願者，蓋有二因；其始法皇仗劍起民黨，迨擁寶位，根株猶民黨也。若奧國者，則歐人所謂暴君也。法皇娶其女，則移其民黨之國產，并入專制，百姓益弗悅。其次則人人鄙夷其棄婦爲不義。餘數因，史氏臆度，謂王黨諸人，見法皇無嗣，千秋萬歲後，寶位或更屬包本天潢者。今如此，則仍波奈巴繼統耳。有謂元勳宿將，欲效希臘亞力山大列將故事，大行後，分裂其疆土，各立爲王者。若娶后生兒，諸勳貴尙復何望。至於法民，則謂法皇聯姻奧地利，欲結他國之援，以長養子孫，因之不平彌甚。然法皇意咸不在此，以爲吾之貽誤，在立志弗堅，若堅持俄公主來降，則二雄固結，將來歐洲足名爲神京者，唯聖彼得堡與巴黎耳。惜婚約莫成，迨天意也。

法皇既娶，復肆威力於其家庭，識者知法皇鱗天倫，狗私慾，爲禍不遠矣。法皇弟魯意者，本王荷蘭，其人固闇弱，然尙仁愷。就國時，法皇語之曰：「此去當知三重：一重念我，再念法國，其第三念荷蘭耳。」魯意既就國，自以爲孤飄至此，環視均非法人。又荷蘭人秀出者，才調均處其上，不能不悉心

民事，要結國衆，乃漸忘法皇教誡。王后又約瑟芬之女霍登斯也，宮中規模，悉稟承巴黎憲章，爲法黨之領袖。魯意既見劫於王后，又法皇勾稽時及，魯意愈忽忽不樂。迨大陸制度，頒及荷蘭，魯意知民弗堪，亦稍予以寬典。法皇大怒，嚴旨趣歸巴黎，魯意奉勅至巴黎，入居其母故宮，明日緹騎及之，乃陳情辭爵。國除，格拉子安置，地既寬閒，魯意頗用爲適，卽荷蘭父兄亦時時念故王也。王后見王被黜，漠然弗屬意，仍入丟勒柳宮中，意氣發舒，如明星耿於天際。一千八百零十年七月初九日，收荷蘭入法國版圖，安司德丹舊京，稱爲中京，在羅馬陪京之下。法皇以大陸制度，乃至不行於親貴，引以爲戚，遂勅漢司倭而登堡及日耳曼沿海諸地，起荷蘭，訖丹麥，悉歸法國專制。此制一宣，普魯士王嘿然無敢伸辯，他名王亦中懾不敢逞。

此時歐洲各國，悉歸法皇調遣，是中尙有一國，巋然於北地，尙自主也。瑞典王格司塔伐司第四，終始不服法皇，尤不以法人革命爲然。國中法黨，已被滿朝野，王苟不聯法者，蕭牆之變立發。法黨之人，咸謂法皇威烈無上，誰則抗者？吾皇直與之角，寧獨非愚。且前此王一挑釁，而芬蘭與撲麥來臬，已非我有，王宜聯法。王不爲動，於是臣民果謂王愚，徑入王宮，囚王，偁令王署諾，羣推王季父秀德馬尼

亞公爵爲王，上尊號曰卻而司第八。於是法瑞交誼復固，法人亦以撲麥來臬歸瑞典。一千八百零九年十二月，瑞典人悉去英人通商之旗，行大陸制度，一千八百零十年五月，奧格司登堡親王卒，王爲卻而司第八儲君也。以瑞典憲法言之，當得立法院公舉，王位乃定。八月，立法院員會於倭累白羅，議建儲事。

瑞典王室衰微，舍故王支屬外無人，世次亦無當立者，乃議以異姓承襲，於是覬覦者多。議舉者競進，丹麥兼腦威王，亦在舉中。在理宜屬以瑞典，則波羅的海中國力，始足與俄對峙。而議員之意，全屬法皇之私人，冀得王其私人，法國兇力或不之及，乃建議立卑那度。卑那度者，約瑟波奈巴妻妹壻也，戰功亦偉，自漢奴佛及撲麥來臬入法後，法皇以卑那度鎮之，頗有政聲，舉措無失。且其人少服改正教，路德所改之教，與瑞典國教合，議員復以爲卑那度最愜法皇心賞，因而立之。

法皇自埃及歸朝後，聖克老特之役，卑那度不與其事，法皇頗引以爲恨。蓋卑那度夙心以爲忠法國者，當盡其死力，若專爲波奈巴氏者，則不之赴。然法皇之待近臣，以爲憂國家，而不忠於所事，則亦有乖於心賞。當法皇未臨御，卑那度武烈，已赫然震域外，純以舊勳致高位，不盡出於法皇卵翼而

成。波奈巴自始至終，全局成敗，卑那度脫然均無所與。此次瑞典舉國來請，本以取媚法皇，不知已隱拂法皇之意。然法國軍中，及民黨舊人，咸服卑那度，法皇策若痛抑卑那度，將寒軍心。且瑞典父兄勸進般，沮之適以滋患，矧瑞典終爲獨立之國，而西班牙軍務方棘，不欲更啓釁端。不得已，可其奏，於臨行時，取誓書，謂後此瑞典永永不以兵戎與法人相見。卑那度弗許，曰：『向來平等之國，無此交際，皇帝聖明，或不言此，此殆律家之言，皇帝誤聽之耳！』法皇愀然曰：『去矣！吾二人當覘後來結果也！』卑那度曰：『皇帝適何語？吾未之聞！』法皇述之者再，意氣甚盛，卑那度遂行。既至瑞典，百姓傾城出迓。卑那度既受事，雖不直於法皇，然仍稱爲聯盟國，其中幽祕之事，不得而知，自輿論觀之，瑞典直法一附庸耳。

西班牙戰事，一無休日，法皇非戀新婚者，已犁西班牙之庭矣。然法皇實未嘗忘戰也，法兵之在西班牙者，阨塞之地，悉居掌握，似全部盡已肅清。而西人愛國之忠，卒無尺寸見屈於法，兵力範圍之外，人人仇法。義民颺起雲合，時出掠取，法兵頗自危。且西人常在加迭時舉大臣監國外，列百司，理政如常時。

自倭甘那戰後，西班牙中堅之地，均爲法有。索而德、微克討、毛替歐，前已突過西拉摩利那，據有哈翁、考度伐、骨倫那、大摩拉加、守微而。唯加迭時尙爲西人所有，嚴軍抗守，別有達而白苟克公爵，領乙司脫倫馬丟拉兵，合幾百老塔英兵一隊。索而德列陣，示欲攻城，城果失者，則西班牙無完土矣。然地爲天險，又與海近，幾百老塔接濟常來，糧械備足，索而德不能卒攻。

西班牙兵之處，東偏者，倭東乃而一軍，遂爲法將色楷忒敗於奧司太力克城下，進據其城。而柳里達、米坤坨、討士沙，亦以次下。唯法崙西埃之民，則極力與抵，一日城人大出，肉薄戰法軍，色楷忒亦斂兵退。

法皇以微密魯與太拉物拉之敗，重辱也，將自出，乃令大將馬西納統十萬衆，入葡萄牙。此來也，令逐英倫之豹入海，此指惠靈吞也。時英軍可二萬衆，葡萄牙新兵亦三萬，經英名將皮累司福特，訓練逾時，勇概埒於英軍。惠靈吞以軍數僅及法軍之半，利守而不宜戰。馬西納軍遂徑取地倭達羅利古。惠靈吞坐觀，無敢出救，徐徐退軍，陣整軍嚴，法人爲之失色，然猶欲少嘗之。九月十四日，盡銳來追，英兵回擊，法兵少挫，仍尾從其後，無敢馳犯。馬西納策惠靈吞一至立司本，必具舟而遯。忽見惠靈吞



停兵於微特拉司，屹然立壁，地至險固，卽不屬惠靈吞守，破之亦大非易。

此地自太各司河入海十二英里，形勢極壯險，可以藩衛立司本。馬西納兵初以長圍環立司本，久漸窮蹙，若反受圍於敵者。而葡萄牙人，復盡鏟生植之物，不令資法。馬西納懸軍於此，防敵躡其後，無敢前嚮，因之數日之間，二軍相距，不發一礮。

## 第二十八章

一千八百十一年中事蹟 羅馬王生 富峇見辱 法民病拿破崙 俄法交涉

法國立納貨符信 法皇絕俄交 西普二國戰事 馬西納退兵 風替司道諾之戰

惠靈吞圍勞利古尋復退兵 約瑟辭王位

一千八百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法皇世子生，生時絕難。法皇臨視，告醫生曰：「慎之后雖健，終婦人也。爾輩須善護視！」侍醫引法皇杖外出，耳語曰：「勢急難兼全，請皇帝決是母子當誰留者？」法皇曰：「后重！」然王子生時，狀如殤，逾數分鐘，始微嚶。法皇出夾室，面諸侍臣曰：「羅馬王誕矣！」蓋言男也。

法皇既得子，大臣進賀，儀節與前王生太子同。然前此法皇策奧公主爲后，國人已不見直，今后

復得子，人心益鞅鞅。前王之黨，以爲法皇得子，則包本一族，死灰矣。所部大將，始念亦以爲法皇無嗣，千秋萬歲後，將瓜分其國土，今亦失望。革命黨人，初見屈於法皇之英武，噤不敢發，以爲皇崩，則事尙可圖。乃太子一誕，統緒已立，又世子爲奧后所出，奧尤傳子之國，襲其外氏所爲，則民主之政體，尤復絕望。益以太子甫誕，卽稱羅馬王，則意大利土地，後此永不更歸舊主，意大利人尤恐。奧國故事，太子一生，卽稱羅馬王，今法太子復爾，奧國亦不自聊。以此之故，無論內外及新舊之黨，咸不悅。

法皇知世子一生，見嫉於衆，後此必且難恃，計惟平英法之鬪，厚結邦交，勿俾內外均亂。前此屢下國書於英，雖倔強作態，亦頗以英爲勁敵。一日別將地農於華格蘭戰後，自製一旗，上圖飛鷹，以巨爪扼豹之吭，法皇見之駭曰：「鷹之力，能死豹耶？爾知海上之地，無一足摩鷹翅者，爾宜更製其旗，作巨豹以掌封鷹之喙，此尙類耳！」

法皇意欲結好於英，乃私遣一使至倫敦，謁其外務大臣，見惠司立侯。侯爲惠靈吞兄，欲刺取其計畫，決從違，以尋盟於英，僞爲非法皇意者。而富崙狡黠喜功，知之，亦密以使往，君臣二使，各不關白，使亦不言爲富崙所使。富崙意果得英人消息者，於法國威稜，既不損失，且足以媚法皇，得先事籌畫，

爲莫大功。惠司立侯，見二使同時至，均不仗符信，而二人又各不相識。惠司立侯大疑，屏不與道款曲。法皇聞之，謂富峯曰：「國家和戰大事，君一力主之，可以不語我耶？」令解警務，往督羅馬，實戍之徼外。富峯善逆人意，隨事先發，法皇雄猜之主，彌不能平。當處潛邸時，富峯及泰婁蘭德已得顯仕，及卽位者，舊諸臣，屈居其下，意氣之間，頗難恭順，法皇滋不悅。矧此諸人，在更革時，咸享自由之利，今屈於專制，尤用疑忌。當議征西班牙，富峯曾力沮之，以爲無益，已而西事棘手，稽延年月，固已內媿不已。法皇爲人護前，今見富峯謀畫反出其上，英雄忌人，益不直富峯所爲矣。

富峯既逐，勳舊大臣咸憤。富峯自述見忌法皇者，殆力諫征西班牙，及首發約瑟芬之事，深中法皇幽隱，故爾時論皆以爲然。且滕秦公大獄外，尙有世胄九家，牽引下獄，均出內批。羅織之慘，較諸前王末造，尤爲狂虐，國民遂有煩言。矧大陸制度一行，民不稱便，西葡一役，死人如麻，此均內亂之萌芽。而警察邏騎，四出探偵，又互相告發，無辜之民，愈多流戍，民心益懼。羅星者，羣從中之最賢者也，不容其兄奔英報館主筆，震於政府威力，引短推長，語多弗實，輿論尤不稱是。凡諸見狀，在法政府，應息息危懼，然天心示譴，欲積厚毒於獨夫之躬，竟兆一絕大之禍，示罰其人矣。

俄皇始聞法皇之册立奧后也，歎曰：「拿破崙此舉成，更爲第二事者，殆驅我入於林中矣。迨歐佛德之會，則如巨灘將潰，略蒙輕膜而已。」時論謂欲已此癰，惟法皇力反其所爲，禍或少弭。俄民既見劫於大陸制度，人人憤鬱，俄皇憂之，計非寒鐵而昔德之盟，則大陸制度，或不至於流毒罷民。於是俄邊頗與英交易，法皇屢以書責俄皇，俄皇拒之。識者知俄法之爭，邇在指顧。時西班牙戰事方烈，惠靈吞復知兵，邊事日棘。俄皇年少英武，國贍兵強，謂非乘法罷敵，加之以兵，迨法奧盟堅，爲勢益固，不易敵，且知機不進，在理爲愚也。

一千八百十一年夏，法俄之交，漸漸中變，狀猶扶病者之垂仆。其年秋，奧皇下詔，許由其國內，聽法人過師，英人桀黠知兵，審法奧之盟固矣。

法奧旣盟，俄人日以書來責，法皇遂於日耳曼諸部，增廣兵力及於華埽，且日侵俄所占領波蘭之故地。俄兵亦徐徐而進。然兩國外部，咸欲力弭其禍。顧俄人以法政策爲不便者，凡三，一爲法皇在司鼓恩白倫所定約中，言華埽公國，勢力將欲擴張。此約爲俄京所震駭，惟恐法皇更立波蘭，令其自主，則非俄利。故必力脅法皇，俾永永不立波蘭政府，法皇不報。二爲倭而登堡公國，法皇欲收入圖版，

此在法皇規略日耳曼及荷蘭波羅的海沿邊，以後事也。倭而登堡者，爲俄皇外戚之私產，此地一屬法國，俄后病之。俄皇固要法皇，以但節克易之，否則割華埽近邊之地，以封其外氏，法皇雖不許，然尙允別割一地與易。三爲大陸制度，俄皇因民之病，峻卻法皇。且言俄爲獨立之國，安能肥隣而瘠己。法皇則謂此節可以商酌而行，當據其中平，勿稍偏倚。法皇意欲俄皇別開口岸，凡英人貨物至欲售民者，公家授之符信，則得貨者，始不爲私販，而公家所入亦夥。法皇欲俄人亦踵爲之，以吮英人之利。後此法皇語人曰：『吾以公家符信制民貿易者，不爲善政也。』自大陸制度旣行，英人突貝一區，失其所業，因而大亂。法皇固前策大陸制度行，英之內亂可指掌而待，故此次法皇允俄皇以別立符信授民納貨，似民得少利，而邦交亦將因而固。

俄法之不睦，果爲此三則者，和局易定也。然俄皇謂法皇册立奧后，則北人勢力已復單外，妨爲法人所并。迨旣立，有所舉措，如荷蘭及倭而登堡，與加兵樸麥來，虐波蘭諸政策，俄皇益憂，知法皇兵力，漸將北涉其戶庭。計欲踣法人，須及法奧邦交未固之時，西班牙軍事方棘之日，舉事容或有濟。此時西班牙用兵，非二十萬人亦不能督攝，則北方兵力雖銳，必且不厚。

西班牙王卻而司第四之出奔也，尙欲圖復其國，詔事法皇，靡所不至。王子生時，夫婦均朝法廷，公主爲意屈魯利亞王后，意良弗屑。法皇怒，遇之不以禮，且其領土，於一千八百零七年時，法皇在貝熊已奄有其地，以福迭南方失國，必襲取意屈魯利亞自存。顧公主夫婦無罪，若聽之受滅於福迭南，不如入法爲便，乃給公主以他沃地，易其國，已亦弗與。後福迭南長幽於伐侖守堡中，公主先及其父母同居，尋移家尼司如平民，而警察諸兵，猶日偵邏，如編管焉。公主愀然不適，思欲奔英，綜其府事者，機事不密，爲邏騎所得，庭訊得實，鎗斃之。遂幽公主於道觀。同時亦有人謀以福迭南出奔，尋亦見獲，有司僞以人入伐侖堡，引福迭南出，福迭南知旨，自首於獄吏，以不知狀，免。

惠靈吞之退兵也，據微特拉司。馬西納以兵遙視之，思誘與一戰，時以勁兵摩其壘，英人守嚴，備固，百試不能入。馬西納一軍，遂孤懸於西葡之間，與大軍消息隔。土著之怨法者，復時時擾法軍，糧糗亦漸就貧罄，勢不能久，圖退兵。馬西納素以知兵聞天下，此次進退維谷，遂憤而倒行逆施，匪所不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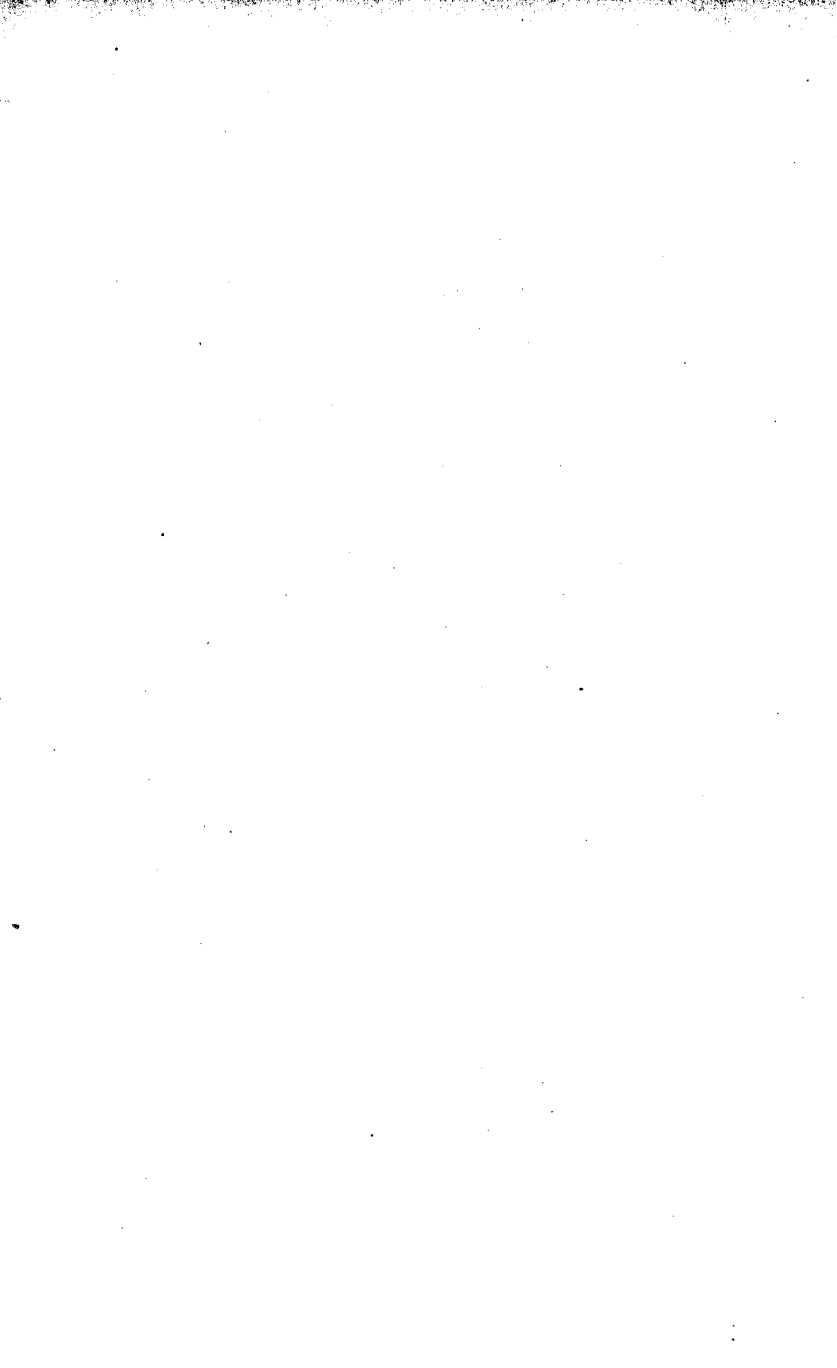
馬西納退軍時，惠靈吞以兵尾之，直出葡萄牙境外，而葡萄牙境中，法兵留屯者，只阿米達一軍

而已。法兵一行，英軍遂圍阿米達，復進圍地倭達羅利吉。西班牙境內馬西納一至西班牙，大軍聲氣既聯，軍勢復振，復以兵反撲。惠靈吞欲更圍羅利古，爲勢乃非易。馬西納挑戰，惠靈吞許之，一千八百十一年五月初五日，二軍會於風替司道諾，法兵敗績。阿米達戍兵，久欲逃越，迨見圍，遂不能出。於是葡萄牙全境，兵後荒寒，民不聊生，然法兵已全淨矣。法皇聞馬西納敗，知惠靈吞不易制，猶欲更令列將爲試，遂以馬孟德代馬西納。

索而德一軍，從乙司脫命馬丟拉至葡萄牙南境，得巴達逐司，其中多西班牙舊部，扼守。惠靈吞聞敗，深以西班牙諸將爲辱國，以此地天險，守之絕易，奈何失之。其與乙司脫命馬丟拉相近者，爲加迭時，英將骨拉漢以小隊力守此城，一日開城衝擊，力敗法軍，得失頗復相抵。

約瑟之王西班牙，威令所及，必濟之以兵力；兵力所不及者，仍負固如前。英兵旣累勝於葡萄牙，西班牙人亦躍躍思逞，約瑟屢以兵力抑制。然此伏彼張，抗力日重一日，約瑟於俄法和戰未決之交，知後此必無倖，因力求法皇遜位，請受代。此一舉，遂伏明年大戰之機矣。





## 第二十九章

英人取羅利古及巴達逐司 撒拉邁加之戰 法皇將大出兵豫聯絡其同盟 紀  
法皇武備 法皇至遮司登 俄法失和 法皇以術愚波蘭 法皇部署大軍 法  
皇過尼愛門 法皇駐兵惠而那

惠靈吞既以兵收葡萄牙全境，頓兵葡萄牙境上，觀釁乘瑕，攻西班牙。尋偵得馬孟德分兵入伐崙西亞，接應色楷忒，法兵遂單，惠靈吞復以軍圍羅利古。一千八百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兵臨羅利古十九日，克之。城破四日，馬孟德軍始至，已無及。惠靈吞入城後，修繕城郭礮臺，以西班牙別將守之，自整兵嚮巴達逐司。三月十六日至，窮二十日之力，攻之城下，凡兩大戰。二軍死亡極多。馬孟德既救羅利古，無成功，忽聞巴達逐司失守，遂退。索而德方以兵來救巴達逐司，至見英蘇高張，亦退。此時索而

德與馬孟德二軍，急欲并合，唯恃一橋可通，惠靈吞斷其橋，俾勿合，此五月中事也。迨及六月，移兵臨撒拉邁加，隨地收其城，俘八百人。時馬孟德兵在行，惠靈吞亦以兵尾之。

馬孟德兵及度羅河，與包乃得兵合，軍勢稍振，惠靈吞知不敵，亦退。數日之間，二軍分道行，各成平線，而二軍相隔，甫及礮彈所及一平之遙。軍帥互相偵伺，誰授以隙者，卽捷起而攻。此時天暑奇酷，軍行中暍，往往自暈於地，道經小河，則爭集掬飲，隊伍頗散亂。七月二十一日晚，惠靈吞與馬孟德二軍，各據高原，互瞭咸見，地爲撒拉邁加也。忽大雨傾注，雨止見星，而電光尙閃爍弗止。惠靈吞方飯，諜言敵軍左翼已動，將由羅利古斜攻我軍中堅，惠靈吞斗起座間曰：如此舉動，詎馬孟德平日兵法，乃遁去其人之身，不相附麗耶？疾起上馬發令。明日爲七月二十二日，二軍大戰於撒拉邁加，英兵疾衝法軍之左，法軍不備，遂敗。馬孟德中礮，喪其一臂不死，亡七千人，大礮十一尊，大鷹轟二，悉爲英得。時已嚮夜，濃黑莫辨南北，不爾全軍覆矣。惠靈吞追法敗兵，及於伐拉度利而止。迴師渡度羅河，嚮馬特力德，約瑟聞英兵大至，出城遁，西人乃大開城迎接英兵，歡聲動天。

惠靈吞所部約六萬衆，能駐兵馬特力德，在法兵十五萬衆之中，屹然弗怯，西班牙人，因亦鼓動，

知法人不足踣矣。惠靈吞則合西班牙列將，巴拉司德羅司以兵羈絆索而德於南境，勿使逃越。然巴拉司之爲人，傲兀弗慧，以爲吾西班牙大將也，胡聽英人號令，遂堅壁弗出。聽索而德整兵歸西拉摩利那。惠靈吞大怒，留兵與別將喜而守馬特力德，令索而德來卽迎擊。自以三萬衆至，褒各意能得褒各者，則兵力足以懾取馬孟德。九月十九日，圍褒各，凡五禮拜之久，弗下。旣聞索而德以重兵搗馬特力德，喜而兵勢危殆。此刻代馬孟德者，爲克老色而，兵力稍厚，欲變守爲戰，惠靈吞遂撤圍去，路與喜而兵合。而索而德與克老色而軍亦合，惠靈吞兵行，二將亦以兵隨之，兵數逾於惠靈吞一倍也。英兵遂退至羅利古，此一千八百十二年，西葡戰事之究竟，爲時已冬，吾書此時亦將復述法皇戰績矣。

自去年奧皇制詔許法兵卽其國中假道，俄法決裂之期已至，二國外部尤欲消此兵端，爲議久之，屢成者數。法皇聞惠靈吞累勝於西班牙，亦頗有虞心，謂卽與俄宣戰，而西葡兵事非得收局，亦適滋行師之累。旣聞巴達逐司爲英所得，乃與英人議罷戰。開議未久，忽怒氣勃然，必欲英人尊約瑟王西班牙，英人弗許，戰事復續。然法皇固欲伐俄者，伐俄非聯絡同盟，則無以掣俄之肘。史氏謂法當先聯瑞典，瑞典地極雄峻，適居俄國上游，且卑那度王瑞典，爲法皇舊部，呼應亦易。然法皇矚視卑那度，

置之於藩鎮之列，常凌以意氣。卑那度心懷宗國，頗遵率號令。大陸制度，悉力奉行，決絕英人，不復酬酢，俯就法皇範圍久矣。顧瑞之與英戰也，原非夙心，戰亦弗力。卽大陸制度所及之地，恆有法人督課，民頗不堪其擾，因是文移駁辨極夥。而法人護前，不衷於理，卑那度以書極諫，詞頗激越。法皇大怒曰：「是隸吾麾下，乃敢出與而公抗，是宜慎之，勿更爲滕秦公也！」遣刺客刺之。卑那度之友居巴黎，聞耗馳書示警，始免。此時俄事方棘，法皇復欲求助於瑞，乃不果圖卑那度。

法皇計諸國均不吾助，唯土耳其俄之夙仇也，以策煽動，容或有濟。乃以使者激動土耳其，言法國大皇帝，羽林將動，請皇帝以十萬衆搗俄庭，敵邑與爲聲援。然英外部加司而呂，已先以使者告土耳其，言俄國一旦夷滅，則貴國亦拿破崙吻上物耳。土耳其廷議，權其輕重，以英爲忠告，不特拒法，且與俄盟。

時意大利、瑞士、巴伐利亞、萊茵河各聯邦，撒克遜諸部之兵，已全懸法皇掌握。丹麥仇英，不爲英助。普魯士隨地均法戍兵，一時亦不敢動，雖其初意，欲聯俄擯法，然俄兵脫不時至者，一動而國且先滅。時俄皇初畫，未嘗議及以兵助普，普難抗法，勢必以兵從征，遂盡其賦所有，得二萬人，授法皇。

奧法之立約也，在司鼓恩白倫，約言法國用兵者，奧波蘭無更立之事，及法皇之圖伐俄，計非鼓動波蘭，無足人知旨，乃語法皇曰：「若皇帝能以意律利亞見還者，敵人務得而患失，不許此一舉，法皇所失大矣。既渙奧交，復此時法皇能平心以結與國者，則助者必多，即不然，復求援於人，但恃本國兵力，並徵屬國之兵北伐，然決裂於戰，於是大簡兵，增募新額。又立法，餘丁所遺，儲以留補，兵已有八十五萬，後備尙不在其數。此外意大利兵五萬，兵四萬，屯惠司勿利亞兵三萬，屯撒克遜兵三萬，威登堡所部共二萬三千，凡以上各處，法皇制詔所及，咸足號召，十八萬七千人。內中含罷病休沐，及零星不復成隊者，約在西班牙者，見額十五萬，而足恃以北征者，實六十五萬。

即歷史所紀全歐之書，亦從無舉此鉅額，聽一羸指麾者。

法廷大臣，如泰婁蘭德輩，素爲法皇所親任，言聽計從。自法皇謀覆西葡二國，羣臣諫多弗從，及事敗，法皇護前，凡大臣有言，遂不之省。此次大舉北征，大臣以爲西葡之敗，言既有徵，以此進言，或得察納。泰婁蘭德乃極諫，弗聽。富崱既建節不往，謝病退休別業，聞法皇大舉，亦扶病上書，極論其不可。詞頗哀摯，且請面奏機宜。富崱退休後，法皇偵邏至密，上書之事，早有所聞。及其陳請，立命入覲，嚴冷不復款洽，但曰：『南征非爾所欲，然則北伐尤悖汝意矣！』富崱曰：『此事關國興亡，爲憂不細。請皇帝幸聽愚計，盡吾忠款。』法皇曰：『是何張皇，此特政治界中小戰爭耳！於國何病？爾試觀聖彼得堡中，俄人勢力一衰，西班牙從之而覆矣！於吾法何有者？吾擁大軍八十萬，俯視歐羅巴中，直衰齡老妓，當令宛轉隨人耳！爾前累言不能，此二字大非法人應言者。且法國亦無此卑劣之名辭，以爾日暮途遠，利祿熏心，明爲國家，實則自憐其暮齒，冀長保富貴。吾今安能以爾輩之言爲的，亦憑吾陸軍之力，經營四方，且吾有是大力，卽主張世界，詎曰過舉？若如吾所區畫，特圖畫拓稿之時，吾意實欲周歐羅巴中，同一律度，同一政府，同一錢幣，合羣雄共鑊而烹，鎔一絕大國度，我巴黎爲神京耳。』法皇盛氣

復諫，親貴大臣，遂嘿嘿無敢進規，心知好大喜功，卒必覆國。此時亦有進言者，第云：俄國地大物博，有常備兵四十萬，可薩克兵五萬，戶口既多，增募尤易。墨斯科民氣至，壯咸欲致死，地既荒寒，邊塗遼遠。英人尤欲乘機進規西班牙，吾軍稍挫，日耳曼亦必蠢動，不如勿行。」法皇不從。

諫臣中獨弗須者，爲法皇舅氏，語甚切直。時方任大主教，見法皇虐遇教皇，心爲之恫，私計此次北征，爲事至危，以爲教皇者，天使也，天使見辱，將弗福於上帝。乃進諫曰：「此行激人心，動天怒，非福且皇帝仇家編四裔，若力征不已，尋將取石自壓。」法皇弗答，攜弗須之手至窗下，開軒仰面曰：「舅氏見天星乎？」弗須曰：「吾曠未之見！」法皇曰：「舅弗見者，吾見之舅行矣！」

法皇見天河中一星，微帶黑光，以爲應俄敗兆，乃不待議和使歸，卽動兵入普魯士及華埽公國。俄皇聞之，令駐法俄使告之法廷，趣徹兵，且曰：「貴國果欲言和者，來兵何爲，今宜盡徹。至樸麥來虐一軍，亦宜急退。」法皇曰：「我國用兵，自有主權，外國理不宜預。」俄公使遂請護照，下旗歸國。

五月初九日，法皇及其后發巴黎，十六日至遮司登，奧皇、普王、奈百而司王、威登堡王、連司弗利亞及日耳曼各小侯，咸造謁行帳，且請俄皇與會，然使者已不能入俄廷矣。



法皇居行殿，儀節尊於諸王，法皇后亦位奧皇奧后上，大置酒，備極侈麗之觀，而撒克遜王，則爲諸王行酒，狀如小侯。逾數日，法皇倦飲，傳諭諸王，以俄法宣戰，諸王當一唯法人號令是率。命豆迫拉德入告波蘭，遂送皇后歸國。大將聶爾已以大兵渡微司秋拉河，曰：奴以所部屯奧特河兩岸。俄皇亦駐蹕立秀安寧之惠而那城，聚通國之兵，拜託婁爲大將，時大勢岌岌，然俄皇已策其終局矣。

六月初七日，法皇至但節克。俄法二國遞最後國書，絕交書也。是時全歐之人，聚其眼光，覷但節克。二

十二日，法皇大宣諭，諭大軍曰：『兒郎！俄人大命近矣！吾國不能不代天行罰，兒郎行乎？趣尼愛門入俄京耳。吾軍再用兵於波蘭，光榮所垂，當不減於前役。至第二次城下之盟，余一人亦操券得之。俄國五十年來，鞭策歐羅巴，余今令彼斬足勿前矣。』然俄皇之誓師也，言適與是相反，俄皇語諸將卒曰：『余先乞盟於法人，冀不墜吾國之榮名，而卒罔濟，不獲已，乃出於戰。天知二國之曲直，吾無待言。爾輩當爲宗教戰，爲自由戰，爲家國戰。爾之皇帝，今亦處兵間，與汝共甘苦耳！上帝之心，最惡侵人土地，必降罰其人之身，吏民何憂者？』

法皇大聚兵於弗利蘭，獎以溫語，宣布軍令於諸大將。波蘭人初不省法皇命意所在，乃以人至

軍，謂皇帝  
國，吾甚嘉  
觀矣。前此  
伏立尼亞  
舊地入俄  
兵後者。

法大

翼爲奧兵，

利節度、波

則爲中軍

客兵，東白

德白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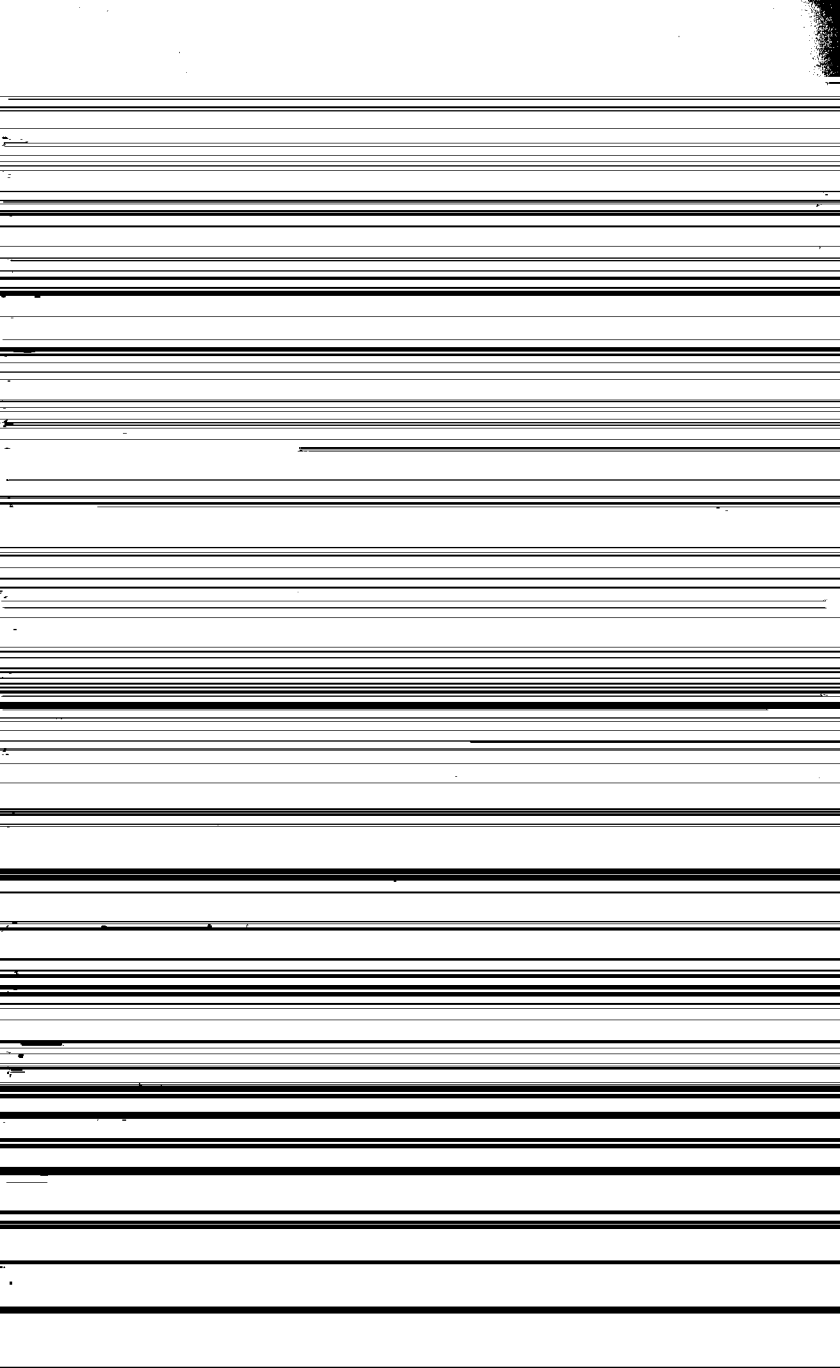
日耳曼諸

第

其來滔滔。俄人莫審兵鋒所嚮，聖彼得堡及墨斯科，均戒嚴。

俄國拜託婁爲大將，統十二萬衆，中軍屯惠而那，左翼爲巴格來甸，統八萬衆，迫拉討夫，將一萬二千，可薩克騎兵輔之。更左一軍，爲士馬叔夫，以二萬軍軍伏立尼亞，當司吉華眞堡來軍。右軍大將爲威勤司登，統三萬衆；更右則愛生以一萬衆瀕海而軍。其在諾夫古老及司母崙司古者，方訓練新兵，約四萬。俄國此時，見兵已二十六萬，而法兵之渡尼愛門河者，則四十七萬。俄人決策，守而不戰，堅壁清野以待。俄皇曾觀戰於波蘭，又見惠靈吞屢捷於西班牙，均重守而不急戰。俄皇決策，直引法軍深入，因而踣之。乃令諸列將，一覷來軍，卽緩緩而退。凡所過，悉焚積聚，輕騎兼行，勿令來軍尾及。唯退軍遇有地營者，始漸駐，平原廣野，慎勿駐兵。此時法兵去國絕遠，野無所掠，復不能因糧於敵，飛輓又不時至，始罷頓。俄皇則養蓄精銳，以待天寒，度法兵求戰不得，必不能支。而法皇之意，則謂長驅過尼愛門河，遇敵卽戰，以一勝之威折之，卽乘勝搗其都城，當大得志。前此伐奧再勝，入普一勝，均直搗都城定盟，意伐俄亦踵此轍。

六月二十四日，法軍分三路渡尼愛門河，惠司弗利亞王，以兵趣骨老特奴，渡河。尤勁則自辟洛



蝕沮滯，匪所不爲。於是法皇久駐惠而那不進，嗣得國中消息，核前此所計劃者，僅得三分之一贍軍。法皇爽然無策，計非迴軍者，卽枵腹赴敵耳。

法皇

約縱英瑞

兵外出，竊

附託婁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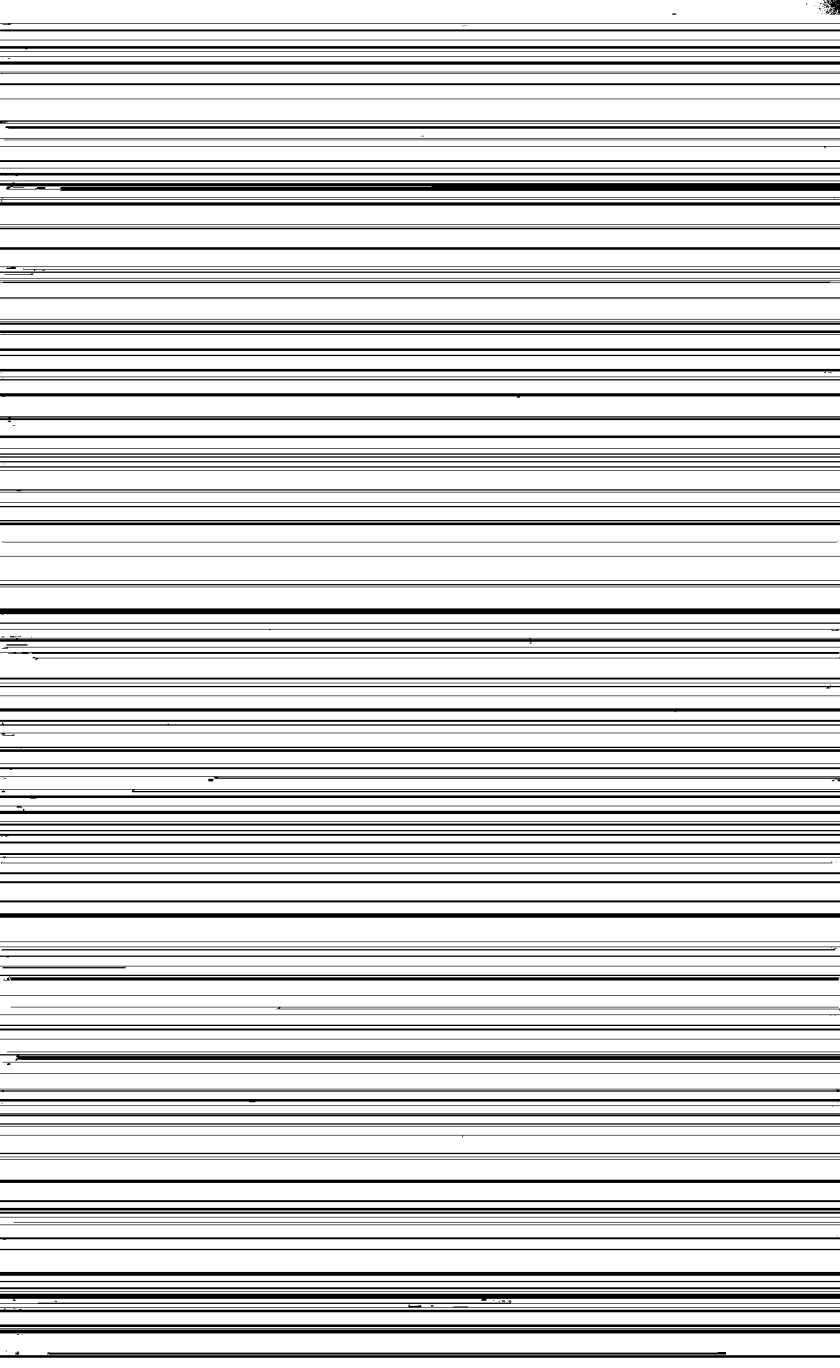
至時，而芬

第

邑中，亦練精兵一隊，歸朝廷調度。莫斯科京，則集師團八萬應敵。迫拉討夫者，可薩克馬軍統帥也。出諭軍中曰：「健兒能得拿破崙首級者，予二十萬羅卜，妻之以息女。」國中中華族望胄，亦各以家甲至軍，農夫販豎，爭集軍門，請受械逐大兵之後，用死自効。

法皇在惠而那部署糧餉，卒以道遠，艱於轉運，顧大軍已動，不能久停，以挫兵氣，遂拔帳行。策以大軍趣聖彼得堡，俄都一下，民心當立渙。且克龍塔特海灣，俄水軍聚焉，因而取之，爲勢更便。於是下令，大軍趣敦那、李迦兩路行。時俄大帥軍敦那，因地營爲固，故往取之。李迦者，俄大將愛生軍焉，尙有英國水軍大將馬丁助守，計非克李迦，無以擴張進取之勢。敦那河上有城曰滕那堡，堅絕，法軍累攻不克。

法皇乃移兵嚮墨斯科，遂命達伏司忒將中軍，繞出俄軍之後，中斷巴格來甸通俄中軍之消息。巴格來甸諜得之，遂渡德尼柏河。俄帥聞之，亦去敦那入微德白司克，欲與巴格來甸師合。此時達伏司忒軍，於七月二十三日，與巴格來甸師遇，法軍遂入據摩希羅。巴格來甸軍道梗，繞道出司母崙司古，飛牒告大帥以狀，言爲法軍所格，故移軍入司母崙司古。於是託婁亦去微德白司克。七月二十五





言之！降將曰：「中間隔以普耳士華耳。」此地爲彼得得敗瑞典王卻而司之九月，法皇大兵近苦土地，地實不居此兩界中，意譏之也。索夫戰壘，第一日，得俄軍礮臺一。明日，二軍對峙弗戰。俄軍已據高原，右倚大林，左據村莊三數，前有涸河橫互，水落，高岸如陵。凡敵軍所臨之衝要，巨礮密布無罅隙，戰場中，高阜隆起，真巨礮一，俯瞰四週，形勝絕雄偉。俄軍凡十二萬，法軍數埒之，二軍大礮各五百尊。法皇誓師曰：「健兒！今日之戰，非爾輩翹盼至數月之久者耶？吾軍佐師之糧，及禦冬之旨，與他日班師凱旋之機，全繫於今日之戰。爾輩奮命而前，異日紀之史乘，傳之父兄，咸言是人也，曾於俄國百萬軍中爭勝着者，男兒至此，不其榮乎！」而俄人此時亦誓師，大牧師盛服，執神道之象，遍軍中言曰：「兒郎！幸趣敵，若不幸爲國殤者，當登諸上界清都，爲上仙也。」以此兵氣，亦甚爲之鼓舞。

初七日，大霧四寒，侵晨，四點鐘中，法兵盡銳犯霧前，四路進攻俄之中後左右，勢如潮沸，銳不可當。俄人礮臺不能支，棄之而遁，已而整軍復還擊。軍中多農夫，少軍服，特衣上書一大十字，素不臨敵，然頗危決命，勇敢無匹，專搗法軍中堅入。中有一隊，臨敵者凡三萬入，迨收隊後，僅餘八千。是日大戰至晚，俄軍仍據高原，不逾尺寸，是戰法皇生平所未經之轟烈也。兩軍所擄俘囚，及所得礮械，爲數相



法皇立馬久之，駭曰：「是中物產繁夥，奈何不見人烟？且城堞之中，不列礮械，復無人揭白徽獻城鎗來迎師者。」正沈吟間，忽前鋒大將繆拉自陣前至，啓曰：「臣適與俄殿軍密拉羅度維支相見。」密拉曰：「能遲彼二句鐘者，請空城拱授；若弗見答，必焚燬都燼，令來軍無駐足地。」法皇許之，然逾二句鐘，竟無一人至軍議款者。

法軍既入，但見數萬囚虜及乞丐，屯於城中，而上至宮殿，下及閭閻，百物夥積。法兵大掠，以此之故，雖軍中役夫，亦擁狐裘，飲良釀，歡聲動天。法皇入城，見此富麗之區，俄人胡爲棄之，而不甚惜，至以爲疑。令繆拉以精甲三萬出城，當密拉去路，防其乘間來撲。

法皇居克來姆林宮，麗構也，夜中忽聞火警，凡富麗之衢全燼，萬衆起救，逾數點鐘，火熄。當大火起時，法皇就火光中作書啓俄皇，署議和之款，至詳盡。遂釋俄大將之見囚者，令贖書往，俄皇不答。

明日火熄，法軍諸將，各以行篋移居，夜中又火，數處同時皆發，法軍大擾。然未火之地，均多火苗。所觸皆是，自來水管皆豫斷，似人火也。然北地風信不常，頃刻數易其方，四面之火，兜向法皇宮中撲至，此蓋俄大將羅託夫輕豫伏巧，囚以窘客者。然縱火之人，爲法軍所遇，亦卽殺之，而縱者仍不已。

時有法人久客於俄京者，已密書所獲。法皇入城之前一日，羅託夫輕尙喻之曰：『我子爾數分鐘之久，與爾父別，且欲扶之。羅託夫輕遂刑其人，復語既就刑誅，爾見之矣。』遂縱之，因大釋。

火既大縱，法客始告法皇以狀，而名字上第一字母也。中有一人知之，引軍籍，以死要之，中有四人，叉手默坐，夷火，見四嚮皆熾，烟燄逼天，焚至四日之今名區勝處都燼，餘者只人人腦中，識

法皇高居宮中，而四嚮火星爆烈來姆林宮亦焚，衆將敦趣皇帝出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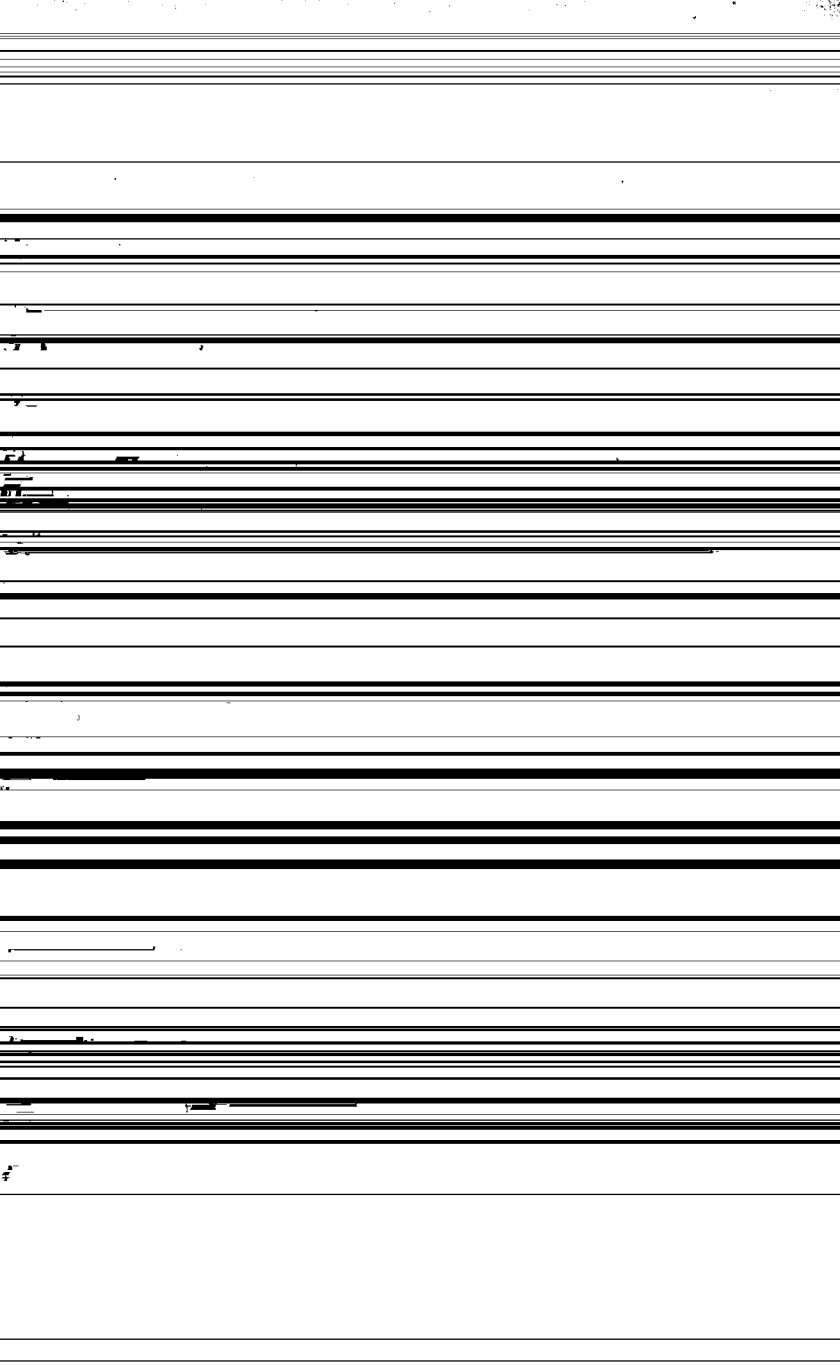
皇直突而過。或無火之地，則黑烟作巨積，數十百處，對瞭幾不辨人。法皇恆在馬上歎息曰：「俄人殆昔地恩司人也。」英類苑昔地恩司人在耶蘇降生以前七百年廢亂歐亞之間如米地亞亞述阿美尼亞及於敘利亞猶太埃及之邊所過均焚燬不留遺噍既出城軍於披控司基離宮，俄皇避暑宮也。去墨斯科約三味，法皇雖在離宮，恆望墨京之火，歎息以爲非幸。

二十日火滅，克來姆林宮仍完好，法皇復入居之，知大勢已去，然猶冀俄人乞和，所餘宮室，尙足居其吏士，糧儲亦頗足供應。唯法人性尙侈靡，乃就其國中，召俳優，大演劇於墨斯科城，法皇蒿機之餘，尙御筆墨，爲戲園作規例，示俄人以暇。

居久之，俄之議和使者，仍弗至，而法皇軍中情狀始日窘，西班牙撒拉邁加之敗亦聞，軍中大惶劇。法軍左右兩翼，復屢爲俄大將士馬叔夫威勒司登切卻各夫所敗。四嚮之兵，聲勢漸欲合圍，且斷法軍波蘭輜重之道。俄將威敬其魯，以大軍軍墨斯科，趣彼得堡孔道中，而出墨斯科西南之路，則苦士索夫阨其衝要。俄軍逐日，咸有投効之人。法軍孤懸，爲勢至蹙，四面均俄軍，朔風日警，寒信且至。村人仇法已深，雖一黍之微，亦不見嚮。若在無事之時，大雪之中，恒有雪車載物赴市，今聞法軍據城，村人屏跡莫至，城中糧儲本可深恃，因外援不至，坐食亦日耗。城中肉食已斷，美酒絕多，欲肉食者，唯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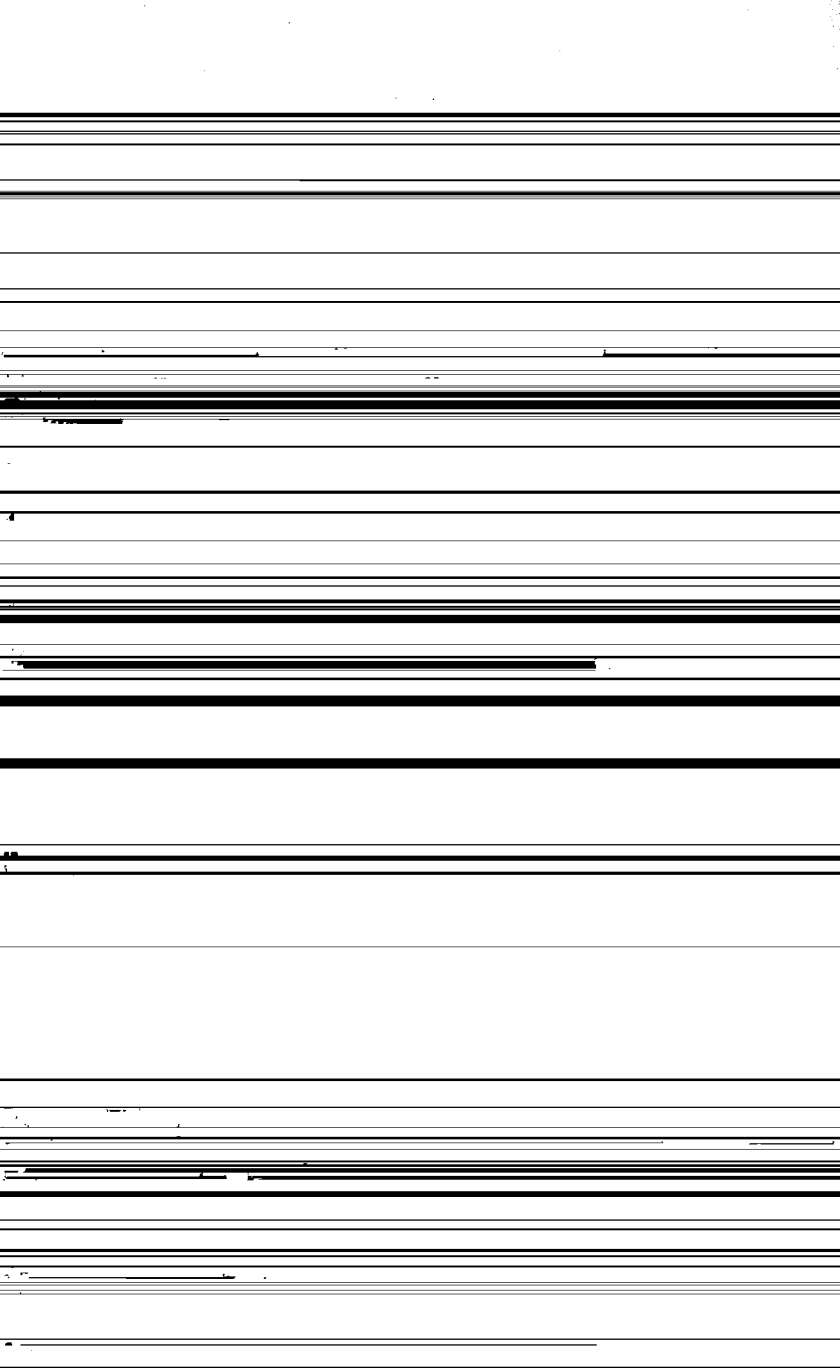
既可自恣，乃令可薩克兵間出，以眩亂法軍，俾之長日爲備以困之。久之，法皇知狀，謂繆拉之立約也，殆自侈其善騎之狀，日縱馬出壁，華服以矜炫。可薩克之窮卒耳。史氏曰：法皇之斥繆拉，過也；法皇矜炫之心，甚於繆拉；不爾，胡遠涉萬里，來居克來姆林宮耶？





者，凡一千七百二十人，今聞大軍一臨，散匿都盡，余恐以清嚴之地，爲爾輩污瀦，因付焚如，以絕汝望。俄帥苦土叔夫和繆拉已動兵，亦策法皇必不能久駐墨斯科，必由葛路加回國，乃以死力扼其險要，不聽過，令柏臬生於十月十八日，在文考扶與繆拉接戰，俄兵大勝，虜法兵三千，得礮四十尊。同日俄兵卷地來搗克來姆林宮，礮聲喧天，法皇始麾兵退。十九日，侵晨，法皇移帳出墨斯科，二十二日，法軍盡出。法兵旣行，俄兵趣入衛克來姆林。克來姆林者，絢麗無匹，法人已預以炸藥實其下，不及轟，俄師已入。俄師之入，未數句鐘，村人爭輦百物而至犒師，法軍尙遙覘，見之大怒，顧無如何也。法皇張諭告其軍曰：『墨斯科殘破，吾大軍不足以伸呼吸，今當易地以屯吾軍。』然法軍之行，事出倉卒，凡瘡傷之輩，竟不能逐衆行，遂淹於墨斯科，而軍中所載寶貨，約數千車，行絕艱鉅。

苦土叔夫本以軍抵繆拉，今見法皇自出，乃舍繆拉而窮追法皇，至他路鐵奴河，居三路之中心，力沮其行。法皇見來軍適當險要，不肯前撲，轉旆西行，意飛渡他路鐵路，直拊來軍之背。然苦土叔夫已前審，移軍東走，轉出渡軍之後。法軍西來無阻，遂至中路之雅拉司洛佛子城，入據之。夜中，俄軍排山來攻城，勢至猛，直逐法軍過路耶河。侵晨，法軍肉薄嚮來軍，以鎗尖冒刺入陣，俄軍卻，因復得雅



苦土叔夫亦去雅拉司洛佛子弗守，後聞法皇師歸，仍遵故道，知法皇勇氣已挫，於是僉議令迫拉討夫以騎兵嚴追，密拉度維支則以一萬八千衆，厄微亞司馬，橫絕來路。苦土叔夫驅大軍取他道，嚮司母崙司古逼之。法皇方去佛利亞時，俄將威敬其魯，適爲法人所獲，入面法皇。威敬其魯初嚮克來姆林宮，適在法兵未盡退時，以國徽來議，法國創人留俄者，許爲醫其傷。又請留克來姆林宮勿燬，來意至善也。法人縛至，旣退軍，遂俘之南去。法皇怒俄已深，一見俄俘，卽叱曰：「爾非領可薩克騎兵者耶？」可薩克兵素馴劫如盜。令鎗斃之。威敬其魯曰：「我爲大將，非可薩克隊長也。然我旣爲俄人，萬無辭讓。法人鎗彈之理，余來時，已置性命度外矣。」法皇始問以官閥姓名，訖，復叱曰：「爾蓋無國家之人，敢與我久久爲敵。奧司德立此之役，爾在奧軍效命，今日復助俄，爾究何國人者？且爾非萊茵河聯邦中土著耶？旣已臣屬吾法，乃去而助俄，則我之叛人，趣縛之，吾將廷訊其人。」左右力求法皇，勿爲已甚，遂繫之軍中，南行。

十月二十八日，法皇自統六千騎，先嚮司母崙司古，大軍屬尤勁，以聶爾爲殿。然自退軍以來，無日不瀕於險。十一月初一日，迫拉討夫以可薩克騎兵，助法兵於苦魯此克。明日又與俄將奧洛夫遇，

復敗。初三日，密拉度維支在微亞司之尸入城。尤勁遂獨領一軍，趣微德於官道，兵勢岌岌中，分軍良非策，然可薩克騎兵，四圍剽擊。無晝無夜，軍行之苦，史家有不能狀者矣。

方法軍之去墨斯科也，法皇猶且墨斯科所得寶貨，載之馬背，馬每日凡千百。然飢兵乏食，至殺馬吸取軍，尙能強立，以應追師。聶爾知軍成隊，顛頓雪中，可薩克兵，尙時時尤勁一軍，去維德白司克未遠。

遂轉旆嚮司母崙司古，迫拉討夫

聶爾合。

先是俄軍已預伏一巨支，在伏立尼亞，橫截雷格尼亞及司吉華真堡之師，而此一支中，復得俄將切却各夫，以勅兵來合，聲勢既大，遂逐去雷格尼亞及司吉華真堡之師，不令留屯，並奪法人明斯克屯糧之所，計在此待與威勒司登合兵，沮法皇歸途，嚴兵以守。苦土叔夫一軍，亦息息追逐法軍之後，及司母崙司古西南，立壁，欲乘虛搗法軍。而密拉度維支與迫拉討夫苦隨法軍，見有凍餒垂僵者，卽前斬取其馘，法軍沿途，因之日耗。然前行者尙未審後軍如是之困，至是聶爾尤勁，聞關跋涉，至司母崙司古。

初法軍行次，以爲能至司母崙司古者，皇帝行帳在焉，既可得食，俄兵或退懼不至，容得生也。迨法軍至，城中已爲俄人焚燬，且來軍亦不給於食，軍衣復不時給。逾數日，法皇知不支，遂行，猶不知明斯克糧屯，已爲切却各夫所掠，仍移軍嚮明斯克。

法皇之去墨斯科也，尙餘十二萬衆，道中陸續來會者亦多，此時去司母崙司古，能上道者，尙不及四萬衆。法皇遂分殘軍爲四，自領六千騎，向克拉司諾，其地爲趨明司克之孔道。第二隊將之以尤

勁，第三隊則達  
逐日而發。

法皇道中，  
敢進，以爲嚴雪  
之英銳，兵已零  
日威名，則斷無

法皇既至

拉度維支來撲。

遇苦土叔夫譯

一萬五千人。

法皇思取

此時舍羽林

軍元帥矣！苦土叔夫如何來者，爾三軍當各備一死待之。」

時俄諸將力諫苦土叔夫，勒兵攻城，必且得志。苦土叔夫堅不許，以一百尊巨礮，遙擊克拉司諾，城兵雖不見敵，然爲礮所中者亦夥。法皇仍矗立弗動，入夜雪光中，見達伏司忒且戰且行，可薩克兵連山遍野，近之，竟抵城下。

法皇既得達伏司忒，心猶懸聶爾，患不能至。而俄兵亦分隊趣獵，取尤勁，法皇憂之，自以羽林救尤勁，令達伏司忒死守，以待聶爾。然俄兵見法皇一出，知不爲患，力攻達伏司忒及毛替歐於圍城中。法兵此時失其巨礮四十五尊，軍中除死傷不計外，見俘者凡六千人，餘人并命與法皇合，遂渡德尼柏河。

聶爾一軍將行時，盡焚司母崙司古城中樓閣檜表，路中並不遇虜。唯法軍一行，迫拉討夫竟入擄其城，聶爾沿路見陳尸，知法軍已大敗，猶凜然無所畏。尾俄兵之後，前趣，大霧四塞，直至羅司米那山澗之旁，始覺遇險，一望前途，俄人列礮至夥，後山復遍樹俄轟，已軍困陔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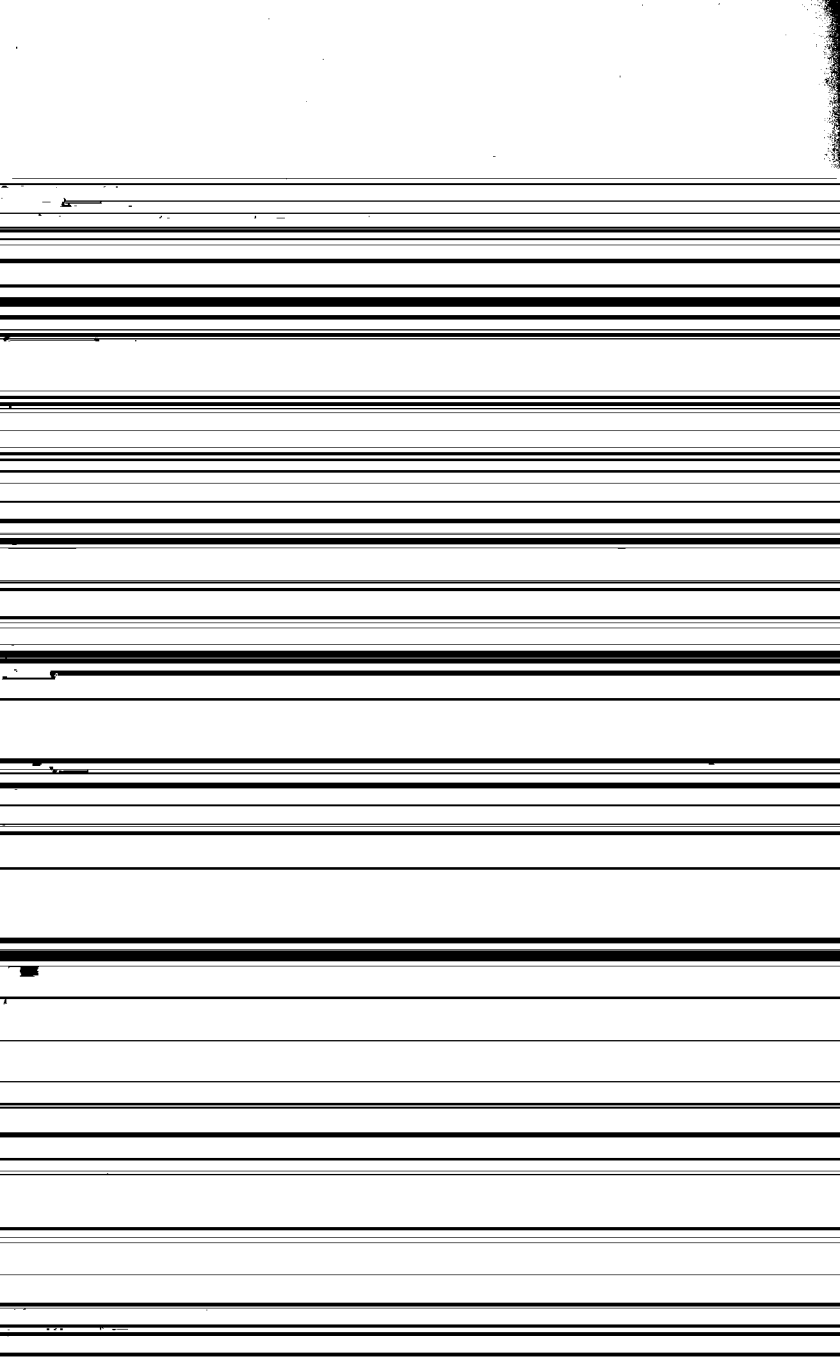
時俄將來喻聶爾降，聶爾曰：「法國大將，從未知降爲何事者。」然俄人大礮，去聶爾軍僅二百





法皇既渡德尼柏河，知明斯克已陷，且聞司吉華真堡退屯華埽，乃整兵轉明斯克之北，入波蘭，故與明斯克左。然所出之途，則爲俄將威勤司登橫阨，兵力至偉。脫威勤司登更與切却各夫兵合者，繞出前路，阨貝勒司那河，則歸法無路矣。法皇本意嚮色立淑夫，險渡貝勒司那河，道聞威勤司登在包立淑夫，擊敗東白魯司基，凡城堡橋梁，悉爲所據。而微克討及倭地諾德二法將，聞敗趣救，雖克復包立淑夫，石橋竟爲敵斷。且倭地諾德之克復，法皇初未之聞，仍繞道嚮司德強司加渡河，道經大樹林，忽聞四嚮均蹄聲，知敵大至，軍中人人皆懷死心。已見前鋒至，則微克討與倭地諾德之師，率五萬至，法皇迎師大悅，倭地諾德本從大軍中分支者，今合大軍，而大軍零落，轉爲支軍矣。

二軍既合，迤邐趣司德強司加，沿路多設疑兵，沮切却各夫勿躡軍後。而切却各夫，方令別將卻迫立此嚴軍阨所出道，一聞謠傳，知法皇兵道不復出此，遂先一夕撤兵去。法兵一至，架兩浮橋，倭地諾德兵已前渡。已而俄將知狀，復來，審橋狹人多，盡渡非易，威勤司登切却各夫繞出河西，橫攻，威勤司登以兵渡河東，截斷法將巴東奴所部七千人，復沿岸嚮司德強司加，搗法大軍。迫拉討夫亦以勁兵與威勤司登合。既至司德強司加，法皇後軍尙未渡河，而河西俄軍爲法軍所衝，勢不能敵。切却各



天氣凝寒，奈生之兵，與法皇殘兵，不能銳進以盡敵。法皇與大將聶爾所部，身經百戰，尙能忍寒自勵。而可薩克兵，時出剽擊，法軍因束炬夜行，疲極弗息，日中恆有數百人，僵於路側。亦有餒不能興，則割取僵者之股肉，灸而食之。史氏曰：嗟夫！民命至此，寧非好遠略者所致耶？

法皇於衰敗之餘，夷然如不聞見，恆語巴黎人，謂吾兵非荏弱者，行且大勝。列將或進言，謂兵亡勢岌，將不復振，法皇怒曰：「趣行！胡不假吾得少蘇息耶？」

十二月初三日，兵至馬路德時諾，法皇語所部曰：「吾聞巴黎消息，各聯邦咸蠢蠢欲動，余非先歸部署不可。且余師去波蘭非遠，苟非惠而那，百物皆備矣。」初五日，法皇至司冒古尼，惠而那戍兵，開壁出迎，法皇語戍兵曰：「爾輩宜善視歸師！」以兵符授繆拉，言已遂行。侍行者爲考蘭考德，法皇卽與易裝而出。車三乘，驍將二人，外此尙有一人，曰勒司旦，馬默路德人也，其人素見寵於法皇，餘則一中涓耳。

法皇行經育迫拉奴尼，險絕，幾爲俄兵所囚，幸以計脫。十二月初十日，至華埽。此時法公使豆迫拉德，猶未知法兵覆於俄境，忽見考蘭考德闖然至，言大兵喪亡已盡，因領公使至逆旅中覲法皇。法

皇擁裘閒行，見使者態甚整暇。公使曰：「華埽殊弗靖，彼見吾法挫衄，將別屬普魯士矣！」因勞苦法皇曰：「皇帝乃經百險至此，臣輩至此爲念。」法皇曰：「若云誰耶？余每出必勝，如以爲險，吾固以險爲家也。天下惟壳肯王乃能安居享麵壁酒池也。今吾兵尙健，得至惠而那與後備兵合，吾復何患。吾今更歸，得三十萬衆，吾事卽集；卽吾此次之歸，正欲羈勒奧普勿令更叛，蓋吾朝事急於兵事，故早謀歸。至於俄人少有得意，卽暈其腦，取之正復易易。我將來在奧特河邊，更接一二仗者，俄事結矣。遲我經月，我將復渡尼愛門河也。」語終，慨然謂公使曰：「天下人宗敬我，與挪揄我者，中間僅隔寸步耳。」

於是法皇易裝上馬，十四日至遮司登，撒克遜王朝於行在，自明其不叛，矢終始爲法。十八日夜中及丟勒柳宮，皇后已息，法皇入複室，宮婢初見皇帝，漫不之識，已知其易裝也，大譁駭。皇后亦覺，帝后相見，互相慰勞，后亦不以勝負隆殺其禮也。

法皇旣歸，大兵尙迤邐行，備極窮困，此時合惠而那及奈生兵尙八萬人，繆拉爲之帥。迨至惠而那時，此八萬人中又死其半，半死於饑凍也。餘兵歷落不復成隊，奔赴惠而那，衆始得衣食。此時軍士素稱勁悍不撓之士，久餓而得麵包，喜極，咸欲出涕，衆方就食時，忽聞鐵騎之聲，排牆而至，蓋迫拉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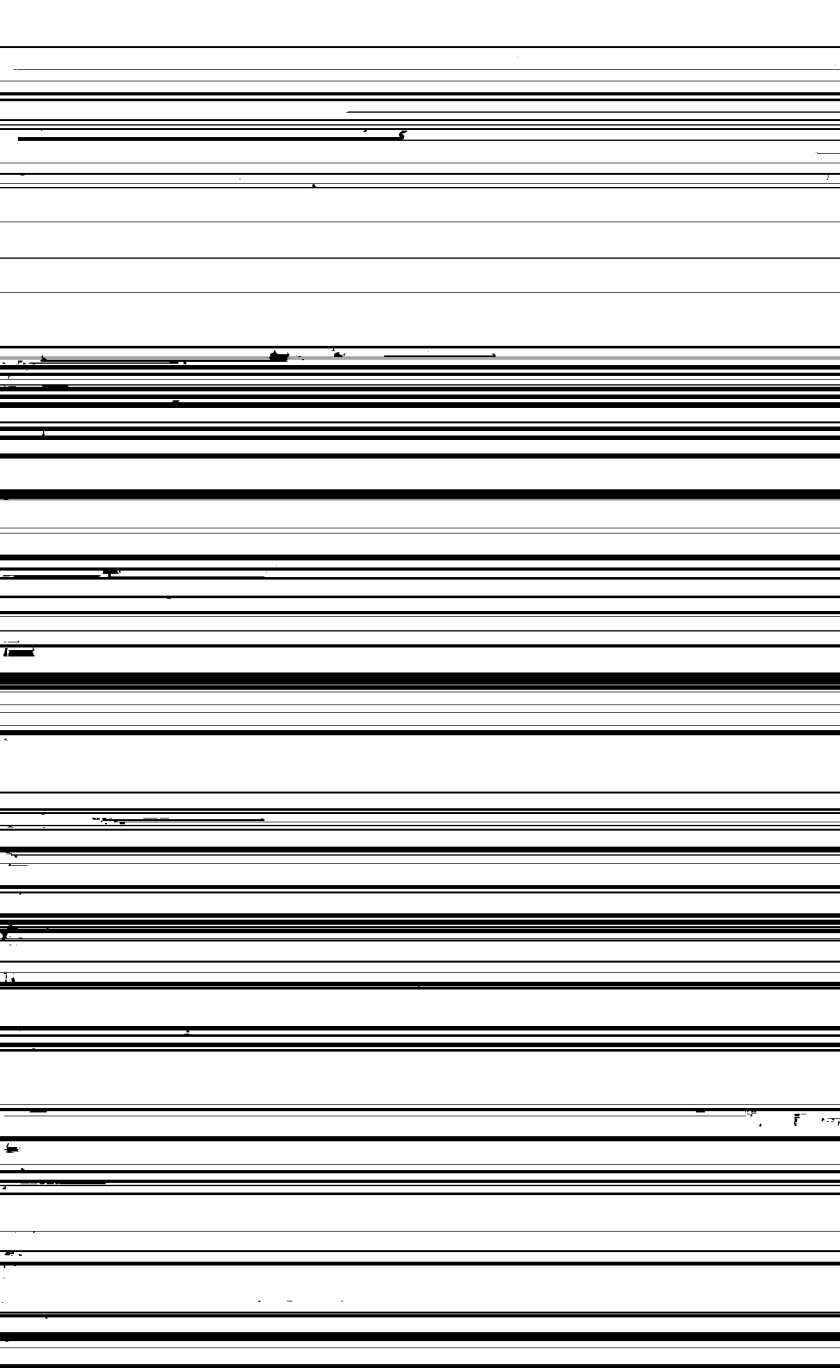
夫追師及境，衆聞聲卽走，可薩克兵躡而殲之，猶太人亦助之斬刈。法軍糧道之斷，本斷於猶太，窮途復助俄爲虐。全軍大奔時，法軍裝金錢一車，車覆，主客爭攫，遂罷戰，法兵因而得生者頗夥。羽林勁旅，間亦拾得三數，及歸朝，仍出而納諸官。

法軍自苦奴渡尼愛門河漸及普魯士界，始渡時數僅一千，續歸者殆二萬衆，然零星不復成隊，俄亦戢騎弗追。

奧大將司吉華真堡以奧軍助法者，聞法皇棄軍歸，遂與俄人署停戰之約，緩緩全軍而還。此次之戰，凡他國出軍助戰，均不爲力。故俄人大獲全勝。

法將馬克道諾而特者，本以日耳曼軍居大軍之左，一聞全軍敗衄，亦斂兵屯鐵而昔德，旣至，普將道克不遵馬克調度，率其國衆歸朝。此時法國殘軍，留屯普境尙多，普人不念舊仇，尙接之以禮。

此一章敘法皇大舉伐俄之收局也。綜法人陣殞者十二萬五千人，凍餒死者則十二萬二千人，見俘於俄者，凡十九萬三千人，尙有大將四十八員，裨將三千，均在死虜之內。合計損兵共四十五萬人，失白鷹大纛七十五桿，大礮一千，內中除奧普二軍外，餘兵數僅一萬人。



密寧姆士屯兵之所。屯所本無兵，有者均新集卒，馬來諭新兵曰：「議院有新部署，爾輩須甲而從我。」乃率衆會沙伐利及他武員。馳檄召黑林大將軍。黑林猶豫不卽至。已而司獄官見馬來騎馬倡亂，乃進而收之。傳諭新兵，令解散。是日之亂，逾數句鐘後立解。法皇已深以爲憂，謂馬來囚耳，用僞檄號召，應者麻起，根本之地，人心已搖，非趣歸安輯不可。且道中傳聞不一，據首從論死者凡二十四人。法皇因之大憂，念此中或有冤抑，苟一律處決，民心更憤，亂事將益急。一路懸懸歸國，及細審刑讞，始澈底蘊。

法皇未抵國時，先馳諭巴黎百姓，通國中無家不喪，匪人不哭，然猶念大軍雖沒，皇帝無恙，報仇尙有日，擁戴之心仍固。且云，此軍之覆，非戰之罪，惟北地隆寒故爾，大軍若不觸寒，則摧挫萬不至是。一聞皇帝歸，朝士無論品秩高下，爭集宮門朝覲，頌聲動天，而閭閻痛哭之聲，轉爲之遏抑不揚。朝士人人振作，咸竭力自勵，較未敗時尤爲鼓舞。下詔大募兵，而意大利西班牙留屯之勁卒，亦續續歸伍備戰。國中軍械諸廠，治工急如星火。購馬之使四出。法皇回國未及數禮拜，復得新軍三十五萬。如是經國治兵之才，蓋從歷史以來，所不經見之英雄也。

此時駐防普魯士之戍兵，日見奪氣。普  
戍兵之責，今見國人譁噪，防挑法怒，遂宣諭  
堡，不宜與普人雜居。『普王力遏，竟不能止。  
日繆拉朝其將卒，談次，舉奧普二王與己名  
天心，下繇祖德而王者。今大王之僭號，出身  
貴，胡得與奧普比肩？』繆拉失色，時繆拉雖  
大怒，嚴旨申斥，且云：『繆拉既不自安，吾豈  
普事已敗，普王力不能制其下，民乃大舉。』  
國徽，聚其大兵。尤勁乃退屯馬格德堡，閉明  
普魯士自紀那戰後，受法羈勒，近六年  
振刷其兵氣。迨普王樹霖徵兵，國中少年，  
入伍。至於女人，盡鬻其釵釧贍軍。紳富之家



之間，成一勁旅。普魯士本爲武國，以遏抑之久，一旦暴伸，精力尤彌滿。時俄皇聞普人大舉，亦以兵西向，過波蘭時，或偷度，或明取，大兵陸續盡出。然以俄人懸兵越波蘭援普，中有法戍間阻，爲狀亦險。顧念普兵獨力支法，必且莫勝，遂無恤險巇，越境來援。俄普交誼本篤，此次出兵助法，實見逼而來，俄人知之，故亦無責，仍以兵助。三月十五日，二君會於白雷司老，普王執手大哭，俄皇曰：「王試收淚，是役以後，王殆不更哭，吾度法人無能爲也。」

俄帥苦土索夫以老病逝，兵權移屬威勤司登。普大兵則屬之白魯峇，是人前王舊部宿將也。自紀那戰後，解兵柄歸農，然軍心屬望至切，一聞建節督師，合軍譁呼動天，以爲得人。白魯峇嗜酒喜博，法皇心輕其人，然白有謀士，曰司將福司德，曰格乃西撓，雅有規略，善謀能斷。法皇尋亦知之，乃曰：「此獠不死，乃使我日增其備！」而白魯峇之爲人，似與法人及拿破崙有深仇宿怨者，居軍時，出劍誓曰：「不滅法，吾劍不歸匣矣！」

瑞典王卑那度以三萬五千衆，自脫而生登陸，嚮麥格侖堡。而俄普二大軍，則聚於西來西亞。日耳曼部亦分兵隸卑那度，聽其部署。卑那度策能得十萬人者，則可別成一軍，據愛而白河下游，與

法接仗。惠靈吞亦自西班牙以兵來會。同時有三大軍，與法爲難矣。法皇素以武能自許，藐此數國，亦不求援於奧，仍曰：「衆不推約瑟王，西班牙者，吾戰事未卽已也。」時若以意立呂亞，或透羅與奧，當得奧助，顧法皇弗屑。然未親征以前，則令其后馬利亞魯意莎攝政，冀以弭奧禍，而奧人方狡然思逞，安能以一女之故，坐失機會也。

法皇方整理軍事，而教會中人，以教皇受虐，咸不直法皇，法皇頗以爲憂，思欲救之。當其親征俄國時，教皇復謫戍於風丹白露，雖深居宮中，而邏騎四偵，如箠重囚。法皇於正月十三日，以戎服面教皇，教皇宿憾已深，誓不與法皇更敦親睦。然法皇雅有辭況，能媚教皇，教皇亦悅，俄頃之間，誓約之大，致已具草。法皇欲令教士知旨，遂印刷約章大致，宣示國中。既而帕乙司怒其狡獪，知約終不可恃，乃罷議。

法皇出師，在四月中旬十八日，至沙而河，尤勁以馬格德堡戍兵來會。此時俄普二軍在遮司登。俄普二軍本欲西行，趣利俾瑟，法軍亦東趣，爭利俾瑟。敵我相較，則法兵略多，而武備神速，尤匪人所及，見軍已二十萬，尙有二十萬後備軍，屯萊茵河，均趣裝備戰。俄兵運動至緩，此時僅得一半渡微司。

秋拉河，蓋失着矣。普魯士兵，雖人人趣義殺敵，然以三月新集之卒，欲以盡復其舊觀，在勢亦莫可恃。此時雖整兵趣利俾瑟，明知非法之敵，特欲唆動撒克遜人心，令之叛法。而法皇之意亦欲立時搏戰，以挫其鋒。

此時兩軍相見至速，五月初一日，在羅真城已遇聯軍，即俄普諸國之兵乘霧迅渡愛而司德河，力撲法軍左翼，法軍方在行無備，戰頗不利。法皇忽出號令，易其陣勢，變左軍爲中軍。天未嚮晚，聯軍爲法兵所促，人求自脫，亦無意於圖勝。夜中收隊少息，遲明，聯軍退，殺傷相當。聯軍亦不以此奪氣，漸歸利俾瑟，再退入遮司登，最後仍渡愛而白河入保真。法皇之獲勝於羅真也，國人皆悅，以爲白鷹國徽復堅矣。法皇仍以一戰無功爲恨，羅真之戰，法大將百西愛司死焉。

初六日，法皇入遮司登，十二日撒克遜王以兵來助，王心屬法，而民志則否，迨法兵一臨，反側之心稍息。先是聯軍未至時，漢堡一城已迎降，其在愛而白河左岸各屬，亦望風款附。法軍過河，達伏思忒屠漢堡，於是達伏司忒之名，土人恨之刺骨。

法皇之居遮司登也，聶爾進言，宜趣攻柏靈，普王必棄保真內救，不知此時普人寧舍京城弗守，



拿

克亦死。法

俟以明日。

隆恤其後

越日，

然聯軍未

來昔亞，許

登，各國均

## 第二十三章

法皇與奧相梅特涅遇 羣臣進諫法皇 西班牙兵間消息 微利託亞之戰 迫  
拉格議寢 奧法宣戰 遮司登之戰 摩羅死 科而姆之戰 樊達姆降 格洛司  
被命之戰 華而司塔特之戰 鄧乃維支之戰 法皇自愛而白河退軍 利俾瑟  
之戰 漢那之戰 紀萊茵河聯軍

迫拉格之會，英人不以使至，以爲西班牙之役未平，法皇未必息兵，或借聯盟之故，以隱厚其兵力，徐圖挑釁，盟不足恃。卽聯邦諸使者，亦深知是盟無益。然法皇更勝之餘，光燄復熾，深以聯邦爲不足勝。而聯邦之虛與委蛇，亦冀卑那度一軍早出瑞典，俄皇亦隱欲調度新軍濟師，普王從倉卒出兵，未經部署，亦欲少蘇以養兵氣，且觀奧國嚮背，定進止。

各國咸以使者至拍拉格而梅特涅則獨至遮司登面法皇，語甚精切，拍拉格羣使紛綸持議，久不能決。梅特涅數日間已得要領，法皇始以梅特涅爲年少侍中貴臣，特擊鞠走馬之屬耳，烏知大計？乃盛氣臨之，以爲奧使之來，專爲己益，無與同盟，得甘卽逝，非嚮義至也。且擲揄之曰：「使者此來何求？吾以意律呂亞予爾足乎？余意欲君中立，若俄普者，余以隻手平之耳。」梅特涅曰：「使者此來，爲全歐平和來也，烏能中立坐視？」法皇曰：「余若得普境者，當割其半以畀奧。」梅特涅曰：「寡君安能以蠶食人國爲利？歐洲之欲平和，不能出霸力遏抑，無令伸眉於後，計非各許獨立者，承平未易臻也。以外臣策之，萊茵河聯邦，在法宜解散；至法邊則宜以萊茵河爲界；君王尤不當時時窺足於日耳曼！」法皇曰：「梅特涅！爾受賂於英人乎？胡以是言恫我？」

梅特涅議久不決，已而奧皇國書亦至，書中要求者，一如梅特涅言。此時泰婁蘭德及富崱適自法京至軍，力諫法皇聽使者言，且云：「國衆弗靖，衆怒難犯，不如許之。且西班牙軍鋒屢挫，以一國支數雄國，法當蹶上將。彼惠靈吞見吾國調取西戍，西班牙武備單弱，復從葡萄牙內嚮矣。聞二國兵柄全屬惠靈吞，爲勢亦未易當。法軍之屯度羅河者，已盡爲英兵所逐，法兵已退屯微託利亞，此六月二

十一日事。約瑟喬丹一軍，復甚敗，約瑟已斂兵向壁累尼司山，敵兵尾逐，爲狀頗險。」大將卑昔亦進言曰：「今日僅有兩策，一則許奧使平，一則斂奧特愛而白二處勝兵，歸萊茵河，則軍中當得勁旅五萬。以此兵，據此形勝，縱舉全歐之衆來犯，亦足禦之；卽受盟，亦斷不至見劫於羣暴。」法皇笑曰：「吾十敗之餘，猶不如公輩所言，若一勝，則長驅入柏靈，及白雷司老矣，邇時再議和局，於吾軍聲，始不爲玷。公輩爲吾劃策，吾不聽公，若殺敵致果，吾固需公力也。」

法皇此時驕極，一暝之間，幾萬事不覩，迨其悔時，爲謀晚矣。觀者殊未知西班牙敗狀，法皇曾否週悉，而聯軍勇銳，尤非前比，法皇殆若夢夢焉。尋法皇亦遣使至迫拉格，凡奧使所陳請者，許其大半。時爲八月十一日，停戰之期，約於前一日盡。奧廷已與諸侯定盟，無論攻守，悉助俄普。自初十日黃昏，蒲希米亞及西來昔亞諸山上，烽火接天矣。法皇頗知聯軍已萃其兵力而至。

方諸侯羣遣使者時，仍日夕營營，聚講武備，羽檄交道如熾。法皇乃遣尤勁至意大利，令戒嚴，備奧寇；命利特以巴伐利亞兵，屯後路，備來軍。時奧國已以六萬軍踰愛爾迫司山，抗利特，而利特之軍，特小遣發耳。法軍屬皇帝親統者，凡二十五萬衆，馬克道諾而特以十萬人，屯本支勞居西來昔亞之



邊，另以五萬人備席討，聖守以二萬衆，壁普那地爲蒲希米亞極衝之山道，倭地諾忒則軍利俾瑟，所統者亦六萬人。法皇羽林中軍，帳於遮司登，凡二萬五千，均一時精銳。軍中所稱爲法國花者也。讀史者，試觀地圖形勝，法皇調遣嚴密，敵軍幾不能乘瑕而攻。法皇居中調度，凡諸路少挫，皇帝必以精甲馳救之。時聯軍屯歐時卑齊山後，中堅則在拍拉格，奧兵幾二十萬，俄普合兵，亦近八萬。聯軍立司吉華真堡爲大將，而法軍之居席討，及普那二處者，則嚴阨聯軍之闌入，撒克遜防其直趣遮司登也。時別有聯軍一支，亦俄普人，爲數八萬，大將白魯岌統之，稱西來昔亞軍，直趣白雷司老。嚴屯阨守。伺法軍動靜，然法國席討一軍，實與本支勞動息相應，隨時策遣，咸可救援。白魯岌遂不能險渡愛而白河矣。瑞典王卑那度以瑞典兵三萬，合俄普聯軍六萬，駐柏靈觀釁而動。然兵謀雖詭，而法國倭地諾忒及馬克道諾而特兩軍，左右遊弋，卑那度一軍，亦不能長驅而趣愛而白河之上游。法國戍兵，猶有在馬格德堡及威登堡屯所，卽河上游弋兵亦夥，聯軍雖有三大支，據勢圖進，卒莫敢逞。然大軍之中，勁騎出沒，剽疾無定者，法人亦不能詳悉其數。

法皇之調遣諸路，均寓誘敵之意，恣其分陷吾覆。隨機翦撲，俾之徐盡。然敵將知兵者，咸審法皇

兵謀，乃以詐乘虞，相機猱進。聯軍三大帥，既以文移關會，苟遇法軍，不接而退。法皇一卷甲疾尾，則遮司登單外矣。趣以勁騎躡之，必可得志。遮司登者，輜重及行軍倉庾武庫之所儲也。破遮司登，則根本斷，亦可斷彼分屯諸將之消息。聯軍則可以據愛而白及萊茵河之中樞矣。是謀蓋卑那度及摩羅所出者。摩羅本謫戍美洲。俄皇檄取至軍，立爲謀主。摩羅身爲法人，乃助敵以覆其家國，千秋功罪，自有能定之者，無待史氏直筆矣。

白魯岌先以兵攻馬克道諾而特，法皇聞之，於八月十五日以羽林騎士赴救。普人果以前謀誘敵，退渡喀支拔克河，法皇以兵趣聶司及白雷司老追之。忽聞司吉華真堡自蒲希米亞以軍劈山而下。法皇立命馬克道諾而特躡去兵，遣羽林迴軍，當司吉華真堡自以八月二十三日歸壁。

司吉華真堡之來也，俄普二皇實同處其軍中，逐去聖守一軍。二十五日，至遮司登南境，聖守閉關拒來軍，城備粗固，而聯軍已剋日攻城，力猛城危，指顧且下。然聯軍遲遲，竟至二十六日，分六股犯城，一股之衆較城人倍之。聖守私念，城旦夕下，性命萬無可生，忽見羽林大軍，自愛而白河東岸。桓桓過橋，軍中大轟。則法皇也。有德國史家私作紀載云：吾蓋於此時，第一次望見拿破崙也。怒誓欲裂。出

聲如獅子，速其勁旅。來撲聯軍，雖遠道疲茶。然連撲聯軍二次，軍勢爲之震撼。二軍咸露立至於達曉。曉中大風雨。法皇下令啓仗，夜中發令，迨明，法軍四集。已近二十萬，四面兜圍，未及黃昏，聯軍盡撤隊走。聶爾與繆拉攻聯軍之左。樊達姆攻聯軍之右，直斷聯軍退路，聯軍顛頓，乘微徑行，幾不成軍。二軍死傷各八千人，而聯軍見俘者約二萬，大礮二十六尊。聯軍中大將摩羅陣亡。

方搏戰之晨，法皇馬上，望見敵軍人馬絕厚，意其望遠軍也，令發巨礮五六尊，向人馬多處擊之，已見陣中人聲沸騰，往來蹀躞，策必有大將中礮者。夜中，見村人獻血韉一，並一獵狗，來見法皇。言此二物，蓋敵軍大將陣殞所遺者，法皇相狗頸圈，則鑄摩羅名也。時摩羅兩股均爲礮斷，醫生就而力鋸殘骸。而摩羅夷然據胡床，口吸菸斗，神色不變，移時卒。而俄皇亞力山大尙侍其旁。

法皇自八月十五，至二十八日，盡夜奮馳道路，寢食都廢，遂病。二十六日，進羊肉及蒜少許，胃病乃大發，遂歸臥遮司登，沾滯床席，而軍中鹽耗乃日見矣。

樊達姆嚮普那追敵軍，知討不立司者，敵人武庫在焉，且敗兵爭趨其地。樊素憨猛，不知兵謀，窮其兵力，出彼德華德大樹林中，直嚮科而姆。其地有俄兵屯焉，一見樊達姆，卽交兵。俄大將爲道司德

曼語所部曰：『今日皇帝性命，均託爾曹矣。』俄兵聞言，大奮死力，擊來軍，二軍直酣戰至晚。在法，樊達姆宜退屯彼德華德，然樊將軍素輕敵，力戰弗退。直至三十日，遇普大將克來司德一軍，適見敗於法軍，翻山而下，恰拊法軍之背，法軍以爲中伏，因而散走。而普兵本見迫於追兵，方疑懼無主，見樊將軍，以爲要截也。極力下衝，而俄軍復鈔樊達姆軍後，夾擊之，法軍死者枕藉。樊達姆以餘衆八千降，是戰所失鷹鷂至夥，餘兵卽山中散遁無遺。

法皇臥病於遮司登，聞敗，語繆拉曰：『戰事難恃，晨登極頂，晚淪重淵，勝負之機，間不容髮。』時楊前陳地圖一，法皇自以羅盤測量，然神宇疲荼已極，口中尙歌饒唱歌詞也。

白魯炭聞法皇不居西來昔亞，乃變守爲戰，自喬杓下，與馬克道諾而特接戰。馬克一軍，不料白魯炭之猝來也，初不爲備。二十六日，戰於華而司塔特，二軍死搏，法人敗績，死傷者一萬五千衆，斃一百尊，退屯遮司登。倭地諾忒時亦以軍嚮柏靈，本以斷卑那度與白魯炭兩軍策應，兼爲愛而白河法戍聲援。八月二十三日，卑那度已在格洛司被命擊敗法軍，取勞高，其中有法戍卒一千降之，此則八月二十八日也。遂趣威登堡，追倭地諾忒，法皇聞耗，立命聶爾以兵赴柏靈，斷卑那度行軍腰膂。聶爾

一軍本欲避卑那度而行，然不得當，九月初七日，與卑那度遇於鄧乃維支，聶爾敗，所部見俘於瑞典者一萬人，斃四十六尊，聶爾退軍於勞高。

法皇病瘳，疾起部署軍事，見者咸詫爲天授之神智，卽法皇一生幹略，於此數日中，亦最爲殊特。九月初三日，自領羽林大軍，迎擊白魯崙。而白魯崙一軍，已垂及愛而白河，聞法皇親臨，卽引軍避。法皇亦歸遮司登，既至，始聞鄧乃維支之敗，已，又聞威勤司登以軍自普那來犯，法皇卽行，而俄兵又退，十二日仍歸遮司登。法皇一歸，而俄軍又出，法皇復奔命至普那，直至彼德華德，躬閱樊達姆戰地，考其敗狀，夷猶久之，始歸。

聶爾一軍，悉其智力，仍不能斷卑那度與白魯崙兩軍之聲氣，乃退屯利俾瑟，法皇立遣卑脫蘭雷格尼亞以兵襲柏靈，牽引白魯崙之兵，回救都城，則與卑那度一軍，不能聯合矣。然白魯崙置柏靈弗救，而司吉華真堡亦直以軍嚮利俾瑟，與白魯崙及卑那度合。法皇知敵兵所嚮，棄遮司登專指利俾瑟矣。

法皇之意，猶戀戀於遮司登，欲力遮愛而白河，當敵來路，既知河不足守，仍延至三禮拜之久，始

整兵歸利俾瑟。

大軍既動，法皇於十月十五日，入利俾瑟，見司吉華真堡一軍，伐鼓自遠而至。法皇別調一軍，守北方要隘，斷白魯岌來路，已則居中，以備敵軍。城之西面歸法之孔道，大澤也，防爲敵阨，亦以重兵守之。諸路既固，法皇騎而出閱，且賜新募之軍以鷹鷂。新兵見法皇至軍，咸跪迎道周，誓言必死，不貽法國羞也。

夜中，城之南面敵營中，忽見火墜射天，白光高舉者，凡三道，法皇知俄普奧三國之君，咸戾軍矣。火墜既熄，而城北復起，紅光射天者，凡四道。法皇知聯軍咸集於此，明日必且大戰。時白魯岌與司吉華真堡二軍，已逾法軍一倍，而卑納度軍尙未至也。十六日遲明，先戰南軍，聯軍六次來撲，咸擊卻之。而繆拉以騎兵犯南軍，大勝。已而俄國可薩克馬軍復擊退法軍。是戰自晨至晚，各軍皆發三礮，斂兵入壁。至北來一軍，則馬孟德抵之。然白魯岌之兵，倍於法軍，而馬孟德首先陷陣，當者盡靡，顧來軍勢如山岳，累撼莫動，迨晚亦退歸利俾瑟。

法軍之嚮敵，固驍健善鬪，然敵衆我寡。法皇頗有求盟之心。有普將曰默勿而德，當與司德力此

戰時，爲使行成於法者。戰時，爲法皇所獲，法皇禮之，命之使聯軍，默勿而德告法皇曰：「皇帝此着，不特羣雄迸命，卽巴伐利亞一國，爲皇帝所手造，亦署名聯軍約中矣。」法皇聞言，頗憂，以巴伐利亞者，大軍歸途之所必出也。乃語默勿而德曰：「吾後此若波蘭、意律呂亞、荷蘭、漢司、西班牙事，可以勿問，卽意大利王號，吾亦卻之，唯意大利一部，當令其獨立，始可。至於日耳曼各部法國戍兵，吾亦將徵召回國，爾此行爲我行成，盛衰今昔之感，度將軍亦必有所動於中矣。」然各國之意，以爲萊茵河迤東，必無一法兵者，盟方可尋。因之默勿而德遂弗歸報命，法皇意欲退軍，然四面均敵軍，歸路已斷。卑那度兵復旦夕至，因之進退不知所可。十七日兩軍罷戰，唯遠處發數礮而已。聯軍意待卑那度至師。再行決戰。十八日，侵晨復戰，夜中未息，法皇自筦南北兩路之軍。是日法皇罄其生平之智略，指麾全軍，伺間搏擊，而法軍之奮勇，亦驍果至於極地。法皇從容乘馬，往來軍中，意態蕭閒，吏士見之，勇氣百倍，咸無退志。雖敵軍四面兜合，而法軍不復讓以寸步。馬孟德聶爾力敵白魯崙北來之師。已而卑那度至白魯崙軍中，白魯崙軍鋒復肆。撒克遜兵，忽就法軍中離叛，以大礮反擊法軍，馬聶二大將失色，斂兵退保利俾瑟城。

是戰也，兩軍死傷至夥。然法軍多年少，殺敵之勇，與羽林勁騎埒也。而德兵人人之機。實關此戰。故亦騰奮不少。輒卻。於是利俾瑟城人，咸以此戰，德人有再造之機，互遜王亦默默蓄異志矣。

夜中，法皇下令退軍，逾大澤歸。澤中有二橋。一爲行軍倉卒中所造者，萬馬蹴踏，晨始知法皇已退。顧法大兵出城時，多挾輜重。人衆行緩，聯軍乃以輕兵撲城。而馬克虐士司基二將，出死力格之，聯軍少卻，不爾者，並法皇亦不能出城矣。十九日，九點鐘別，令其求盟於聯軍，而此時城外礮火絳天矣。

迨十一句鐘，聯軍追法兵。阨之橋次。而利俾瑟城中，撒克遜人叛，以巨礮擊渡橋。令別將斷橋，止追師，而別將受令，及餘兵未悉渡前，立轟其橋，敗兵爭橋，相擠入水，並狀與貝勒西那河，法兵逸出俄境時同也。馬克道諾而德帶甲入水，厲而渡河。撲虐也。中二創入水，遂弗出。餘二萬五千人，不得渡，立降於聯軍。俄普奧瑞四君，遂置酒宴撒克遜王，衆以爲黨法，檻車徵詣柏靈，百姓乃大佛，以王有盛德，囚之非也。是戰法軍



萬人。其已渡河者，顛頓萬狀，沿道既無食，而百姓咸起與之爲難。而可薩克兵，復伺便覷擊，法皇身歷大難。尙鎮定不露驚擾之狀，而前後諸軍，遂無紀律，沿途劫掠，匪所不至，非復前此整肅。

法皇至歐福德，駐蹕二日，芻糧尙備。法皇料兵欲少駐而整刷之，既聞追師大集，而巴伐利亞得奧人之助，亦反戈遮萊茵河歸路。繆拉本鞅鞅不直於法皇，迨遮司登之役，仍至軍。此時意大利以急檄趣歸，乃造別法皇，執手款語，若永訣者。

巴伐利亞叛卒，遮漢那，以沮法軍歸路。三十日，法皇至漢那，法兵以求生故，力撲巴伐利亞叛卒。法皇驅宿衛之士，奪路先行，馬孟德殿後。於三十一日，擊敗巴人。是戰，法死者六千，巴伐利亞叛卒，死傷者亦一萬人，見俘者四千有奇。戰時，得水碓人，縱水漲其溝瀆，沮法兵追襲之路，不爾，巴人盡矣。嗣是普魯士王，盛贊其人。

追法皇者爲奧軍，然死戰不如普人之勇。故自漢那之後，法皇得從容返蹕。既渡萊茵河，及門子，法皇去師，以十月初九日入巴黎，普與二軍及萊茵河亦止。德人一見萊茵河大悅，猶埃及人之見尼羅江，印度人之見恆河也。既至，萬衆同歌，長跽謝天，聲聞數里。

## 第二十四章

聯軍定善後於勿蘭克福德 荷蘭叛法 教皇及福迭南第七釋囚 法皇堅不受

盟 法皇經武 法廷立法院解散

利俾瑟戰後，法事棼如亂絲，若在承平時，則事事均可登之史冊矣。法皇之登極也，較歷代帝王爲易，其敗衄也，亦迅於亡國之君。自是以來，法之附庸，無日不納款於聯軍。卽本國中，舍將士以外，無一不冒法皇黷兵，是以甚敗至此。

日耳曼諸部，法皇本極力以經營之，至是乃瓦解無遺壤。漢奴佛此時亦歸舊主。白倫瑞克及黑司，至於惠司勿利亞，本割以分幾羅姆者，至是亦叛。萊茵河聯邦亦解散。聯邦中君主，聯軍將帥，則徵其貲給助軍，錄其人民入籍，以示懲儆。初，法皇倉卒歸國，未及斂其戍兵，卑那度悉取之，除但節克威

登堡漢堡外，餘地均平。卑那度以所部付別將，自往征丹麥。丹麥政府見大勢瓦解，亦款於聯軍。一千八百十四年正月十四日，盟於基而，瑞典出朴麥來虐地，還丹麥，丹麥則以腦威歸瑞典，更出兵一萬，合聯軍征法。卑那度部署已竟，遂往伐尼柔蘭。

即荷蘭與比利時也。綜名曰尼柔蘭。

荷蘭人聞利俾瑟之敗，立叛，舉國號誓，當革去新君，請奧蘭其氏復辟。法國節度鎮臣，見民情大怫，遂引退。於是國人自英國請司答特火德復位。一千八百十三年十一月，司答特火德至自英倫，法戍兵乃擇形勢之地，立壁自守，壁之最堅者，則卑經惡宋耳。時卑那度連俄將威敬基路，普將必羅，英將格拉罕，合成大軍，盡逐荷蘭中法戍，而卑經惡宋最固，不卽下，餘皆望風潰。方英軍之攻卑經惡宋也，死人如麻，軍乃大敗。

意大利境中，法軍亦失利。時奧國與法人宣戰後，奧將希勒以兵度屈魯而山，襲敗尤勁。尤勁斂兵入阿迭齊河，於是屈魯部及克魯此、意律呂亞相繼叛，尤勁不能更駐龍巴地。而英國復以水師據屈里司德，法國乃不能操海權於愛屈略的克諸處，瀕海居民，咸脫法入羈勒。而繆拉私以人告聯軍，能保其奈白而司封地者，甘輸款於聯軍。

西班牙兵事，尤腐敗不振，自微託利亞敗後，法皇卽遮司登中，令索而德以兵至西班牙，相度機宜行事。時潘伯路那圍急，索而德欲進解其圍。惠靈吞決策，不待法軍之至，先蕩平潘伯路那及聖西拔司，然後應敵。旋索而德兵至，凡兩敗，二要隘亦淪於英。計西班牙全境，除色楷忒一軍，孤飄於加太路虐外，餘無一兵一將矣。西葡二國，賴惠靈吞一人以存，遂聚兵於法蘭西之邊界，消息傳入法京，法皇知全歐咸擯法矣。

於時國中黨禍復起，二黨絕兇，雖彼此宗尙不同，而謀逐波奈巴氏之心則一。王黨於法皇師敗後，勢力亦漸擴張，府尹包度黨類至夥，以私書約惠靈吞，惠靈吞不悅，以爲輕舉妄動，於包本氏無濟，抑亦自傷，拒之。羅杞雅克倫者，居拉鳳豆，有大名於時，亦揭竿叛。阿卑約瓜德，亦窺擾聖東齊，得勝兵一旅。羅去愛孟則叛於派立各德，至於南此安格司、奧里恩亦均有亂黨，其中大半多叛卒也。此三處渠率，一爲德勞齊，一爲但的香伯，一爲秀讓，乃德吐倫中王黨，可一千人，丟拉公爵爲之魁帥。而白烈、渴中王黨，則聽率微脫、雷子爵號令。曲安司叛民，餘孽尤蠢動，加度代之弟，亦倡亂於望司。以上諸人均大革命時，轟烈之男子，自法皇御極十三年中，以英雄全力遏之勿動，是種人殆伏星火於死灰

之中，視覩不之見，今爆烈矣。包本王室聞敗，大悅，時卑里公爵，尙留滯階柔，麥秀則深居尼柔蘭，即後來卻而司但固林公爵，則密以兵合惠靈吞內嚮。彼民政黨人，始擁立拿破崙，以爲一時權宜，拿破崙死，則第十但固林公爵，已見專制過甚，且締姻奧國，又見宿重兵於外，一舉盡覆，乃大解體，亦欲謀去拿破崙。仍可公舉統領，已見專制過甚，且締姻奧國，又見宿重兵於外，一舉盡覆，乃大解體，亦欲謀去拿破崙。至所部舊人，動致譴謫，知獨夫秉權，居恆鞅鞅思叛。於是羣黨爭起，衆派不同，爭欲致死於波奈巴。泰婁蘭德知大局瓦解，潛通款於包本氏。後此法皇長流聖黑里納時，恆語及此，謂吾之至此，猶御馬不能執其疆也。

聯軍羣屯於梅恩河上之勿蘭克福德城，大張告諭，將大伸天討於法國，謂：聯軍此來，不爲滅法而來，仍以大國之號，屬法蘭西，殊不侵其疆索。國界劃止於萊茵河，愛而迫司山，壁累尼司山，不能以蠶食他人之土壤，增其圖版。今大軍壓境，唯索歸各國侵地，即已，不復求多，即法之內政，亦不干與。吾輩公仇，非法國也，屬拿破崙，亦非專仇拿破崙，蓋仇拿破崙所行之政策。遂敍其大略，令法俘聖愛孃持歸示法皇，法皇曰：「諸國既不見直，則請各遣專使，聚於曼能，余亦以專使赴曼能取進止。」於是英使者阿白定爲主議，法皇則遣考蘭考德如會。使者雖行，而國中備兵如故。不稍畏覲。宣示議院抽

丁，議員許之。時各廠製礮，及兵械日急，復下詔益歲入之額。法皇隱令報館議論，言法人憤激已極，必欲與聯軍爲難，且聯軍遇法俘無道，在理爲不義，冀以此聳動國人，實則國人但苦兵，初無是言也。

法皇復潛遣辯士，隨地演說，冀以鼓舞百姓，百姓以子弟伏尸於外，頗不以戰事爲樂，於是辯士所至，百姓不爲動。迨抽丁及徵輸所入，與原定之額，恆不相副。至於編入尺籍之人，則日聞逃亡，逃者復附入王黨。王黨聚集地，與法大軍相距至遠，倉卒中亦不能爬梳而彌雍之。前此法京雖設立法院，然皆仗馬，不敢與詔令忤，此時亦頗有論說，或封還辭頭，不卽奉詔。法皇大駭怒，然立法院之言至平，恕以爲聯軍言當，吾卽去其侵蝕他人之土，而國家舊壤尙存，亦不患貧弱。且前此路易十六徵兵時，亦謂吾之宣戰，實出救亡，非敢黷兵，以苦百姓，必如此者，民憤始可稍息。法皇大怒曰：「殆哉汝輩，直無恥之尤也！彼惠靈吞南窺，俄羅斯北據，奧普及巴伐利亞，蹂躪吾東，國度何有者？爾輩國民，不思力捍其國，乃眴眴作兒女子乞憐，寧非無恥！且吾同盟，悉已解體，巴伐利亞受吾卵翼，竟中道爲間，以肥敵軍，今不燼妙臬克一城，吾不能署諾矣。余今思得新集之卒三十萬，合吾舊部可百萬，以十萬衆，屯包度，以十萬屯門子，以十萬屯利翁，唯簡兵須壯士，不取荏弱。荏弱之士，第實之行帳，僵爲道殍耳！余

何賴焉？今爾輩強我棄荷蘭耶？與其捐棄荷蘭於敵，寧實荷蘭於海。爾輩今當以軀爲國，凡在名聞望胃，尤當以死自奮，矧爾能長爾家，卽思力撐爾國，爲後生表率，始曰國之元老。今國步阽危，大仇壓境，名爲義憤者，宜奮髯抵几，曰：「男兒爲國死耳！」何乃嘵嘵倡此和議！而立法院員，仍不以此議爲然，悉力議款，並宣布己意於朝士。法皇聞之，益怒曰：「爾輩擲其榮名，圖取安樂，獨不思我卽國家乎？試思此寶位何物耶？特剝木而金塗耳。我今據此，卽全國之代表人，我卽有過，爾分屬臣庶，安敢於衆中直指吾眚爾輩衣垢思滯，寧能不就濯諸家，亦掩藏其垢耳！且法國需我巨，我賴法國之力微也。」

法皇語旣，遂抵國家議會中，力斥立法院之攜貳，且云：「國危弗扶，竟爲聯軍行間；彼聯軍何爲者！吾志堅可成城，彼百攻安入！今立法院，似開關延敵矣。人之善制敵者，唯以堅衝堅，今立法議員，竟以荏靡朽腐之物，受彼奔突，安足自厲？吾今決不令彼輩伸其論說，以動衆譴。彼不爲國，我則弗能，唯死國耳！吾今欲應斥此立法院，令解散。」乃卽日降勅逐議員，撤立法院。史氏曰：立法院之立，長日省省然，無敢旁及政體，有同幻影，今旣裁撤，則並其影亦不之留矣。

此時百司均罷，以號令日更，莫省率從，京畿人心，因之日見解散。新集之卒，在逃者多，行軍司馬

戮不勝戮，遂駢十人而斬其一。而輦其樂人行歌市門，頌揚皇帝勳德，冀察之員，邏緝嚴密，勿令誹詆國政，至謂引短繩而令其修，力必莫至，更促曰：「叔未曉訛，宜如是耳！」是語至

法皇一日降勅，赦教皇於風丹皇既至羅馬，而羅馬一城，已屬繆拉

英國新以大將維廉益的克統水師

法皇復降勅，赦福迭南，語福迭

教會均有沮窒。吾今縱君歸國，收修

南不敢遽諾，歸商國之議員。議員並

均爲儲君，既見福迭南庸懦，始大



軍之勢，或爲彼解紛，而稍置法事弗顧，此事行之一年以前者，勢或可挽也，今茲近失着矣。

巴黎各報館，知聯軍旦夕入，猶祕不宣，閭閻竟無一覺，以爲皇帝威鎮四裔，外人必不敢闌入腹地，以此亦恬不爲備。十二月二十日，司吉華真堡過萊茵河，由巴失而及司却夫好生之中渡兵。瑞士本守局外，然司吉華真堡乘權據勢，卽亦無恤，竟貫其國中入，大兵歷佛蘭機康德及卑根豆迭穹。一千八百十四年正月朔，白魯崴以西來昔亞大軍，從考白倫子及辣司塔時渡河，已而威敬基魯與必羅亦以俄軍當時人稱爲北軍至尼柔蘭。卑那度以身爲法人，不欲伐其宗國，戢兵弗至。於是法邊富室，盡輦其輜重，遷避巴黎。一時郵傳，謂英兵之在阜登者，欲假道法邊他適，已而國人漸審英兵已度壁累尼司山入境。三大軍同時渡河，號三十萬，軍中人極紛雜，間至於韃靼利蠻部，亦隸兵間，勢甚洶洶。朝士咸窟其金寶於城外野次，遷徙避兵者，日有所聞。有識者則積麪如邱，以肉將鹽，備圍城中需應之物。法皇謂司吉華真堡不應藐視公法，以兵貫局外之國入寇，人謂責言至當，然法皇一生好行壞法之事，不能責禮於人。聯軍一入，大張曉諭，謂大兵之來，爲討獨夫，非仇國衆，國衆若甘與我軍爲難者，則處以刑律。是言也，與公法亦悖。顧法皇半世兵間，其伐埃及諸國，恆以是言愚其國人。故法皇雖極力

人申辨，無一聽之。法民久處波奈巴氏虐政之下，勇心已死，公道淪失，而亦弗怒，除數處悉力支持外，餘衆均漠然不以來兵爲患。

初，萊茵河沿邊置戍，守將如馬孟德、毛替歐、微克討、聶爾均百戰之餘，而兵數僅五萬，見敵勢浩瀚，望風而退。巴黎人策聯軍卽來，沿途關隘，備禦極嚴，至必濡緩。乃聯軍宗旨，專意內地，苟足渡師，亦不趣戰。而守河之兵，見敵卽退，避亂之民，亦率引追綴，續續走赴京畿，此時法皇已勢在不得不戰矣。聯軍既臨，人心始大惶遽，民黨舊人，如嘉諾等，前以懼禍退休，此時亦出。法皇倉卒中，遂以安得華伯要隘之礮臺，授之嘉諾。其餘救亡之策，如此類者甚多。史氏以爲法皇頗有人君之度，能不念舊惡。

正月二十二日，毛臬透報章，始語及聯軍入都事，言司吉華真堡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入瑞士，開春一日，白魯岌渡河。二十三日爲禮拜之辰，法皇大集羽林諸將於丟勒柳宮，凡九百人，聚於將軍之堂，愕然不知詔旨之意。法皇立於堂上，已而皇后亦至，孟德、司鳩子、爵夫人、抱太子羅馬王，亦詣堂上，告諸將曰：『吾法被兵，余將親臨前敵，若託天之福，能逐去敵軍，保全國脈。』語至此，以一手引皇

后，一手執太子羅馬王，語諸將曰：『脫有不幸，吾以皇后及太子託將軍矣！』既而又變其辭曰：『吾以妻子奉累，』語至此，諸將徑前，哭而聲諾。蓋法皇至寵皇后，幼子尤所悽戀，法皇一生爲人，第一自愛其驕，次則其子，他無惜矣。此次出戰，勝敗不敢自必，至出其妻子託其部曲，酸心慘目之事，亦云極矣。

## 第二十五章

聯軍入法蘭西 白蓮及拉羅濟亞之戰 法皇擊敵於馬恩 南極司及孟德魯之戰 司吉華真堡兵敗 法皇狙攻白魯炭 法皇攻蘇亞松弗利退軍 克老恩及來翁之戰 法皇兵間窘狀 法皇兵及聖迭西亞

法皇於正月二十四日，大閱兵於丟勒柳宮，大雪。二十五日，三句鐘，以羽林大軍出都，命王后攝政，輔之以約瑟，幾輔戒嚴，錄城中祠廟爲養兵院。行時頗委頓，一至兵間，卽洗洗然復見武概。

夜中，兵至卻倫司，先是司吉華真堡及白魯炭，前後過佛蘭機康德與勞倫，時司吉華真堡所部可九萬七千人，白魯炭僅四萬衆，而馬恩與仙河之中，二將連營十數英里，旌旆相望。白魯炭所部西來昔亞兵之右翼，方自馬恩谷迤邐出，法皇思急攻之，復見敵之中軍，自奧白河至，法皇知白魯炭兵

勢以分道行，爲狀甚渙，猝擊之，司吉華真堡必不能救，以司吉一軍，方渡仙河取巴縣也。二十七日，法軍在聖迭西亞，直撲普軍，白魯岌聞法皇出，合其小隊，嚴結鉅陣，守白蓮砦，以當來軍，白蓮者，法皇少時習武備地也。法皇策能擊卻白魯岌軍，過奧白河，則聯軍之勢中斷矣。時法皇所部，舍萊茵河勝兵五萬人外，新集之卒多逃亡，僅得二萬人，綜前數不逾七萬，不足當聯軍，計唯斷其聯絡之勢，俾不相應援，或以此據勝着耳。

決策既定，勒兵出大樹林，二十九日至奧白河上，行如風飄，白魯岌方據帳咀飯，而礮聲已動，倉卒出後帳，得匹馬遁。俄將阿秀昔夫卽白蓮砦中，拒法軍，備守甚力。可薩克騎兵，繞出法軍陣後夾擊。法皇此時亦出劍蒞陣，與士卒同進，俄卒覷隙，竟以矛刺法皇，法將歌高急以鎗擊死此卒，法皇免。時白蓮砦中火起，法軍冒險入砦，禽阿秀昔夫，法將特努德力戰死，二軍傷亡頗夥。白魯岌遂以兵溯奧白河上游而退，屯於拉羅濟亞，司吉華真堡聞敗，卽以兵赴救。

後此法皇長流聖黑里納，恆告人曰：「白蓮之戰，可薩克騎士襲吾後，吾流盼戰地，忽見大樹參天，悟卽余釣遊地也。且戰場一片，亦余當日體操之場，白魯岌屯兵之所，則當日學生之自修室也。立

馬臨眺，不勝今昔之感，迴想當年，殊同一夢。余尙憶身入俄京，在克來姆林宮，樹我鷹隼，一時意氣，直干雲霄，一一迴顧，如同昨日，良可慨歎！

二月初一日，白魯岌忽變守爲戰，分兵三路來撲法軍，法軍敗績，見俘者四千人，失大礮七十三尊。此敗，法皇意氣甚頹喪，且復厭兵。當馬孟德軍退時，法皇自以軍據脫洛厚，防爲司吉華真堡所得，則形勝全失。迨至脫洛厚，羽林一軍始至，軍容爲之少壯。

初三日，在脫洛厚，得考蘭考忒牋，言英外部大臣加司而呂至聯軍，約以明日在卻鐵龍議和，言能讓出侵地者，和局亦可定。法皇曰：『余卽以爾爲全權大臣，以保守京畿爲上烈。』然考蘭考忒不敢專決，仍以牋取進止。此時法皇帳殿，在仙河之努勃，去脫洛厚甚邇，考蘭考忒奏於初八日夜中至，左右列將，力諫法皇決機議款，保全宗社。法皇許之，乃允割比利時，與萊茵河左偏，及意大利披特孟德以就和議。尙未署諾，夜中忽得一消息，遂罷前議，法皇蓋聞白魯岌不與司吉華真堡合兵，自以一軍嚮馬恩河，逾孟得米雷襲取巴黎。史氏曰：異哉，白魯岌之決策也。前此白蓮之役，以不聯合而敗，拉羅濟亞以聯合而勝，奈何今復懸軍深入，漫不爲備。雖然，愚者固失，而智者亦未爲得。法皇果不貪

功背約，仍足以帝巴黎；乃圖此近功，遂墮和局，惜哉！時法皇知此機可乘，遂不畧諾，留蒲孟守努勃，予以少兵，令厄守仙河橋外，又予倭地諾德以兵，守白雷河要隘，自以大軍趣西向。

嚴寒中渡兵，爲狀至窘，既至巴朋，雪深寒重，萬衆龜手，無力舉礮，幾不能軍，幸收城中馬五百匹，礮乃續續得上道。明日侵晨，倍道兼行而進，取狹路出，剛遇白魯峇聯軍，嚮香泡白德，阿秀昔夫在行，法兵橫出，搗其中堅，敵軍大亂，死傷至衆，遂以殘軍逃歸馬恩。而普兵先鋒一隊，大將爲撒根，兵及拉勿斗，道克一隊，及摩邑，忽聞後隊礮聲，乃迴軍揀阿秀昔夫，亦見敗於法，約其殘兵，趣馬恩河上之替愛雷。此時唯餘後隊，抵法皇自統之兵，白魯峇聞礮急整兵至，見法兵既多，且有騎隊，自審無之，乃約兵退，屢爲法兵要擊，死亡絕夥，特不瀕於潰亂。既至意士齊司，遂并命力排法騎逸出，此時人自爲戰，卽大將亦同卒徒矣，尋從卻龍司渡河，歸并大軍。

是役也。卽法皇馬恩之奇績，五日之中，獲三大捷，力擊西來昔亞之兵，歷落不復成行，而士心亦爲之一壯。是戰獲普俘七千，大礮大纛無數。巴黎人素以法皇上應星精而生，至此得勝之鋒，尙未挫也。法皇旣勝，卽以書賜考蘭考忒，言與英使議，勿再僉覩自牧，此着殆法皇成敗興亡之大係屬矣。

法皇之追白魯岌也，仙河白雷二隘，留兵至寡，敵人覷得利便，遂分軍三路渡仙河，一軍向努勃，一軍向白雷，一軍向曼德魯，逐去法軍，司吉華真堡大軍已至南極司，思及法皇未歸時，直搗巴黎，縱輕兵窺擾仙河兩岸，法兵晷刻不能自寧，而聯軍先鋒一隊，已至風丹白露，去巴黎密邇矣。

法皇聞警，命馬孟德及毛替歐阨卻龍司大路，並選偵白魯岌殘兵，自以羽林大軍至摩邑，適得西班牙留屯之兵二萬，格魯岌將之以來。十六日，微克討及倭地諾德在齊內與司吉華真堡先鋒戰，法皇以兵助之，俄兵退歸南極司。十七日，法皇往攻南極司，俄兵大敗，死亡相藉，遂走渡河。

俄兵至孟德魯復停，法皇令微克討逐之，弗動。法皇大怒，以微克討爲怯，削其兵柄，微克討泣曰：「吾力固不勝將，然尙能爲走卒；且臣起兵間，非兵莫死，幸皇帝念我！」是日微克討之婿卻士適陣殞，法皇尋亦自悔，猝起座間，以手抱微克討，泫然曰：「吾旣以人代公，然公爲我舊人，幸勿鞅鞅！請剖羽林一隊，令公將之。」言旣，遂以兵攻孟德魯。移時之間，取孟德魯，並奪回河橋，時敵軍死戰，彈如雨下，法皇立馬軍前，指麾礮軍轟敵。礮軍見法皇臨敵，力請退居陣後，法皇笑語之曰：「兒郎！彼軍死我之彈，尙未就治，胡怯者？」迨敵軍向脫洛厚退，法皇追之，二十二日侵晨，至麥利。



既至麥利，乃大驚，知俄人嚴軍阨此城，撒根爲大將，實領此軍，爲魯岌大軍中分支之卒。法皇命力攻其城，俄軍弗支，出城渡奧白河而去。城於戰時火發，一日都燼。法皇下令收軍，自居於却德而輪人之家，小茅屋耳。

時議和之使，尙留卻鐵龍，而考蘭考忒既不得法皇第二勅，遂乘第一次詔書行事，允聯軍署草約。當司吉華真堡於十七日，在南極司受敵時，亦適得卻鐵龍書，謂將罷戰，然甚怪法皇胡以鏖戰如是之厲。在公法，法皇宜卽署押，顧法皇屏去之，以書報奧皇，請其勿莅兵間，當整兵歸國。奧皇回書至卻德而，謂有成盟，不能舍聯邦而歸；且言巴黎王黨，已在佛蘭機康德聚議，立麥秀爲大將，寡人以冰玉之情，不激之滋亂可耳。書中又敦勉法皇，乘此勝着，議和，則大局不至瓦裂；若逾此一步，將來殊未易收拾。顧法皇方據勝着，仍驕倨如平日，謂奧使曰：『聯軍若不退，出安德華伯者勿議，卽議亦弗成。』

夜中，巴黎使者，言國家議會，已承諾議和之約，請皇帝署押；且言皇帝於仙河捷時，北軍已與魯岌迸合，將由卻龍司進兵，向巴黎。時列將侍側，亦苦諫，言考蘭考忒與衆既有成言，而朝士議復如此，請卽此署押，息兵安民，於國家至有益也。法皇曰：『余前立誓，誓欲保全法國，今若瀕危，署諾求和，』

良悻初志。我卽兵敗，見掎於人，必勢窮援絕，始甘吾心；若未敗之前，鞠躬事敵，聽其敲撲，吾至死弗屑。」

法皇亦不報書，卻鐵龍諸侯之使，嚴阨仙河岸，抵司吉華真堡，自以輕騎嚮馬恩，取白魯岌，遂進兵脫洛厚。其地爲列國君王帳殿所在，法皇思猛撲其城，以挫諸侯氣燄。既至，見城中法人，盡冠白冠，皆王黨也。法皇大怒，取一人斬之。法皇初意欲使者議輕其和款，久之不報，乃決計赴馬恩，令倭地諾德及馬克道諾而特，張疑兵以眩司吉華真堡之軍，二將時時令所部呼皇帝萬歲，聯軍果以法皇駐蹕於是。法皇力趣西向，道中聞毛替歐馬孟德在勿斗蘇助阿，爲白魯岌所敗，已退軍摩邑，法皇知退軍在摩，去巴黎邇，兼行及勿斗，格魯岌又聞司吉華真堡敗倭地諾德二將之兵於巴邑，遂北至脫洛厚。倭齊魯一軍，本駐利翁左右，馳牋言別有聯軍一支，向利翁而至，法皇馳入勿斗，橋梁已斷，遂駐移時，繞趣替愛雷岩，及蘇亞松，堅囑毛替歐馬孟德以死力守摩邑，拒來軍，思力前趣，敗白魯岌兩翼之軍，阨而敗之。然白魯岌知法皇詭謀，乃悉聚二翼之兵，退向蘇亞松。

法皇復馳至蘇亞松，其城及城外之橋，本有人阨守，法皇初意以爲至時，城橋必尙完好，思令城

兵外抵，即以己兵夾擊之，白魯岌必敗。顧蘇亞松一城，已爲俄有，法人更取得之，已而復失。法皇至時，見城堞遍樹黑鷹之纛，知城已失，乃力攻之。而俄兵扼守至嚴。法軍遂退，且偵知白魯岌已隴渡馬恩河，法皇遂亦就白雷渡馬恩，尾白魯岌渡，及兵行數里，見一高原曰克老恩，俄將撒根及威敬其魯以兵據其上。法皇知白魯岌且來合兵，乘其未至，擊之。三月初七日，十一句鐘，接仗，至四句鐘始已，聶爾攻右，微克討攻左，法皇居中，俄兵殊死戰，然尙能斂兵而退，法皇以兵追之。俄人退至來翁，以待白魯岌。而白魯岌亦甚欲與法皇一接爲快。

初九日，法皇復進兵，與俄人戰，見俄人據嶺而陣，傍樹林爲障，小阜三數，起其前，葡萄之蔓，蒙絡蒼翳。是日大霧迷漫，法兵及半山，俄軍始覺，巨礮雨下，法軍中堅，遂闢成血路。兩翼之軍，亦受俄兵奮擊，陣中大亂，時全軍均敗。唯馬孟德在阿濟司小村中獲勝，黃昏罷戰，二軍相望而壁。聯軍以樹木叢蔚，隱如列屏，死者頗少。法軍死者凡數千衆。遲明，法皇將出，忽聞諜言，馬孟德在阿濟司爲敵所襲，全軍已遁入考白雷，法皇夷然不動，仍趣戰，竟日不能勝，始斂兵退。計死傷散亡者一萬人，失大礮三十尊，此卽來翁之役也。

蘇亞松聯軍

聞法國王黨聖伯

合，因留馬孟德守

之礮，即當日死廢

法皇息兵三

散奴公爵馬勒，亦

和言戰，考蘭考武

史氏曰：法皇

千古未有之豪傑

天者，必令昏其智

法皇日日恣

且部署軍事，井井

蘇亞松，引軍渡馬恩河，司吉華真堡，亦知法皇嚮西向，乃開壁出。倭地諾德及幾拉特以兵少不能當俄鋒，遂敗。而巴邑及奧白河法軍，復連敗，死者相望。同時奧軍亦至脫洛厚。方法皇之在雷姆司，僅三日耳，聯軍連山縣谷爭趨巴黎京而進。

然法皇威名，聯軍恆望而却步。司吉華真堡聞法皇尚在雷姆司，立萌退志，而奧軍亦漸去脫洛厚。時英外部大臣加司而呂在軍，因曰：「諸君主畏法如此，吾亦不敢強與軍事，唯吾國餉源至此告止。」司吉華真堡大懼，遂下令嚮仙河進兵。

法軍八面受敵，軍事紛如亂絲，不知所措，且欲迎搗白魯岌，然實無術足以禦司吉華真堡。欲變擊普之策，止俄勿前，則普軍亦勁敵不易制。矧諸將敗餘，兵又傷屃，軍事棘手，至不可狀。既而決策，唯繞出聯軍之後，反搗之，牽掣其前趨之心，且使人懷虞心，患喪輜重，或生左顧之慮。縱使聯軍不備其後，直嚮巴黎，而巴黎留守，尙有宿衛諸軍，馬孟得毛替歐一軍敗反近畿，尙足合城軍出拒。已乃收合萊茵河散卒，成一大軍，背城借一，冀可救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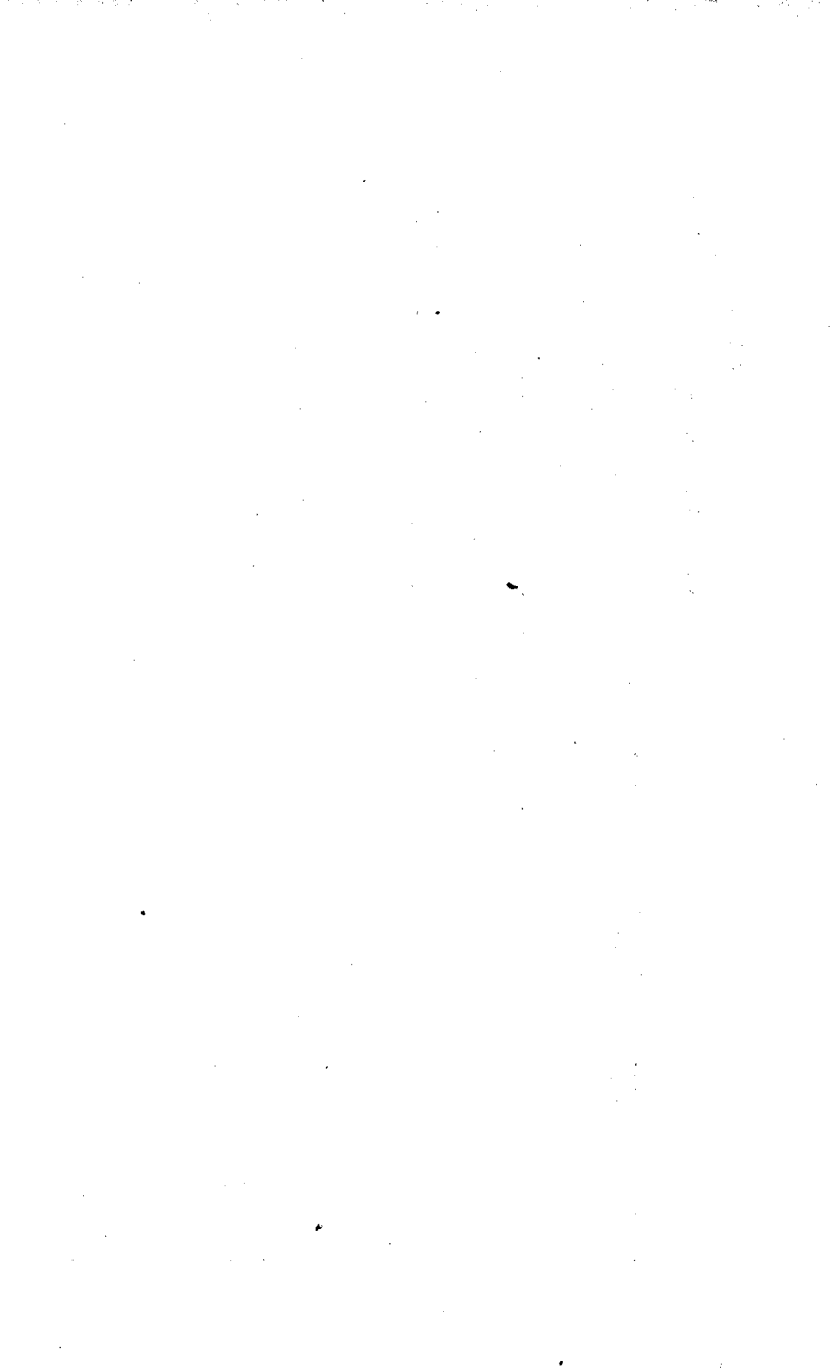
顧法民被兵，人人默怨，以普人仇法已深，一至必極其蹂躪。若可薩克兵，則人具野性，非淫掠不

止。前此近畿膏沃之地，咸植葡萄，翠蔓涼陰，備極秀冶，今則兵荒以後，久易爲豺狼窟宅矣。村人廬舍盡燬，富室悉遁，溝瀆河流，盡屬尸腥，至於無水足汲。其始聯軍之來，尙不以爲意，及被其斬刈，乃人人有仇外之心。法皇聞之，冀民心一奮，尙足錄以爲兵，顧大勢見掣，所謀都不能遂。

以上則畿外之慘狀也。至巴黎京中，報紙所傳，猶極言勝狀，以愚黔首。日中市上經過，則多被難流離之民。而醫坊之中，日集瘡傷將士。河中流水，強半人膏，雖貧戶亦無敢就汲。巴黎往日城中稅輸所入，日三千鎊，今則日惟十五鎊耳。沙伐利本司城中偵察，日以奏牘報皇帝，列牋上言，城中情狀，已如鐘表機軸，匪一不壞，至欲賣主求生，勢甚洶洶可怖。

此時英將惠靈吞，追索而德兵，至於奧濟司，復再接再敗索而德。主客之師，咸望土魯司而進，已至法壤。而法民輸餉於英人，較之自餉已軍爲多。包度城中，人已公推包本王孫，但固林爲主，百姓冠白冠，迎之入城。

時萬事瓦解，法皇遂定策反搗聯軍之後勦，時聯軍但知法皇在雷姆司，已而不見其蹤跡，尋邏得法皇與皇后書，讀之，始知法皇已入聖迭西亞。



法

軍時出

巴黎，白

方

破不多，

萬得鎗



圍城中王黨見狀，識波奈巴事去矣，咸躍躍欲試。泰婁蘭德私款於黨人，力勸王黨，復辟後當行立憲，勿更專制，則中立之聞人，咸足收爲己用。於是王黨之人，潛以使者告白魯岌及司吉華眞堡，以復辟後之政要，聯軍諸將謝曰：『貴國黨爭，吾輩不敢染預。』而泰婁蘭德則潛上書俄皇，力趣聯軍追進，一日，我軍攻城失利，思罷攻，泰婁蘭德復以書趣之，曰：『大兵何爲憚險而止？若能冒險疾進者，事集矣！』

豆迫拉德及法皇所部，不得意，淪於下位者，咸歸誠王黨。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城卒，聞遠地隱隱有巨礮之聲，城中大震。二十七日，約瑟大閱城軍，是日天氣清明，衣甲鮮整，而各報猶言聯軍若見吾勁旅者，或當膽落而去。是日夜中，聯軍分道渡馬恩河，遲明爲二十八日，摩邑下。於是由摩邑至巴黎，道中老幼奔號，車輛叢疊，萬聲雜動，慘狀觸目。城中八千衆，悉出屯礮臺，城備則屬之宿衛，舉城莽亂，百態咸備，不可紀述。

二十九日，皇后及太子與保傅諸大臣均出，以七百人爲衛，載重寶十五車，先蒞蘭布依嗣及白洛哀。約瑟見皇后太子，乃張諭城中，告百姓，言敵據摩邑，皇帝已以勝兵搗敵軍之後。攝政諸大臣

爲皇后圖安全之地，漸爾遜荒，余留守，與諸君同命。且吾妻子寶貨，均屯城諸君其知吾志嚮矣。吾輩唯死守片晌，皇帝卽卷甲來救。吾法榮名，尙足白竟無一人鼓勵者。有宿將告沙伐利曰：『曷令居民拾衢路中亂石，登城助也。』沙伐利曰：『誰則甘此？』宿將默然。是日，路中但見糧礮之車，轆轤而仙河流水，紅腥觸鼻矣。夜中圍城，始第一次停劇。

從馬恩河及仙河一帶，均有法兵立壁高原，以衛京畿，三十日十一旬潘丁及貝來微依則爲俄人所攻。普人雲屯孟德馬德，尙未啓仗。其地法軍人耳。蒙狩卽宿衛中選勅兵爲第二隊策應，時多藝學堂中肄業生，爭出投然以學生筦之，咸能命中。

法國保衛京城之卒，雖遠不及於敵師，而爭出死力，勢極憨猛。迨及一德壁。至堅莫入。馬孟德以使者至聯軍，請停戰，然皆不達，僅有一人獲面大其常備兵，則吾亦弗攻。』百姓省此荼毒，而白魯炭仍指麾將士力攻孟德。

五句鐘，巴黎降書至。

約瑟於侵晨尙騎馬勞軍，逾時乃不復見。日中，馬孟德以書求援，約瑟曰：「余安得當以報？」問使者曰：「爾騎善乎？」使者曰：「善！」約瑟曰：「然則隨我行矣！」遂同奔白洛哀。

法皇於二十七日，知聯軍已長驅入巴黎，力尾之，冀及於孟德馬德，再圖搏戰。然入都之路，焚掠一空，無以自資，繞道度而馮德及脫洛厚。既至，辣法勒德書言：「聯軍攻城急，防有黨人圖內變，皇帝欲力拯危局，則宜兼程赴難，不爾，全城且墨。」於是法皇倍道進，二十九日黃昏，至脫洛厚，兵力悉瘁。三十日，馬克道諾而德言：「城破在即，可毋行急歸，與倭齊魯合軍，暫息兵力，尙可一戰，行無益也！」法皇弗聽，徑行，見脫洛厚道路無阻，乃自御郵政車，居大軍之前，單車上道，至微冷聶扶，始易馬倍道前。夜中至風丹白露，又易馬車與考蘭考忒卑昔同載嚮巴黎，以爲剽疾如風，都城尙可救。垂及巴黎，見貝略德從數十騎至，告皇帝以馬孟德舉巴黎降敵。

法皇見貝略德，立時出車問故，駭其以騎士來，且問都城如何？敵兵安往？妻子何屬？並及馬孟德毛替歐，貝略德一一以狀啓法皇。法皇仍命車行，貝略德曰：「巴黎無兵，敗兵陸續隨臣至此，都城必

不當往。』法皇仍令貝略德率從騎內嚮巴黎，且曰：『吾必欲一至問故，胡爲吾一遠出，卽此？』且行且責諸將不能堅守，謂：『城守諸人，均亡腦者也。』言下甚怒。並曰：『此均吾平口厚小人，故臨危不能責報稱。』乃奪貝略德之衣，令同行，道中復遇敗兵，扣里而率之以至，德同。且云：『皇帝此去，不死必俘，何爲自陷？』法皇聞言默然，乃曰：『趣告吾後來之兵，可也。』又令考蘭考忒赴巴黎，請和，如客所欲，不復更梗其議，乃自歸風丹白露，夜中，寢小屋中。

考蘭考忒於三十一日侵晨，謁俄皇於潘丁，俄皇未興，見帳外諸人咸戾，中有一人，爲令拉包特，以城門之鑰獻俄皇。俄皇既醒，衆悉入，俄皇款之，極有禮，告諸人曰：『吾之來此，吏民無罪。』迨考蘭考忒入，俄皇變色不爲禮。考蘭考忒和聯軍之來，法皇必無倖。尋偵得書示泰婁蘭德，令勿動，俄皇入城時，將與同居計事。方俄皇寐時，俄員款拉包特坐，問以城類，及輿論所嚮背。拉包特曰：『城中凡三黨，一爲軍隊，此附拿破崙者；一爲民黨，議去拿破崙仇其子，以爲子立，佐以憲法，尙足致承平；餘則王黨，以復辟包本王室爲宗旨。至於大綱細蘭德莫詳。』於是俄皇矚視泰婁蘭德。既矚泰婁蘭德，王室死灰然矣。聯軍中或謂奧皇有

必能假借法皇，顧侵晨聚議時，司吉華真堡作啓示城中，以包本復辟爲宗旨，一則包本於義當王，一則立包本，則法民可永享承平之福，歐洲各國咸免被兵。此語蓋全歐之士，荷戈而來，爲法民圖生者也。

聯軍人衆，號衣雜亂無羣，有彼此近似者，若日耳曼部，與法人號衣尤相類，往往有囚之誤閱者，於是僉議德兵衣飾，加以白布一綫，用別法人。而包本王室以爲聯軍亦尙白，殆心乎包本者也。

忽一日，卻士白良報館出一議論，比較包本波奈巴二氏之得失，前此報館咸啞默無聲，今見議論大伸，右包本氏，民乃大悅。

而法皇之黨，於三十日中，亦鼓動城民，右波奈巴。而巴黎下等社會，性多嗜亂，又舊爲包本王室所抑制，一聞是言，卽蠢蠢而動，然在靡無識，聞常備兵敗，卽亦解體。三十一日，波奈巴事已全渙，旣得司吉華真堡公揭，並麥秀及路易十八之誓詞，傳布國中，王室貴冑，孟德摩倫守、奴阿衣司、羅漢司、羅去富考、普立虐克五氏，侵晨騎馬衣白赴市，與百姓道舊，王恩德，週行國中，民亦無沮，然終莫決二氏勝負所在。及日中，聯軍第一隊入城，王黨騎而迎師，聯軍見王黨衣白，咸大譁呼。而聯軍將帥，知波奈

巴威餒未熄，亦不復言，防激彼黨之怒。嗣國中婦女翦去裙幅，自裹其鬢，示屬心於包本，而宿衛中亦漸去其三色旗章之飾，易以素帛。

聯軍大隊入城時，人人咸盛服，鎧械鮮明。俄普二君，乘馬居中，從者則大將軍及欽使，並諸列校，觀者如堵牆，其最英武者，則少年之俄皇亞力山大也。始而百姓見之奇駭，久則易奇駭為羨慕矣。此時二君之榮已極，但聞國民呼聲曰：『大俄國皇帝亞力山大萬歲！大普國王萬歲！』已而繼呼曰：『王室萬歲！路易十八萬歲！包本萬歲！』

諸國君王既止行殿，散兵於閭閻，迫拉討夫以可薩克兵屯來香，但意利失司，俄皇則與泰婁蘭、德同居。

俄皇既至泰婁蘭德家，聚各大臣問政，並及黨人之能力輕重，向背，衆力勸俄普二皇，再立包本王室。俄皇曰：『吾前此俘貴國六千衆，問之曰：『爾輩從包本者生！』而六千人同時自剄，無一服者，以此觀之，似人心未厭波奈巴也。』豆迫拉德曰：『此一時，彼一時也。今日國民方謀覆拿破崙立功銅象耳！』泰婁蘭德曰：『請仍立守舊院，復權行之政禮。』各國君主咸曰：諾！遂下諭，後此國事，不屬

波奈巴，不復與議。泰婁蘭德立刺俄皇之諭，遍布國中。嚮夜九點鐘，王室舊人婉請俄皇令包本復辟，時俄皇已寢，宰相奈司而路傳諭諸臣，謂皇帝已知民心歸附故君，願以王冕還路易十八。

聯軍雖極力勸進路易十八，然尙無定見，而俄相奈司而路，則欲立法皇之子羅馬王，擇老成輔之。奧皇亦欲帝其外孫，顧格於衆議，噤不敢發。然法之廷臣外嚮者，則決計不欲更事法皇。以開城迎降，於故君毫無情愆，防法皇更入，身家咸不自保。市府議會，咸言大寶安可無人，宜急復守舊院，更立政府。四月初一日，守舊院立，舉泰婁蘭德總百揆。初二日，立法院立，意嚮悉趨守舊院。初三日，二院議竟大張告諭，遍示國衆。於是國衆萬手爭出，悉毀法皇當日遺迹，勿令留貽。此時聯軍立一軍務總督，駐防巴黎，巴黎朝貴，側媚總督，至於匪所不至。此時法人，可謂喪失廉恥極矣。

初二日夜中，考蘭考忒歸風丹白露，面法皇，舉國中情形一一陳奏，且云：「聯軍之議，殊未厭皇嗣，然皇帝必辭位，政策始定。」法皇尙夷猶，而諸列將咸曰：「此時萬不能更戰矣！」初四日，法皇復陳兵閱之，誓衆曰：「城中多奸人，竟獻城授敵，吾今赴巴黎送命矣！」萬衆咸踴躍呼曰：「巴黎！巴黎！我輩往矣！」法皇大悅，以爲兵氣尙可用，遂勅衆赴愛松河，此時衆尙五萬，雖不及聯軍，然法皇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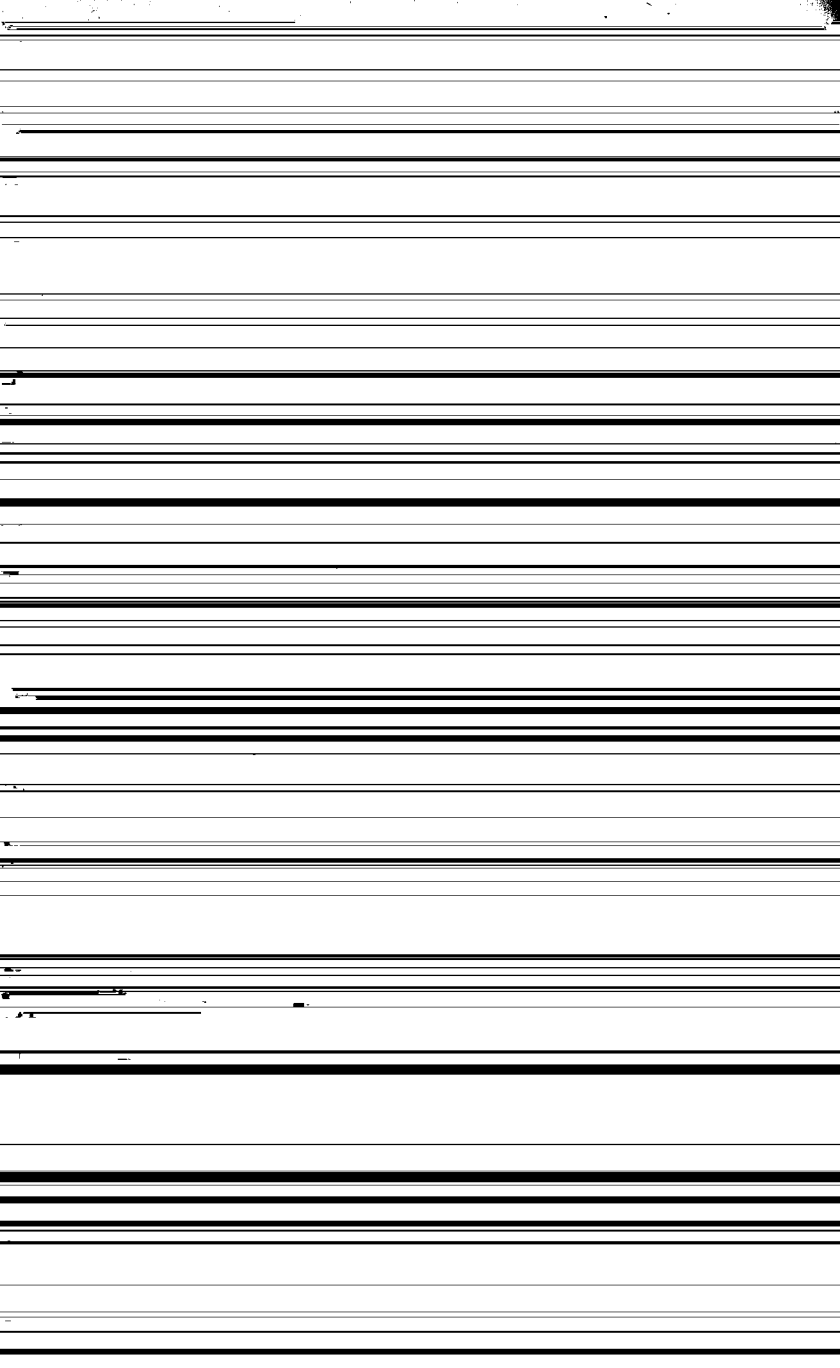
至盛，尙欲一戰。

法皇既閱兵歸，諸將隨侍，咸嘿不一言。既而曰：「皇帝苟不遜位，必欲一戰者，吾輩不能更侍皇帝矣！」法皇聞言，失色。既而與列將辨論，顧口衆不能勝，乃下勅辭位曰：「聯軍告吾巴黎人，謂歐洲平和之局，我一人梗之。然吾御極以來，亦甚願天下承平，同享幸福。今既見罪於衆口，則非我遜位不可。今茲與巴黎永決，雖死無憾，唯吾妻及子，以法國成憲論之，理宜繼續也！」一千八百十四年四月初四日，拿破崙書於風丹白露。拿破崙復令考蘭考忒以書至巴黎，考蘭考忒請聶爾爲副，衆將復舉馬孟德同行，然馬孟德已以兵嚮愛松矣。遂更代以馬克道諾而德。三人未行前，問拿破崙陳請聯軍之帥，置主公於何所，拿破崙曰：「爾輩第爲法國盡力已耳！余且何求！」

拿破崙此時意甚沈寂，既乃以手掩面，據長榻而坐，坐久，忽長笑，語左右曰：「伙伴胡不更趣一戰？」此狀蓋拿破崙常以語健兒者，顧此時無一人應，間有流涕者，拿破崙麾衆出。三使既至愛松，聞微克討與二三將率已降新政府，三使遂兼程而進。馬孟德不特先期求降，且以所部乞屬於聯軍，三使力止之，以爲至巴黎，再定進止。迨既至，聞王室萬歲之聲，騰沸都市，遂往面俄皇於泰婁蘭德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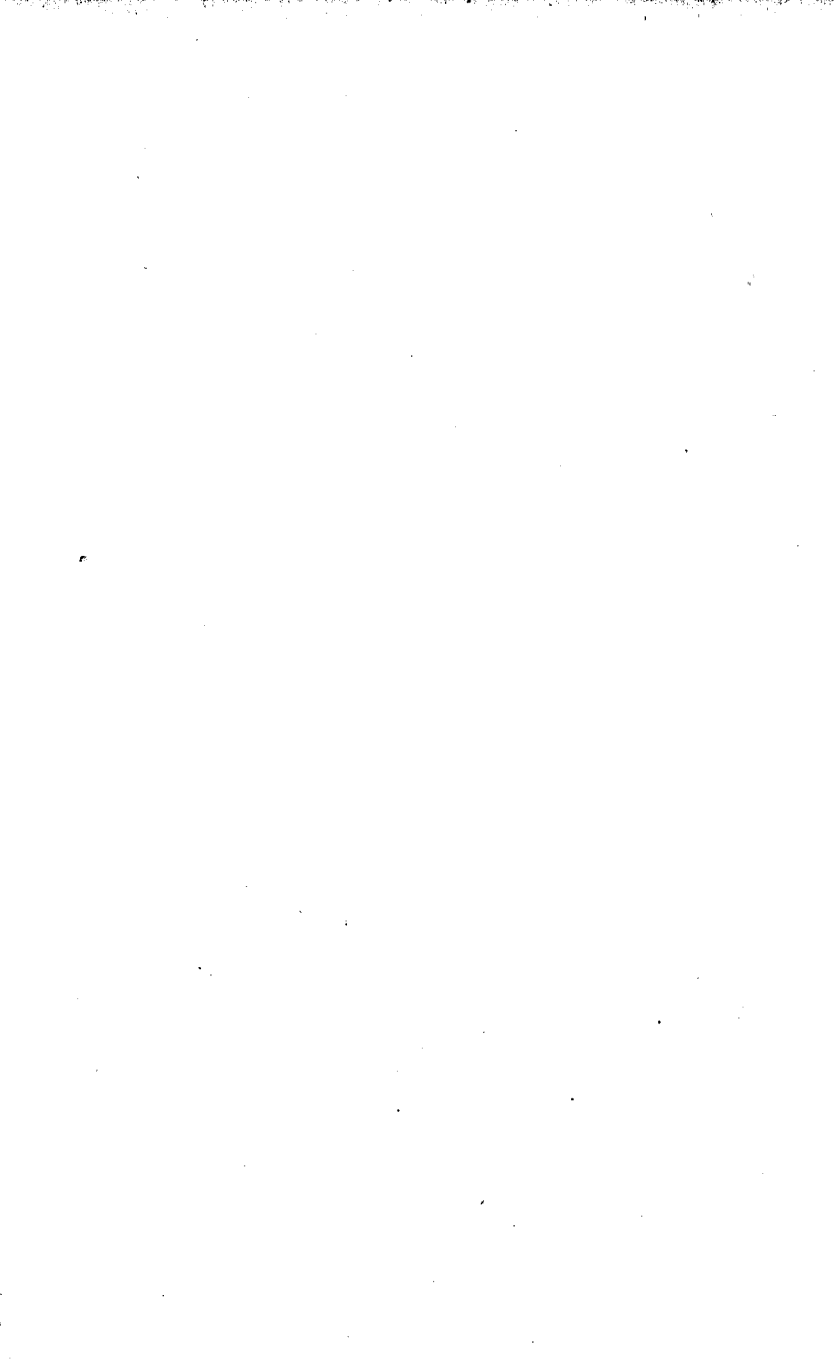
其年事過多耳！是人若有見者，當勿改吾楊所嚮，新其枕簟可爾！然吾意宜撫恤兵士，勿念舊仇，則國步當安；不然，吾將立見其亂。至於諸公改事新君，各盡其力，吾亦無責。唯事新君，當如事我，我無憾矣！

又大集羽林諸軍於行在所，自乘馬至，下馬時，淚落如瀋，語諸軍曰：「方今舉全歐之衆，以兵仇我，卽法人亦棄我，別立新朝。我若以兵爲梗，尙足支撐數稔。願流血暴骨之事，法人所惡，我亦弗爲。今國中新君旣立。爾輩好爲之輔，勿以我之故，內痛其心。我後此唯願聞諸君得意事，我懷庶幾釋也。我百事俱已，卽自裁亦所弗難，第以丈夫處世，自經溝瀆，吾所深恥。昔余與諸君同舉事於歐洲，百戰之餘，余當一一敍錄其事，以示來葉。」遂與羽林大將執手爲別曰：「吾不能遍執諸君之手也！」因令取鷹隼與之親吻曰：「我所摯愛之鷹隼，但願與足下親吻之言，時時刺入諸壯士之心，勿墜勇氣，則吾願也！吾行矣！君輩可環立吾前，俾吾週視無遺，後此將不更見！」時大衆悲哽已極，拿破崙遂登車出風丹白露，就國。

此時大衆同悲，尤不如約瑟芬悲咽之甚。當聯軍入時，約瑟芬由離宮逸出，俄皇聞而慰之曰：

「余必令爾勿苦！」約瑟芬遂歸，俄皇亦臨慰者再。然約瑟芬猶時稱拿破崙爲阿吉里司及昔特，二人者，古之傷心有情人也。約瑟芬既俯仰自傷，及聯軍未出境前，已抑抑死。

馬利亞魯意莎及羅馬王，均就撫於奧皇，至維也納。母子行時，具在拿破崙就國前也。





服行，至於愛而巴。

時有法人艤船待拿破崙，同時有英舶亦停岸次，拿破崙以爲包本船也，却弗登，別登英舶，與英船主者厄歇議論，極降抑有禮，常詢駕駛之法，稱之不容口。一船之人，咸悅拿破崙，中唯舵工欣東不以爲然，謂拿破崙僞，餘人咸曰：「波奈巴終善人也！」登陸時，賜舵工以二百拿破崙金錢，舵工大悅。

五月初四日，拿破崙就國，見新山川矣，先變服至岸上，探取居人向背，然島人咸以爲是。謂新皇至，將新吾島國，獲大名於時。拿破崙知人心擁戴，遂歸。明日盛服入城，時俄普監護二使已先歸，獨與國苦勒男爵，及英國聶而香百而副將軍尙留，與拿破崙並騎至弗雷倭城，遂駐節城中。拿破崙善視二使者，與同飲食，恆與縱論古今事變，語香百而曰：「天下惟英國足當爲國民，餘衆均一生物。余初意欲經營敵國，與貴國齊烈，顧不成，敗矣。余今與歐羅巴長謝，唯此島國中，或足抒吾所學。」一日與侍者登弗雷倭高處，全島歷歷在目，笑語從者曰：「封我於是，毋乃小乎？」

拿破崙既欲奄有全歐，宜乎狹小此島，島本多山，平者復磽瘠不毛，四周僅六十里。自是以後，安居島中，如據歐洲半島時，三禮拜中，徧得島中要害，高原低隰，匪不週歷。思欲經營島事，綱目至爲繁

夥，畢世且不能盡。傍愛而巴之右，有一荒島，海盜之所窟宅，拿破崙以兵取之，島中立四複室，逐日更駐，雖島狹人稀，然出入時，仍用皇儀，如居丟勒柳，所部凡九百餘衆，日加訓練，軍容不亞於奧司德立。此時島中行旅爭出，貿易至盛，蓋人人爲觀拿破崙而來，因之輻輳。拿破崙至島後，亦立國徽，國徽所至，卽摩洛哥賊窟盜藪，亦不敢出犯。

拿破崙欲大興土木，顧不得錢，欲增賦集事，而島人滋不悅。至法國歲輸之款，復不時至，至亦莫給。拿破崙以檄取資，卒不予。拿破崙大怒，而路易十八國家再破之禍，已根於此。拿破崙初蒞島，猶勃勃欲試，既知其無可措手，乃嗒然若喪。而法國俄頃之中，亦政紊而民亂，拿破崙聞之，知巴黎可圖矣。路易十八者，微有幹略，顧春秋高，七鬯之間，頗尙烹宰，無暇兼及他事，民心因之漸離。蓋拿破崙當全盛之勢，國中尙多反側，矧路易老悖餘生，惡能制此劇國，新黨舊黨，一時都萌異志。

路易之歸也，賴立法守舊二院之力爲多，拿破崙黨人，苟不署諾，事亦莫就。然拿氏舊人之降，欲路易無所變置，悉如其舊，顧路易回國，所下第一次詔書，紀年以第二十，已不予拿破崙以正統，朝野頗不謂然。詔書中所云，願如前議，而黨人見之，以爲新皇仍如舊日專制，右貴族而左平民，名雖予我，



不日亦可見奪，貴之賤之，出一人也。且紀年以二十爲數，則拿破崙朝士，黜爲叛黨矣。矧舊時王族歸朝，備極傲慢，波奈巴黨人見之尤戚。舊王族既歸，遂清其舊時籍沒之產，索之民間，教會中人，復助張其燄。時聯軍甫退，大難初平，黨人已大分門戶矣。

國中亂兆所萌，無若波奈巴所遺之舊部，果路易十八能厚結其心，將舊時宿將，一一處以善地，禍尙可弭。而聯軍既夷大難，遂亦不計善後，盡釋法國俘虜十五萬，聽其寧家，俘虜既歸，失其故主，心頗鞅鞅。且俘中壯士，多半未見利俾，瑟敗狀，仍狃其常勝之心，勇氣勃勃，大衆咸云：「若我輩在此，變局必不如是之速。」

聯軍既至，拿破崙紀功之碑，及所得諸國之寶貨，均留法國，不加焚毀求索。歸俘見之，以爲聯軍憚舊主威名，不敢加害，今尙稱帝愛而巴，爲獨立之國，中必有故。時路易十八，欲結好兵士，凡拿破崙所置諸軍，均不裁撤，兵權則屬之索而德，於是兵士以爲以此迎歸舊主耳。路易舊部，不得兵柄，亦頗鞅鞅。然路易十八雖留舊日羽林，仍置之散地，別選一軍，自爲宿衛，仍以拿破崙當日所製十字架寶星遍賜宿衛。舊勳不悅，以爲此十字寶星，吾輩以血液易取之，此輩無功，乃被此榮施，因而大憤。

此時法國吏士，見舊王族日肆侈汰，啣憤益深，以爲不得吾輩效命疆場，此曹安得幸福，因之反正之心日切。卽拿破崙舊時列將，見新王私其舊人，亦虞見及。如聶爾索而德輩，已坐致王侯，日以立勳域外爲樂，今置閒散，尤不可自聊。且念繆拉與卑那度同起兵間，都已分符綰璽，我輩閒居京邸，而王室舊人，復大肆凌詆，尤有雲泥之別。追念前此法國大名，震於列強，今則咸假聯軍鼻息自活，爭引以爲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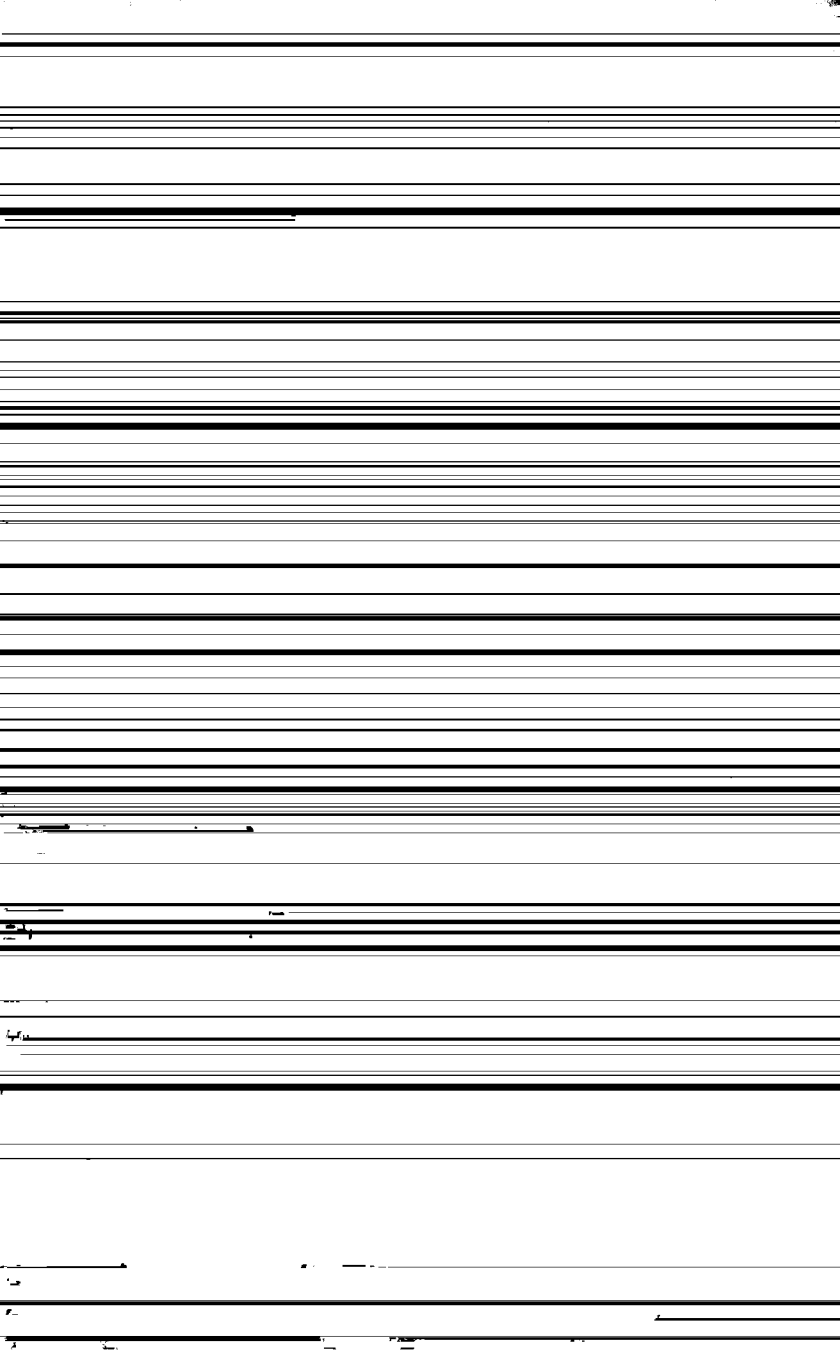
拿破崙旣至愛而巴，其母與女兒保林及故人，咸戾島中。保林者，好謀能斷大事，常閒行至意大利，去復歸，隱行其運動之力，恆見詭祕之人，日出沒島中，莫省其所自來，亦莫知其所從去。島中監護英大將香百而，思欲一見拿破崙，恆爲關者所格，閒居無聊，則時時以小舟遊涉，私念愛而巴旦晚必有舉動，乃力勸法政府予以歲給，以安其心，法政府不答。

法國之私款於拿破崙者，不可得而數，然大半多聰明才辨之人。巡警大臣及郵政大臣，悉已去位，二人落漠，亦漸與拿破崙通款。索而德兵權在握，亦漸萌異志，隱勒所部，弗遵路易號令。

其秋，拿破崙縱其近侍二百餘人歸國，以聯絡黨人。國衆咸知拿破崙圖內嚮，特不知舉事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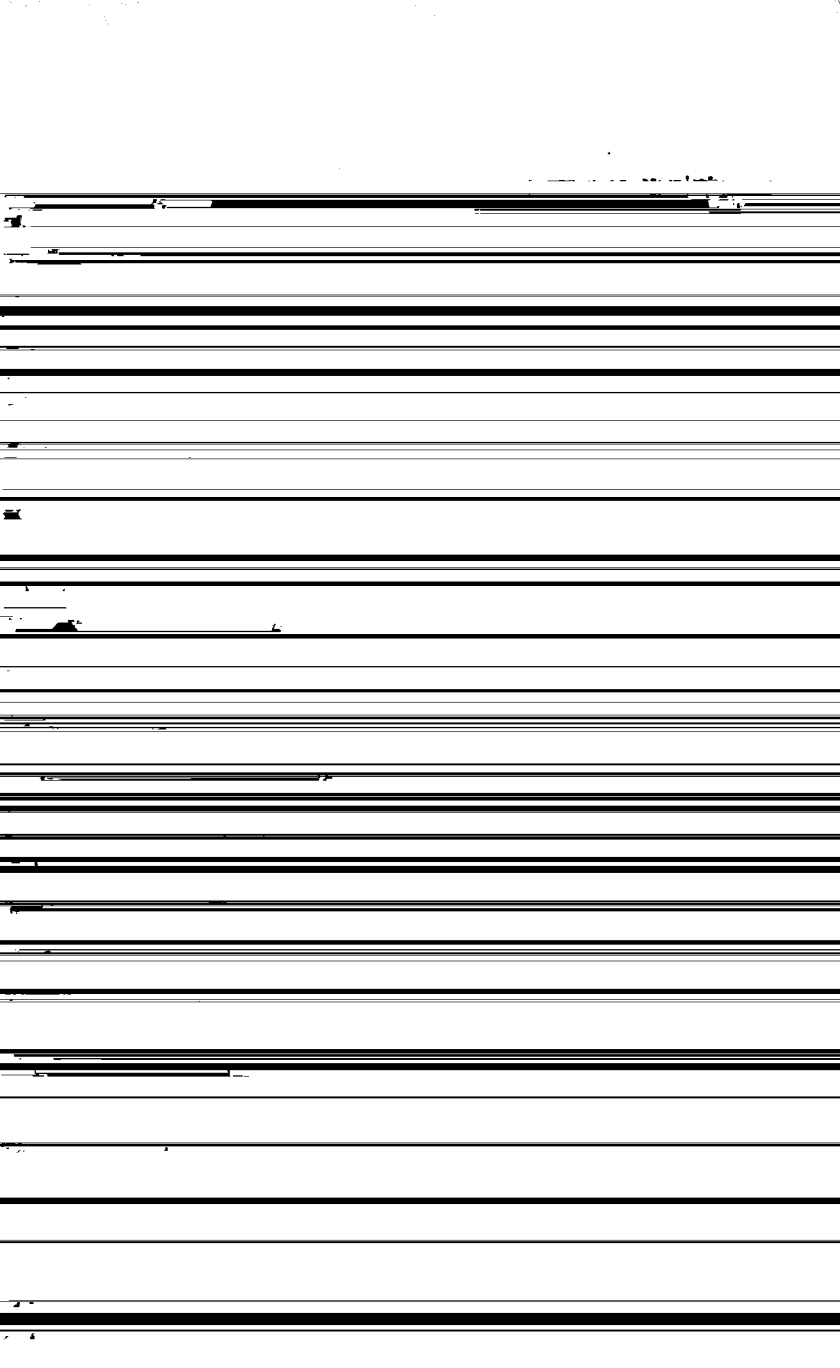
拿破崙本紀

何時，兵間聚飲，恆舉杯壽故皇帝。軍中悉簪早春之華，約舉事時，以此爲兵間運動，事至詭祕，莫從而知。然各國亦甚以善後爲憂，乃遣使聚專使，英則惠靈吞。議方未竟，已聞人言拿破崙國徽，已高揭於迫魯奉司



兵五百，騎士二百，波蘭矛兵一百，遂下令趣巴黎。分前隊二十五騎，招降安鐵白司城，均見執。拿破崙仍趣兵進，夜中，露宿於橄欖樹下，騎步環侍。時月色明皎，忽聞鼓聲，巡警老兵至也，見拿破崙，即投檉下拜。拿破崙曰：『余得後備兵策應矣！』立時上馬行，侵晨，過格拉司城，即高原上屯兵，父老爭出，有迎勞者，有默不發聲者，竟無一騎一卒格其去路。然道極欹側，所載之巨礮，車不能方軌，遂置之弗前，是夜次守侖農。初五日，至葛迫，城衆大出慰勞，然舊部竟無一人至者，拿破崙頗引以爲憂。

拿破崙即葛迫中，張二告諭，一示百姓，一示舊部，文蓋豫草者。其示舊部曰：『告兒郎，余一生用兵，未有爲人所敗，唯列將中有二奸宄，負恩賣國，及其威敵之鷹鷂。余在亡，極知兒郎鞅鞅思舊，故冒百險至。余固不貪遠略，然安能低首下心，令外人執吾內政耶？彼列國何恃，乃敢侵我雄國。余今將更張鷹鷂，壯我威稜。兒郎來，爾當歸懷舊主，以圖伸眉於後。爾試觀之，吾鷹鷂不久，即將翻動於高城之上。兒郎亦憶前此奏凱歸朝時，鄉之父兄朋友，環詢兵間勝狀，不其榮乎？爾當知席此長勝之威，雖再入維也納，搗羅馬，據柏靈馬德力特，長驅入墨斯科，均兒郎所爲。後此榮名，唯有力驅巴黎列戍出境，方爲男子行事耳！』



不屑意，仍以兵前，然守兵一見拿破崙，萬衆奔集，入拿破崙軍。二將遂遁，拿破崙欣然入城，第二隘得矣。城中本有一軍，爲麥秀親王衛士，迨拿破崙至，立時來降。城中百姓本以織造名，迨聯軍既退，英之品物入法者夥，生路遂望，既見拿破崙入，知足制英國，因而大悅。而麥秀衛士降後，拿破崙薄其爲人，立遣發之。間唯一人力衛麥秀出城，拿破崙令騎馳贈以十字寶星，示褒忠也。

拿破崙入國近一禮拜，巴黎報館始稍稍言之。路易十八乃降勅曰：『拿破崙波奈巴，國之罪人，飭立法守舊二院定以刑律，以儆來茲。』明日，毛臬透報章，論拿破崙罪大惡極，人心不附，遲三日，必且就禽。然是報恆大言無實，人不之信，因之人心皇皇然。政府遂以麥秀至利翁卒逃歸，但固林公爵遂以兵阨馬賽，就地募兵守格崙奴而不。遮拿破崙歸路。長日恆有文武諸臣入朝宮中，以忠自誓，其人均近畿職守之員，稍遠則否。

巴黎城中，波奈巴黨人，見拿破崙所降勅書，言罷遠略，但圖治安，亦深悅故君之善於補過。又念及當日辭位之書，更未言以大寶歸之包本，即包本復辟，亦非獲諸戰功。以此之故，人人咸圖反正，更立拿破崙爲帝。且帝一歸，必能予以自由，非包本王室之但圖抑制。尤念奧皇與帝本爲甥舅，帝得更

歸者，后與世子必且返國。國本有賴，益臻承平。即俄皇與皇帝亦素暱。必無挑釁之理。彼英人亦斷不以包本之故慶兵，更苦其士卒。普國固法之仇，然以一敵一，必無遽敗之理。矧諸國之會於維也納，各國專使咸見齟齬，縱約已渙不足恃。因是之故，波奈巴黨人，咸以爲當時王室之人，知舉國兵隊，均屬心拿破崙。今唯閔動舉國人民，挺戈相嚮，禍乃可抒，不爾，丟勒柳宮不出三日，拿破崙入居矣。

拿破崙居利翁，自初十至於十三日，部署內政，已井井就緒。就中降勅數道，其一云，自十五日以後，往來文移，咸用拿破崙年號。其二則將路易十八所授之封爵，一切屏黜，凡有選舉之責者，均至香豆美，觀皇后太子加冕，並議定憲法。其三凡王黨歸命者殺之，餘悉充邊遠軍。其四凡王黨及外國之人，均不許將兵。其五斥去路易徽章，並收其采邑，以養羽林立功之勳人。其六經包本屏黜各廢員，悉予開復。此勅一出，王室之人大震，愈圖殄滅拿破崙矣。

此時聶爾入面路易，請以大軍出取拿破崙。路易知其人爲宿將，得之爲助，取波奈巴易耳。令屯龍柳索尼以備敵，聶爾遂親路易之手，請七日中，必檻車囚拿破崙入覲。

聶爾既至龍柳索尼，即得拿破崙書，趣之來見。聶爾得書，即行。十七日詣拿破崙行帳降，且告拿



破崙曰：『凡諸舊部，悉盼皇帝歸朝。』

此時京畿內外，勁旅雲屯，若人人盡心路易者，滅拿破崙易耳。顧人心已渙，路易終不之覺。勅馬克道諾而德爲大將，以兵趣米侖。馬克道諾而德素以將略自名，謂後備至衆，此行可成功也。

十八日，拿破崙次風丹白露。二十日，拿破崙知馬克道諾而德至，遂單車出。其始馬克軍猶喧呼「亨利第八萬歲！」見樹林之外，單車疾如飄風而至，後有波蘭馬兵，挾鎗隨之，盡後其膛，示非來戰。始但見其冠，尋見衣，最後乃見皇帝之面，因大呼「皇帝萬歲！」盡擲白冠於地。

馬克道諾而德逃歸巴黎，路易已以前一日遁，馬克力追及之於尼柔蘭。先是來而曼及來勿佛而來歸，謀半道遮取路易爲獻，尋爲毛替歐所知，止之。

三月二十日向晚，拿破崙復入巴黎，前後擁衛甚衆。然沿路不見百姓，唯其舊部迎之於丟勒柳宮外，與之執手爲禮。拿破崙爲人所擁，幾閉其氣，大衆羣舁拿破崙肩上，入宮。宮中舊臣至夥，富崙亦在。拿破崙曰：『羣公！余今日得更入此宮者，非正人端士助我不至此，且非勳舊諸人見助，實所部士卒擁戴耳。』

## 第三十九章

維也納同盟議討拿破崙 拿破崙備戰 但固林公爵降 拉鳳豆之亂 繆拉兵

敗歸法尋見戮 香豆美宣布新立憲法 國民與新憲法忤

維也納各專使，聞拿破崙復入法京。法人方以爲拿破崙此次更入，或見恕於列強。然各國仍不之許，傳檄言拿破崙擅毀前約，私逃回國，今諸同盟議削其帝號，同伸討伐。且拿破崙之歸，蓋欲力敗世界平和之局，今亦不能以法律保護其人之身，公義私情，兩俱違背，當合羣力，擯此獨夫。列國初聞拿破崙之入，傾國歡迎，頗爲駭愕，旣而議定非戰不可。且知拿破崙之入，均國中舊部爲之，顧非盡滅其人，拿破崙心終不死。

於是俄普奧英會議，國出兵十五萬，以力擒拿破崙屏諸荒裔爲宗旨。其餘歐洲小國，則量力出

兵爲助。同盟欲邀路易署名，英國不欲曰：『吾討罪獨夫，分耳！何必爲法國之民立君，強以所不欲。唯出兵則如約，若兵額不足者，則以資補之如其數。騎士一名年三十鎊，步卒一名年二十鎊，時各國盛怒之下，雖兵額劃以十五萬，而出兵時已倍逾其數。但以奧國論已至三十萬，俄國則二十二萬五千，普國則二十三萬六千，日耳曼各部共集兵十五萬，尼柔蘭五萬，英國則惠靈吞所部五萬人，餘均以資代。合計兵數共一百一萬一千人矣。此時拿破崙自譴所新歸，民心未固，衆寡強弱，相懸多矣。』

拿破崙一至丟勒柳宮，以嘉諾主兵部，第一節卽議籌兵，兵額見存者，約十七萬五千，馬隊則散亡略盡，大礮尤不備用，餘械均殘缺。然拿破崙在艱劇中，極力經營，凡五閱月中，得勝兵三十七萬五千，中有四萬人，均羽林舊部，百戰之餘也。馬隊粗備，礮械亦足。

拿破崙雖極備戰，而意向在和，思與聯軍議款，各國中亦有重臣名德，助之求和。拿破崙曰：『吾之毀約歸朝，其中有三事，可以奉白於諸國者。一，奧國何爲留吾妻子，不肯見還？二，法國歲輸之款，何由弗予？三，國民日請歸國，吾不能不聽其號召！』各國公駁之曰：『爾之歸，舊部爲之，非國民意也。彼聞家望族，且畏爾不暇，何復引以自近？』

時王黨見傾國屬心拿破崙，思欲以力遏止之。但固林公爵爲極婁兵所困，出降，請解散其部曲，自奔西班牙。拿破崙許之。至前王路易十六安固林長公主在包度知邑，欲勒兵備拿破崙，顧兵不受命，一夕都變，公主遂逃入英艦。卑里公爵一聞拿破崙歸國，卽入拉鳳豆調兵，兵叛，卑里奔英國。

拿破崙見奧皇不還其妻子，思欲以計得之。此時國中尙有馬利亞魯意莎舊人，乃僞爲門籍符信，令入奧宮，取王后。尋爲人告發，奧皇大怒，悉屏去法國侍者，復盡革舊時王后儀注，稱大公主。法人聞此消息，知戰事萬不能免矣。

方拿破崙未入國時，維也納會議，泰婁蘭德謂繆拉一軍，於一千八百十四年中所行事，大干聯軍法紀。泰婁蘭德者，繆拉夙仇也，謂：「奈百而司爲西里王私產，繆拉何爲有之？且繆拉非拿破崙戚黨耶？詎可尊之南面！」惠靈吞曰：「責人何必太苛？彼黨其所私，以聯軍消息輸告，在人情亦所應有。」方辯論間，忽聞拿破崙入國矣。繆拉聞耗，遂以五萬衆入羅馬，教皇逃，遂勒兵趣意大利之北，招降意人，欲就此立一大國。而奧將屯龍巴地者，以兵撲繆拉，遇於奧劄白魯。繆拉兵潰，以漁舟遁入土龍。左右請召繆拉，拿破崙弗允，遂潛歸奈百而司，見獲於奧人，斬之以殉。繆拉死時，夷然不屈。拿破崙

後此在聖黑里納語人云：「滑鐵廬之役，果得名將如繆拉者，吾或不敗也。」史氏以爲繆拉之起兵，亦拿破崙授旨，蓋繆拉之妻，與拿破崙恆以書往來也。

繆拉既敗，奧國遂合意大利全力注法國。時西班牙兵已過壁累尼司山，俄羅斯、瑞典、丹麥之兵亦繼動。奧國及巴伐利亞、萊茵河各小邦之兵，攢集河上。普帥白魯峇已及尼柔蘭。惠靈吞則統英國、漢奴佛、比利時之師，以五月至白魯失而。此時拿破崙若不出軍，諸軍立至境上矣。

拿破崙欲謀出師，患一去國，內亂卽生。

拿破崙歸國時，頗結好於文臣，而諸將意弗善也。拿破崙時時調和之，而列將及吏卒之善拿破崙者，以旦晚復將動兵，可以恣掠於境外。且迎取拿破崙時，國中文士及平民旁觀者，吏卒過之，恆不屑意，以爲此輩力不勝兵，均雌懦不適於用。拿破崙偶有調護百姓之言，而所部已喧猥不已。吏卒之意，蓋謂國無他事，惟我而已，烏知所謂憲法者。

拿破崙之歸也，曾馳諭以爲保國而已，不更邀功域外。迨既復位，不能不更正憲法，以符前旨。第一諭准各報館有議論之自由，然此諭一出，頗引以爲悔。時民政黨及王黨亦各列報館，遂大肆其衝

論。法皇憂之，思欲收回成命，然無如何也。計法皇歸國以來，諸所行爲，悉無改前之宏侈，即允許報館自由，已侵奪立法院之權限。尋復降諭，盡釋黑奴，亦不關白立法院，於理尤僭。矧各國咸不擁戴，將來寶座尙不知誰屬，而專斷獨行如是，有識者咸引以爲笑。

拿破崙前此，令有選舉之權者，集香豆美，定憲法，然來者甚不特意。時嘉諾西意咸推誠見助，羅星亦至，以爲其兄蒙難新歸，或稍改前失，以骨肉之故，亡其前怯，來參新政。蓋西意羅星與拿破崙相處久，意可以言語挽回。迨及開議，竟大相徑庭，拿破崙怫然還宮，遂以一人之見具草，名之曰帝國憲法附條。

憲法附條既出，衆皆弗悅，且出諸一人私見，尤屬窒礙，衆知拿破崙仍怙終不反矣。蓋此附條，非君民新合之約，直部勒之言。民之不滿於路易者，即病其專斷。而拿破崙之言，乃一如路易。

國中舊臣，以爲拿破崙更歸，必有新政，及見附條，咸爽然失。時代議政體，名目雖存，而精神已淪失無遺矣。約中有云，皇室一統，及世爵罔替二節，與下議院員，百姓有公舉之權，賦稅之額輸，責任大臣之名目，刑讞陪審之人員，節節俱存，均聽受於一人，盡奪其權，不能專斷也。

拿破崙一日聚國中無賴於宮外，親臨誓告，謂聯軍臨城，爾輩當奮勵如當日革命之時，以救國家。士卒見之，乃大不悅。以爲皇帝不應託國於無賴。然拿破崙初意，本欲激勵國衆，及見此輩漫無氣節，人盡可君，因亦中悔。時國中工師藝士，則深悅拿破崙，以爲拿破崙一歸，百廢俱舉，人人咸有生路，稱頌不復去口。

六月初一日，會於香豆美，布新憲法，法皇拿破崙及其弟羅星與諸大臣，盛服至。法蘭西各郡縣亦均以人至，面皇帝，受新法，門外羽林環侍，百姓亦大集而觀。然無所可否，如皇帝加冕時，唯將卒則躍躍鼓舞。此時拿破崙意實在百姓，及見淡泊不相親附，中頗快快。

初四日，行兩議院開院禮，上議院大臣均出拿破崙抽擢，因多迎望風旨。下議院初立，則頗持平。拿破崙親臨演說，語頗持平，謂聯軍果來，幸諸公合力同心以拒。至於新憲法，特匆匆具草，他日即欲改良，儘足商酌。時拿破崙方屬心軍務，不復及此瑣細矣。

## 第四十章

拿破崙以兵趣比利時 兵渡商白而河 敗白魯岌於立內 八臂之戰 英人戰

敗退兵陔險 滑鐵廬之戰 拿破崙歸巴黎

拿破崙此時守備巴黎極密，凡仙河，馬恩，奧白三路進京者，均以重兵阨之。伏思幾想山道，亦守之以兵。利翁城外增築礮臺助守。馬西納以兵屯麥子，色楷忒屯瑞士，此二支蓋當萊茵河上游司吉華真堡兵也。卽二將失利者，而後路尙有諸險可阨，敵亦不能闌入。拿破崙策奧兵旣沮之莫至，而北軍倉卒亦不能來，可以全力敵英普之兵於商白而河外。且比利時諸小國，尙可以私利要結，苟能力圖一勝，則敵兵已落圈中，圖之易易。英普一敗，聯軍亦或從而解散。

六月十一日，拿破崙發巴黎，行時，語左右曰：『此去當與惠靈吞較高下也。』十二日至物文司，



十四日及蒲孟、閱羽林親軍，人極精悍，特人數稍遜於敵軍。時有羽林軍二萬五千衆，騎隊如之，大礮三百尊，步軍十三萬五千，誓衆曰：「今日爲六月十四日，余舊大勝於馬侖哥、佛利蘭，均是日也。昔日之法軍，卽今日之法軍。余軍健兒，斷不能以前此累勝之餘，今乃變勇銳爲疲鈍。且吾法人義憤已極，人人果敢，敵人此來，殆自覓其窀穸耳！今日之行，大難在前，凡我義烈男子，非圖勝，卽就死，舍此別無二義。健兒勉之！」誓已，人心大奮。

白魯炭一軍，約十萬人，在商白而及昧司河上，卻婁魯阿、南茂、幾佛李居，均爲所據，右軍遂與英國左軍消息無阻。惠靈吞所部，多非英人，英之精銳，僅三萬五千衆，能戰者頗少。至西班牙勁旅，方有事於美洲，一人無在行者，行中有日耳曼部衆八千人隸之，餘五千則白倫瑞克公爵部兵。漢奴佛兵一萬五千，納掃、荷蘭、比利時，共一萬七千，此軍主者，爲比世子、奧蘭其親王，衆以爲比兵不足恃，然惠靈吞以將略統攝之，亦成一巨支大軍矣。時英軍前隊屯恩勤及白恩柳、康斗、聶佛爾，與卻婁魯阿之普軍，呼應絕靈。第二隊則英將喜而統之，屯於哈而、倭地那、格拉孟。後隊大將爲湯抹司辟登，屯於白魯失而及貢忒。時英普兩大帥定策，法軍一至，彼此互援。然法兵之來，莫知誰向，旣而決之，必先趣白

魯失而顧赴白魯失而有  
在貢忒，又復以密書自達，

十五日侵晨，拿破崙

蓋乘普軍部署未定，突如  
乃退。唯西登嚴守弗下，法  
聚各軍爲巨屯，除必羅在  
以孤其勢。既見白魯峇合  
卻婁魯阿，趨白魯失而大  
出，厥狀如臂，因是得名。

是日，一句鐘之半，有

八臂，刻期以夜中十一句

先是十五日黃昏，

因復赴會，且令列將盡從，至十句鐘後，歸隊上道。惠靈吞於十二句鐘罷會。侵晨，六句鐘趣八臂，大兵夜中嚴隊出城，城人無一覺者，明日始知大兵行矣。

先是惠靈吞在茶會中語人曰：『法兵之來，必來犯左方，吾意明日黃昏以兵行。』時所部大軍營壘，浸延幾五十英里，二十四鐘間，竟結束上道，調度可云神速矣。

拿破崙之出卻婁魯阿也，私計此軍先犯普軍耶？抑先撲英軍於八臂？然英軍新到，尙未部署，普軍久已成行。拿破崙遂決策犯普軍，聶爾則統四萬五千衆，攻惠靈吞。

惠靈吞於本日侵晨，會白魯炭於白拉議善後事宜。此時聶爾軍適來，而惠軍方夜行苦乏。法軍銳氣至盛，大麥甫熟，高可隱人，二軍相去至邇。英軍之七十九隊，赫然見法軍，於是肉薄相搏，此時非四十二隊趣救者，全隊覆矣。四十二隊嚴結爲方陣，屢爲法軍所陷。八百人中，歸者僅九十六人。尋後隊阿而登、哈而概、科克、美忒蘭、冰音，諸屯卒陸續至，天亦嚮晚，遂收軍。然八臂卒爲英人所據，白倫瑞克公爵臨戰極勇，已而陣殞，聯軍死者五千人，法兵死傷亦夥。

白魯炭一軍，較英軍之敗尤甚，立內及阿曼兩村莊，得而復失者數。法軍中忽出黑旆。黑旆者，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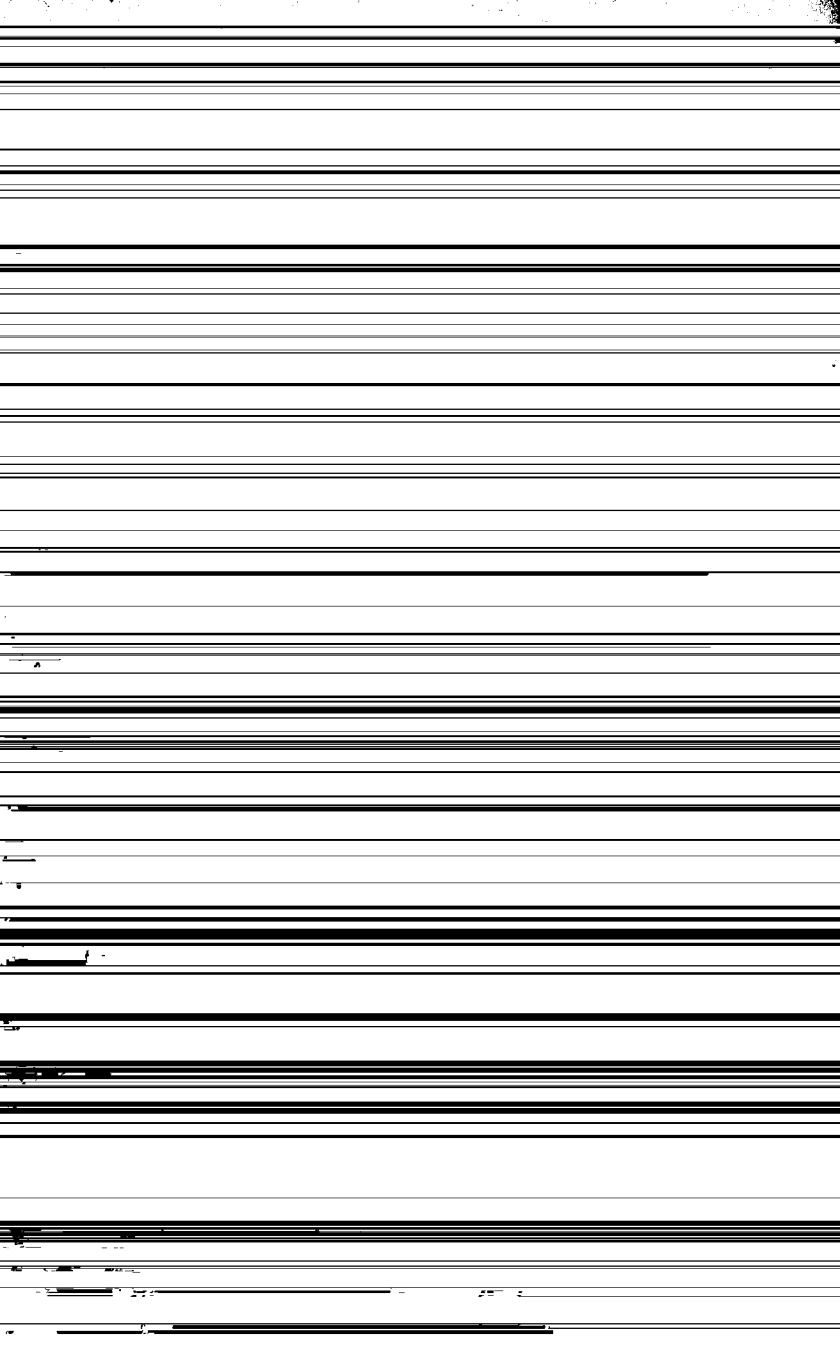
軍士以死爲度，非勝不生還也。於是普人死者二萬，  
援，白魯岌莫支，遂退。日中戰時，白魯岌馬中創死，  
而走，拿破崙始莫省其去路，至十七日始偵得之。  
拿破崙傳檄巴黎，言兩獲大勝，白魯岌已遁，  
岌嚮衛佛而，遂令格魯岌以三萬二千衆追躡之，  
棄八臂弗守，退就來時所選形勝，曰滑鐵廬者，以  
軍氣頗沮喪，迨至滑鐵廬遂立浮帳，露宿於野次。  
十七日侵晨，惠靈吞部署悉竟，騎馬造白魯  
白魯岌言以一軍當格魯岌來軍外，餘兵吾悉將  
軍，冒雨泥行，狀絕艱險。白魯岌留替而曼一軍據  
嚮，以舉軍皆困，不能更追。

惠靈吞所據之戰地，在聖惹安山之前，去滑

約一英里，地盡處，有高原隆起，名曰好盟山，意留此以待敵軍。時惠軍可七萬，三萬爲英兵，遂選其英銳耐戰者列前，進據所云略高之地者，爲第一行，次爲第二行列後，更後則騎兵矣。騎兵聯絡策應極靈。第一行陣勢若偃月，如弓勢持滿外嚮，右軍支末直接馬克白恩大樹林中，左軍直接透拉海夷，亦大樹林。霍古孟德者，中有園囿，及堅整之塼屋。拉海夷聖德者，村莊也，嚴兵扼之，爲前軍屏障。左臨倭亨，爲樹林中孔道，亦嚴屯以兵，右臨官道，則空而不守，以備普軍馳突，來躡法軍。

戰場旣寬廓，便於戰守，戰卽不利，聖惹安山尚有屯軍，滑鐵廬鎮中尤有後備。蘇亞格尼礮臺，節節爲備，卽步步退守，尙不至於甚敗。時英軍前敵所謂偃月形者，長約一英里，惠靈吞欲待白魯岌兵來方宣戰。拿破崙則欲乘普軍未至擊之，遂以七萬五千衆至倭亨，地屬天險，卽普軍猝來，亦足爲戰。時英軍行雨中，然已休息經夜，法軍猝來，冒雨顛頓。十八日始臨戰地。拿破崙來意初無所畏，唯患惠靈吞兵退入白魯失而待俄軍來，則制之非易，故欲速戰。迨一臨好盟山，見英軍悉在，大悅曰：「吾今日乃遇英軍全數耶！」

晨興雨止，天氣陰沈如墨，日中法軍舉礮，幾羅姆直冒敵彈衝入霍古孟德，納掃兵不能當，遂退。



此時英軍前隊，忽變作反弓勢矣，前凹後凸，每行以四人相附立，鎗繼發如連珠，繼出不止。法軍前鋒盡靡，不復成陣，獨羽林軍猶堅不爲動，惠靈吞下騎，身領步軍攻之。聶爾方挺劍麾衆令前，然來勢如山崩川湧，銳不可當矣。拿破崙方以遠鏡就高原觀戰，忽爾失色曰：『此英普兵合也，吾事已矣！』遂走入郤婁魯阿。

普軍橫攻，英軍前撲，羽林諸隊遂不能支，狂奔駭逝，不復成軍。惠靈吞與白魯崙合軍，至好盟山，普軍極力前追，英軍遂停。

惠靈吞所部列將，殞者百人，傷者五百，兵士一萬五千，均沒於陣。諸將中唯己與別將一人無恙。拿破崙軍七萬五千，除死傷逃亡外，亦餘三萬衆，普軍逐北，凡遇夷傷弗動者，概行殺戮無遺。

拿破崙領殘軍入腓力微衣，欲收格魯崙之軍合己，令索而德招集滑鐵廬餘衆。忽謠傳白魯崙已至郤婁魯阿，格魯崙已爲所俘，於是拿破崙無策，遂鞅鞅歸巴黎。

十九日，巴黎始聞拿破崙郤婁魯阿立內八臂之捷，燃巨礮百響爲慶，百姓大悅，以爲王黨死灰不復更然矣。二十一日早晨，百姓復駭然聚議，謂皇帝夜中以一騎歸法國，全軍墨矣。

## 第四十一章

拿破崙求援於兩議院弗答 拿破崙第二次辭位 移居馬而美仁宮 拿破崙赴

羅杞福德與船主美德蘭議和 拿破崙登英艦貝勒羅風入英國討陪海口 英政

府議定拿破崙罪狀 拿破崙會英將蓋斯 拿破崙登腦勝白蘭英艦至聖黑里納

拿破崙之更歸，猶人之築室於沙漠，雖巍而立顛，爲勢至岌岌。二十一日敗歸時，語前部曰：「今日之事，將何以舉告兩院者？」尋聞兩院得滑鐵盧敗耗後，已合決二策，一籌保巴黎，一則議去波奈巴氏。先是拿破崙大出兵時，籌餉於議院，無應之者；至是，乃爭出資。拿破崙聞而歎曰：「當吾捷音三至時，能如是者，吾事集矣！今人心顛倒如是，奈何？雖然，彼既得餉，寧有兵似我羽林耶？」

時羅星及忠讜大將，咸勸拿破崙曰：「此時尙有精兵六千在握，可以解散此兩院，另圖備禦之



方拿破崙弗許。羅星曰：「吾兄殆爲聖惹安山礮火所薰，腦筋亂矣！」此一日中，拿破崙智計已紊，萬緒雜出，莫決一策。迨晚大集院長及議員入宮計事，拉法約德曰：「此時別無良策，唯乞皇帝以身救國耳！」馬勒曰：「以我之計，能殲刈王黨，及國之凶蠹，則內患已祛，惠靈吞何能及此？法國亦胡久亂不安？」言已，衆咸以目止之。嘉諾始與拿破崙不協，至國家喪敗，又心憐拿破崙，爲之流涕，此時拿破崙竟席無語，遣去議員。

明日，兩院復聚，不敢斥言逐拿破崙，令投匭決諸衆議，時富崙入，出拿破崙手諭示衆曰：「嗚呼！吾法之父兄，其敬聽予言！予起兵扞國，本恃國力以集吾事，意在功成以寧又吾國家。故羣雄責言，予以一身任之，毋怯。今兵敗勢蹙，予將以予之一身，授與仇法之人。予甚願仇法之人，但仇吾一人之身，毋遷怒於法國，則予願耳！吾今日與法國示別，願羣公策吾子爲拿破崙第二，以更新此國，羣公勉之！能使法國獨立者，唯萬衆一心耳！」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勅。

兩院得勅書，紛然辯論，上議院持之尤力，嘉諾在上議院，聞謠言格魯崙與索而德收合滑鐵廬殘兵，尙足救亡，衆方倚以爲重。而聶爾適入言：「格魯崙兵數，不過二萬五千而已；索而德一軍已燬

燼，吾所目擊。今唯有決策言和，請包本回國，此上烈也。吾亦極知包本一歸，吾罪必無可追，然吾且晚奔美國耳！救亡之策，僅有此著，幸諸公趣決勿緩。」

拿破崙宮中語左右曰：「此敗非吾咎，咎在大將格魯崙，聶爾其尤也。」時兩院咸以人至宮中，謝拿破崙，言皇帝肯以身拯國，國人受貺多矣。拿破崙曰：「予既見絕於父兄，唯予子嗣立之言，或得爲父兄所諾乎？」來者均弗答。拿破崙知大事已去，遂易皇帝法服，標羣人出諸宮門以外。

拉卑度野者，抗爽人也，倡言於衆曰：「羣公既不立拿破崙第二，則安得力逼皇帝辭位羣公舍公理而行私見，爲迹邇於奴隸。」是語一發，城中餘兵大譁噪，以爲當理。於是兩院逼脅拿破崙自臨撫輯兵士，令勿譁。乃權立一政府，以富崙嘉諾爲之長，更助以三人。富崙以爲拿破崙尙端居禁中，更立政府，於政體非便，乃請皇帝移宮。二十四日，奉拿破崙出居馬而美仁離宮，拿破崙俯仰一視，已成囚拘，四面皆富崙所部署警察軍。而宮中衛士，則盡路易十八舊人，倍割身爲之帥。史氏曰：嗟夫！巴黎人士，附牆織草也。大風靡，小風亦靡。拿破崙移宮甫二日，而京畿內外，殊若盡亡。其有此人者，斯亦奇矣。

滑鐵廬殘兵，及格魯魯兵，咸屬之索而德，乃統而入巴黎，惠靈吞兵，則倍道嚴繩之以至。拿破崙力請新政府，欲以列將自効，力拒敵兵。嘉諾欲許之，富崙曰：「吾爲足下圖存，僅有一策，唯奔美洲耳。喜功何爲者？」富崙復患拿破崙逸出，令邏騎防之逾密，復以使告惠靈吞曰：「拿破崙已辭位，將赴美洲，願將軍勿苦之！」惠靈吞曰：「予不能以護照衛波奈巴也！」因是之故，愈增三十艦沿海邏偵，防拿破崙外逸。

富崙復以惠靈吞語告拿破崙，趣急逃，且云：「羅起福德尙有人艤船以待，趣行尙得出！」

拿破崙焦思竟夜，不能決。尋聞索而德擁兵入城，兵間咸大呼，請拿破崙爲帥。拿破崙自念朝士及編氓均不吾許，此區區六萬人，胡足以敵全歐日滋之師？遂決行。六月二十九日，出馬而美仁，唯沙伐利、貝脫藍、拉司加司、與忠懇之僕御數人，及羽林軍隊出。七月初三日，及羅起福德，假宿郡守之家，思立時登艦。郡守曰：「英國貝勒羅風戰艦，停此久矣，足下行，必見獲！」拿破崙思賃一荷蘭商船，伏之艙中出險，荷蘭賈人曰：「英人邏偵至嚴，事發俱燼，毋爲也！」時有法年少亡命數人，請自爲舵工，載皇帝出險，而老成者則云：「如是小船，惡能向大西洋，且小船倉皇，必爲英人所覺，事亦胡濟！」拿破崙

破崙喟然曰：「無論巨浸細流，能勝艾舟者，咸曰  
逾數日，聞法之殘軍與惠靈吞議款，英普一  
白幟已徧樹城堡矣。拿破崙自念歸已無路，行及

七月初十日，沙伐利及拉司加司以和旂  
赴美洲，將軍已得廷旨乎？」美德藍曰：「毋論去  
檻送歸朝，他無所聞。」沙伐利乃極言拿破崙  
德藍曰：「此事吾何知者？然以吾意卜之，拿破崙  
律法，吾謹將護到英。至於如何，則聽之廷旨耳！  
必不以俘虜禮，或如寓公耳。」於是拿破崙決  
英攝政王書云：「親王殿下：敵國不天，黨人內  
身造貴國，託貴國法律之保護，以理推之，殿下  
歌高曰：「余身爲列將，夙秉朝廷號令，今萬不

七月十五日，拿破崙划小艘至英國兵艦，送者咸哭。既登，而送者猶遠伸祝辭，至於不能聞而止。美德藍相見，極有禮，特屏去王儀，款以常禮。拿破崙曰：「僕此來，將託庇於貴國之法律保護耳！」

拿破崙居舟中，無貴賤咸與款接，既稱英國民氣之勁，復贊頌其水軍之勇，且言惠靈吞才與己埒，而謹慎過之。二十三日，舟過厄香，拿破崙登舵樓內望廷闕，知不復返，不禁歎歎興感。二十四日，及討陪，岸上傳令，船中人不許與岸人接語。二十六日，以舟趨迫立墨司，英人聞拿破崙至，羣集舟次，爭呼英雄不已，拿破崙處艦上鞠躬答之。

七月三十一日，英同平章事亨利本白雷，水師提督蓋斯至舟，道政府意，稱波奈巴將軍不能踐英陸地，今送將軍至聖黑里納島，於貴國相隔篤遠，庶不更逸，以倡亂萌，並許提挈同來三宿衛，及醫士一人赴島。

廷諭，蓋亨利本白雷用法文宣讀者，拿破崙聞之，夷然不見喜愠之色。尋亨利更問將軍尙有何語？拿破崙和平答曰：「貴國不應以俘囚見待，且吾之自赴船上，本圖款以寓公，若早審其如此，吾胡爲來？且勿論吾久帝法國，卽愛而巴尊號，亦列國所推，奈何一旦降抑消歸於無？有貴國外交，自爲輕

重如此，將來何以對天下？設俄奧二君見處，或不狂謬至是。至於聖黑里納地小瘴深，行且必死，吾何如引決於此？」衆聞言，疑必自裁，於是貝脫蘭、孟索龍二士之夫人，聞而大哭，然拿破崙英雄之見，以爲留命者，容或有機可乘也。

時有英國數俠士，思欲拔出拿破崙於舟中，弗成。舟遂赴聖黑里納，水師提督佐治克本輔行而沙伐利來而曼二人，英人格不聽往，顧國中路易赦書，又弗赦此二人，二人大悲憤，思欲一擊英人，與之同命。而英官撤母耳知而語之曰：「大夫勿恐，吾英決不納君於國。」二人乃定。時與拿破崙同行者，爲貝脫蘭、孟索龍、拉司加司、歌高及醫生倭米拉，其人爲阿爾蘭土著，拿破崙邀之同行耳。貝脫蘭、孟索龍之從亡也，實挈其妻子，而臧獲之隨者，亦十二人。此時拿破崙行篋中，尙有四千金鎊，英人盡取之，並其金鑄七鎊之屬，令曰：「島中凡諸所有，英政府實供之。毋蓄多金，滋生外虞。」

八月初八日，英艦向聖黑里納進發，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至島，道中惟屏去王儀費用，餘悉如禮。拿破崙音吐既美，詞況復佳，與之相處經月者，莫不傾襟推抱，與之要結，卽言語之妙，亦天才也。但語一節，便知拿破崙才思動人，非餘人所及矣。蓋斯一日，聞人言拿破崙思面攝政王，蓋斯曰：

拿破崙本紀

「孰許之見者？見時無待半句鐘，莫逆矣！」

# 第四十

拿破

逞魚

拿破崙舟行其

拿破崙築室，故僑居

美宅。修繕凡二閱日

其居白拉乙司也，由

敵劣，出門復惘惘昔

之梗，亦稍與爲歡。



然拿破崙恆言英人見待之酷，長日如囚拘，且不予挈其妻孥，爲理至悖；然妻孥不獲從者，咎在奧，殊不在英也。英人以爲果能稍縱拿破崙之意，滋無以對路易。且島中所居，已在節帥之次，亦云美矣。並其屋材，均英船運致。至將來欲改作增置，亦悉任客命。寓中所有者，一爲客廳，一爲餐房，一爲藏書之室，一爲彈房，一爲書房，一爲臥房，一爲澡室。凡英之名流至島者，咸以爲是宮佳也。且同行清客，已有五人，趨走使令者，凡十一輩。至每年供億，凡一萬二千鎊，若不適用，鎮帥尙可續續取給。日間所須美酒，自英倫至者，悉罷其稅，似禮客者至矣。合英國殖民地督臣計之，舍印度外，得俸未有如是之厚者。而拿破崙恆言抑抑，則亦莫從而述矣。

拿破崙復病島中酒惡，且不足於飲，尋英人偵知拿破崙固日與從者，人克拉來酒一甌也，每十二甌，免其稅則外，得六金鎊。英制，島中四英里內，不加約束；八英里內，略施稽察而已。至十二英里外，則邏騎如織。迨晚，舍外四圍皆兵矣。拿破崙居島中，至鬱鬱，言瘴盛氣惡，而阿諾德醫生，報告駐防譴所之兵，每四十五人中，病者一人而已，在數亦不爲多。拿破崙所居堂宇，高出大海平面二千尺，常足喻受海風，於熱帶中，可云善地。

拿破崙島中，偶寓書於其親故，必歸島帥檢劾，此節英倫名士華德司各德深不以爲然。英人則謂以此法處拿破崙當也，以彼當日盛時，發人私書無算，今日之爲，適所以報之耳。

一千八百十六年，英人命黑廷魯威帥黑里納，拿破崙怒曰：「此我譴所，主者應以王室大臣，奈何取列將中庸庸者筦我？」黑廷魯威至汛。七月，拿破崙神宇與之弗屬，且以語詆之。英人則謂拿破崙此舉過矣！島帥爲政府所命，罪在政府，與島帥何屬？非禮之加，殊失英雄之度。且間令從者辱之，則尤過矣！時醫生請拿破崙宜稍出遊，以噏受天氣。拿破崙曰：「此間隨地所觸，均警察之英兵，觸目生憎，出遊轉以增劇，不如毋出！」

此時各國知拿破崙幽囚於譴所，備諸冤酷，士大夫偶一談讌，輒舉以罪英人。而美洲及倫敦咸有波奈巴故人，思欲脫而出之，爲黑廷魯威所覺，偵邏逾密，因之二人間隙愈深。

各國士大夫之道出好望角者，必繞視拿破崙於島中。拿破崙延接士夫，鴻學方論，灑灑無窮，見者悉爲傾靡。以此之故，英國學士擺侖遂贈之以詩，詩意謂拿破崙處困不撓，無改英雄本色，殆能支之以學問也。

有倍昔而好而者，船帥也，往謁拿破崙，歸而作記曰：『吾往省波奈巴氏，證以石相及圖畫，神宇均不相類，豐肌而白皙，但色不榮耳。額上無皺紋，不省其爲中年人。外觀之，而且無病，音清而語晰，琅琅入聽，眼光四射，令人莫敢正視，此蓋有觸而言，始露此狀，若平居則仍若常人焉。與之久坐，慈藹之狀，令人生愛。』自倍昔而好而日記一出，歐洲譁然，爭以黑逞魯威爲不善處客，謂拿破崙淵沈靜穆如是，必非責苛禮於主人者也。因是歐洲名士，哀其遭際，恆贈之以詩，至鑄其石象之上弔之。

拿破崙之居譴所也，晨興絕早，出戶，卽騎馬少歷近地，或與孟索龍及歌高談其生平軼事。十句鐘後，始進晨餐。飯後讀書，至三句鐘時，則延接賓客，嗣是則駕車或乘馬出遊，至二句鐘之久，始歸。仍讀書談論。至八句鐘，始更飯，殺核不甚精良，然尙健進。晚餐時，必飲一杯克拉來酒，長日如是也。拿破崙素病胃，人所常御之飲食，拿破崙反格不能進，唯日聞香，或着棋，披覽小說自遣，小睡卽醒，睡時恆令人讀書侑之，寢酣卽止。至服御亦極修整，常佩軍隊寶星，侍者進御，儀注一如其處宮時。

方滑鐵廬之戰，拿破崙之病已深，至一千八百十七年，病態乃大露，望之卽覺。侍者恆言必令之自由，病或少蘇，不爾，且大漸。英醫阿諾德曰：『拿破崙自云，其父卽以是疾逝，貽之己者，似有根株。近

復以不羈之身，囚之是鄉，憂懣成患，亦不盡屬於伏天之蒸鬱。若云瘴鄉多死人，吾綜拿破崙侍者計之，合英人及支那人數垂五十，死者何乃一人而已。」

一千八百十七年三月，英國荷蘭勳爵在議院中倡言，謂英人不宜禮待拿破崙，宜少量移善地，而反對者至夥，勳爵不能勝，遂罷。消息爲拿破崙所聞，因益沈頓。明年九月，拿破崙疾大漸，醫生倭米拉曰：「公苟不出遊，病且莫救！」拿破崙曰：「吾惡見英人，遂不出。」醫曰：「不出死近矣！」拿破崙曰：「死何靳？吾求死爲樂耳！吾死，則英人不義之聲始稔！」於是遂屏藥弗進，曰：「人生有命，藥惡能生人耶？」

已而，黑達魯威忽謂倭米拉將與拿破崙圖不軌，乃遣送歸朝，另以醫至，拿破崙屏去之。尋其女兄弟保林，自意大利以醫生安東馬吉省之，挾兩牧師同至，蓋其舅氏所署而來者。安東馬吉歷陳養生之道，拿破崙謝曰：「我生有命在天，天阨我也，公奚術足以活我？徒多事耳！」拿破崙疾病時，池中所畜金魚，一日亦盡死。拿破崙歎曰：「吾所愛憐之物，亦至此乎！然天人均不我與矣！」長日淹淹而坐，默然無言，有時言曰：「前數日我仍拿破崙耳，今則何有我非生於世，殆暫存也。」

黑逞魯威以拿破崙疾篤入告，英王命好望角良醫，咸戾視拿破崙，然已無及。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四月，拿破崙病危，羣醫進藥，咸屏不御，悒悒中恆作羅馬言曰：『死期有定，不能易也。』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日內，拿破崙尙能部署親身之物，命以所遺冠服，留賜其子。十八日，遺命死後剖其腹，驗宿癥所在，令其子知之。且言：『吾恆病嘔，其病在胃，必剖胃始足辨吾癥結。』又云：『吾生以羅馬教，死禮仍用羅馬也。』

五月初三日，疾革，麾去羣醫，不令侍疾，中有一醫云：『此時拿破崙眼稜稜作光，猶令人生畏。』時牧師進禱，禱已，疾少間。初四日，海上忽大風，拔木振屋。初五，風仍弗止，拿破崙病中言曰：『此甚似吾臨陣殺敵時矣！』語已而逝。

初六日，醫生進刃，啓其腹，侍者凡五，醫生偕孟索龍貝脫蘭均在尸側，胃中發大癰，膿潰幾滿。

拿破崙遺命，欲歸葬仙河之側，島帥患法皇弗欲，遂葬之司蘭山谷中。地多垂楊，蒼綠彌望，其下有泉，景頗幽蒨入畫。拿破崙生時，恆遊涉於此，嘗曰：『吾果不歸者，瘞我於是可爾！』島帥葬之以禮。葬時，合島之人均會葬，英兵列隊，徐徐而進，與尸執手爲禮。初八日，島帥及提督與拿破崙從謫之衆，

咸送梓宮登山，棺上披以戰衣，則當日馬崙哥陳前所着者也。窆數。墳上表以巨石，不銘不志，以是人勳績，志不勝志，銘無可銘也。

拿破崙在島中，恆言余得志太驟，故末路之窮，亦非恆人所不由我行之，蓋吾一生發言爲憲，世無違我之人。是言人恆趨之，包里恩之言曰：『拿破崙少年，性情嚴冷，與人少親，故臨陣用機器，不以恩義相洽，而人人恆爲之用，則不可解矣。綜而論之，一生事業，悉在兵間，民志梟獍，則非所恤，迨滑鐵盧一敗，萬事瓦

『然其爲人，在世界中，爲最有關係之人。其臨戰也，多行以羣起而踏之，亦正踵其兵法，方始得志。至法國革命之風潮，非其是之烈。蓋其人爲專制之暴君，然自其人逝世，嗣其統者，見如此。』若夫縱橫歐羅巴之上，凡昏制謬賦，殊刑濫役，此眈彼域，懷虞心，以爲波奈巴涵天負海之才，收局且復如是，矧屬我輩，實

使萬年陳翳之古國，積疲之敝政，一一出而掃蕩之，別開民主之界域，造化隱隱，若示歐人以今日享受承平之幸福，則當日干戈擾攘之局，似整其積蓄，以購此善物者。

「列國中與拿破崙終始爲難者，獨一英國。非英國力起圖之，亦不易覆。足見天心重立憲法，與國民之自由，專制之國，烏能敵之！試觀拿破崙雄圖蓋世，兵力振古，尙爾坐困，此亦足見天心矣。」